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第九卷第十號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月一日出版　中國旅行社印行

青島歸舟
江北沿運七縣視察記
閩行雜記
齊魯紀遊
王儒堂先生訪問記



山色靄逾潤松風秋更清幽居無客至祇有讀書聲

顧鶴逸

CHINA TRAVELER

Vol. 9 No. 10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OCTOBER
1935

整存整取儲蓄存款

此項儲蓄、係一次存入整數、自十元起、每年結息一次、利上生利、期滿後本息一併支取、凡欲預籌將來整數費用、如創業置產及子女教育婚嫁等費、或手有餘款、預計若干時期內可不需用而欲坐享厚利者、此項儲蓄、最爲相宜、章程承索卽奉、

存款期限	到期可得一百元（應存原本）	到期可得五百元（應存原本）	到期可得一千元（應存原本）	到期可得五千元（應存原本）
	元	元	元	元
三個月	九八・八九	四九四・四四	九八八・八七	四九四四・三七
六個月	九七・三二	四八六・六二	九七三・二四	四八六六・一八
九個月	九五・三五	四七六・七六	九五三・五二	四七六七・五八
一年	九三・〇二	四六五・一二	九三〇・二三	四六五一・一六
二年	八五・七三	四二八・六七	八五七・三四	四二八六・六九
三年	七八・二九	三九一・四五	七八二・九一	三九一四・五四
四年	七二・一六	三六〇・七九	七二一・五七	三六〇七・八七
五年	六四・九九	三二四・九七	六四九・九三	三二四九・六六
六年	五九・六三	二九八・一三	五九六・二七	二九八一・三四
七年	五四・七〇	二七三・五二	五四七・〇三	二七三五・一七
八年	五〇・一九	二五〇・九三	五〇一・八七	二五〇九・三三
九年	四六・〇四	二三〇・二一	四六〇・四三	二三〇二・一四
十年	四二・二四	二一一・二〇	四二二・四一	二一一二・〇五

（說明）右表係按初次存入若干到期可得本利整數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五千元爲例餘類推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分行國內各大商埠

中華書局印行

研究歷史·文學·佛學及近代史實所必讀

鼎革以還之重要文獻

飲冰室合集

發售預約

梁任公(啓超)先生的學問文章，海內早有定評．現在五十歲以下的人的文章思想，大多數受梁先生的影響．而先生生平努力著作，方面極廣，於歷史、文學、佛學，尤有精深獨到的研究．茲以編年爲主，搜集已印、未印諸作，輯爲是集，分兩大類：甲類文集，附詩、詞、題跋、壽序、祭文、墓誌等；乙類專著，附門人筆記若干種，各以時代先後爲次．專著中又各自爲類，而第其年次，前印各集、年次有疏舛者，亦均詳加訂正，藉可窺見作者思想之發展，及三十年來政局與學術界轉變之跡．全書共七百七十餘萬言，無論就量或就質而言，均可謂空前所未有，且其中頗多從未刊行之著作，尤爲名貴難得。

●預約簡章●

合集分兩大類

一.文集　二.專集

用厚報紙精印六開本

文集約二千四百餘葉

並裝精訂十六册

專集約三千四百餘葉

並裝精訂二十四册

兩共四十册

定價四十元

預約只售二十元

掛號郵寄費一元一角

預約本年底止

分兩次出書

第一期文集廿五年一月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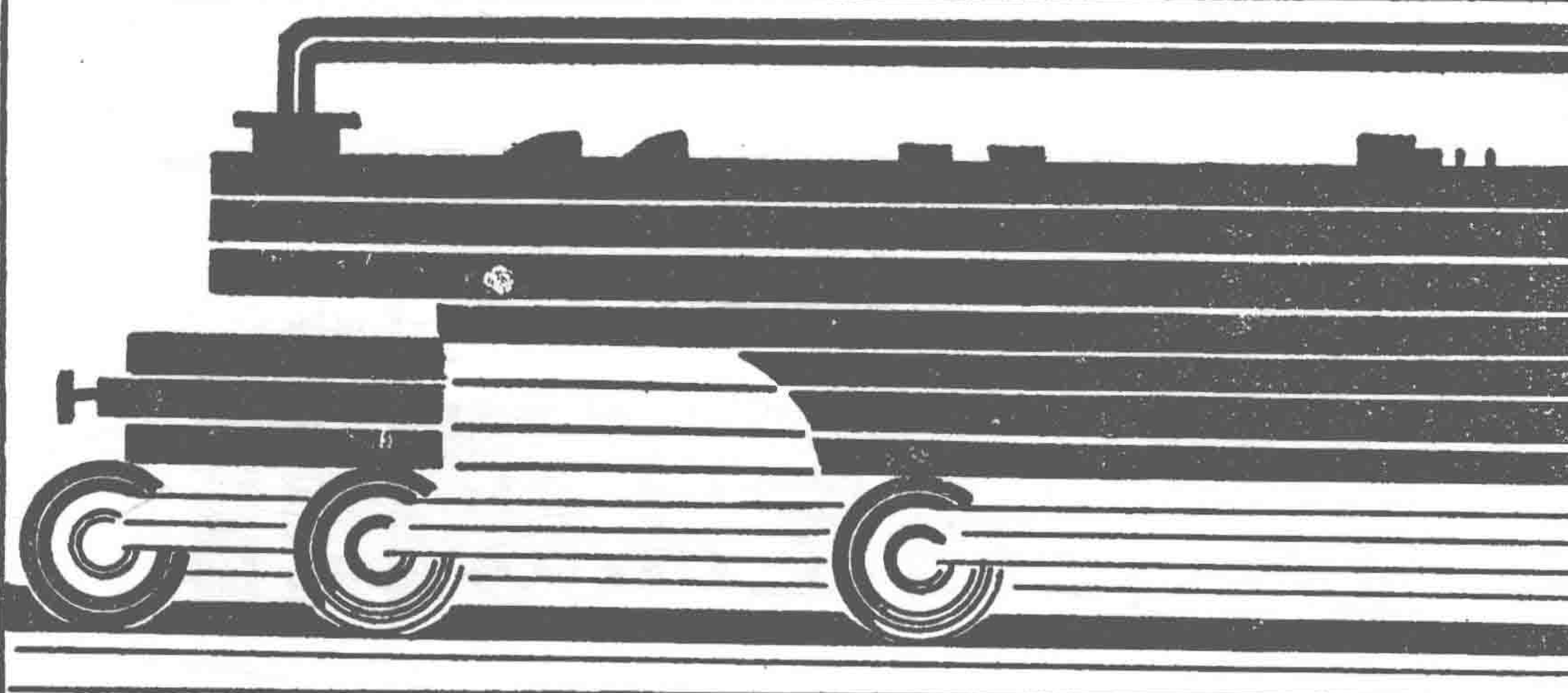
第二期專集廿五年五月底

◆印有樣本備索

外埠函購尊處如有中國銀行或交通銀行分行者請委託該兩行匯款匯交上海敝局定書課收匯費免收或用郵票代洋亦可十足通用但須不限某省專用而在二角以內者印花稅票恕不收受

如有高見垂詢請投函上海福州路敝局總店定書課謹當掬誠詳細奉復

華1040(全)　24,9.



全國幽秀風景
萃集於路沿綫

下列各站發售——頭二三等遊覽來回票

南京，和平門，棲霞山，鎮江，
丹陽，常州，無錫，蘇州，
崑山，青陽港，上海北站，上海西站，
上海南站，松江，嘉善，嘉興，
硤石，長安，杭州，南星橋，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啓

二四一〇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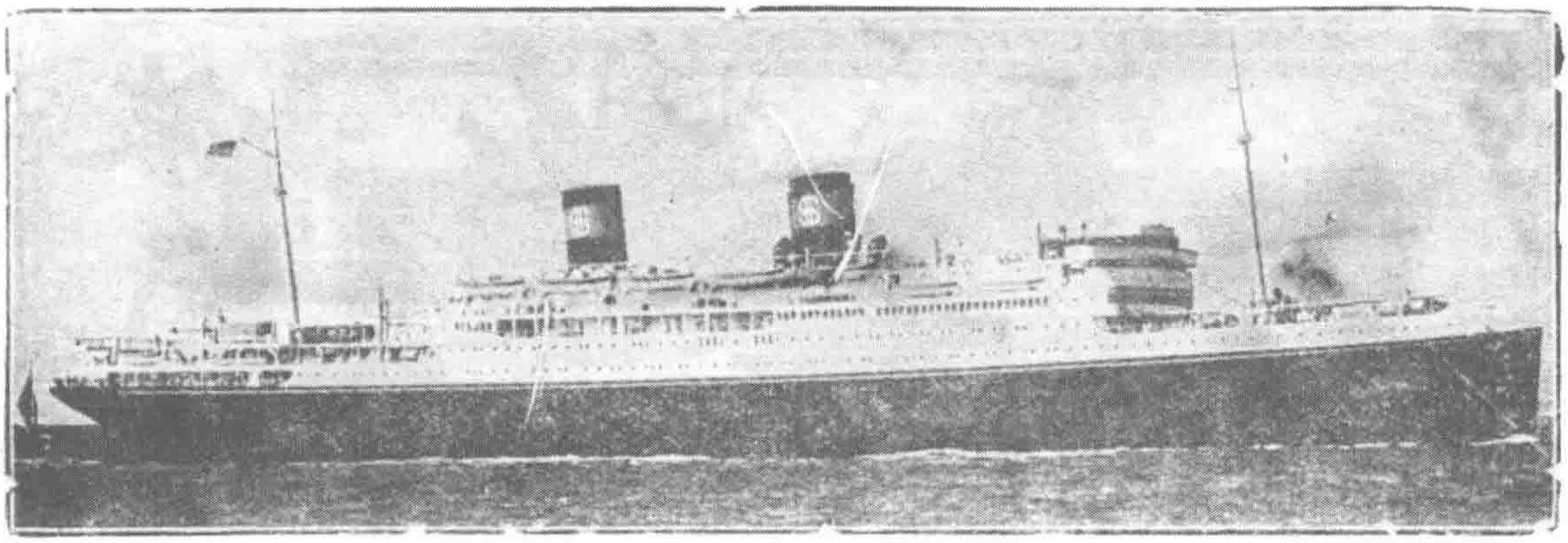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第九卷第十號目次

光榮之頁……一
天平山之楓（美術銅圖）……陸敬臨……三
優游（美術銅圖）……劉帆影……四
青島歸舟……劉雲舫……五
江北沿運七縣視察記……顧濟之……九
閩行雜記……徐快公……一七
齊魯紀遊……伍受眞……二三
平綏沿線名勝紀略（下）……趙叔雍……三一
桂林山水記（三續）……俞心敬……五三
導淮工程一瞥（美術銅圖）……顧濟之……六一
包頭風物（美術銅圖）……趙叔雍……六三
琴川秋色（美術銅圖）……王勞生……六四

旅行講座（十）
王儒堂先生訪問記……趙君豪……六五
紐約週末游覽旅客……孫恩霖……六九
歐游散記（二）……周　新……七三
京都風景線……陳心純……八三
旅館之祕密（十）……瞿强立……一〇一
平滬通車（十）……張恨水……一〇九
北夢錄……瞿銖庵……一一七
趣味……程志政……一一九
中華國有鐵路（由蘇州站）……一二三



大來輪船公司

大來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并無高鋪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遠東分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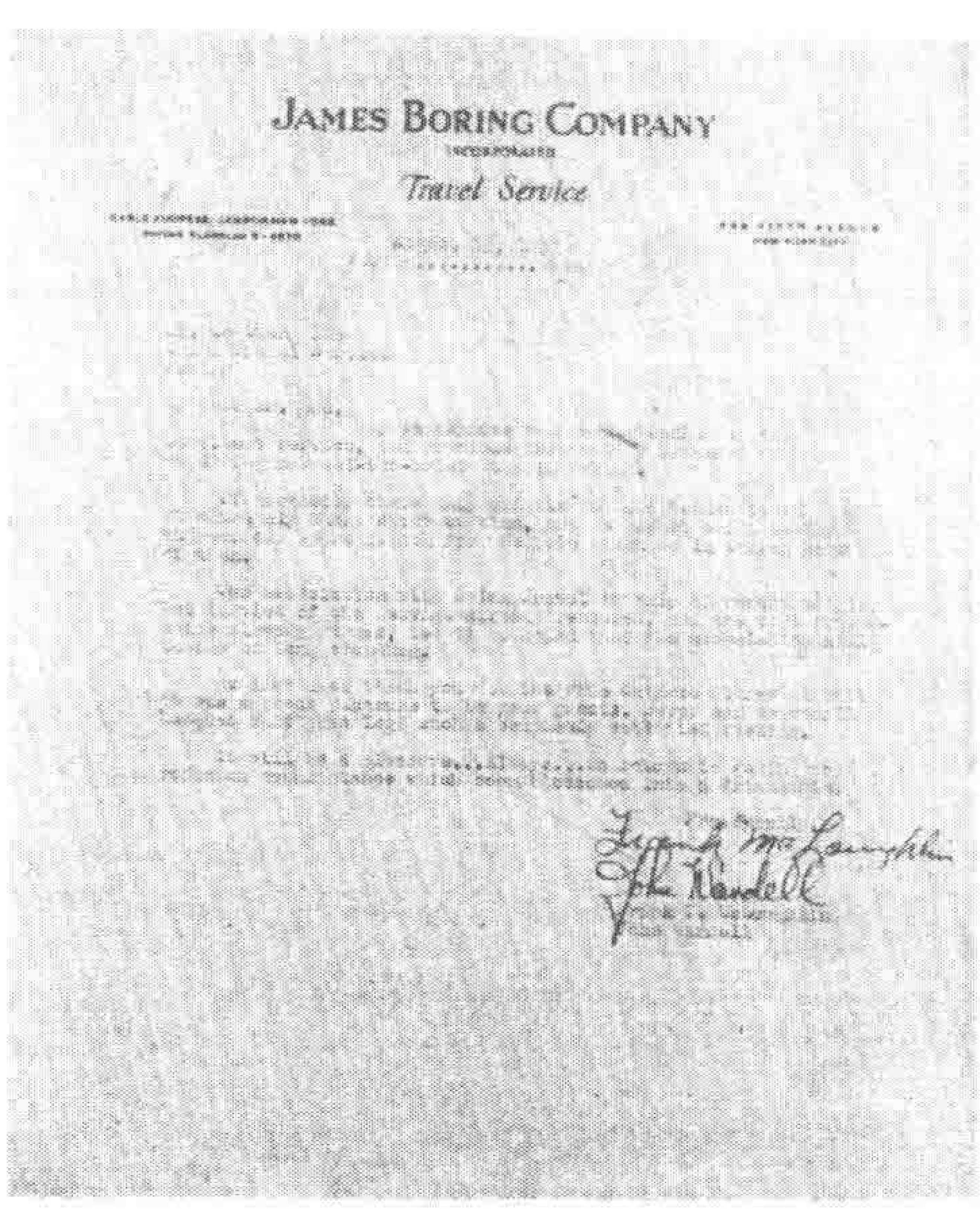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逕啓者頃敝眷等自青返津盛稱
貴所設備舒潔招待周至具感
雅誼查青埠氣候適宜山水清嘉爲吾國濱
海勝區每年中外人士之旅遊者踵不絕途
惟以吾國旅舍每多陋率致赴青人士恆樂
就外人所設旅館金錢外溢甯有涯涘今
貴所蓋籌所及蹊徑獨新從此赴青遊侶必
有如歸之樂豈第嘉惠行人抑亦挽還國家
利權不少也專謝此致
青島中國旅行社招待所
楊豹靈頓首二十四年八月三十日

光榮之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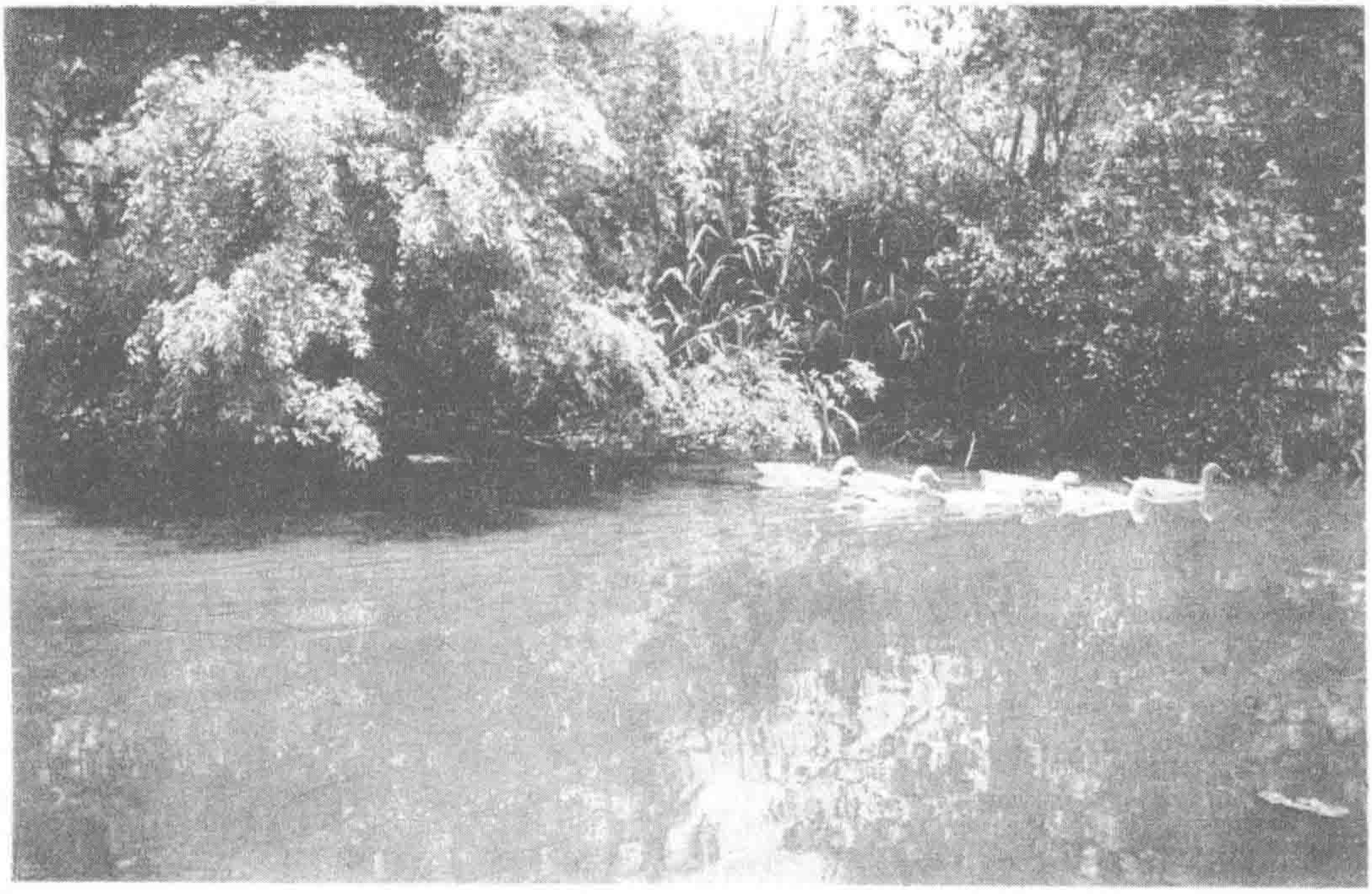
忠豪先生惠鑒敬啓者弟等在平小作勾留
辱荷盛意招待其服務之週到亟應伸謝而
一切瑣細必需之事尤蒙照拂於指顧之間
拜受嘉惠感佩無既我儕來中國旅行尚自
近始但得見 貴社優越之服務與夫形成
情好之交誼深願於此行永立其基礎矣又
承饗以精美之中式餚饌味美適口其令人
滿意愉悅覺如此佳宴有殊非吾儕所能料
想者更應謹致謝悃弟等意再赴北平時當
必重晤言歡使知己愈深一層爲快臨穎神
馳不盡欲言專此順頌
大安　Frank T. Mc Loughlin 敬啓
John Wardell





天平山之楓林

陸敬臨作



優游

劉帆影作

二四—〇三



遠東國際扶輪社年會在青島東海飯店午餐後留影（有×者王正廷博士〇者沈鴻烈市長）

青島歸舟

劉雲舫

青島環山抱海，景色佳麗，清涼堪媲牯嶺，繁華未讓滬濱；登山觀海，誠足賞心，起舞聞歌，復多樂事。宜乎游旅之士，往往樂而忘返。三載以前，因上海赴青工商考察團之行，曾客青島，游觀殆遍，舉凡渤海風光，嶗山景色，無不周覽。偶一遐想，猶如身在畫圖中。今年八月八日，遠東國際扶輪社集會於青，因得重游。佳麗地盛事多多，歸來雖覺征衫盡濕，猶不憚爲之一記。

游青人士，以夏令爲最多，尤以今夏爲最盛，緣今夏之所以點綴青島者，不僅天然美景，復多人間盛事；如全國鐵路展覽會，如暑期訓練營，如國際少年夏令營，如遠東國際扶輪社年會，如中華職業教育社年會，如青島美麗小姐競選，諸如此類，胥於兩越月來，薈萃於斯，蔚爲盛事。

予於遠東國際扶輪社會期先一日抵青，適值全國鐵路展覽會行將閉幕之際。爰於七日午后，赴會流覽。會場廣可數百畝，頗擅園林之勝。全國各路精華，薈萃一處，琳瑯滿目；其中如福建之漆雕，北平之牙刻，以至湘繡贛瓷，靡不俱備。此次展覽會之方式，係因國內鐵路幹線名稱，劃爲平綏，津浦，隴海，平漢，粵漢，京滬杭甬諸館；館中昭示之品，因地而異；如津浦平漢諸館中，陳有中興之礦石，北平之絹燈；京滬杭甬諸館中，陳有杭州之絲綢，新都之織錦；平漢館中，懸有乾隆刻絲海屋添籌圖挂屏八幅，藍底刻絲，燦爛奪目，標價一萬五千元；津浦館中，有濟南車站模型一座，結搆精美，情景逼眞。此外則爲市場，各地物產，兼搜並蓄。中外遊人，熙來攘往，如在山陰道上。



青島會泉海濱浴場

青島具天然之美，自不待言；其在東方各大都市中，要亦別具一格，以其建築物，什九都爲歐化；此殆淵源於當時德意志之經營，洎乎今日，在建築上，猶具蕭規曹隨之風。青島最新建築，亦復比比皆是，其著者，如市民大禮堂暨東海飯店，皆其類也。一以宏偉勝，一以新麗稱。此次遠東國際扶輪社年會，即假市民大禮堂，堂之大，可容千人以上；濒樓一望，碧海無垠，形勢之佳，無過於此。東海飯店適當海隅，距此次汪精衛先生蒞青休憩之所，近在咫尺；高樓傑閣，俯瞰碧波，至爲壯麗。八日午，青島扶輪社假此張一盛宴。座列舞廳之一隅，時方有西方歌女六七人，習舞其間，態至夭冶。舞廳形狀，殊類當年海上之大華飯店，而清新雅麗過之。寄宿東海之客，但覺取值過昂；如中山路上之中國旅行社賓館，同爲嶄新建築，但能適合於一般人之經濟力量者多多矣。

迎賓館爲青島有名之建築，德人所建，昔稱提督樓。樓居高屋建瓴之勢，外觀整肅，內容富麗；外部純爲佳石砌成，內部施以極富麗之裝飾。入門爲一巨廳，可供舞會；右翼有極軒敞之客室凡三，其一四壁背蒙以金黃色錦緞，壁間滿懸琉璃之燈，更懸清代名畫數幀，其中如張若靄鄒一桂之作品，均爲藍底五彩工筆花鳥，至爲名貴。舞廳之背，爲室內冬園，中有噴水池，純以彩石砌成，所列更多奇花異卉，平添美色。廳之左翼，爲一餐室，宏偉稱是，壁間懸有油畫海色圖一巨幅，大可盈壁，色澤美麗。綜觀全部建築與設備，實饒具西方宮殿式之美。迎賓館今爲市政府款客之處。九日午，沈成章市

二四一〇一八



嶗山 九水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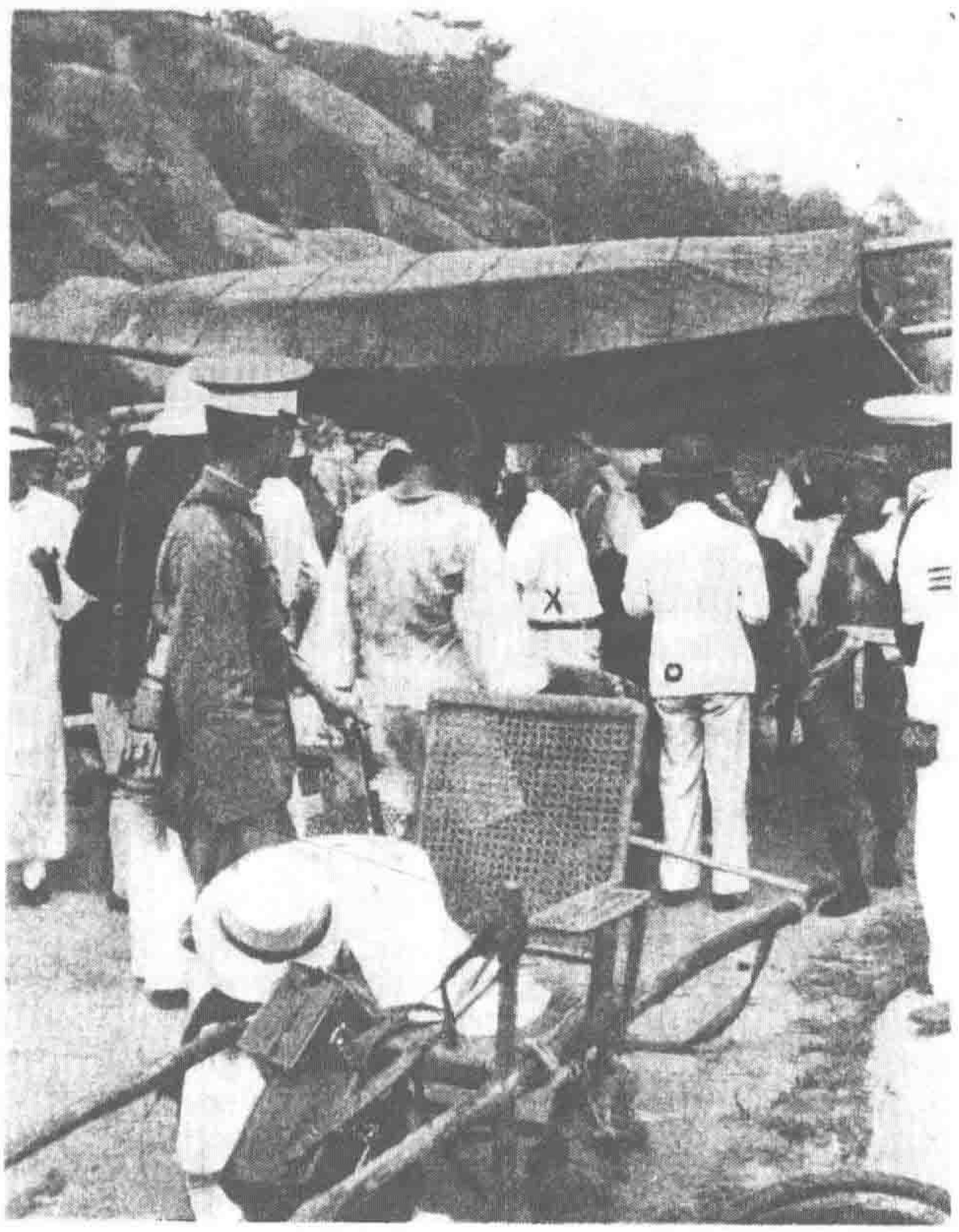
長招宴於此；入夜，膠濟鐵路葛委員長暨陸崔彭陳諸委員，復設盛宴於此；在座多爲旅青一時名流，如孫哲生王儒堂曾仲鳴傅秉常馬寅初吳經熊輩，以及青島閨閣名媛，無不畢集，一時綺羅盈庭，朋儔何閙，蔚爲盛會，酒半酣，妙奏雜陳，佐以西方藝女探戈華爾絲之舞，極妍盡態，翩若驚鴻。旋復繼以交際舞，孫哲生王儒堂曾仲鳴傅秉常諸先生，亦頻與在座女賓，相將起舞，極周旋折旋之能事焉。

嶗山風景，冠絕膠東；登山俯瞰，但覺碧海青山，空濛一色，令人襟懷開展。昔以交通阻隔，兵燹連年，遊者寥落。比數年來，沈成章市長刻意經營，修治山路，洎乎今日，遊踪所至，但覺馳道環山，松林夾道，故鮮登陟之勞，遂極遊觀之樂。前茲在青，沈市長曾伴上海工商考察團同人暢游嶗山勝境，以汽車往，以軍艦歸，所至之處，如華嚴庵，白雲洞，太清宮，明霞洞，上清宮，靡不周覽無遺，因得盡窮其勝；囘思妙境，恍若登仙。此次重遊青島，以時促事冗，未遑窮勝探幽，但於第三日午后，曾偕三五良朋，同游九水，以至柳樹台，而達北九水。汽車一路繞行山中，極峯廻路轉之妙；憑車俯瞰，有時碧海無垠，有時絕壑萬丈；車行至脊厓破空之處，下臨大海，疑似勒馬懸厓，不禁驚心動魄，綺麗之中，雄奇爲最。北九水風景彌幽，巉巖濬壑而外，溪水瀠洄，孤松偃蹇，無往而不美觀，昔人有言：『黃山之勝無盡，遊賞之事有窮。』吾於嶗山，亦當云然，獨惜此番時促，游踪僅止於此，是爲憾事耳。

二四一〇一九

青島之美，固在天然，第道路與公園二者，亦復點綴得宜，平添美景。青島依山爲路，處處盤旋，夾道垂楊，彌增佳麗。會泉路一帶景色，尤見清幽。予去青前一夕，華新紡織公司主人周志俊先生邀宴於會泉公園飯店，酒後復有同車之雅，時方星月皎潔，明河在天；仰視則明蟾當空，皎潔如洗，霄漢爲之增麗；環顧則綠陰深處，樓台歷歷隱約可數，疑似廣寒宮闕，盡在人間。如此美麗淒涼之夜色，祇應在青島會泉路上領略，是爲最佳，若在市燈如畫之海上，此情此景，有何尋處？

青島公園，類多佳麗，尤以海濱公園爲最。園中道路，因天然高低以爲起伏亭台花木，左右逢源，巖石嶙峋，彌多美趣。予於離青之日，曾閒步此間一周；時方夕陽紅薄，但見青山碧海，都付斜暉，對此茫茫，祇應沉醉紅橋碧水間，偶然曲欄閒凭，彷彿人在西湖，益以薄暮輕寒，更無人處，游賞之餘，作詞一首：



嶗山途次（沈市長×與作者〇）

蝶戀花

無限銀濤縈玉宇，綠漲煙深，寂寞斜陽路；彷彿西湖人未去，者番又到憑欄處。碧水紅橋羞不語，幾度徘徊，密意難輕訴；眼底風光留不住，今宵重別銀河渚。

江北沿運七縣視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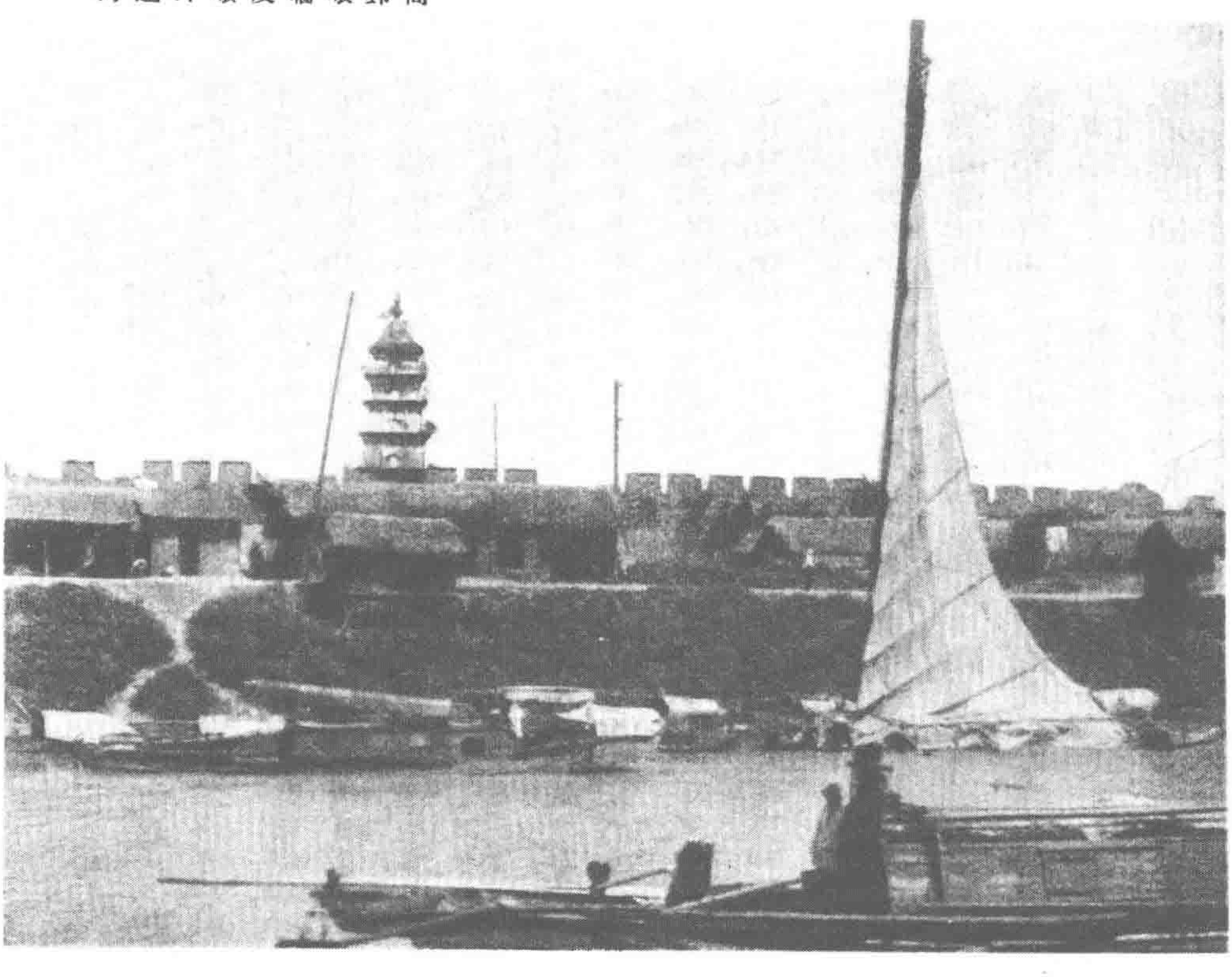
顧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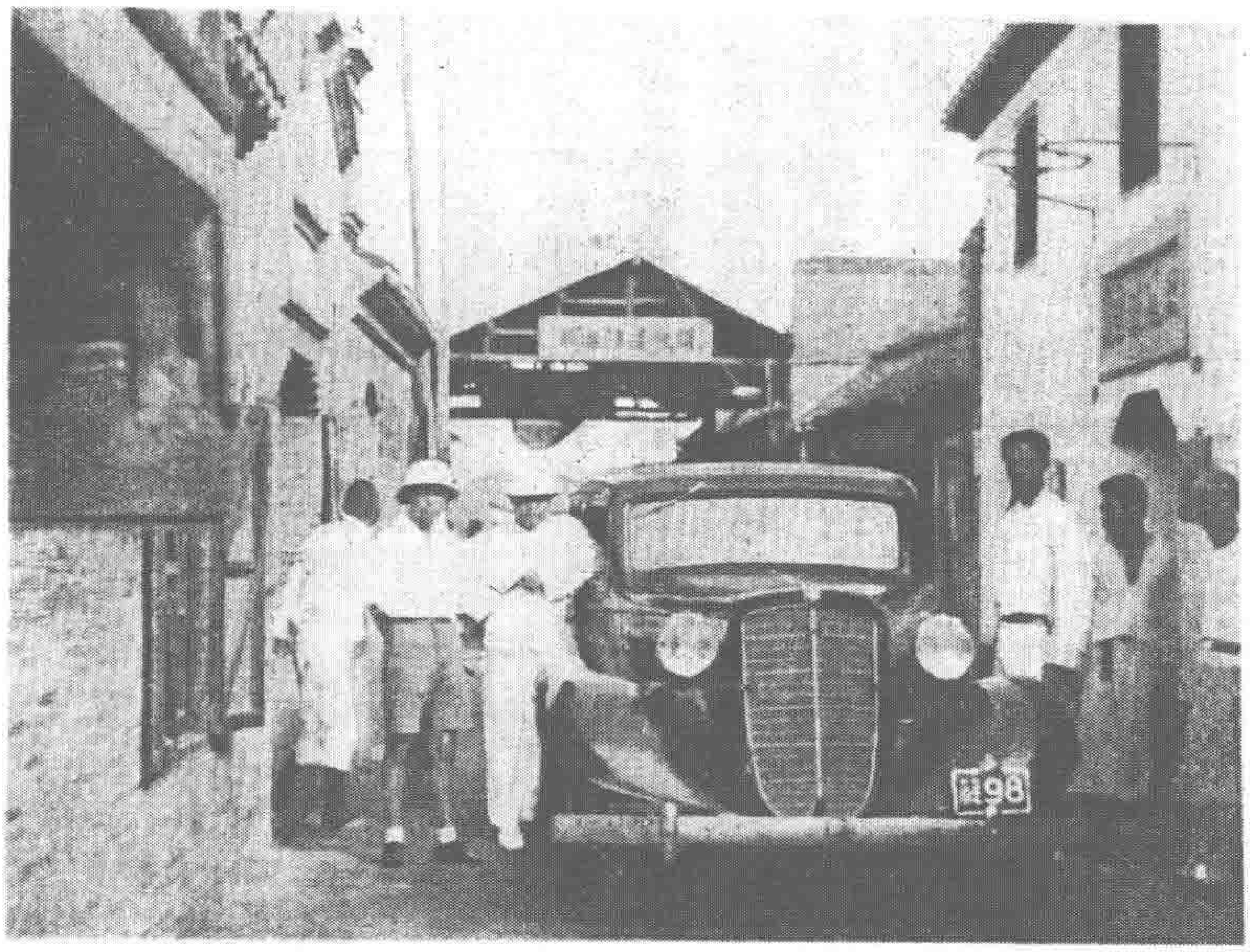
自任職蘇建廳，每以奉令考察，而獲周歷各縣，去年九月，既曾往徐海一帶，本年一月，復遍歷江南西部之十二縣，均嘗爲文以記之。最近又因黃河南決，淮運區域防汛工作，同告急迫，爰於七月下旬，溯運河而上，至江都，高郵，寶應，淮安，淮陰，泗陽，宿遷等七縣，有所督促指導。時値盛暑，雖旅途跋涉，不無辛勞。惟踪跡所至，旣承各友好殷殷款待，又蒙惠假舟車，予以旅途上之便利，因此行程迅捷，軀體上之困苦，爲之盡忘，及今思之，猶覺感激靡已者也。本文之作，大抵就沿途觀感所及，信筆率書，膚淺之見，未免貽譏大雅，惟讀者諒之。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自鎭江出發，首至江都縣，（舊稱揚州）鎭江至江都爲程約僅四十里，交通素稱便利，蓋其間有鎭揚公司之長途汽車，往來行駛，每日凡七次。自鎭江江邊登渡輪，至對岸之六圩，卽易汽車直至揚州，所須不過一小時耳。因交通較便，故維揚景物，尙無殊於江南。自此以上，則交通不若是之便利，地方情形，亦迴不相同。往昔所恃者，

高郵城牆及城外運河



僅運河一綫航路，舍此別無他道。猶憶民國十八年秋，余首次任職導淮委員會時自鎮江至淮陰，乘內河小汽輪以行，須歷三十餘小時而達，此尚係河道通暢時之情形。若遇嚴冬河冰，春夏水涸，水上交通，且告中斷。江北一帶之所以文化落後，百業蕭條，民生困蹙，盜匪橫行，胥相因而生，豈無故哉？最近自高郵至淮陰間，勉通公路汽車後，交通上已較前略爲進步，惟水道之梗阻也如故。且汽車並不能直達揚州，一遇天雨，又須停駛，故江北交通仍未能十分便利，尚有待於當局之加意改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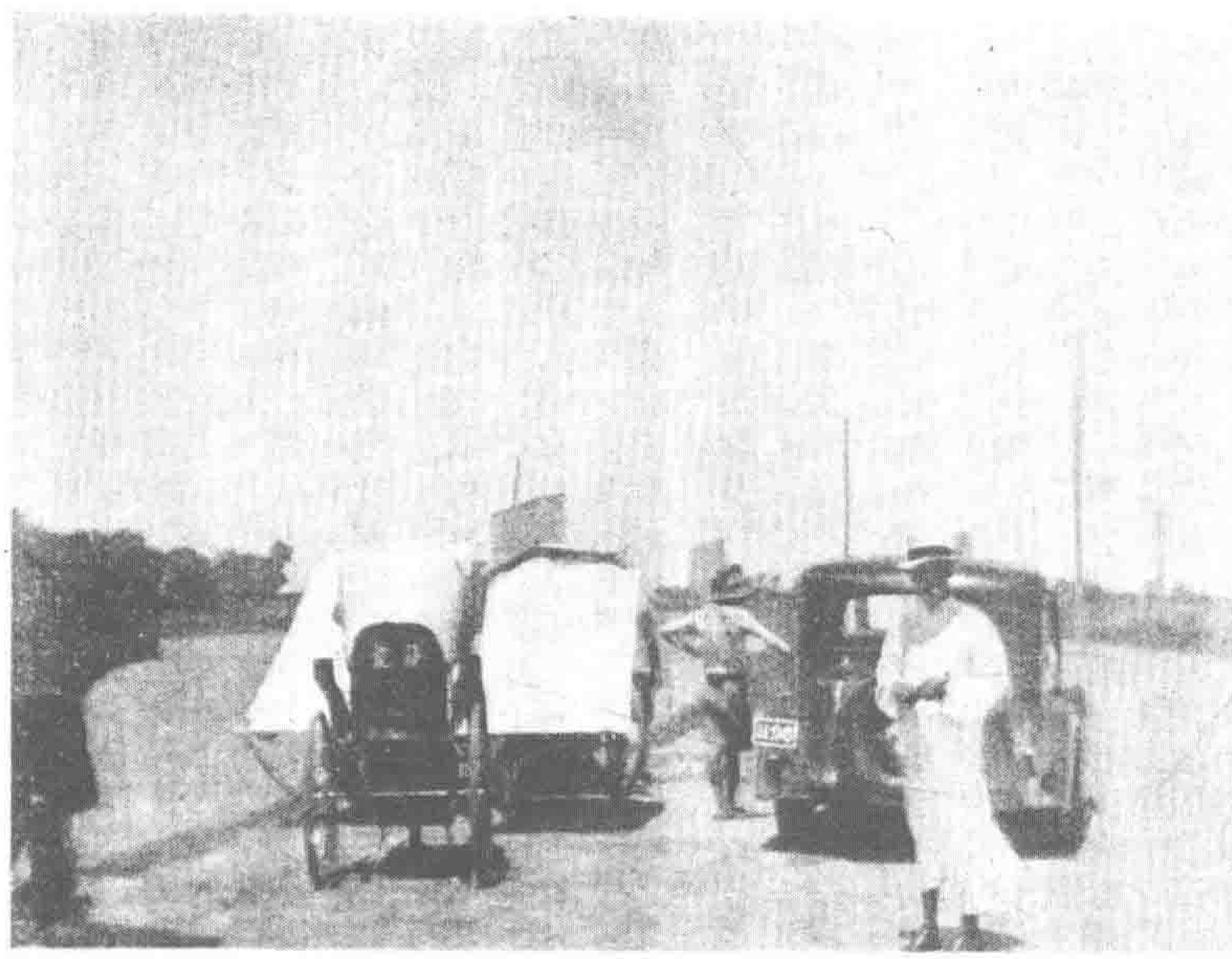


通過寶應市鎮之汽車路

自揚州以北，至高郵，寶應，淮陰，等縣，在未通公路汽車以前，固維航路是賴。但自通車後，當初亦僅以邵伯鎮爲起點，蓋邵伯鎮以南，河湖交錯，陸上交通本屬困難。欲自揚州至邵伯，仍非藉輪船不可，惟係由公路方面另備專輪，迎送旅客，使與汽車相啣接，每日僅往來一次，上午八時由揚州開行，約一小時半可抵邵伯。最近因高郵以南，運堤待修，且爲行車便利起見，汽車行程，又經縮短，改爲以高郵爲起點，故自揚州須乘專輪至高郵，始可易乘汽車而北行。自揚州至高郵之水上行程，約須四小時，自高郵登公路汽車後，則須再歷五小時，經寶應淮安而達淮陰。自揚州至此，合計水陸行程，不過九小時，即自鎮江計起，亦僅十小時耳。其間舟車均相啣接，可謂已極盡節省時間之能事，與往者相較，蓋已不可同日而語矣。惟途中須兩易舟車，未免費事，且一遇天雨，更以未鋪路面，汽車即須停駛，仍未能往來自如，故此種交通方法，殊爲一般人民所不取。因此公路營業，平時並不發達，而於輪航中斷時，則汽車又擁擠不堪，爲人所詬病。余以爲自鎮江對岸六圩至淮陰之南北公路幹綫，無論如何，須設法使之貫通，蓋就江北而言，淮陰實處於最重要之地位，欲與省會及首都相聯絡，固非藉公路不可，苟舍此而綫圖，則江北之

繁榮，猶不易早日見諸事實也。

改善江北交通之法，首當使淮陰揚州間之公路汽車，能按日準時開行，使人民信賴其便利迅捷，則營業自易發達，然此非加鋪路面及接通邵伯至揚州之一段公路不可。現今邵伯至淮陰間之公路，即以運河東隄為之，完全未鋪路面，故一遇天雨，即無法行駛，而在晴天亦以高低不平，速率深受限制。僅為改善交通計，路綫似尚可不必更動，僅於過鎮市處酌加放寬，路面則非鋪不可。至邵伯與揚州間之啣接綫，蘇建廳已有規劃，擬繞道揚州之東，經仙女廟，先與揚靖路相接，然後折返揚州，雖路程略長，然可呵成一氣，無復數易舟車之煩，亦屬可取之道。此二者所費均屬不貲，然南北公路幹綫賴此貫通之後，不特交通便利，且地方繁榮亦可立而待，政府人民交受其益，又豈可等閒視之哉？



淮安堤上之汽車路

再就水道交通而言，最近情形與往昔相較，可謂無甚進步。蓋自高郵以上，當春夏之交，河水淺涸，輪航難通，自昔已然，而以本年為尤甚。直至七月上旬，內河小輪，尚未能上駛淮陰，故一年內能暢通輪航者，實為時無幾。而當河水極小之時，即運貨民船，亦不免中途膠阻，可見高郵淮陰間之交通，不便已甚。雖曰汽車輪船，應有盡有，然當水小天雨之日，水陸交通，可告完全斷絕。此種情形，在閉塞之區，固無足怪，而謂與首都同在一省，僅一江相隔之江北，亦復如此，能不嘆為人謀之不臧乎？茲幸運河上導淮委員會之三大船閘工程，已在進行，一旦告成，則全河渠化，不特邵伯淮陰間之運河，全年可以通航無阻，並可上達中運，越宿遷而直至蘇魯交界處，終年保持相當水位，以利航運。至此江北之水上交通，乃可見一顯著之進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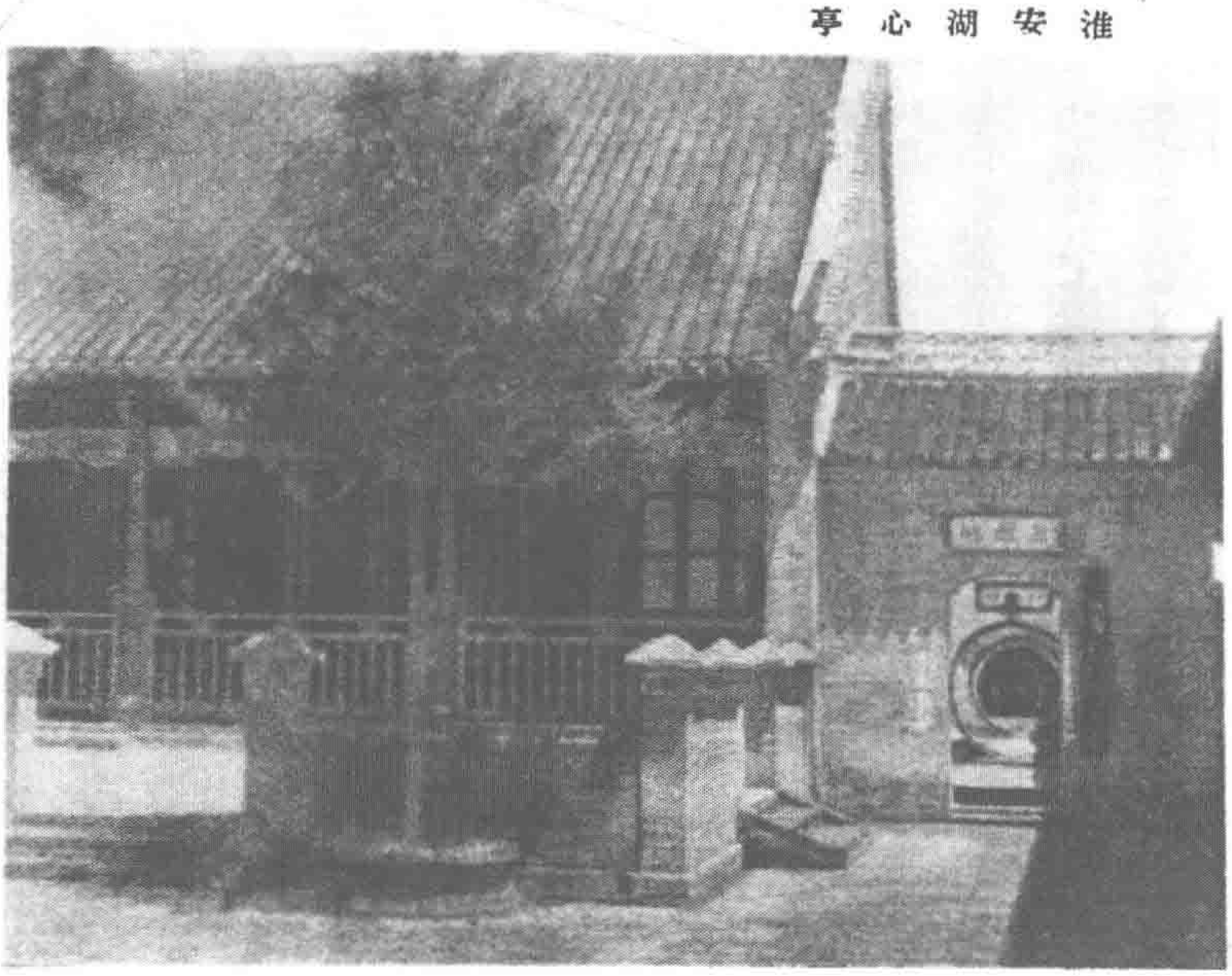
以上所述，僅及淮陰而止，自淮陰以上之交通情形，尤覺不逮遠

甚。蓋在淮陰附近，爲中運河裏運河廢黃河鹽河等衆流交匯之地，河道從橫，閘堤重疊，因此水位之相差，有達數公尺者。僅就運河而言，則裏運河與中運河之間，並不能直通輪航，故自南徂北之小輪，僅至淮陰爲止。欲再往北行，須捨舟就陸，約十里至楊莊，另易輪船，乃可遵中運河而至宿遷礄灣等處。自淮陰至楊莊間，原有舊閘凡三座，載貨之船，過閘已頗不易，輪舟更無論矣。須俟將來導淮委員會之淮陰船閘成功後，庶可彌此缺憾，蓋普通輪舶通過船閘，固甚便利，於是運河上之交通，可以更進一步。至在今日，則自淮陰至楊莊間，非徒步即乘人力車，別無其他交通方法。而自楊莊至衆興宿遷等處之輪船，亦僅每日開行一次，且時有時無，並無人加以注意監督。據聞自淮陰至衆興，及泗陽至宿遷，已在行駛長途汽車，但何時開行，及遵何公路而行，皆不得而知，殊未可信以爲眞，且道途崎嶇，遇雨則阻，其情形當亦未必能勝於高郵至淮陰間之公路也。

江北七縣間之交通情形，大概已具述如前，蓋惟交通便利與否，爲旅途中最易感覺之一事。且交通發達，則文化前進，百業繁興，民生寬裕，地方安寧均利賴之，否則各得其反。故覘交通狀況，即可略知社會情形，其間因果又相應而生，要非偶然致之。欲開發江北，固首當使交通便利，然亦地方有此需要，乃可著手舉辦，否則徒勞無功。若就目前最易見效之建設事業而言，自當首推電信交通，或即長途電話。蓋工程最易，須費最省，而獲效最宏。現在江北各縣，正在努力推進，所歷七縣，均已可互通長途電話，此則堪爲讀者告慰者焉。

江北之交通，既困難如此，故凡旅行各地者，對於時間之支配，皆不能於事前有所規定。例如輪船之往來，不免因水流有順逆，風勢有大小，到達時刻，難以預知。且普通習慣，往往未必能按時準開，而汽車復有天雨之阻，不得已時，惟有安心

淮安湖心亭



二四一〇二四

耐守。往往一日可以到達之地，延遲至二三日而尚在半途者，不足爲怪，枉費光陰，莫此爲甚。余此行本亦惴惴於心，深慮延遲中途進退兩難。在高郵時，幾以淮安大雨被阻不得前進，幸次日即晴，仍得按程而進。至淮陰迤北各地，尚係初次蒞止，交通情形，更屬茫然，大有無所適從之虞。幸一路均受各至友特別優遇，蒙以專用車相假，仍得支配自如，未嘗稍遇困難，且時間上亦大爲節省。若按普通行程計之，恐不特時間須加培有餘，且身體上精神上亦必格外勞頓。今則僅以九日光陰，遍歷七縣，而其間尚多休閒之時，不得不感諸君子加惠之厚也。

余沿運視察之時，正值導淮船閘工程十分緊張之日。工程地點既爲途次所必經，而主其事者，又皆係昔日同學舊友，因得依次參觀，爲之獲益不少。此行由南而北，最初所至者爲邵伯船閘，位於邵伯鎮之對岸，工程約已成十之七八。一至其地，最易引起注意者，爲鋼板樁之高矗空際，蓋用以代閘牆者。全閘工程之宏偉，在國內尚屬僅見，上下水位差，計爲七・七公尺，設計圖樣，聞已屢經更易，現在所取者，爲最經濟之式樣，然每閘之建築費已約需六十萬元以上。在工地負監督之責者，爲同學吳慶蕃君，吳君體格魁梧，雖值盛暑，仍在烈日下奔走指揮，爲之欽佩無已。其次所至者，爲淮陰船閘，地點實在楊莊，距淮陰約十里。該處適當中運河裏運河相接之地，運河在此本繞一大灣，舊設三閘，藉以調節水量，控制水位，今已失效。待船閘告成後，始可裁灣取直，另闢新河，使中運裏運聯成一氣，其有裨航運，豈待贅言？該處原係廢黃河所經之處，故河底均係散沙，基礎工程，比較困難，惟現已早經完成。全閘形式，與邵伯閘幾相一致，惟上下水位差尤大，計爲九・二公尺。在此督造者，爲同學雷曉風局長及殷誠之君。余往參觀時，並聞雷局長

泗陽縣政府



道及，監工員李君，曾於打樁時犧牲性命於鐵錘之下，骨肉模糊，亦云慘矣！最後所至者，爲中運河上之劉老澗船閘，該處距宿遷約三十餘里，因於赴宿遷途中，逗留一宵，藉便參觀。其地土質堅硬，即所謂砂礓者是也，聞開挖時頗屬不易，打樁亦甚困難。該處動工較遲，故鋼板樁工程，尚未完畢，猶在徹夜施工，局長爲同學戈涵樓君，而在工次負督造之責者，則爲張倫官君。

導淮委員會在運河上所建之三大船閘，余於此行竟獲親歷一過，誠爲難得之機會，而於工程進行時，目覩一切設施，尤足引爲幸事。最後於歸途經高郵時，復獲參觀附近之小船閘工程，亦當略述，以資留念。此船閘本不在導淮工程計劃之內，祗以邵伯淮陰兩船閘完成後，須使運河保持適當水位，於是運河西隄，必須閉塞，今此項工程，已將近完成，此後運河與高寶諸湖，遂相隔絕。惟當地人民，認爲對於航運深感不便，尤於商業，諸多妨礙，故徇其請，另建一小型船閘，於高郵城附近之二馬橋，使河湖可以相通。現已正在動工中，由同學羅振球君在彼督造。閘身大部，係用鋼板樁構成，故工程比較簡單，大約年內可以完工。猶憶數年以前，導淮工程，尚屬書面計劃，今則一一均已見諸實施，此皆主持其事者之努力不懈，有以促成之，異日全部工成，不特淮水之患得以永免，且江北交通漸臻發達，農村日就繁榮，將與江南相媲美，不禁拭目以俟之。

江北一帶，數百年來，已成爲淮黃爭流之地。蓋自黃奪淮道，淮河失其宣洩之路，及黃河北徙，舊道高仰，淮水仍不得循此以入海，於是壅而歸於江，致演成今日江北昏墊之局。其間又爲維持運河水量計，不惜變更河道系統，阻抑水流方向，遂使江北河道，錯綜縱橫，失其自然之趨勢。加以閘堨等限束水流之建築物，又到處皆是，故一遇盛漲，沉淪之禍，可以立見。本年黃河南決，江蘇北部極感危殆，懼其傾瀉而入中運河也，所幸淮水平穩，若淮亦同漲，則裏運尤危，運東區域，更難保全。此外尚有沂沭諸水，雖流域不廣，然水勢甚暴，亦足以致局部之患。故江北水災，不數年而必一見，非河決即淮漲，或沂沭爲患，若同時並至，則更不可收拾。爲安全之計，首當謀各河分流，使其均有可循之道，以趨於海，昔之六塘河工程，今之導淮入海工程，及沂沭尾閭工程，殆皆本此意而爲之，果能全部成功，江北水患，當可減輕不少。惟余以爲黃河之患，仍當嚴重注意，蓋黃河既於七十餘年以前，可由蘇北入海，安保其不再南徙。萬一不幸而言驗，則今日江蘇北部之一切治河及水利工程，俱將消毀於俄頃，而耗鉅款興建之導淮船閘工程，亦可同時失效。此非危言聳聽，蓋欲弭患於未然，固不得不作過甚之杞憂，爲今之計，應即詳測現在黃河南堤至蘇北廢黃河北堤間之地形，作極精密之同高綫測量，庶可憑藉地勢之高下，推知黃河有無南徙之可能。果能保其必不出

此，則亦已爾，否則首當爲蘇北作屏障，雖築一堅固大堤，亦當不惜財力人力以赴之，不能圖僥倖而貽日後無窮之悔也。至今年黃河之水，侵及蘇北，其患尙輕，況已努力設防，或不致漫溢過甚，但亦不啻對蘇北作一警告矣。

江蘇省，以大江之隔，而江南北情形大不相同，盡人知之。然僅就江北而言，則淮南與淮北，亦復迥殊。所謂淮南，卽指淮陰以南，及裏運河以東之各縣而言，其富饒雖不逮江南，然尙較勝淮陰以北者遠甚。余此次旣溯運河而上至泗陽宿遷，故得略覩淮北情形，始知淮北實與徐海各屬相同，或竟與黃河以北相近。蓋昔之黃河，本在其南經流而過，因此人民之言語風尙，亦皆近於魯南，而別於揚屬，可見天然界限之分，殊未可忽視。至就其土質覩之，亦完全與北方情形相同。蓋荒蕪之地，固不易見有靑草，而田野之間，亦均植高粱玉蜀黍之類，與淮陰以南之猶有稻田可見，絕有差別。至如裏運河以東之一片水田，深享灌漑之利者，更爲絕無之事。因此民生疾苦之深，更不可與淮南同日而語。往者泗陽宿遷等縣，本爲盜匪最盛之區，行旅裹足，商賈絕跡，今夏經痛剿之後，匪患始戢，閭閻已安謐異常。然在劉老澗船閘工程局一帶，尙嚴重戒備，徹夜放哨，且自建碉樓，以備萬一，可見往昔匪患之足懼。此後如不能從根本上改善地方情形，使農村復興，民生寬裕，則暫時安寧，恐尙難保久遠，至堪慮焉。

余草此文將終，當爲讀者略述沿途景物，以作結束。大江以北，運河一帶，本無山水之勝，揚州之瘦西湖平山堂，雖近似之，但人所習知，可以不必贅言。自此而北，殊少足資遊目騁懷之所，但余結習未除，輒思一加試探，則有高郵之公園，及淮安之湖心寺。二者均常抽暇往遊，足爲此行留念。高郵之公園，與縣府相鄰，地極廣袤，樹木繁密，有池沼，有亭榭，惜荒蕪不治，蔓草沒脛。余嘗慫恿曹縣長集資整理，以新耳目。此雖建設之小端，然澤被人民，其效正同，一經首倡，果能應者畢集，奠定規模，垂諸久遠，亦未始非永留德政於民間之道，曹縣長其有意乎？淮安之湖心寺，位於運河西岸，距淮安城西北約二里。隔河而望，但見茂林之間，隱約有屋宇者卽是也。自運河東堤覓渡登彼岸，不數武見有牌坊，顏曰湖心鎖鑰，卽爲入寺之孔道。循長堤曲折以進，乃達寺門，殿閣重重，據云爲淮屬惟一之大叢林，且爲佛敎會之所在地。內部佈置，固甚條理井然，寺外場地，亦復整潔有致。寺之四週，廣闢溝壘，禦水防匪，均利賴之，僧人規劃之周至，建設之不懈，洵有足多者。余是日與同學馮雋聰君留連凡數小時而返，覺在沿運一帶，如此寺者，誠爲難得之淸淨境界，故不憚辭費，筆而出之，爲後之遊者作嚮導焉。

閩行雜記

徐快公



年蜷伏鄉里，沉溺綺羅障中，逐博徵歌，便欲竟世。頗以爲人生云云，得殊趣者，卽成殊解，苟得溫柔鄉，奚必覓白雲終老耶？不意孽障既縛，煩惱隨增，是時殊趣便成殊苦，無已，下大毅力，擺脫諸絲，返棹迷津，重泛滄澥。以晏安久逸之軀，作瘴烟蠻雨之行，猶幸弥跐之懷尚存，濟勝之具無恙，青嶂白壁，髣髴脂香粉膩之塲，狐駭猨鳴，不啻絲繁筑急之境。登絕巘而舒嘯，過大澤兮長吟，方寸無殊，情致未改；以知綺羅叢中，固足留戀，荒寒境裏，亦宜遺嘗，兩者雖染淨懸絕，而所以消磨意興則一也。人生一過程中，譬之日涉長途，終有了期，及時化謝，諸緣隨盡，苟性眞無喪，外境縈迴，祇在隨緣而已，無足深求也。自二月渡閩，耳目都有新涉，比既僻處窮谷中，地尤多雨，兼旬不休，叢山四合，烟霧漫扉，朝起兀坐，聽澗流聲，每窮日無可適者。起臥在床，筆墨不凋，拉雜爲記，亦足誌過程之一頁耳。廿三年六月二十日，記於上杭縣之苧園鎭軍次。

由滬行三日，入閩江口，列山環抱，峯巒挺秀，烟波漂渺間，方弗蓬壺方丈也。舟泊馬尾，位於閩江上流七十里，島嶼環迴，門戶重疊，港內水深波靜，輪舶往來如織，桅檣相望若茂林。羅星塔兀立中流，海輪來率寄泊於是，另由小輪運福州；蓋閩江自此以下，兩山夾峙，一流隘窄，巨輪不能入也。閩安門兩岸均築砲台，望之率在平坡隙裂間，以云發揚火威，恐未足還也。北望有小嶼若蹲獸，則五虎島也。舫路傍之以南行，稱五虎水道焉。

馬尾悵望有詠　江山隤裂魚龍宅，但眼底風雲迫，霧走烟飛迷畫鷁，斷嶼危礁，波追浪擊，指看冲天翮。

十年磨滅書生策，賸有酒懷投荒驛，閒煞健兒身和手，兩鬢斑去，頭顱如許，熱血何時瀝？（調寄靑玉案）濱海之人，率狎於水，輪行未停，小舟衝波而至，一篙初挽，人隨以上，率皆旅舍招待及搬夫苦力，此輩既臨，頓現囂擾。唯舟已下椗，雇小輪行二小時而抵福州。福州居閩江下游，山川繞繚，形勢壯偉，商埠辟南台島上，商店屋舍半以木製，多具日本色彩，海產品舖肆尤多，馬路久失修，建築亦率簡陋，此間語言，早度不可辨，詎亦差可會意。食品多腥臊，幸猶堪此。牡蠣之肉，鮮美殊甚，餐於大慶樓，侍者進小蚌一盤，吾儕手口皆拙，祇能對之目食矣。蔣君伯雄深爲不耐，余謂滬人每以西餐讌客，率多不慣之品，强食爲豪，君幾嘗之，奈何不嘗風乃與此么麼者斤斤耶？

此間士女，亦都滬化，裝束不亞海上。惟鄉間農婦，輒有奇飾，梳高髻，戴三銀釵，皆長尺許，或以帛束之，㬎觀之，驟謂番苗也。但不盡然，閩地男女均工，故途中多負擔之婦，壯健逾恆，油頭粉面，別有風韻；惜濃船竟尺，泥濊狼藉。閩侯與南台間中隔小島，有橋相通，橋長凡百四十餘丈，分兩段：在南者曰江南，在北者曰萬壽，建築宏壯，車馬絡繹其上，下則舢板成市，率蛋戶也。小舟一葉，收拾清雅，倚舷人脂濃粉豔，香花滿鬢，間顧人作小語，惜啁哳不可解，不得一問津耳。

民間屋舍，既多木製，沐以油澤，光潔可觀。門外懸巨燈如甕，硃聯貼扉上，挨戶無間，初視輒悞謂廟宇也。赤足趿木屐，男女都然，地多砂礫，穿履誠不易。唯女子有趿濕頭高跟屐者，其銳尖高跟，略如西履，製作絕精，行時亦婀娜有致，但非經習慣，或難舉步，然既已形具，奚必吝此後跟一片物，故作嶇峙耶？凡事一經遷流，原意都失，此亦可見一般耳。

閩劇扮相，略同平劇，音調則與蘇劇差近，絃竹繁急促耳，初聆亦有殊趣，漸覺不堪。市多說評話者，挾書而誦，聲牙咭嘔，不敢領聞。大概閩音多入聲，促而迫，以入管絃，難爲揚抑，故歌辭多頓而不轉，間有搖曳，亦亢直易窮，然偶步郊原，俚歌起田隴間，亦殊婉轉動聽也。

夙耳鼓山名；以時迫不得蹤，殊恨事也！

閩侯作二日留，再渡馬尾，登輪赴思明。是日所乘船，卸

貨未竟，致不啓碇，竟夜起重機聲，隆隆震耳，擾人不得眠，把視貨艙中，深邃幽黑，蠕動者近百人，亦一地獄變相也。

由福州抵廈門，道經台灣海峽，風浪較巨，同舟人多僵臥不得起。

次日抵廈門。廈門爲思明縣治，負山面海，巉巖矻立，烟輪風帆，較福州尤盛。廈門一島，周圍凡百二十餘里，東北皆壘巖，西南一隅，闢爲市廛，與鼓浪嶼相對峙，瞭望可及。隔岸之間，水深可容巨舶，允稱良港。地闢於五口通商之約，於今貿易爲全閩首區。惜全市操縱已半落日人之手，寮仔圩一帶互市者，皆台灣籍，勢力範圍內烟館賭場，對衙相望，妓寮甚盛，率集於鎮南關一帶，而沿途參雜，亦復不少。晚宿閩南旅館，亦台人所營也。烟具賭品公然陳列，視滬上猶肆無所忌，亦可慨也！

由公園南路而南，道路皆新闢，斧岩琢壘，迂邐而上，建築極堅壯，蓋省府有整個計劃，年籌百二十萬金爲經費，分區劃段，施工已兩年，成績頗佳也。此間諸山皆纍石所成，塊磊相屬，雜樹生石隙中，蒼翠欲滴，虎溪白鹿洞，亦開爲公園，方登時，有楊君曳杖來道：此山半爲手闢，蓋從事二十年，此君亦健者，談吐間鋒芒雜出，固非山中人也。白鹿洞附會而成，塑泥鹿岩壁下，洞亦湫隘，無足觀，有僧閉此，不聽客入，方懺悔云。朱子祠因道岐未得達。石壁多無辭，無可觀者。出山背，則浩渺一碧，烟雲隱現，又出一番景象矣。虎溪澗涸無水，惟兩旁雜蒔花木，尚多韻致耳。

廈門公園闢地甚廣，具小壘，壁間有人工成者，粗視不可辨，惜池水污臭薰人，爲不足耳。寓所過此，數步可達，得早晚留連，亦欣幸也！園建於遜清同治間，於今幾百年，老樹結紇，糾枝橫坡，暮色既上，朝陽初升，均有奇趣，半月盤玩，未足厭也。

此間地濱熱帶，植物蕃暢，南瓜之藤，經年不彫，粗如兒臂。仙人掌插田隴上作籓籬。白蘭花高與簷齊，百錢可市一大握。安石榴浙江當五月方花，比已見實。若荔芰龍眼，尚未得見耳。

既來廈門，行止粗定，渡鷺江，覽鼓浪嶼之勝。日光岩在嶼東偏，爲昔時鄭成功駐兵之所。巨石參天，老樹拔地，壘壁相屬，錯落縱橫，岩隙可容百人。穿徑而過，有級甚整，附岩背而上，直造其巔，俛視攬覽，目無遺矚。雲水蒼茫間，島嶼散列若重戶，波沸浪湧，輪航叢集，披襟當風，想見成功當日雄懷大略，具恢復之志，牽扼不得伸，僻起海隅，定偏安之局，悲哉壯哉！人生不得超絕世間，不得已作第二流人，思以功業自建樹，苟不得馳騁中原，次之亦當如趙佗王帝異域耳，奈何悒悒爲衣食謀耶？壁有蔡廷楷題詩，王敦固可兒，措施毋乃謬哉？夕陽既下，魚躍龍吟，悲懷慷慨，歸爲之記，時二十三年三月七日也。

日光岩詩二十韻

天下方有事，男兒欲安適？伏櫪嘵蜀荳，仰爲御者斥。世路既崎嶇，委蛇亦何益？隔座叱馬周，壯士莫踟躕。天風鼓巨浪，海水震霹靂，腰間寶刀鳴，眼底風雲迫。幾登趙王臺，又躡成功迹。土敦實可兒，廟生亦佳客。中原鹿正酣，大澤龍方窄，昂藏七尺軀，峥嶸虎燕額。何爲委溝壑？且自理羽翮。不爲天下諒，何惜時論阨？唾罵解衣冠，啼笑裹錦幘，搗此鼠雀居，擾彼鮫龍宅。兢兢不爲順，愕愕焉知逆？當見屈可全，那論伸當折，及時莫躊躇，成敗無可責！

比既陰雨，氣候驟變，御駝絨袍尚有寒意，正方弗江南二月間也。

碧山岩有石，頗具邱壑，四顧多邱陵，白楊荒草，衰颯動人，枯寺老衲，亦二十年前舊軍官也。慨談當年尚多生氣，不意死灰有此一燃，余儕方多負矜，聆彼一夕談，冷却凝懷不少。

南普陀岩石磊落，與此間諸山大率相似，巖半有太虛台，爲釋太虛建也。覽海上烟波，不減日光岩景象。時方殘雨初過，雲霧彌漫，石窩樹頭，皆具陰沈之致；而海風震蕩，波濤山立，危嶼斷岸，吞吐吼嘯，尤足駭目驚心也。

遷居於黃石素公祠，祠爲僑商黃某建，石工彫鏤精致，

院宇宏敞，幽靜可喜。每當皓月一庭，冷露無聲，殿角風來，淒清欲絕。為塡湘春夜月一闋。詞云：漫吟呻，枝頭明月黃昏。低徊踏碎婆娑，奈何那消魂，欲把閒情措着，問鹵莽初心，幾許殘存？經筋斷角續，撫鬢搔首，疊疊愁痕。 噓寒送暖，燈紅酒綠，故里三春，客裏生涯，祇耐得一庭孤影，聊寄溫存。人生滋味儘哄人，事業功勳，就算是到功成，頭白歸來，碧草荒原成茵。

由廈門越鼓浪嶼，抵嵩嶼，漳廈汽車設站於此。由嵩抵漳州，計程九十里。沿途雖有起伏，尚稱平坦，車道一踐，成波浪形。向有鐵道相並，今已毀損。途次多堡壘，村落散山谷間，漸呈荒涼之象。龍溪縣為漳州府治，城瀕龍江北岸，去海不遙，據山為郭，亦一雄鎮也，東江橋在縣東四十里，建北溪上，巨偉與洛陽橋相埒。氣候漸燠，單恰時猶不耐。隊部設康樂道，鄰近霞興里一帶皆妓院，詎天猶道我未厭此，故教生鎮花城耶？入晚笙歌四起，澈夜不休，已負枉楷，不暇領此矣。

龍溪幾經兵革，市況蕭條已極，商舖雖繁，無巨肆，生活略近廈門，唯客籍為寡。溫泉遍地，皆有閩人，更善按摩，洗浴後一度撫捏，遍體舒適，勝如洗骨代髓；閩中勝事，唯此足戀耳！

紙鞭一物，閩地特產，而銷量尤足驚人。蓋祀神事鬼，無不用之，初固訝其靡費，繼念閩地多瘴，得硫磺氣散佈天空，頗足銷解，度原來用意，或寓此耳。又如樂院規則，豪客入門，則鑼鼓鞭砲競作，曰開天官，各地無此鬧熱也。霞蕭里四圍春色，顧都憔悴。聞之熟於此者云：民十七八年間，此間笙歌澈夜，花蝶紛飛，今則冷落院宇，蕭條箏瑟，不堪回首，此等去處，最足表顯民情，常能追歡，必有餘裕，比則救苦不暇，更何尋樂云哉？

過時婦女，率纏足縛綺，三寸金蓮，下鑲圓木，其中如踏高蹻。鄉老云：昔朱子治此，覩是間婦女，都孔武勝男子，家庭間大概男懾於女，夫婦稍眦睨，婦奔而他適，丈夫不敢問，乃創此風，自後婦女皆不良於行，家庭始相安，故目為朱子足，度亦齊東野人言耳。

閩省向分四道，東部為廈門道，東北部曰閩海道，西南部為汀漳道，西北部曰建安道，現已廢除，簡析為南北兩區。近海為利，則閩北合控於閩侯，閩南宜制於漳州；漳州蓋所謂倚山成險，據海稱雄者也。東南石碼，為龍江入海之口，附近所產，咸萃於斯。漳廈鐵路，雖未成功，亦將為閩省鐵道之濫觴。汽車路則北至莆田，東北抵華封，東且迄連城（自龍岩以上皆最近築成）交通已成樞紐，歷來軍府率駐於是，兵革幾經，民俗愈見悍厲，殺刼之風，日有所聞，蓋遺械遍地，民習於闘殺機之闗，後患未識胡底也。

南靖縣去漳州三十里，尚多平壤，芭蕉之園，遍地皆是，綠陰婆娑，風動成浪，惟本皆短小，或不數年一更植耳。

縣治不及千戶，此間一縣所轄，當以鄉區為單位，山谷中得平原一頃，便為最處，架屋治田，自成團集。區公所組織，視他省為完備，蓋亦迫於軍用促成之

水潮去南靖六十里，夾山為市，長袤約半里，龍江水運，迄此不能上，故向為水運小終點。隔道陋舍，於昔都為旅店，蓋貨販於此改運，不得不有所逗留，為兩度宿營於此，唯睹半山雲霧，四圍松濤而已。

龍江水運，皆淺舟如筏，舟子裸涉水中，以篙撑舟而進，既膠則扶而上之，此所謂以人載舟也。自水潮以上，名冷水溪，則時潤時涸，更窄不容筏矣。

自水潮而上，三十里曰永溪。山麓小坡，村舍百家，初度過此，十戶九墟，敗瓦破垣，錯落樹木間，高嶺橫斷其前，闢有車道，蜿蜒盤錯，直出雲表，道皆折裂崩殘，曲折處不能容，全車仰而上，俯而下，小一不慎，立覆岩下，碎車可覓，人不可得而覓也。間或上行峻坂，輪作疾旋，然力不得進，便乘勢而退，直下使不可止，其墮更速，乘此等車，曾嘗瞑目勿旁睹，不則車固未恙，而人先病矣。渡嶺三十里，得大平原，為適中鎮，屬龍岩縣境，壤地可百頃，堡樓四時，遙望之，幾疑為通商大埠也。

適中堡壘，據土人云：皆築自三百年前，屋皆四層，壁厚二尺許，以石子和土築之，外無木質。最高層闢小窗牖，其下三重四圍，皆開缺口，闊五指，容槍口，外指，其中闊大井二，在昔薪米堆積其中，匪至堵門以守，經月不出，無法可破也。昔年共匪抵此，鎭人持此以拒，犄角互應，相恃逾五個月，亦可誇稱也。適中堡壘屈指在百數，於昔鼎盛時，戶口竟萬，今則遷流不及千戶，每迄市集日，猶擯擯擠擠。有市場一，建築亦粗如堡式，惟以磚砌，亦頗雄偉，此則近百年所營者耳。

駐適中幾兩旬，所駐曰裕豐樓，曰鴻錫樓，前後相應，遙爲犄角。地處全鎭中央，瞻眺所及，遠山近堡，相映成趣，茂林叢樹，蔚紆無盡，頗足消滌牢愁，澆酹塊磊池。

此間婦女，率壯健逾男子。雇伕負挑，來應者大半皆村姑農婦，纏頭赤足，健步如飛。其俗男子雜理家務，女子出操作，以田以工，莫不勝任。因之生女勝生男，娶婦頗不易。女子都贅壻於家，以承宗緒，可見男女本平等，其抑其揚，大概視能力爲上下。今國中婦女爭以平權相號噪，烏不於能力上一注意耶？靚飾競裝，以媚男子，此則唯當爭勝床頭，或附人爲庸，優游各機關間，詡詡自喜，時人名之花瓶，余覺謂爲唾壺尤當也。噫！

自南靖縣以上，各鎭區率五日一市，市日則挑販者競集於場，雖相互以錢，亦以有易無也。鄉民生活簡陋，所需不多，五日間得一度互市，日用已足。余儕抵此，輒感不便，但自幾月來，生活日縮簡之又簡，亦漸能有則得之，無則不求，據此以度，卽返原始生活，亦復不難耳。

薄暮無事，閒步坡原，溪流潺潺，芳草成縟，而杜鵑花斑斕漫山，尤爲溪山增豔不少。間有青藤飄挂枝頭，而白葩竟串，網羅如織，田隴成段，級次井然，望之若綠階，此皆大自然小出餘緒，聊慰羈人愁苦者也。然落日崦嵫，則萬籟俱寂，蛇鳴獸駭，時起谿谷中，星火游移，若明若滅，亦足悚人毛髮。但偶涉月白風清之夜，溪淨如鏡，石兀無言，遠山輕寫，旁樹杈枒，則覺人寰無此幽絕，比旣心海不波，胸襟累滌，放置是間，如脫塵世，詎但俗慮皆盡，宿嗜都忘矣。或問於是間置一二含顰翠袖解語嗇髮，如何？余謂正如烹虎溪茶下鹽豉，眞味都失，此卽不能兩合也。

共匪據此幾及一年，所殺過牛，得逸而他適，倖也。有區公所主任謝君，亦出亡歸來者，偶談及此，猶覺齒戰，慘矣！

山原野火，讀白居易詩識之。一夕晚餐後，推窗偶眺，火光燭天，則對面山上方肆祝融之威，光燄奔馳，若蛇舞蝶門，濃烟低過，火舌卷舒，奇觀亦駭觀也！究之施焚者天耶？人耶？竊猶不解。繼知土人以是山多冗枝，幾焚之後，灰以施肥，壯則本可茁；但一縱之後，無法得止，非聽其自熄不可，茍值狂風驟起，烈燄橫飛，每連綿不可制，於是旁林近鄰，都遭酹洗，實法之拙者也。

自適中而上，車道亦崎嶇起伏，惟小平壤時有所接，凡六十里而抵龍岩縣。城瀕雁石溪北岸，有浮橋跨之，叢山四合，一溪繞流，自漳州以來，此城爲雄，縣府亦巍峨。有公園一，建山坡上，老榕百數本，綠蔭蔽天，可愛也。硫磺泉隨地湧出，苟承平之日，奚不視爲樂土哉？地產煤，隨掘可得，皆土法採取，有煤礦公司在城西門外，具體而微，蓋運輸爲難，無法恣銷，居戶所用，甚有限耳。

自經紅軍蹂躪，殺人盈野，男子稀少，此間婦女，已稍文雅，多不能耐勞苦，欲依人爲食，使使所有男子，不足支配。故婦女身價大賤，有三十金，可得婦矣。年來出境甚盛，茲已小乏，但得百金，亦可任擇，以視適中，相殊何遠也？

過龍岩而西，山野闢曠，道途坦闊，三十里抵小池。溪廣十餘丈，溪聲震耳。附近有吊鐘岩，小蔵塔，建其上，朱垣赤壁，遙視爲勝，市廛略次適中，傍溪而集，南北高峯隔峙，雲砌霧沫，呼吸爲促，卒委頓於是。覓得敗屋，廣數十間，外觀尚不覺其差，入視則可處人者，不過二三，滿蕪人顧左右都不過是，乃闢兩間居之。上視有樓三層，板已脫盡，院中雜蒔菓木，垂實纍纍，鳥雀巢樑，柄蓬蒿漫階，戶陰淒正類墟丘也。環境旣迫，胸懷尤惡，不得已收視返聽，兀坐沈

臥，自顧此日正等枯木寒灰，既亦漸與境習，勳定斗室，曠思萬里，脫然無念縈於中，惘然無慮按其懷，苟復自在，得期年處，或能豁悟一切也。顧方擬前進之命，部隊已命先開莩園，心馳意牽，徒云强作鎮定耳。

病困於小池幾半月，無日不雨，瀑流如吼，周旋坐臥，無不在霉菌中。脫屨着床下，且起視白黴臺中，蠓蠛漫飛撲人面，移坐簷前，則屋漏濡半身濕，人間固自有地獄，又何必地府然也？

自小池而上，車路尙在修築中，楊梅嶺矗立數千尺，行旅目爲畏途，曾兩度經此，巖峻林密，仰而上，不十數級，喘不得申，旁顧無可倚息者，稍竚立，紓呼吁，再進又如之，得百數息，始達其巔。初度經此，及晚方回，落日啣半嶺，方造其下，將半而暝，烟昏霧亂，不辨行徑，老樹橫欲攫人，狼啼滿谷，星火游移，心悔氣促，急雨又霖，萬里荒山，躑躅其間者，竟隨從兵一及余二人而已。中途既難折回，勢難復上，一步一躓，此時誠所謂呼天無應矣。晨三時得返小池，踣人家屋簷，軀矣。明日昇之部，視者相集，咸謂得全邀幸也。

驚駭，亦痛快事也。深夜躑躅亂山中，雨霖泥濺，亦復自疑非人，失足而踣，便休伏泥沙中，顧竟丈間無相害物，謂爲安土，縱目所及，亦不過尋丈，餘都無所睹。耳際驟風急雨，澗鳴樹號，髣髴海濤奔騰，左右蛇蟲竄起，緣足上過，蟌之自去。探懷中鎗，恐巨獸來搏，意有山鬼，則頗思引暱之。履已失，赤足步沙礫間，砂屑粒粒作銳刺，覩小溝，便舉足淺入之，之多沁快也。及倒屋簷下，有石條不容體，牛溲滿四週，視之，不啻華堂矣。且起四顧，亦疑不在人世，舒足而呻，餘痛未竟，快矣！

小池三十里抵莩園，傍溪而行，對岸叢樹菁粥，映水成碧，風景幽絕。路亦坦平，都由兵工新築，有茅亭二三，沿途點綴，略足頹息。自南靖迄此山脈，連綿無際，然絕少丘壑，惟菁樹茂林，蒼翠漫天，猶足留戀耳！

莩園溪澗宏闊，水流漸深，亦偶得魚類。自漳州以上，所資日就簡陋，此間更甚，即烹飪所須，亦無從購置，日餐豆腐木耳粉乾三味，間購得雞子，視爲珍饈矣。平生頗過享受，得微折之，亦足稍濟愆累。溪水不可飲，山麓有小泉供汲，殊清冽，茶皆粗劣，以咽淡飯，驅日以瘠矣。鬚髮暴長，面目益黧黑，偶窺鏡中，直如囚徒初釋。噫！盈丈猶嫌無下箸，瓦盂却見作狠餐，人生境遇，隨處而安，信矣。

建蘭產龍岩以上，土人庭宇間，輒叢數枝，隨便封瘞，都見繁茂。大棵每盈抱，亦不避日，故葉都黃悴，聞花開奇盛，每一大棵率百朵以上。顧佳種亦難得，囑居停購得幾枝，但不識能攜歸否耳！

所處居平坡上。主人有屋三楹，西以處豕，東以處余，後椽略高，則右牢牛而左幃俗，人畜相安，出入無妨。屋前有竟丈土臺，下則隴畝交錯，青葱無際，四圍山巒稍低，不障明月，晚餐既竟，援短几坐臺上，月波如水，浸沃其中，微吟縱談，亦足紓慮解嘔也。

更二十里爲廟前鎮，差有市集，屋舍亦齊整，有郵局。再二十里而新泉，鄰連城縣，自龍岩而上，此爲大集，惟敵匪四伏，警戒不易耳。

既以病軀不支，返臥漳州病院，比小瘥，時七月二十二日，暴雨晝夜，既霽，欲赴廈門。午餐後，度時有裕，思過霞蕭里一行，迺中靖路而南，紀市人擁兩階，譁而噪曰：水將至，果見有裸膝來者，但行人猶步涉而前，因亦隨而前，覩路上水起微縠，疑潦積爲滯，然已不得進，乃雇街頭車，命驅之，殊有難色。顧已闢湧湧兩旁，流及少司徒路，車宜左，地愈進，上流勢漸宏，如溪澗暴發，直瀉而下。車涉中流，如舡失舵，勢且佹然，趨順流不得，延竚且已近霞蕭里。車夫沒腰以上，旁有汽車驅來，波浪頓掀，飛沫四濺，衣履都濡，幸已達所詣，車搭高沿上，屋內尙未波及。覓賀君談微事，語遲意急，視洴澎嘶吼聲，水直破側門入，如倒懸甑。樓下人攜被服趨上，雖倉皇傾跌，但多譁笑，顧已不得下。呼車夫入貸而渡，蹲於車上，浮水而驅，如機舟掌以代划，男子都裸涉爲戲，亦有健女郎捲袴上腰際，嘻笑相踏，兒童故鼓

巨浪，溺矣，但相謔笑，不聞嘆也。舟已登陸，好事者輒屨游廊簷下戶未闔者可達於寢，問水奚止？曰及樓則災，及肩猶可，但苟不再雨，度不及肩，故闔市無戒心也。翌晨嘗及胸，問將幾日退？則曰不過三日，交通絕過三日，則亂矣。返寓易衣履，憶裸洮者趣甚，思縛短袴洗足一往游，終慴不敢出。

有所謂茶室者，大率旅館所兼營，曩未得引導人，不敢一顧。問比既閒處，乃請作問津，友人笑謂此卽不敢應命，恐一履其中，如溺苦海耳。强之，既登樓，顧四週，闢小室，中陳一榻一桌，茗點既列，狂花顛蕖，蜂擁而至，舉小歌扇向客索點，辨其音，率江西產。初則競納其扇，繼則相撲其體，一人之懷，不得儘納，旁者於是指招手搔，羣來捉人，溫柔鄉頓變羅剎國矣。時既酷熱，肉屏風愈障愈厚，解帶捉履，手足不容少展，動欲暴起，逐之已失其力。顧友人思乞援，則受困亦正相同，乃相呼宜突圍作萬一圖，不則束手斃矣。率暴起撲落，狼狽逃出，臉紅氣促，相顧絕倒。友人笑謂個中滋味，猶堪一嚐試否？噫！虐矣！不圖人世間有此等惡形相，一夕風流，罪勝醫我十萬犴狴也。是猶明搶暗竊，無所不爲，化靡登相，施惡霸行，明白了當，實亦無所不可。但要使人過而相戒，不敢重涉足，則生涯詎能支持？恃是特形毒而未心毒者，蓋人不躓於山而躓於垤，避鴆毒而溺晏安，今若蠻鳴榆張矢，拒人於國門之外，其意不猶勝於妖媚惑人者耶？

青島市繁榮促進會

Tsingtao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輔助地方建設
促進社會繁榮

行編并

青島畫報

半月刊

分中英兩種

定價 零售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外埠郵費加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上海分銷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中華雜誌公司

會址青島湖南路三一號

齊魯紀遊

伍受眞



歲，擬作齊魯之遊，以亢旱狂熱，未果；今夏，重作北行之計，而冀察之事件復起，幾於敗興中止矣，第念平津皆爲舊遊，凡諸名勝，雖未能遍及，而蠟屐所經，亦已十得七八，獨孔林泰岱千佛山大明湖諸勝，嚮慕已久，未嘗一至，然而國家多故，人事不常，及今不往，又不知登臨何日，爰決舍平津而游齊魯。六月二十九日，宿下關許君幹方處，竟夕風雨，三十日晨渡江，雨猶未已，車過烏衣，天漸霽，抵滁州，則風日晴好，遠山如畫矣。夜三時許達曲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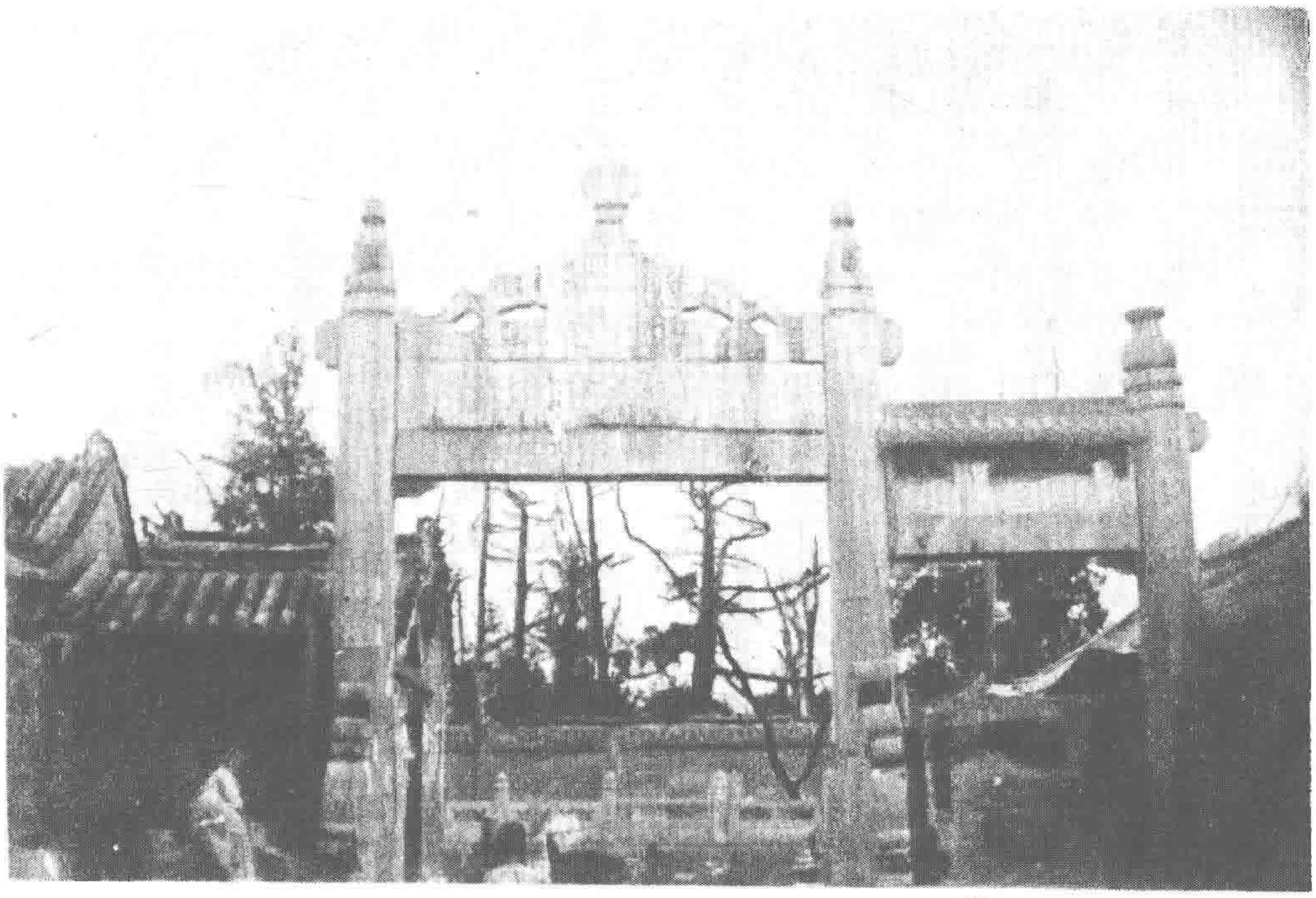
曲阜站距城十八里，須賃騾車以行，余登車在寅初，疎星閃爍，涼風襲裾，蓋天猶未曙也。行八里至閘口橋，橋跨泗水而立，甚修廣，聞爲張宗昌督魯時所建，水涸，彌望數里，皆平沙，車行沙泥中，轍跡深尺許，時日初出土，朝霞絢爛綺麗，瞬息萬變，蔚爲大觀。

六時抵北門，不半里至聖廟，入崇聖祠，祠在大成殿東，有孔宅故井，圍以石欄，西爲魯壁，其地卽漢魯恭王壞孔子舊宅聞金石絲竹之聲者是。由側門趨大成殿，殿崇高偉大，有盤龍石柱九，石龍突出五六寸，鱗甲生動，刻鏤甚精。殿中設孔子像，南向，四配十二哲分侍於旁，兩廡祀先賢先儒，到此徘徊者，殆無不肅然起敬。時方有人洒

闕里



二四—〇三五



陋巷

掃庭除，潔治器皿，舊例，凡月之朔望，須由衍聖公及孔氏族裔詣廟拈香，是日適為舊曆六月朔日也。

杏壇在大成殿前，為一方亭，環植以杏，先師手植檜，孤幹古色，聞已數易榮枯，此則雍正十年所生新條長成者耳。孔子夫人享殿，視大成殿為次。聖跡殿藏碑石甚多，聖跡圖七十二方，刻先師生平事跡。奎文閣為舊藏賜書之所，閣後碑亭十三座，植歷代古碑，以孔宙張猛龍史晨諸碑最有名，石上皆黏封條，有年月日衍聖公封字樣，所以限制拓取也。殿前古木森立，上多白鳥，呀呀作聲。廟右短巷，有坊顏曰闕里，折而西則為金聲玉振坊，廟之正門也。

聖公府在廟側，奉祀官孔德成氏適於數日前去濟南，緣慳一面，瞻謁無由。聞孔氏家居攻讀甚勤，每日上午六時至十一時研究經學，讀尚書，習大小楷，聽講穀梁傳，下午三時至六時習算術地理等學科，其教師講授經學者為莒縣呂今山，講授科學者為泰安王毓華，均績學之士。

既游復聖廟，穿陋巷，由西側門入，陋巷井有亭覆之，正殿修葺未久，朱漆爛然。中有顏子塑像，殿前顏樂亭，式略如杏壇，舊傳顏子嘗鼓琴於此。

出北門二里至孔林神道，松柏相對植立，龍蟠虬結，皆千百年物，惜有若干株在民國六年以雹災致死，入聖林樓門，西百武為洙水

橋，北爲享殿，甬道中列翁仲元豹角端華表各二。殿後有子貢手植楷，四周以磚壁障之，僅露頂端二三尺，已爲枯幹。孔子墓高一丈五尺，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有碑，文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墓。」左側有子思墓，右爲伯魚墓。聖裔諸墓則在東南。子貢廬墓處在孔子墓西。全林廣百餘頃，參天林木，雖夏亦秋。守林者出蓍草一束求售，謂孔子墓上產，最靈異，余笑卻之。


唐槐

曲阜之游，一日已甚從容。趁平浦車赴泰安，兩小時可達，余下車後乘人力車至泰安飯店。旋遊岱廟，訪唐槐漢柏，樹身拳曲蒼古，有老龍欲飛之勢。畫壁在峻極殿，傳爲宋人手筆，殿門嚴扃，不得入，僅於窗外略窺一斑，畫爲啓蹕迴鑾圖，朱綠青藍，古色如新，實畫史上極有價值之作品，惜西壁有數尺被剝毀，東壁有被炮火所傷者數處。峻極廟至軒聳，今稱人民大會場，而於中陳列古物，非人民集會之所，環廟攤肆林立，百貨雜陳，是謂中山市場。


漢柏

二日晨，乘山轎登山。山轎俗稱爬山虎，構造甚簡，轎身爲一木椅，而以網絡作兜，以棉被作墊，上架布幕，支以竹杆，另有一木板承足，兩旁爲扁木轎槓，用皮鞭負客以趨，路寬廣處橫抬，轎夫向前而乘客則面左向或右向。上山時步履穩緩，下山則迅捷如飛，客有色變



白丈潭瀑布

振恐者。自旅館出發，經岱宗坊白鶴泉，至玉皇閣，仙人洞有孫眞人肉身，羽士故鍵其門，客來，引之入覽，索香資，亦生財一法。關帝廟漢柏，輪囷盤欝，可四人圍。一天門有坊，與孔子登臨處，此爲登岱始境。紅門有坊曰瞻巖初步，萬仙樓跨盤道突出，再上爲斗姥宮，有聽泉山房，遙望之如仙山樓閣，檻外伏泉潺潺作響，竹樹深密，境絕幽靜，啜茗小坐始去。聞斗姥宮舊名妙香院，數十年前，幼尼皆妙婉秀麗，盛裝飾，解文字，達官貴人來游，得召以侑酒，今則布衣藜藿，非復昔年情況矣。

由高老橋而上，穿一小徑至石經峪，石坪廣數畝，上勒金剛經，字大於斗，勢遒古，但爲風雨侵蝕，殘毀過半。倘再不謀保存之法，數十年後，必將泯滅無餘，至可惜也。按石經峪字，作者姓氏年號，俱失攷，或疑王右軍書，或謂宋元人筆，皆無所指實，或言北齊梁父令王子椿書，王好內典，嘗於徂徠刻石經二，俱隸書，字跡古勁，如出一手，此說尙近似。石經峪北，有飛瀑自石上傾瀉而下，鐫字曰水簾，右有石亭一，亭外石上，刻暴經石三字，每字約八尺許。

馬棚崖亦名歇馬崖，更上爲柏洞，人行綠陰中，頓忘炎苦，經壺天閣至迴馬嶺，石磴斗絕。達中天門，已日午矣。俯仰上下，疑與人世兩界。在泰山旅館午飯已，再進爲快活三，石上刻「逍遙遊」三字，山行以此最平坦，諺云：「快活三里是平道，人到此處樂逍遙，」路轉峯迴，得一勝處，爲雲木橋，複道行空，飛流濺玉，蒼崖綠樹中，雜紅欄幾曲，眞詩情

二四一〇三八

晝意也。

五大夫松在御帳坪上，今存其二，實康熙時丁皂保補栽，已非舊物。朝陽洞在道左，無足觀，仰視南天門危磴一綫，上與霄漢接。東爲御風岩，有乾隆趙詩刻石，字徑三尺，俗稱百丈碑，十五年張宗昌即其旁刻字，視百丈碑爲小，不知所作何語。李斯小篆，世稱泰山秦碑，未之見。對松山兩山夾峙，一徑逶迤，崖多松，故名。北上爲石壁峪，山竦削，東曰飛龍岩，西曰翔鳳嶺，中爲十八盤，十八盤有金十八銀十八之稱，金十八最峭拔，旁有絙練，爲遊人所依，盡十八盤即南天門，登閣俯瞰，郡城類棋局，汶河如束帶，羣山皆在足下。向以傲崍爲高者，及今視之乃培塿耳。土人言，諺謂：「遠望傲崍高，近望傲崍搭在泰山腰」者是也。



天書觀鐵塔

傍晚，登月觀峯看落日，西一峯有石對立如屏，爲西天門。夜宿南天門，山空人靜，翛然入夢。四鼓，喚輿人起，爲導由間道躋玉皇頂。天風撲人欲倒，裹被襆，體猶噤也。玉皇頂高出泰安站四二九〇尺，爲泰山最高峯。余踞坐一短垣下，待日出，久之，見天末有紅光，又久之，日冉冉上升，前人言：「璀璨耀目，金輪晃漾，明霞五色，如數百匹錦，」疑其欺我。蓋視先一日在曲阜所見者，且不及甚遠。詢之道人，謂須雨過天青之日，乃有奇景可觀。春夏多霧，十難一遇。然立身高處，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南望汶泗，北眺黄河，振衣千仞，白雲片片生袖底，胸襟開豁，精神飛動，生平壯游，無逾於此矣。

玉皇頂舊稱太平頂，有玉帝觀，即古太清宮也。殿前有數石，圍以石欄，名泰山絕頂石，爲歷代登封之所。門外山坡下有始皇無字碑，高丈餘，已爲黨部刻鑿標語於其上。西下半里爲孔子小天下處。日觀峯則在岱頂東，觀海亭久圮，一巨石崔嵬斜出，獨探懸崖，謂之望海石。峯頂正在建築一氣象台，約九月間可竣工，捨身崖與日觀峯相聯續，絕陡峻。舊日往往有愚民以父母嬰痼疾，

許願捨身，到此墜崖以死者，因設牆以屏，且樹碑而易其名曰愛身崖。石上大書曰：「捨身非爲孝，」今此風已漸革除。丈人峯在岳頂西南，遙望之，巨石特立如人狀。

碧霞元君祠，春日香火甚盛。鐵瓦銅磚，殿宇閎麗。庭中有御碑，亦范銅爲之。室內又有玉碑，淡綠色，潤澤可鑑，亦乾隆御賜，惟字跡已極模糊。俗傳以小錢磨擦碑上，懸諸孩提之身，可辟邪祟，免驚恐，以是碑文日就剝落。殿前懸一長聯，爲廣安顧鼇手筆，顧字巨六，項城稱帝時，奔走最力，十六年入張宗昌幕，有文無行，爲世所輕，此聯終當撤去，而詞尚可誦，姑錄存之。「此行壯哉！快意是絕頂登臨，陡覺這乾坤小，數東封泰山，禪梁父，落落秦皇漢武，更幾人帝，幾人王，到處深刻大書，竟徒供百年憑弔，訪碧霞舊拓，早殘本零星，樵牧話興亡，沒字碑片石獨存，空剩斜陽衰草燒痕在。」「亦思蜀否？猛迴頭故鄉風景，偏輸他齊魯青，縱西入巫峽，過夔門，迢迢劍閣峨嵋，爲天下雄，天下秀，若論絕幽鑿險，恐還讓五岳歸來，矧紅日朝看，尤曠觀千古，神仙愛遊戲，香案吏蓬萊偶謫，怕又滄海桑田刼後逢。」


靈應宮銅閣

東嶽祠後，有摩崖碑，爲唐玄宗祀泰山銘。高三丈，寬二丈，八分書，字五寸許，甚遒逸，可寶也，玉女池在元君祠右，水清例。

後石塢在天空山根，余欲往遊而輿人指點其地，謂破廟無可盤桓，遂未至，或謂後石塢松石之奇，勝對松山，雲之飄忽，勝碧霞宮，下有黃花洞靈異泉諸勝，泰山靈秀，孕於黃花，游泰山而不遊黃花，不如不遊，然而余竟交臂失之，山靈得毋笑我愚昧耶？

還南天門，經天街，旁皆客店，茆屋土炕，簡陋特甚，與名不稱。早膳已，下山，至中天門，下轎徒步，石徑犄犖，行極艱苦。山腰有屋數十幢，皆西人避暑之所。雲水掩映，花木扶疎，環境至優。山坳一澗潺湲，爲

黃西河，十二里至長壽橋，百丈潭瀑布飛瀉，自天紳泉來，銀河倒掛下匯爲黑龍潭，亦西山一絕勝處。

由西下歸，遙見五賢祠，爲馮玉祥氏休養之地。過泰山革命烈士祠紀念武訓第三小學校，便道參觀，有學生三十餘人，單級獨敎，敎員言校爲馮氏所創，與此同時設立者凡十所云。

泰山盤道左右，多丐，其居僅一二椽，聊蔽風雨，而無不蒔有盆花，於時卷丹夾竹桃方盛放，紅紫相間，爲蓬門點綴，別有意趣。

山間最煞風景之事，無如石坊之一一刻鑿標語，沒字碑之變爲有字碑，宋人題御幛坪之被傖父所毀而代之以「雲橋飛瀑」四字，下署楊某子某十三歲書。十五六年張孫所部駐泰，伐山上古樹作薪，十七年省府在泰搜取各廟聯匾造桌椅，十九年戰役，晉軍於天柱峯等處掘壕置炮，至今遺跡猶存，皆山林之浩劫也。

還泰城安，過天書觀門首，看鐵塔，醴泉，塔十三級，明嘉靖年造。醴泉卽王欽若奏醴泉所出者，天書觀現設學校，未入。在旅舍小憩，復屣車遊靈慶宮，亦明時所建，俗稱銅廟，廟多銅佛，有闌，椽瓦門窗皆銅製。



大明湖歷下亭

泰安之遊既竟，再作濟南之行。三日薄暮到濟，投商埠一旅社，旋出信步，所至路分經緯，極易認辨，東西者曰經路，凡七；南北者曰緯路，凡十。商業以經路爲最繁盛，日人所設店鋪，觸目皆是。公共場所，多有「莫談國事」字樣。公園在經三路，小有亭林之勝，而微欠整潔，園中有碑石，鐫「五月三日」四字，蔣先生所題，到此者無不感慨係之。

四日晨，屣人力車往遊千佛山，昔人云：「五嶽歸來不看山」，千佛固不足與泰岱比並，但林木葱蘢，登其巔望省城，歷歷在目，自是濟南一勝地。大明湖在城西北隅，遊艇多泊湖頭，余租一艇，遊全湖，

湖面半爲蘆荻菰蒲所佔，舟行荻港中，忘其爲湖。余曾戲占二語曰：「千佛山頭無一佛，大明湖水不成湖。」蓋遍千佛山無一莊嚴佛像，石壁所刻，尤拙劣不堪寓目，而大明湖亦徒有大名而已。湖中李公祠鐵公祠張公祠曾公祠，亭榭參差，視西湖劉蔣諸莊，具體而微。歷下亭何子貞「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一聯猶存。自北極廟可登北城至匯波樓，樓踞爲北門城樓，甚壯麗。濟南城垣上修築馬路，可通汽車，實一有意義之利用。國內未經拆除城牆之都市，大可倣行。

趵突泉泉水有三，皆上突一二尺，如瓔珞傘，如琉璃杯。趙孟頫詩云：「濼水發源天下無，平地湧出白玉壺。」亦一奇觀。環趵突泉多茶社雜貨鋪國貨商場在其前。

山東省立圖書館在大明湖西南隅，背湖面山，曲折幽靜，有海嶽樓，藏書甚富。省立民敎館省立劇院，皆規模粗具，而南關之廣智院，則辦理獨善。該院創立於一八八七年，創始人爲西人懷恩光牧師，初名博物堂，設青州，一九〇五年始移濟南，更今名。其所揭櫫者爲注意於科學智識之介紹，普通常識之灌輸，農林新法之宣傳，衞生事業之促進，國有文化之提倡。陳列各種標本模型寫眞與圖表，共二千餘組，一萬餘件，分自然科學，實用科學，社會科學，美術，史地五大類，模型標本皆自設工場精製。說明亦甚詳明，但宗敎色彩甚濃厚。余游此院後，念國內除二三古物陳列所，足供少數嗜古者賞鑑，各地民敎館有若干極簡單之模型儀器圖表，可爲一般民衆觀覽外，竟絕少較大之博物院。啓迪民智，反須賴之外人，詢可愧慽也。

余於六日南下，七日抵京。此行獨往獨來，雖不乏踽踽之感，而行住坐臥，惟意所欲，眞如野鶴閒雲，了無羈絆，亦頗自得其樂。還里後，追憶游踪，爲之記。

旅行雜誌第八卷彙刊

精裝兩厚册（布面金字）

實價六圓　郵費外加

平綏沿線導游志畧〔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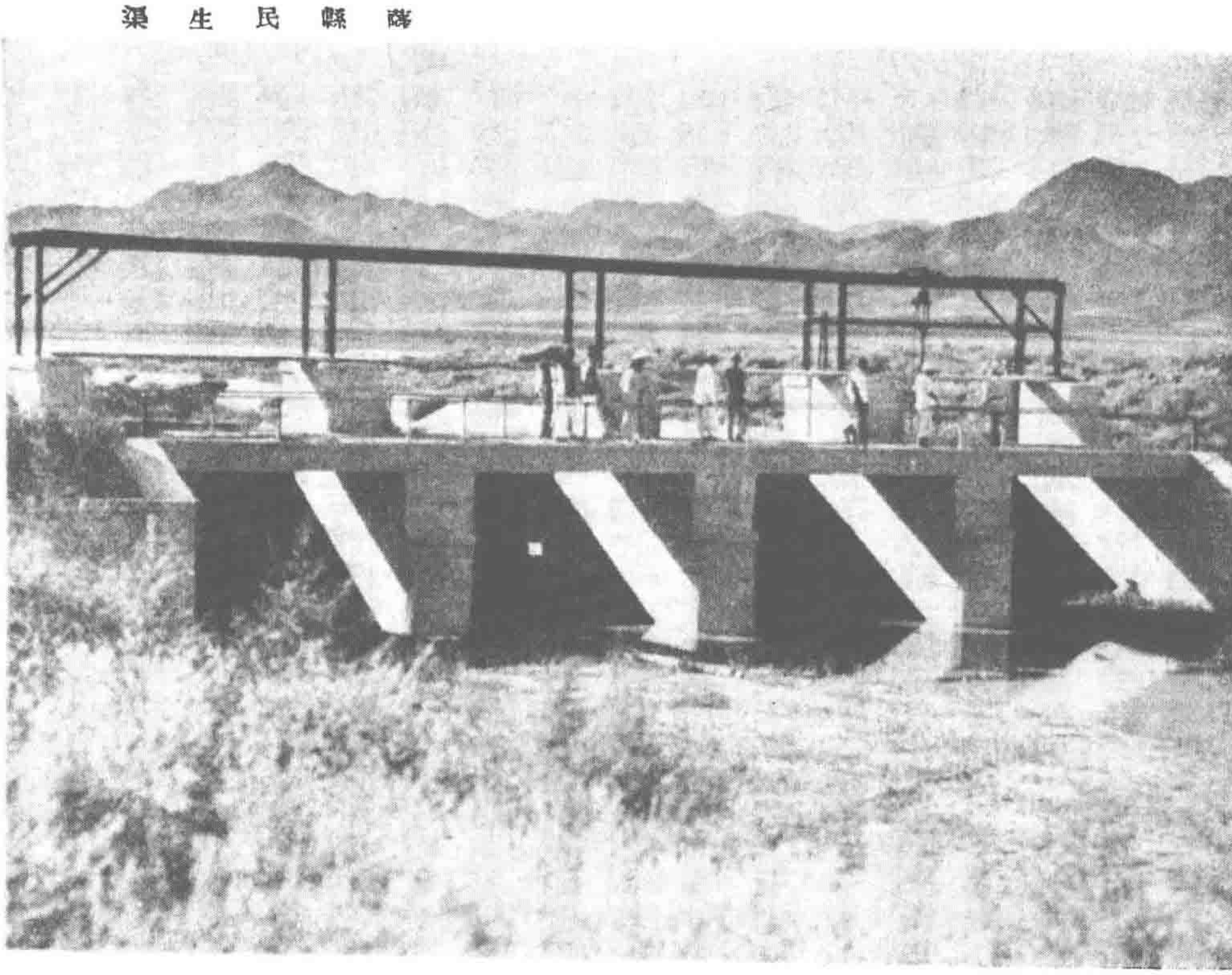
趙叔雍

游程第七

薩縣　包頭墾牧　磴口　轉龍藏　五常召

綏遠而西行，將至包頭，必取徑於薩拉齊。薩拉齊本糧產所生積，爲西北種植之名區。而黃河之水利，河套所受之裨益，薩縣一帶，獨能沾溉有加；是以言西北之農墾生產者，不必盡指薩拉齊，而薩拉齊實爲其中心。蓋黃河自高而下，奔騰澎湃，至此一轉一折之間，始有停泓之勢。西北地質本厚，所難者即無水利，河水倘可資利用，則農產自因而茂旺，勢所必然也。中原地大物博，數十年來，以農業爲立國之基。乃迄於今日，輒有糧價之虞；初非糧價也，種植之不能盡地力，與夫交通之不能利運輸，有以致之也。開發西北，產量增加，又益以目前平綏運輸事務之日益孟晉，則必有暢行之一日。必使暢行，而後中國可以言糧足。是以有志之士，近多作西北之行，將欲有以觀其地利者。愚非言種植之人，亦不能盡省交通事業之奧蘊，獨於斯行之後，望見阡畝縱橫，農作盛旺，而不能不欣然以喜。竊願推此誼以勸來者，於游覽雲崗，涉足歸綏之餘，偷一日之閒，至此盤桓，必有因而奮

薩縣民生渠



二四一〇四三

起其經營之志者，馨香祝之矣。

史略　薩拉齊於漢屬雲中郡，蓋西部都尉之治所也。前漢并置咸陽犢和二縣，隸諸雲中郡。其所轄境更及於五原郡之固陽東部。迨後漢末淪廢入胡；北魏時，爲懷朔鎭之南境；肅宗時，爲置廣甯郡，以石門中川二縣屬之。隋開皇四年，置油雲縣，隸於雲州。二十年，又東徙雲州治所於大利，縣城遂廢，歸入金河，隸於雲州。唐調露初年，置雲中守，築城於單于府之西北二百七十里，卽今縣治所在。遼於其西，置代北雲朔招討司，初改爲雲內州，設柔服縣。建開遠軍節度，迄開泰八年，又置甯人縣，屬於西京道。金時仍爲節鎭，并改甯人縣爲鎭治。皇統元年，置裕民縣，於境東，尋廢。大定十九年，復改置雲川縣，隸西京路。元初，省雲川。至元四年，又省州治，隸大同路爲下州。明代復得其地。淸因之而設同知鎭之。光緒十年，改爲撫民同知廳。二十九年，析縣西之大佘太別立五原廳。民元設縣治，以迄於今茲焉。

遊程　平綏車以晨間出發，行逾十八公里而至台閣牧站。站旁南望，黃河如砥，已頗似大漠，而不同於草地，亦爲南人所罕覯。因之農事亦閒，再行十六公里而至畢克齊站。道旁於砂磧之前，卽見草地繁殖，樹木葱蘢，一望而知爲宜農之所。車道自歸綏迤西少折而南，軌基似較高。其於北面之陰山也，尤似密邇。一軌之隔，南爲良田，北爲砂磧，間以草地，初無一樹，情勢懸殊，並呈眼底。其地有廣化寺，在陰山五素溝，距站約十五里。建築宏偉，有前後二寺。前四重而二層，層各七楹，吹斯巴大喇嘛居之。循石級以至寺，百餘級而升其殿宇，蓋在半山陂洞之前也。喇嘛數百人，終日禮誦。陰山少樹木，而此間獨松柏茂密，則以附近有水源在，否則亦無自建寺而集數百人以傳餐矣。更行十四公里而至察素齊，其地因西河槽之所經，集民爲市，市街較廣，商務亦較繁。民居千餘家，且其地大溝東溝，產煤極富。居民以土法開采，每日合得十餘萬斤，足以外輸。是以雖在僻鄉，尙多貿易。更行十七公里而至陶思浩，亦以老虎溝之煤，以及大湖中之鯉魚，足以維持當地之生活。更行十七公里而至麥達召，其地有壽靈寺及遼時蕭太后之遺塚。寺結搆甚巨，佛殿數重，咸有壁畫，且謂舊藏有遼時蕭后所用之兵器，今已遺落，不可得覩。所謂遺塚者，卽在殿側土邱一堆，亦有謂爲疑塚者，狀似浮屠，無由確訂。再前十八公里，遂抵薩拉齊，此間農事，有足資於遊歷者矣。

墾牧　車抵薩拉齊土城似堡，古趣盎然。站旁有轎車驢騾備僱。（轎車卽短轅之犢車，爲北方所習用者，車身平直，上有布蓬，前有轅，轅前爲軛，二牛駕之以行。車廂可平坐二人，亦可一二人坐轅前，謂之跨轅。縣城圍十餘里，城樓翼然，其東曰泰來門。城中建築，以關帝廟及城隍廟爲最偉，蓋來此多係河北人之營墾者。房屋建築，大抵與河北省內地相似；且商人之與蒙民交易者，除指定之買賣城

外，此亦其一，故商人較多，漸漸落藉為土著。即關帝城隍廟，亦多為商力所合建，現茲民居雖繁，而空地仍多，足敷墾牧大量之需。以此間農事豐產，每種必餘，穀賤間有傷農之歲，而農人亦多合家盡力，少僱佃工，竭其能力，每家所墾者，不過數十畝至於百畝。因之餘地猶多，足備外來投資者之開闢。至耕植於斯者，以物力之廉，每月得一元，每年得十二元，即可卒歲，聞者每以為異，實按之，蓧蕎每元可購七十斤，一人食之，足資兩月之需，是每月供饌半元為已足，更半元為衣為住，庶可應付，初非虛語。故家給人足之說，難於都市，而轉易於村邑求之。且此間教育甚佳，全縣之小學，至百餘所。天主教之勢力積漸以來，亦兼事拓殖。且造教堂，置電機，故僻鄉城村，多有用電燈者，則自教堂發電者也。

至於經營墾牧之組織，亦有一二公司，而以華北實業公司為巨擘。離站六里，為其總公司所在處。自築土牆，建制猶沿舊堡之式。轎車乘騎，均可直達其處。入門，沿牆均平屋，其左為治事辦公之室，更入為同人職員之宿舍，乃至牧廐工舍，雞塒豚棲，以至畜駱駝飼馬之所，無不具備。沿牆則設更道（更道即在平屋頂上，可以通行，用資瞭望，兼事守衛者。）四角則設箭梁（箭梁即角樓，所以居高臨下，凡城郭無不有之者。）牆邊則置鎗炮眼，以便外放。且公司雇用巡士，給以武器，故游匪散勇，一不之懼，而後可以言畜牧，言生產，此行承經理李君，一一導觀，仰見其經營之苦心，培殖之得宜，而後知西北農事之尚可有為也。公司所有耕地，有在附近者，有在民生七渠者，多賃工自耕之。亦有逕放租於農夫，俾其耕植而收其糧者。民情既淳，天時亦佳，豐稔自在意中。惟所慮者，農夫雖以十足之歲成，然糧多而交通較遠，則價賤而外售為艱。故供食則有餘，言利則不足。水利之好，或無補於穀價之廉，此其最有關係於民生，應為言開發者所當特加之意也。附近草地亦佳，故畜牧亦茂，自公司至於村民，多蓄駱駝牛馬羊之屬；或操作，或翦毛，毛多外運，至張垣轉津沽以銷行及於海外。近對畜種，亦每加改良，愈益演進。信能匪蹤告絕，民獲生息，則事業之宏開，自在意中，可為參觀者告慰無疑也。

磴口　車過薩拉齊十四公里許，而至公積阪，蓋蒙語屋宇之譯音也。其地產硝鹽，及煤炭，又石灰溝出石灰，煤窰數十家，多以土法開采外運，亦能少獲盈餘。再前十五公里而至磴口，車未抵站，已見山間之沙爾沁召，朱樓天半，氣勢壯偉。蒙地極少樹木，而陰山至此，獨多矮松，巖谿之中，間以青翠，青翠之杪，矗以層樓，信為異境，足資勝賞。至林木之間，隱然見有大道，即通外蒙之路，以備客商行旅者也。車道以南，則黃河已在眼底，巨浸滔天，遠桅歷歷，不知置身於平原之表，而似江海之濱。夫黃河自上流而來，挾彌天之勢，至此曲折，始可少蓄其勢。河流踞站僅一千二百英尺，而磴口之南海子村，即

爲水驛。有舟舫可以上溯五原甯夏，下通托克托城者，故以水利言之，磴口實占其要著。民生渠總閘，亦建於此間，離站不遠，可以步行縱觀。所惜河流時有漫溢改道之事，卽如民生閘成後，河亦小改其道，急流橫湍，迤南而行，遂使此閘，未由率如初意，能盡其宣洩之功，而黃河之水勢，大小亦每歲不同。近如千年，其勢較小，灌溉之利，土著或謂已不如前。是以竟此渠工，實大足資研討，非片言所易折，留俟專家可耳。同人下車，少少一覽，遂更進赴包頭。迨抵包頭，則平綏路之車道，已爲終點，而沿途所見之大青山，亦至此戛然以止。四望似均淺陂平原，無復峻嶒屏障之勢矣。

包頭　由磴口至包頭十五公里，計平綏全程，至此已八百十六公里矣。車站新建，雄偉異常。站前爲馬路，可通汽車，而人力車與平津相等，在站迓客每日約銀幣一元。由馬路以入城，長五里。城內建築，猶是舊制，蓋自咸豐以後，內地來者漸多，始集而居此，依山築城，其位置在山腰與平原之間。凡東西南三門，惟以街市多係河溝，故夏秋山洪暴發之際，往往不免於漫溢。房舍亦間虞蕩柝，故其建築，不主高宏，而主堅實，且多斜簷半出者，則以風勢北來，非此且易遭吹損耳。建築在西北諸郡，獨推精勝。旅舍曰包頭大飯店者，設備尤佳，傳餐亦美。內地食品，往往可以致之，爲窮鄉絕塞之間，所未易逆臆者。蓋此間饒有水利，黃河卽在其南，是以菜蔬魚鱉，不可勝食，轉輿江南之水鄉風味相等，不似在胡沙千丈之間也。城內工商交通事業均極發達。汽車之通五原而甯夏者，日必有之。外此糧莊藥材，以至氈織事業，無不熙往攘來，蔚成都會之風。至可供游覽者，近城有轉龍藏，較遠有五當召。至城內公共教育館所藏之郭大將軍戟，則清康熙間物，徒足以供鑑古者之一度摩挲而已。

轉龍藏　出包頭東門數十步，半山有寺，曰龍泉寺，卽轉龍藏所在。寺占地不廣，而清勝宜入。寺前有水池，冽可見底，終年不涸。繞寺卽石闌，闌前置石琢龍頭三，水自龍口下注，無間冬夏，足供居民之需；因之包頭飲料，幾皆取給於是，以車來載水者，亦絡繹不絕於途。蓋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正與清風明月，同其爲無盡藏也。寺門在半山，登陟亦僅十餘步。前有橫額，書小南海三字。更進爲一牌樓，外向題「銀牀玉檻」，內向題「環帶金墉」各四字。牌樓雖晚近所建，而斗栱簷均簡樸，與內地者款式少異。簷爲平出之勢，尤少經見。入門爲一院落，院內爲正殿，而殿外有軒，軒立四柱，以支四角，不似普通廟宇也。斗栱亦簡，近於古制。內祀神像中爲觀音，雕飾不精，無可言者。廟後小徑，可通山巔；山本不崇，行三百步，已至其頂。有廢炮台一，則西北邊防軍駐屯時所建，今已頹廢。然一覽則金城在望，四顧無餘，黃河襟帶於其前。客家錯雜如鱗比，雄偉清奇之致，兼而有之，大足以暢人之心目。城內屋宇，民舍則土製爲多，斜頂平簷，簷梢多

以磚琢花爲緣飾，上覆以瓦。包頭附郭，足資瀏覽，惟此名區，故來遊者亦衆。迨萬家燈火，則取徑歸城。步行城區，見旅舍無數，而多以省籍相標，如河南留人店晉北留人店等，用示區別。此間回教盛行，藏教亦多，故商市招貼，多於漢字外，兼及回藏蒙文，而所售哈噠法器以及回教清眞飯亦多。離城十五里外，卽爲黃河，亦有村落，曰南海子。汽車行阡畝間，并可往觀。惟漁家及牛皮船，傍岸林立。黃河則汪洋無際，與天一色，無足流戀也。河道本通甯夏，舟船可達，然水有深淺之不一，而逆流上行，更感困難。暑中水暢，可行汽船，若令舟子操舵艫，則往往須半月始到甯夏。自車路暢通，少有捨近就遠者矣。城內織氈之廠十餘家，製作均精。其售價以若干線爲標準，佳者一百六十線乃至二百線，每方尺價約一元五至二元。款式圖繪，均臻上選，購者亦多。其染色紡織之工場，雖規模不大，要多井井布置，與平津間者相同，勿更贅陳矣。

五當召　五當召離包頭九十里，汽車可直達，此爲內蒙最偉之黃寺，來者不可不往觀之。蓋其制建，率用純藏式，遊者可以持與拉薩等量齊衡也。汽車來回，忽忽一覽，有五小時爲已足。若欲少加流連，兼以訂古，則窮竟日之力，始足暢觀。雇車於城內車行，隨時可得，往返約三十五元，爲大客車可載客十餘人。惟該處無食品，逗留過午，應略備餅餌，斯亦要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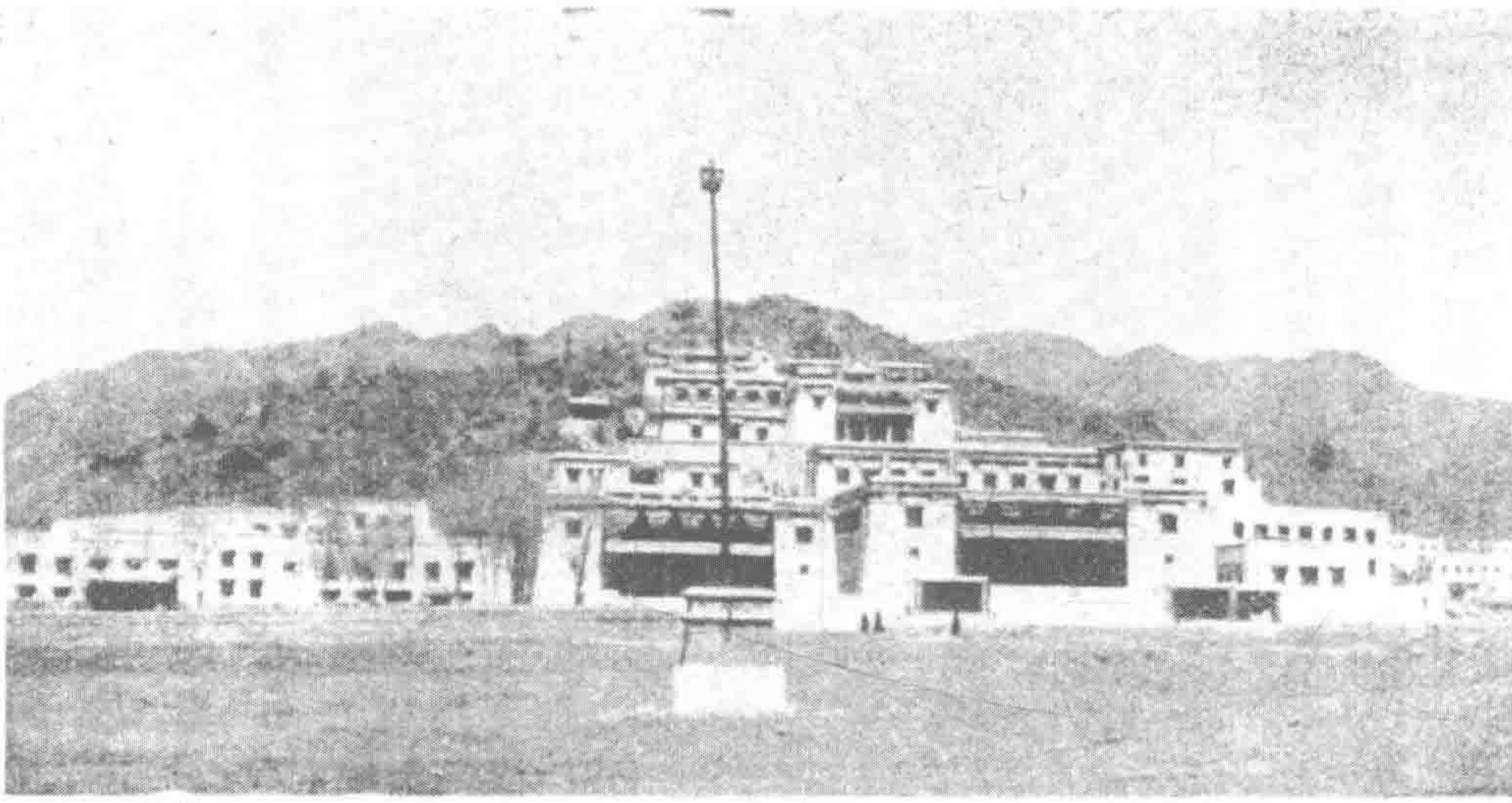
晨起七時三刻，以汽車出東門行，取道河溝。河身寬廣，不過半里，夾岸均土山，並不高崇。河底尙坦平，間有砂礫，初不爲患。而土山重叠，有如削壁者，有小徑僅可容單車者，樹木灌生，隱現於壑中。河溝强半已乾爲河床，其有水者，亦爲淺冰，汽車碾冰而過，絕無險狀。土山之次，仍有煤窰，土法開采，駱駝載運，不絕於途中。逾土山則爲草地，與烏蘭察布盟地相近似。聞之當地人云，河終年常涸，卽山洪之來，亦僅三五日，暴發阻車，而山洪分流較易，一過數日，卽可交通，仍無阻礙矣。砂石隨路有之，多寡不一，則山洪來時，挾泥沙以俱下。草地亦見有羊羣之在放靑者，一蒙媪司之。漸行二十里外，土山後更見石山，作大斧劈皺紋，蓋一望而知爲多年冲刷所成者。山勢相互環抱，或開或閉，忽近忽遠。環抱間則河床草地，參錯比列，畍界井然。如是行一小時許，至於河身之盡處，亦卽迴峯之合處。忽見碧嶂當空，松枝高出，與先行之曠野，氣勢迥異，則已將至五當召矣。再一轉眼，碧嶂之後，房屋翼然，卽爲寺宇，正在山隙。蓋其地勢高迥，已爲三面環山，而寺適據其主峯之下，於前又有重巒疊嶂，爲之屏翼。故山窮水複之中，一刹那而見夏屋崇基，更令遊客爲之驚心，省其不僅盡風物之奧衍，亦且占地勢之要津，與防務蓋大有關係者焉。

此寺由來已久，而康熙時親征準噶爾回部，乘勝班師，駐蹕其地，又嘗一爲重葺，因之輪奐更偉。征戰之事，詳見史家言，不更具述。惟

是愚肊所側，康熙之征回部也，先必結好蒙古，而蒙人亦頗深內附。因之蹕道所經，輒多修建藏寺，此其以宗敎佐政治之推行，彰彰甚明。史傳屢見蒙盟之從征有功，因叨爵祿者，班班皆是。則知當日康熙固嘗以蒙攻回，而回據新疆北路，蒙在其東，則聯蒙以固西防，亦爲必然之事實。卽如五當召，建茲傑構，拓此宏基，喇嘛至數千人之多，則其建寺之初意，亦必有連於軍政。蓋回部遠在萬里以外，一時制勝，反側堪虞，則以防禦之事。屬諸蒙古。因廟僧爲兵士，部勒得當，防守有方，甯非上策。故爾因地之宜，據此山坳，背不至於受敵，腹又得所屏幛，計出萬全，實占勝著，迄於今日，五族一家，蒙回同此國家，征戰已成陳迹。而游客來此，於躡屐訪碑之外，更試一窮其形勢，則二百年前之戰史，已隱約出沒於山水之間，再進徵其掌故，必可思過半矣。

十一時至五當召，已見殿屋，錯落紛披。由半山至於平地，大殿中峙，巍形高勝；前後數層，或大或小，躍出雲外。圖騰凡四柱，均在門前廣場間，視百靈廟爲尤偉。殿宇作朱紅色，而四旁僧舍，則咸作白堊。屋係四方形，正周垂直，小窗無數，望之於整潔中，別具風格，此卽純乎其爲西藏式，不同內地之建制者。而自山趺，以至半山，七八十所，上下參列，正似在海面遠望香港。蓋其建築，頗近西洋，且似海濱逭暑，山足避寒之精舍。蓋因其屋不甚高，而平頂直線，上有烟突，旁出軒楹，小窗罨映，鱗比櫛次也。召前山側，石堆爲都博，亦甚尚崇。上插紙花，幾已遍布，均爲蒙民報賽之所具。同人至此，下車卽有喇嘛，前來導游，由偏院以至於正殿，盛意可感。今吾筆亦隨此喇嘛之跬步，而徐徐書其所見矣。

下車先至休息之室，卽此紛錯平頂白堊之僧舍。此等建築，外表甚整潔，而其內乃湫隘晦黑。蓋屋本不大，劃之爲數小室，每室又三面均坑，僅一小窗，以通光風，宜其不足。坑上貲氈毯，俱作龍鳳黃五綵形。正中則有坑桌，上供梵書，爲一大木牌，髹朱漆而作金字於其中。既入坐，喇嘛卽進茗果。茗中多酪味，則以喇嘛輩平日甘此如飴，積久而蔚成此味。至客室之次，卽爲喇嘛之臥室。每室約廣一丈，長七尺許，坑亦倚牆三面，以供三人之睡所。上有一窗，其小與客室相同。每屋約三四間，卽於甬道中，設爐治膳作茗，合之爲庖室。其所食多油米牛酪，因之觸鼻均乳酸之味。至其所自備者，則爲乾酪餅，與漢製大抵彷彿，蓋亦自包頭餅餌舖所購致，以供嘉賓者也。治餐亦有時作飯食，一大鍋卽庋於甬道之右，積駱糞煤塊，以備炊爨。至喇嘛衣衫，內多爲棉製之背心，長及於膝，有背胸而無雙臂，多作紫紅等色。外則加以寬袍，再不足者，則以絮衣實諸背心之外，更且溫暖。此地有祁寒而無溽暑，故避寒甚於卻暑，終年如此，無多更易。至喇嘛多只能作蒙語，其通漢語者，捨支賓外不過數人，而此數人，亦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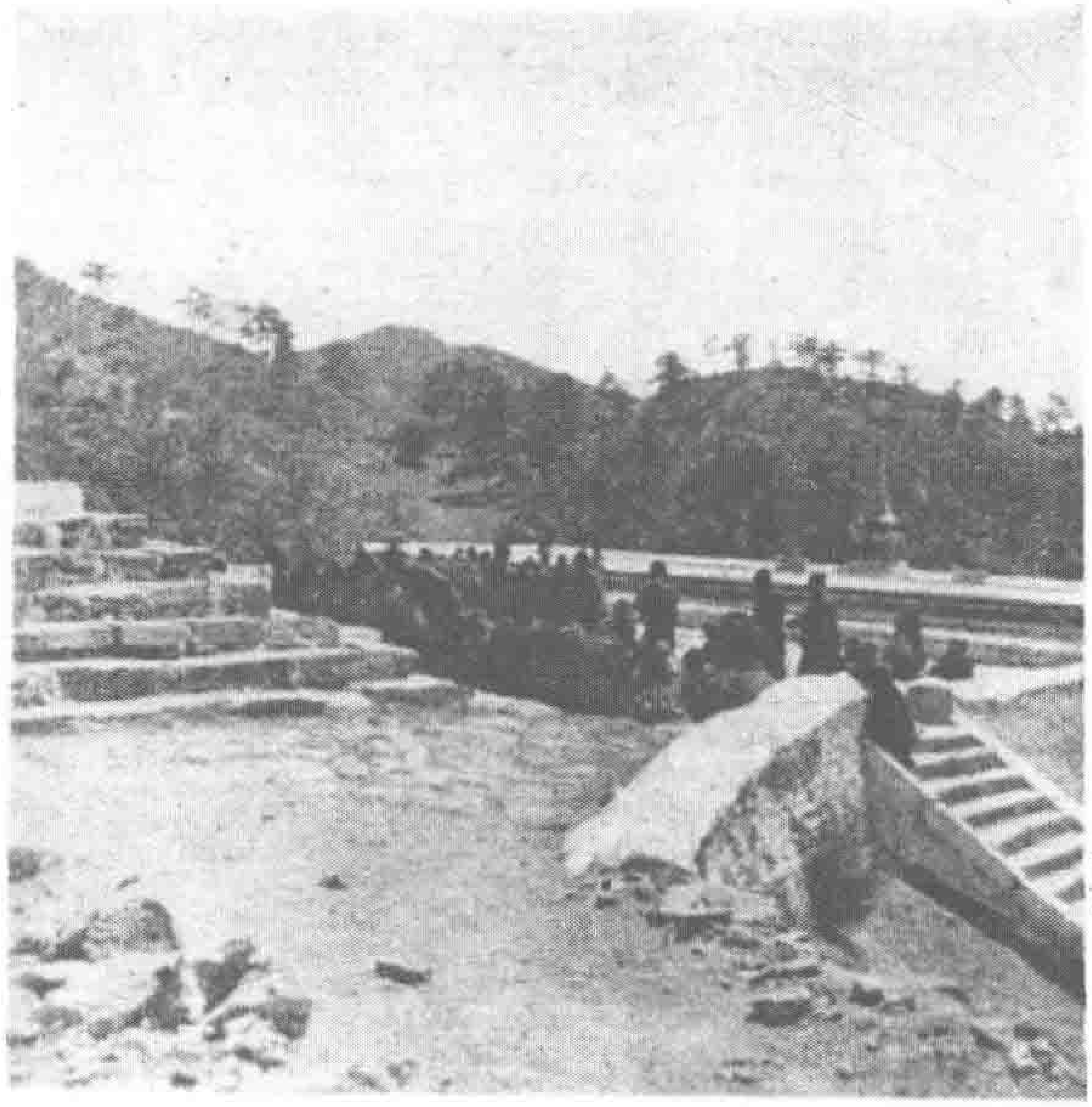
五當召全景

能會意，未容暢談。是以問以宗教生活諸端，往往不能竟其詞令。寺內現有喇嘛，僅四五百人，大遜往昔。以亭克呼圖克圖掌寺事，亦所謂轉世之佛爺也。惟其年高，又不願輕出，似退院之僧。則一切寺院事，多責之於所謂三少爺者。其人精明強幹，治事有方，頗得寺僧之信仰；有欲往謁者，喇嘛多願轉介，而三少爺亦輒親自延賓暢話云。

方同人至寺參謁之時，亦常見婦人來行敬禮，因訊之喇嘛，據稱此亦聖地，循廟十五里以內，婦人不得支帳居宿。因之來進香者，必且晨來午退，此間婦人衣著與蒙妝相同，耳懸大銀鐶，面目黧黑，衣紫袍，繫腰帶，足御錄皮靴，則與男子相同。其入廟也，虔敬無匹，有跪於門首而五體膜拜及地者；有入廟頂禮者，有即在殿門之外，撫門鐶以資祈福者。至其入廟之頂禮者，更必肅必恭，以跪以拜。且拜起之後，多於香案之角，碰額以示其誠敬，然後卻退外出者。余此行所見，絡繹而來者已十餘人，爲之前記於此。

由僧舍以入於正殿，甫數十步。正殿位置較高，然十餘級已至殿基。見一喇嘛，立殿角扣手不休，掌聲殷然，蓋所以召集喇嘛之爲午課也。殿門有立額，題「廣覺寺」，分書漢清蒙藏四體文，合之於額上。其殿仍作凹字形，前有廣場，場基爲石亭，繚以矮闌。中設石座，喇嘛輒即於石臺上誦經，以大喇嘛領之。殿外立朱紅大柱，作正方形。門亦紅漆，殿不甚高，然有重檐，因之仍可升諸樓閣。殿內較明暢，則以其構造之法，殿之前部有平台，可以通光線，故不似綏遠諸召之晦黑。殿中布置，仍以氈條爲地氈，中設大講座，用備呼圖克圖之需。

左向則爲金裝之宗喀巴像，朗潤祥和。四壁均作壁畫，所畫均佛象，結跏趺坐，金色有背光，間以雲彩瓔珞法器，佛像所繪，其帽製用藏式，而非印度式，不似宗喀巴之以僧帽（俗稱元寶帽）也。佛身所披袈裟，多畫飄綬，披拂四散，饒有逸趣。正與雲崗石刻，有略略相似者。又雖爲坐象，而不承以蓮座，亦不見其雙趺，但隱約雲彩間，垂二飄綬於外而已。又壁角有繪猴王象，諦視之，儼然爲俗傳西游演義之悟空偷桃圖。藏敎淵源梵天，本屬多神，此亦必有所本，不能以意爲之者也。殿頂樓棟翼爲數層，不立斗栱，正如西洋建築之於上隅劃線，漆均金色，刻花紋爲極細之梵書方勝，均有普錄法度之可循。至轉角之處，則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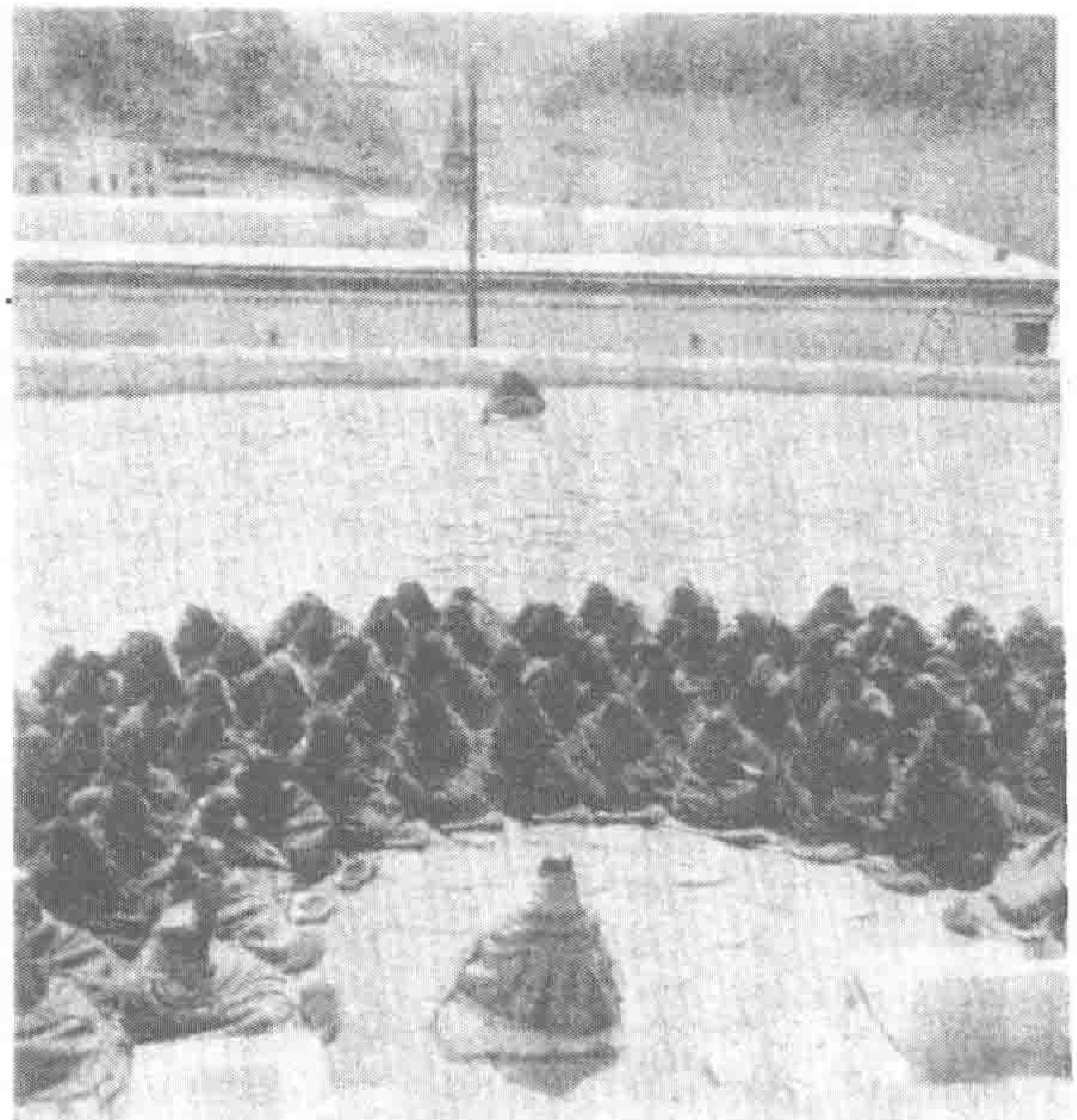


五當召喇嘛誦經齊集階前

承其椽，又壁隅棟頂，多懸綢綾，或紅或黃，以及水紅諸色，當作簷幃，高不過尺許。繽紛陸離，以爲之緣，至藻飾於屋頂者，多正方形之雲龍團鶴，與內地宮殿之制，差相近似。

由此出而西向，鄰殿殿門，視正殿具體而略簡。門亦作朱紅色，惟其上繪倒懸之人像，散髮垂手，兩足翹然，至於楣際，漆作白色，爲狀絕奇。又於楣次繪佛畫，作骷髏形，喇嘛即謂之爲哈噠，實則藏敎之一像，初非祈福報賽之哈嚕也。入殿，南向有數象，其中坐爲一千手千眼三頭像，猙怖異常，下承蓮坐，爲紅黑色雜繡所成。像後亦有背光，作火焰陸離之勢。像凡三頭，頭上加頭，以次遞小，最上則御地藏毘盧帽。兩側又飾以長角翅，奇詭不可方物，其像似作猛獸形，張口而獠牙分露，兩目之間，後有一目，略如習見之王靈官。其千手中，各持法器，有似樂器者，有似法物者，亦有持一人頭者，亦有手一鎖鑰者。訊之喇嘛，則云此是佛像，而不能舉其所由（參閱下章西藏宗敎建築略記）亦有謂即爲如來佛者，莫衷一是。此像之次，復一黑色詭異之像，張口伸舌，帽簷雕塑人頭爲緣飾，其上復爲一小金頂，項間亦遍懸人頭，全身甲冑，里色。其旁則一藍面金身者，亦懸人頭，衣制不可盡舉。手中有持鋼叉者，有持鎗若及者，有持傘者，各不相同。蓋藏敎本屬多神，而中國所習見之封神西游諸說部之神怪，亦多出自彼間，故其像飾，亦至詭戾。且其所祀之神佛，亦多出於梵天，

而不源於印度，故藏寺各殿像隨神異，非專研其學者，不能一一爲之鑑別，述其淵源也。諸像前設巨案，均陳供品，爲糖果餅餌及祈献之紙花，股香水碗，各式咸備。案前別一小案，則中置一鈴，又有大香爐，旁置二洋磁瓶，則爲孔雀羽毛，爐前立一銅鏡，物爲新製，有漢藏兩式文。漢文曰「福如東海，」又一大銅盤，平列向上，內置米，卽曼陀者是。



五當召喇嘛誦經

此殿建築雖屬立體，而垂直線由上迄下，微微外向，前作平頂。頂隅又有樓，其兩端則樹立金戟，上飾羽毛，類於軍器。此蓋西藏軍政，均統於宗教，故一切宗教威儀，均兼軍政之表現也。又其樓頂，別有複閣，又如重簷，僅及平頂之中半，故自前仰觀，不易得見。而拾級登樓，則一轉已至平頂之上，可以縱覽。亦有分爲三層者，則中一層最低，僅在大佛像胸項之間，可以內窺，正如雲崗大殿之樓廊。而上一層則較崇，深隱於平頂之上，其繞佛項之樓廊，（佛像大，故由平頂以逕至崇基，所謂樓廊者，或止前半有之，或有全繞佛像者，而閣樓重簷，則輒在佛像之後。）多圍以短垣，俾可卽而內觀。至其殿角，由下斜上，亦多於斜棟鏤花紋藻飾，方圓相間，爛若繁星，古樸有致，大類今日西式房屋之所謂線脚者。窗外則多緣以一粗黑之邊線，望之如巨框，亦頗美觀焉。

廣覺寺之正殿，於諸殿中爲最偉，其殿中布置，已詳於前，不更覼縷。至二層則前爲廣簷，外向，內卽重簷，重檐中亦立朱紅之巨柱，外向者四。柱上飾以雕綵，而橫棟上，於立柱處，卽作梵文，其上又別有列椽，椽上始爲上簷。而所漆之色，上簷列椽與廣簷，分作綠黃青三色，部署設宜，蓋見其輪奐之美。至廣簷之下，大柱之上，仍列排椽，書金色梵字，整齊嚴淨，悠然爲之意遠。重簷之內，其南向者，並有壁畫，仍作詭異之佛像，中一倒懸者，與偏殿殿門所繪者，彌相近似。至重簷繞佛像前後，適成正方形，外向建搆，略如舊製之複閣。鏤金錯采，紅簷青椽。而其內向之四隅，則漆金黑二色。夫以純金純黑，與朱彩暉映於尺寸之間，其爲別趣，有不可以言語所方物者。至後隱之樓

閣，適在重簷之後，其高正與重簷相同，而廣則逈倍於前。南向適當佛身之後，有廊宇而不設窗櫺，軒豁四露。三面均堊壁，壁上亦各有綵繪，所繪均本寺之風光景物，池沼園囿，山水木石。雖非名手，極為工整。至畫中人物，則有趺坐堂皇之大喇嘛，有行圍射獵之清兵，有閒居高坐之大將，有千官鵠立之威儀，畫雖不精，然極工細。蓋所以耀聲光於絕域，奮神威於邊彊，以圖慴伏強藩者。按圖於院落殿宇之外，有大圍牆，沿山溯河，氣勢雄峻，而今茲則邈不可見，足見滄桑之多故矣。在茲重檐之上，別有矮屋二層，所以通於平頂者。類於升陟之過道，亦不得不謂之為屋也。

至正殿南向之門，實為正門。游者由廣覺寺榜題之門行，則為其東門，而正門視東門為尤宏敞。門據崇基，凹字形，於前列有八角之大柱四。柱內為軒，軒中始為殿門，獸頭巨鐶，塗以金漆。緣門框則繪以花藻及細書梵字。門次東西二牆上，則彩繪四天王，威勇神詭。背後咸以火燄作佛光，而四天王外，復繪十方世界圖。圖作圓形，一神環抱此圓形，似魔似神，適以兩手兩足，合繞如弧，而圓形即當其中。圓形內晝分若干格，每格分繪帝王，武將，文人，以至羽族，鱗毛，化生之屬。又廁以水火熠熠之狀，所以示十方世界無不在此圓像之中。而環抱之神，又必為司命之神可知也。十方世界之衡宇，則繪樓閣圖，棟屋無數，重疊輻湊，而不作人像。度其用意，必以示僊婆世界之無量建構。南向正壁，至此分折而東西向，東西各有小室，所以置梯級，俾於以登軒，而上至平頂者。小室左右，又各有彩繪，中作大背光形，下承蓮座，而座上光中，初非佛像。一為大令箭一，一為大字梵文一，各以花紋繞之，宛曲圍繞。軒頂劃為藻井，井格中多書梵文，以及龍鳥諸彩繪，而殿門上閥閱之處，則易閥閱外小獸頭，雕琢崢嶸，又別有詭麗之小神像，排列其間。由軒外向，則為崇基，基前鋪石為臺，循階下臺，即至平地草場，立圖騰巨旛之處。臺下階前，則立廡設柵，內置皮製轉輪四，形如八角懸鐙，下有小扶手，可以持而推之，所以供轉經者之需。附近居民，乃至不遠數十里而來致敬禮者，入殿之前，多先推此繞轉，以當念佛，亦藏教之制度也。距正殿階下，約百步，有一樹園。繚以短垣，有門可通。入門則亂花雜樹，錯落有致，如內地之果園。園中無殿閣，但一亭。亭三面為檻，一則為壁，壁前設基座，座上塑三像，均喇嘛裝。以背抵壁，半在壁內，半則外向，亦頗罕見。像作金裝，披金色尖頂風帽，合手作施法之狀，趺坐於蓮花上。像容純正平直，風範儼然，非詭非怪，蓋必此寺前活佛示寂以後，追塑於此，正似南中佛寺之有祖師堂，故一切已脫梵天之制。亭雖不大，而為漢式建築，有椽有棟，均施彩漆。朱碧相間，其承塵則為白綢，而不用泥刷之平頂，斯為少異於常制耳。

正殿鄰殿之旁，均為僧舍，已如上述。循山升降，陂陀詰曲，而人行

之道，則依陂緣草，鋪沙砌石，平穩異常，初不艱於步履。遙望半山高處，亦多有亭閣諸構，掩映林樾間，但不偉岸，僅以點綴景物之需。而正殿之後，半山高處，正在山屏之中，則別有一殿。俯臨正殿，正撫其脊。此殿雖不及正殿之崇宏，然其體制，則與正殿相同。殿前亦有平臺，南向亦爲軒楹，軒前爲正門，兩側爲耳房，以升諸平頂之上。殿中南向，爲一大像，金容如滿月，披黃風帽，趺坐蓮臺，此當卽本寺開基之第一代呼圖克圖，亦卽本寺之所謂活佛者也。像身極大，故仍有重簷四繞之。上覆以黃綢寶幢，後塑背光爲屏蔽，金容肅整，朗潤穆靜。簷上懸佛像彩畫無數，東西向則爲大櫥，櫥分三十格，每格內均供金身小佛像，容貌都與正坐者相同。而每格均有小門，門上多覆以玻璃。大活佛前有供桌，上置大曼陀，以及茶果炒米之屬。此殿雖亦陳舊，而重簷外無轉樓，無浮廊，故光線由重簷直至殿上，似較綏遠諸召爲明朗。至由耳房拾級，以至重簷，則雜陳法器什物。又數小盒。傍四壁以供佛像，無足觀也。

此寺殿舍，外壁以石塊建築，用石灰黏之，外再白堊，而痕跡儼然。亦有再用小石子布壁間而後堊白者，亦有堊作淺黃之色者。至平頂則南向多設相輪，其相輪之制，各殿亦不一式。約略述之，有如銅鐘，上作葫蘆頂而下承蓮瓣者。有作圓形之相輪而外繞花紋者。有於相輪之左右，樹二金塑神像，相去不遠，而各手一金練以示繫此相輪者。有於相輪之旁，作二金幢者，有相輪不作圓輪形而爲一大花藍，花葉離披，繽紛威蕤者。有於花藍兩側，蹲金獸相對峙匍伏者。有相輪中不作輻格，書一梵字，而兩金獅據其左右者。各具意象，未易盡窮。至簷角則多植金幢及羽戟爲飾，亦有戟上不飾羽纓，而立三乂形，下垂鐵環，因風震蕩，以代鈴鐸者。有於簷次作橫列之亞字形，書之椽頭者，凡此雕飾，初非內地寺宇之可得見，亦非印度寺院之制。蓋由梵天之豨祀教，而又參以印度之佛教，教義既博而雜，則其建構亦遂因之淩雜，非專治其教義者，且徒驚其神異，而末由名之，理固有然也。

亭午之際，正喇嘛聚誦經文之時。是日天氣清朗，喇嘛三隊，羣集於平臺之上，都一百卅二人。陸續集合，分爲三組，每組均席地圍坐，作大圓形。中有領組者，坐於南向小石基之上，領組者發聲，則衆和音以隨之，喃喃如在雍和宮中，惟未用法器大鈸等樂耳。誦經中亦有作恩恩吁吁等長聲者，亦有時停誦而鼓掌者，亦有於鼓掌後羣作呼噪之聲者，亦有時起立徐行，分三組爲四組，環繞步越者。此種藏教之威儀，初未詳加研討，故不能盡其指要。諸喇嘛中年歲不一，有五十許以上，乃至十四五齡之童子，披一紫衫，中坐組長則威儀凜然。誦經約一小時，侍者卽爲分別進食，牛酪茶米諸品各一碗。食後再誦，又一小時，始分散各歸。此其午課，爲同人所適逢其會，而得

躬預其狀者也。同人遍游此寺，自十一時抵寺，省覽周詳，而余尤致意其建構及佛像，無殿不往，亦無處不筆之於書。至下午四時，始約略竣事。歸而撰此，猶幷不能詳盡。若專研宗教之名家，乃或精於建築之工師，往參其地，必更有剏獲，什百倍於余之走馬看花者。敢以俟之。且更願得讀所著，用爲此文糾繆補遺之資，用爲切磋砥礪之導矣。

紀載第一

蒙古政教略紀

竊夫今之言開發西北者，震耳欲聾。其所謂西北者，當指陝甘以及察綏甯新諸省，以至蒙古青海而言之。余斯行所及，但在察綏內蒙，故不敢侈言青新甘陝事。然就察綏言之，則久已改制行省，一切政務，首與內地相同，已詳前章，無俟更贅。至內蒙固依然其爲游牧之生活，可以開發者甚多。然事貴因地而舉，因人以成，今於紀游之際，願陳其地文人文之略，以爲昌言開發西北者之津逮。

幅員　內蒙游牧在河北省之西北，計六盟二十四部。曰哲里木盟，曰卓索圖盟，曰昭烏達盟，曰錫林郭勒盟，曰烏蘭察布盟，曰伊克昭盟，部繁不備舉。更有旗羣十二，稱內札薩克，面積約三十二萬四千方里。迤東曰東四盟，迤西曰西二盟，東四盟以瀕熱河，有隨東三省以俱陷者，故內蒙西盟之關係重大，更不待言。

山川　蒙古山脉，均自中亞細亞而來，阿爾泰一幹入外蒙爲唐努烏梁海杭愛肯特諸山。崑崙一幹入內蒙爲祁連阿拉善陰山以至於興安嶺。高峯絕壑，幾同天塹。今之平綏路，自張口至包頭，蓋無時不見此山也。河流自以黃河爲最大，先自青海蒙古入甘肅，又從甯夏出長城，經鄂爾多斯旗，至白塔東分而爲二。又一支爲薩哈齊克，均沿山南行，至烏喇特部，後合而東流，又別納支流，而至於包頭，又東而至歸化，再入長城，此卽河套地，最膏沃，足宜墾牧之名區也。外此湖泊亦多，魚禽鹽鹹，出產亦富。

氣候　蒙古爲沙漠，平均高出四千尺。外蒙多沙漠，內蒙則多草地，故氣候嚴寒，而早晚不一，日中或熱至八九十度，日落後卽盛夏亦可降至十度。蓋日光山脉沙漠，胥有關係也。

種族　稽古以來，種族均爲匈奴。自元代入主中夏，又退處戈壁，略有可考，要分爲五：一喀爾喀種，多爲元代後裔，居於內蒙。二額魯持種，居於青海及科布多者爲多。三烏梁海種，卽唐努烏梁海之土著。四唐古忒種，卽西藏人。五突厥種，卽回回族。內蒙人口約八十萬，有與滿漢各族雜居者約二十萬。

歷史　蒙古居中國之北部，民性强悍，物力維艱，得其領袖，輒爲漢族之邊患。若成周以來，所謂玁狁匈奴單于胡柔然突厥回紇等，均指此而言。直至元代，入主中夏，置上都等路於漠南，和林中書省

於漠北，分封宗支，而蒙古始與中國本部合一，元敗退以後，則又拓其勢力西征幾及於全歐。迨有清入關，又有其板圖，直至民國肇建，合五大民族以組中華民國，而從此復爲一家，更無所謂藩屬敵國，此亦僅開千古之局者也。

世系　蒙古之成大勳，立大業，始自元世祖成吉思汗，故言世系即自之而起。元族本居於敖嫩河及克魯河間，凡二族：一尼倫族有二十姓，一多兒勒斯族有十六姓，其先或謂爲西藏大汗，爲丞相所逐，遂至蒙地，累傳而至成吉思汗。

語文　蒙古本無文字，多用畏兀語，即回文也。元代盛時，嘗封王子於土耳其羅馬，遂挾其文字以歸。至世祖時，又由藏僧怕克巴取藏文改爲蒙文，以字母合拚音，謂之托忒字。沿用至今，而語言猶因地變音，未能統一。

階級　蒙古人約分三類：一王公台吉之爲貴人，言其襲爵或有官職者也。一僧人，以蒙人篤信宗敎，故喇嘛最多，而自成一特殊階級。一奴隸，即王公之廝養賤牧，爲主人之私產，至平民字樣，於蒙文中不易得確切之詞。往者記中華民國成立之際，條敎佈告，譯爲蒙文，直譯爲中華漢人國，竟有悖於五族共和之制，憂時之士，竊焉以爲不可。又汪袞甫公使則謂曩蒙人譯中華民國爲中華奴才國，則尤可哂者。蓋蒙古文字本簡單，復無平民一級，宜其難於詞令也。

禮俗　蒙人以篤信宗敎，故見面時均遞哈噠，以示尊敬。又屈於清代之禮節，故相見多請安。婚姻則雜宗敎以及尚武之遺意，先供佛，後餽牛羊。人死則多卜天葬，以屍供鳥食，此與苗族有相同者。蓋均原始生活時代梵天敎之遺也。衣服多元制，以水少不能尚潔。而刀匕火石，隨身攜帶，亦猶上古之遺風。食則牛羊肉牛羊乳酪。住則氈包蠡廬，所以便於取攜。用爲遊牧，娛樂則騎馬摔角狩獵，亦地利之所限耳。

農商　蒙古雖地宇遼闊，而交通則全持台站，現可通行汽車，馳驟草漠，便利多矣。天產甚富，金銀銅鐵咸具，而尚棄利於地，農業則近始言開墾，亦多漢族往爲之，蒙人只知牧畜而已。商亦多漢人，以晉北河北人經營者爲多，貿遷有無，向者每獲大利，近以外蒙背叛，牧事凋殘，亦復大不如前矣。

敎育　蒙人尚武功，言牧蓄而不及於文治。且游牧逐水草以居，更難施敎，故無所謂敎育也。清代懼其反側，除王公外，禁與漢通，又不許其學習中國文字，以閉塞爲固邊之計。數百年來，學識益退。清時僅京城有咸安宮三學，以授蒙藏人漢學，何云普及。近自民國以來，始特提挈蒙人之敎育，優予待遇，然亦止限於少數而已，有志之士，其速圖之。

宗敎　蒙人篤信宗敎，故本節所紀較詳，其所奉者，爲西藏敎之

黃教。蓋西藏本有豨叭教，為梵天之遺，絕對之多神教，猶是圖騰之舊。迨唐元宗時，藏王以人至印度求法，歸而參佛法陀羅尼於其間，以成新西藏之密教，而卽今日之喇嘛教。傳至元代，世祖欲借信仰以安奠民心，故又力加提倡。會是時喇嘛教放姿無度（卽紅教）而聖僧宗喀巴氏出，以改良為己任，立黃教，守戒律，而人民之信仰益深。世祖亦奉之為國師，於是紅教之勢力寖衰，今蒙古所行，均黃教也。宗喀巴氏卒於明永樂間，其授受之詳，亦有可言者。

宗喀巴氏既立黃教，又受元代之尊崇，遂合政教為一。其云喇嘛者，喇訓上，嘛訓無，其意猶云無上也。宗氏之死，傳之於二大弟子：一曰達賴喇嘛，一曰班禪呼圖克圖，（呼圖克圖略次於喇嘛，相沿至康熙十二年，始晉班禪為額爾德尼，與達賴相等。）分治前後藏政教各務。俗稱活佛，而以普通黃教僧侶曰喇嘛者，實尊施之而已。維時蒙人雖信黃教，然蒙古未有喇嘛之降生，直至阿巴岱汗之請，大慈邁達里呼圖克圖，始降生於外蒙，而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初，順治七年，有土謝汗部圖格根者，兩次入藏，從達賴受佛法，達賴始賜之以呼圖克圖之稱。此為外蒙之第一世呼圖克圖。（呼圖克圖，卽能轉世之喇嘛高僧。）故外蒙亦政教合一，與西藏同。至內蒙之有呼圖克圖，則起於康熙卅年，康熙親赴多倫諾爾，迎達賴第五代之大弟子章嘉來內蒙，建彙忠寺以居之，是為內蒙有章嘉呼圖克圖之始。此則或由於康熙之雄謀大略，窺見蒙人之信仰，而特有以羈縻之者。故內蒙政教，卽不合一，政歸清廷，教歸章嘉，勢力遠不相侔矣。

蒙古之呼圖克圖，其初轉世生於蒙古，蒙人利其地位，於彌留之際，多所劫奪，每釀禍端。且有未至死後之轉生，而立一生於呼圖克圖之生前者，謂之化生，則爭端更多。傳至第七代時，清廷有鑒於此，遂用金瓶掣簽之法。凡喇嘛示寂，在其死後所生之小兒中，憑托神話，舉出十二人，謂為轉世。漸漸減至三人，則以三人之名，置之金瓶之中，於西藏寺中，抽籤舉定，認為活佛之轉世，迨定名後，卽授以經典，輔導教治。至十六歲，正式任之為呼圖克圖。（按西藏達賴班禪，亦均用此制）使回蒙古，而蒙人以轉世降生，不在蒙地，而遠在西藏，間致不滿焉。

呼圖克圖之在蒙古，其宗教上之地位，本最優越，無可僭稱者。然清廷一以其勢力之寖强，一以蒙民之尊禮，則又思分其勢力，於是除內蒙章嘉外蒙哲布尊丹巴以外，別予一種職銜之呼圖克圖，以寵僧人之效忠於國家者。而別加封號於其上，如敏珠呼圖克圖，察汗達爾汗呼圖克圖之類，而宗教之名譽遂日以廣。蒙人之信仰，亦日以分，延至民國，仍所不廢，此中蓋關係於政治者，甚大且切也。

至於呼圖克圖中，自以哲布尊丹巴及章嘉為最高，其次則為受

職者職任者，均以喇嘛而獲呼圖克圖之封號，且一獲此封，便可轉世。迨後愈封愈多，內蒙已有數十人，而蒙人以篤信之故，亦均目之爲佛爺因之蒙古每大廟，必有一佛爺之駐錫矣。次之則爲諾門罕，爲堪布，爲綽爾濟，均僧侶之高位任事者也。

蒙人治游牧居無定所，然以信仰之篤，及清廷扶植之力，故對黃教，極加欽崇。雍正時，並以京師所居之潛邸，改建雍和宮，以示好於黃教。又以山西之五台山目爲聖地，招內蒙章嘉卓錫其間，用堅其內向之誠，而於蒙古則又覓善地建大廟宇以崇呼圖克圖。故蒙古人民，率爲游牧，而其寺宇，則宏麗逾恆，位置於黃河白草之間，氣勢崢嶸。惟蒙古素無建築，而黃教又來自西藏，故一切建築均爲藏式。閒以清廷入關，與蒙古交通頻繁之影響，故亦微有參以中國式之建築者。關於此節，爲研討建築之專資，不及備舉。但於後敍躬游百靈廟及五當召記中，撮其崖略而已。

行政　蒙古行政之組織，要可分爲盟或部。盟有盟長，副盟長以治之。盟下有旗，亦有特別旗之不隸於盟者，則有札薩克以治之。盟長札薩克多王公世爵，而佐治之者，則爲台吉，旗下有佐，設佐領，佐領下有催領，上有章京，以任官守。又有地廣不宜設盟旗者，分設羣以專供游牧。此其行政組織之大概也。王公多元代子裔，世世襲封，清廷民國，相繼因之。現約分六種：一親王，一郡王，一貝勒，一貝子，一鎭國公，一輔國公，則清制之舊王公亦有閒散無職者，坐仰祿糈而已。盟長不力，得以中央之力更易之，而別任閒散王公，以爲之繼。

原夫盟旗之設，均爲清廷之制度。在清代以前，蒙古本爲部落，至元世祖始振挈而一統之。元亡，又復其舊，惟元裔子孫，多得爵地而已。迨清廷定鼎，始設此制，一便管理，一示與滿旗同等，用示懷柔。而外蒙仍有少數沿部之名者，每盟三年一集會，宣示政務，盟長之設，本屬任賢，不必盡爲王公。而日久積重，遂多爲王公所世襲，盟長札薩克各有府第，以便治公，而盟旗亦時有改變情事，如今之烏蘭察布盟，即康熙時由伊克昭盟及錫林郭勒盟所分出者，一不旌其有功，一以孤其勢力也。

蒙人男子成丁，即納丁口稅於盟旗，服兵役者則免之。蒙兵又强悍，善馬術，故清廷始終畏之，而加以懷柔。如蒙人之不許越境入關，三年造丁册之毋許遺漏，會盟時之派員監視，征戰時之調用兵丁，均於積極消極之中，示其防嫺之策。又輒分大部爲小旗，以孤其勢力，籠以武職世銜，以堅其內向。又分設都統以相鈐制，綜以理藩院，以資監督。蓋羈馭之道，無往而不盡其極。近至民國以後，五族一家，同爲主人，此事始廢，蒙人之卓具智識者，亦自知之，無庸更贅也。

外蒙背叛　外蒙地遠，非清廷所易控制，向主懷柔，粗能相安。宣統末葉，駐庫倫大臣三多，辦事操切，而俄人劫持活佛，因之遂起變

端，逐三多，自號獨立國。迨事成之際，活佛又見逐於青年黨，倂封號而且不易維持。民初之際，復思內向，顧已無及。中俄之間，爲蒙事而屢多折衝，陳籙徐又錚，先後欲以口舌武力制勝其間，卒以內國未能奠定，功敗垂成。迨俄國革命，蘇俄修好於我，加拉罕與我明訂之民十三條約信書旦旦，申明外蒙爲中國領土之一部，尊重中國之主權。而是時國內又酣於內戰，無人負收邊之責，俄亦遂仍加以陰助，事發至今，幾於不可收拾。數百萬方里之領土，資爲外人所利用，甯非痛心之尤！國人今日日言開發西北，倘能捨眉睫之陝甘，而兼以雄睨外蒙，使其設法，翻然來歸，則其功在國家，曷可勝言耶，企而竚之。

內蒙自治　自日人併吞東省，手造所謂僞滿國以來，又因得熱河而侵及內蒙之東部，於是內蒙六盟，亦遂殘缺不全，蒙古有志之士，爽焉憂之。錫林郭勒盟副盟長德木楚克旺，遂於民國廿二年十月在烏蘭察布盟召集各盟旗代表，開會以主張高度自治。在德王之意，自治卽所以自衞，實爲當今自强之要圖。惟蒙古地較貧瘠，人民文化低落，亦無庸諱言，故一蹴而幾事非易。與且蒙古王公，內向已久，年高碩望者，向又不好指陳時政，因之碩望，遂不免較奢。迨夫中央令派黃紹雄趙戴文親赴百靈廟，與諸王公開誠披瀝，而後，因之有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之設置，以烏蘭察布盟盟長雲端旺楚克任委員長，錫林郭勒盟副盟長索諾木拉布坦伊克昭盟長沙克都札爾布爲副委員長，德木楚克旺爲祕書長，並各盟旗官長，閒散王公，以及中央委員等共二十四人合組委員會，而事卽大定。雲索沙德四王，均並世之賢豪，富有毅力，從此百廢待舉，庶政以興，捍衞邊疆，固不僅蒙民之福利而已也。

紀載第二

西藏政教建築攄言

草昧之世，鴻荒初闢，榛榛丕丕，無所謂敎化，更不足語於宗敎政治也。迨後生民較多，聚居圖存，原始之民族，由草昧而入於圖騰紀，則一切均已在草創之中。所謂宗敎也，所謂政治也，乃至建築也，三者均相因而生，相互而立。凡欲研治西藏之宗敎建築者，當自此以溯其源，語焉不詳，節次以存其梗概，具於下文。

鴻濛初紀，水流溢泛，原始民族，雖愚下而其求生存則一也。求生存當先得生存之所，則必先據高原，然後可以得食而獲棲止。又其於生存所必需，端賴水火二者。蓋先漁獵而後言耕牧，言漁必求之水，言獵必先焚草闢萊，卽至於耕牧矣。亦必得水而後可以言耕植，得火而後可以言伐山，是以初民之性，有所崇祀，必自水火始。此卽後世蠻荒拜水拜火之敎，傳自圖騰之紀者，所由昉始，引而申之，又爲初民見其所以爲神異者，卽從而崇祀之所自興也。

二四一○五八

高原之地，日拓日廣，人民生齒，日增日繁，於是初民漸漸聚族同居，而攘奪之事於以興起。蓋供者有限而求者孳多，自非攘奪，不克圖存，因攘奪而自然及於攻殺，亦即非攻殺無以自存也。既事攻殺，則崇勝斥敗之風，以及兼併吞略之風，均爲事實所演進，於是人民之信仰，信仰勝者，欲集中人民之信仰者，亦必兼併人民之信仰。兼併云者，幷存之而爲之領袖也。維時圖騰之紀，各信其所信，上自水火，下及生物，迨崇勝之際，則所信者已由生物水火而轉及於不可知之神道。其所爲神道，既於攻殺之中求常勝，則必爲詭異之狀，立戰勝之名，各是其是，以資號召。而事兼併者，戰力既偉，智力亦佳，則更廣宗敎之力，集各是其是之諸神道。而後立一更偉之神，以率此諸神，存諸神所以堅各部落之個信，立大神以隱然自居於首領，並存不悖，而貫以自尊之意義，此多神敎之所由興，而多神敎在多神之中，又必有一大神以爲之渠魁之所由起。此蓋自圖騰紀而轉入於部落時代之梵天信仰，所必由之津逮，惟其以尙武而崇勝也。神道之容像，多偉岸獷悍，乃至飾以骷髏，佩以兵器，惟其諸神之外，別有大神也。梵天敎宗中又必立一特偉之神，統於諸神之上，此亦即藏敎諸神之孶甲，流傳訖今，在所不廢之百神詭異，淵源有自矣。中國造字，多有意義，其云梵天之梵字，意指燧古。梵者或云就焚字而假借之，明乎梵天紀時之猶以火焚山伐草，用圖競存，所以示其爲初民之生活。至後此專指爲西方佛敎，則於義隘矣。

部落以相爭而競存，則必有攻有守，於斯時也，則自進治攻守之具。至其所以言攻守，最要厥維兩者，一擇有水草之地，可以供食；一擇高原之地，可以遠瞭。高原之不足，則更進而謀其上者，於是即造碉堡。碉堡之制，可得而述焉，堡凡數層，由下而上，由豐而殺，所以避風災也。下層廣，以畜牛馬，以設風車，所以事畜牧，兼便汲水也。（碉堡實兼民用及軍用，故多在有泉水之處，此中演進，又不知其若干年矣。）上層則爲祀神之所，亦以爲同族集議之所，守戶居宿之所。其最上一層，則專爲攻戰上防守之用，兼爲有事時召集同族之便。此碉堡之所以有小窗穴，便外窺而可深藏，又爲後來烽燧之始。夫自部落至今，歷年久遠，而全世界之建築，實均自此以出，不能軼於例外。今西藏之寺曰召，召者碉也。其建築爲垂直立體式，其內可以供居宿，其平頂可以供望遠，其窗穴小可以外窺，而深隱，則古代碉堡之跡象，貽傳迄今之較易迹識者也。

建築隨人羣之進步，而款制日異，而雕鏤日繁，藻飾日盛。於是希臘拉丁，各因其地，各因其才，別立規格，非復如藏寺之可由以見碉堡之淵源矣。至印度之塔，則猶其晚出者，夫中國塔字，從答加土旁。答者，象形而兼會意之字，以口代儲品，上則以所爲人形以蔽之，合而爲答字，假借以爲問答之答。按其造字之始，非專爲對問之詞也。

且印度佛敎，初至中華，現所存者，以洛陽白馬寺爲最早，而其塔則作正方形。所以作正方形者，從井而起，蓋初民以降，最重水，汲井得水，始能圖存。於是一切以井爲準則，卽造掩蔽儲品，兼以遠瞭居宿之碉堡及塔，亦無不爲正方形。迨後演進而爲六角形，爲八角形，廣其基礎，銳其高層，仍可爲祀神瞭望居宿防守之用，則建塔之能事始畢，而其所以致用實同。迨後佛敎遂以之專爲宗敎上之建築，其與召之同源於碉堡者，莫非一理，彰彰甚明。至於喇嘛寺之塔作亞形者，亦是別有所自，按之蓋出於漁者之笭箵。夫初民智識簡，而又不足以勝工事，故但得所居左右之竹木，編爲笭箵，笭箵亦象形而兼會意之字。竹示其原料，令示其款制，初民用之以捕魚，用之以儲物，乃至死後用之以斂尸，屈曲而委之，正如今之以大盒提攜什物者，一舉而數善兼備。藏敎之瓶甕最早，而進化較遲，故至今其所爲塔，猶存笭制之遺，正如召之與碉，去古雖遠，淵源尙在。至此外民族，積如千年之心力，製作日精，其所以去於古者亦日遠，轉不易見其嬗衍之跡矣。

夫在我國，於古有立社之說。所謂社，亦卽招致部落初民生活演進之一節。若有人焉，爲部落之長，雄才傑出，則物色得高原之地，先立一石以爲設社之初基。其所以擇高原者，俾易爲人所共見，而又可以避水也。迨選基既定，則其部落乃至附近之居民，多來會於此，或輦運山石，或出其儲材，或徒助以勞力，乃至委以珍器。（南京長干寺之建也，傾城士女，無不投珍寶其間，以資祈福，亦猶古時合力立社之遺意。）亦如今於田間隴畔，鄉人之建一土地神祠，而近郊農夫，咸來助足成之。卽未有神祠之設，而鄉人驚一石一樹之神奇，將欲建構村廟，力有未逮，則先懸一有求必應之神幔，於此樹此石，以示之先河。後來之人，或卽因而建廟，或不建廟，而卽於以求祀。復懸若干報饗之文字於其旁者，在古代立社之意，首事者旣以爲議事之所，復用爲合部祀神之需，立石爲標，羣從至而輦石運材，亦卽今藏敎鄂博之初基。最先至者立石以示有神，後至者投石以神其神，惟於古政敎不分，力征則兼任政敎之領袖，故社以人事而兼神祀。迨後政敎旣分，則鄂博遂專爲宗敎上威儀之一節，而不更及政事。以迄於今茲，卽圖騰寶旛之設，亦正如懸幟樹巓，用以集中部民。及乎後此，僅書經文，用代禮誦，則同乎其爲政敎分離以後，淪爲宗敎所專用而已。

初民生活，有存於洪水初降之高原，（中亞細亞，地勢較高，聚族最先。）而建築發軔之始，亦自卽在此高原之上。乃至碉堡之所由與，繁衍四向，向西爲埃及之金字塔，東爲中國之京觀，南爲印度之寺宇，亦均自此以起，其拓殖之迹，有可於方位上求得之者。試觀夫地勢以言之，聚族而居，中亞細亞之占地有限，則不得不力圖四出，

拓植謀生。而洪水漸降，則可占之地，亦日以多。其東向者則漸至亞洲而為中國民族之初祖，故中國之建築多重東向，而又承拜火部落民族之後，火為離德，厥位於南，則又重南向。其西南之一脉，則漸至歐洲，或赴印度，是以印度佛教多重西向，而立西方樂土之說。至於中國京觀之築，固與碉堡為同源，然有云大人為京觀，小人為蟲沙者，則率初民移植時代旅行經驗之談也。京之為言，訓大也，古時為爬蟲時代，蔓衍於水陸，與人爭地，則名之曰鯨魚，以示其為巨魚。而其時地域多在高原，洪水初退，塵沙萬丈，即如今茲之沙漠。一日有颶風挾沙石以俱來，則鯨必失水而死。迨風退沙散，則埋鯨之處，且蔚然為一大邱，於是引申其字，謂之曰京，亦且足為京觀二字假借之初訓。（觀者用以瞭遠，大邱之上，占勢既高，因而營建，自可四望，故謂之觀。）至大人為京觀者，以言大隊行役之人，猝遇颶風，全隊覆沒，則亦如鯨之失水被埋，聚輜重骸骨而為大邱，為一京觀也。小人為蟲沙者，則小隊或一二人之長征，為風砂所埋死，正與蟲之埋沙相同，故曰為蟲沙也。明乎此者，始知中國京觀之所由築，實出於初民高原之碉堡，而京觀二字之所由訓，即所以述上古初民時代行役之不幸。至於以京觀為立政令，祀神明之所，則淵源者，更不待言而自知矣。

夫初民部落之有碉堡，事攻守，為世界建築之孳甲，無俟更言。然最初之碉堡，勢不能兼容當地率數之居民，而居民亦自不能永永其為風棲露宿。則私家建築，自與碉堡相輔而起，其形制之可以碉象而求之於今日者，亦端為今蒙藏游牧所居之包。包制實亦同於碉堡，惟小僅足蔽一家之數口，輕便足以隨時攜置，因游牧而四遷。蓋其時初民生活，已漸漸進化，且於狩獵之外，亦漸涉於畜牧之途，故包亦可謂之為具體而微之活動碉堡。試觀夫包之立，在先於中必有長竿，即碉堡立標幟以號召居民之遺意，無窗隙則所以防外來之侵襲，中置火盤，則為奉祀饗神之所，而兼足以治庖炙。迨後包之搆建，益趨便進，故今之蒙藏諸包，有不立柱於中者，有以氈皮為幕者，然其大體則依然猶是，無改於昔時。即於政教分離之後，廟宇為宗教所專，而藏式各召，立圖騰以為柱，設石塊於中，以供大喇嘛之所用，他人毋許褻瀆之者，亦均其遺帶之班班可考者矣。（五當召即有石座。）

建築之道，晚出而愈精，且又有教義氣候地勢材料之關係，故由原始民族時代，進而為各部落之所建，則其款制，亦且各別而不同。即如藏教，以曼陀為法器之珍品，曼陀上有內外二線，中線以內，示宗教政治上之惟吾為尊，中線外則十方世界，所以示各種宗教乃至部落之為我兼併而臣服者。故其建召之制，亦即本此教象。占地闊大，垣落重重，內為殿宇，外為僧居，再外始為毳幕，為游牧者之所

棲集，此其建築術進之有關於敎義者也。至藏中承中亞細亞之山脈，繼洪水冰塊紀之餘，又多大風，且大陸氣候，中午奇熱，氣壓亦低，故其建築，宜乎廣而不宜高聳，宜晦黑而不宜光亮，此則有關於氣候者也。至於人民生活，惟水是需，故建召必近泉源，而又以避風之故，多擇山谷，庶可久支而不敝，因之諸召多於殿前，設崇基平臺。其喇嘛所居之敎在廟旁者，屋不大而循陂錯落，又多環山以築之，（五當召即其一例，）此則有關於地勢者也。至材料之關係，更爲重要。土石於山谷之間，俯拾可得，且板築煉灰，較木工金工爲簡易，故藏寺建築，多以土石磚瓦爲之，而所用之木材，不過窗欞樑柱，且亦有倂此而不用者。（如五塔寺及喇嘛塔，往往以實心磚瓦爲之，用磚作圓棋，而不施樑柱，歸綏之五塔寺，卽其一例。）卽用木材矣，然施於窗欞之細工，非其所長，故建造較陋，而窗框多仍以磚堲爲範。卽其施於樑柱者，以森林之故，雖不難致，而亦不施細工，故樑柱特偉，初少藻飾。至埃及巴比崙，則富有藝術之天才，故其建築，則轉而精於雕刻，此其關於材料，不言自明。卽捨寺宇而言民居，宗敎與政治，於原始圖騰以至民族社會之際，莫不先有公共之建築，而後始及於私人。私人之建築，其所同風於寺院，以及所受氣候材料等關係者，不待言，此亦今日中西民屋建築異流之要因。（如廟宇爲方形，則民居雖小，亦多方形。正殿居寺院之中心，爲最要部分，則東方式之廳堂，亦復如此，可見一班。）卽至今日，立體式之新建築，高至數十層，而立體式卽爲藏式之孳乳，高聳又出於碉堡之遺，變本而加厲。由此循省，則大千千界，無論中外古今，建築爲何種款式，均可得其同源之徵象。且如再進一步言之，則建築之一部份，有自印度而輸入中國者焉，（寺塔等）有由埃及巴比崙而輸入印度者焉。（裝金及雕刻細工）有波斯埃及之西洋派逕至中國而別於印度所來者焉，（雲岡石窟，卽有此類藻飾，）又有自中國而囘輸於西藏者焉。（藏召之用中國龍鳳藻井）凡此不勝枚舉，有志之士，亦足以條舉而縷分之者也。

若夫專言宗敎，則其演進遭化，階段亦至顯然。燧古之初，驚其神異而不能明其理，或從而畏敬之者，卽加以信仰。所謂拜火拜水之所由，亦卽圖騰紀時之宗敎萌芽時代也。迨後則民智較優，而設想各異，凡其思想之所及，卽從而神之，從而信仰之，不假深思，凌亂覆雜。如其時之重攻守，則立武士之神。（今茲藏敎所祀，多作糾糾勇猛之像者，）驚生殖之力，則立生殖之神。（今藏敎所祀之歡喜佛）游牧之始，初得耕牛之力，則立牛神。（今藏敎所祀牛首之像）又合此三者，而爲牛首人身之武裝歡喜佛。凡此詭異之狀，實出於箇別部落之理想，於是恢詭權奇，純至不可方物。梵天時代承圖騰紀之後，其宗敎演進之情勢，蓋爲如此。迄於今茲，所以存其統緒而

尙可追溯其形象者，惟藏敎爲僅有之，此研治藏敎者所不可不先探梵天之源也。

世界之有宗敎，釋道耶回，乃至於吾中國之儒學，細加研索，實亦無不出於梵天之遺。中國最初，有混沌饕餮窮奇諸名號，傳說稽古，無可確證。而殷商以來，相習用之，至用爲藻飾器物之需；鑄一鍾鼎，製一餐具，無不以獸頭爲飾，獸頭卽衍自混沌饕餮也。（後來建築，屋脊尙有鴟首獸頭之飾，亦源於此。）此類名號之所由刱建，正亦初民心理之各就所思而神之者，甯非合於梵天宗敎思想乎。儒學集成於孔子，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所掌者柱下史，亦卽夏商之遺制。孔子旣就詢之，且又沿其損革而爲之說，散見羣經，歷歷可考。夏商人權與神權，多相淆雜，則孔子之所得於老子者，實卽此學統，更無疑義。惟孔子之學，重敎育而輕宗敎，重性理而略制度，化人於人倫日用之間，而不作鬼怪奇誕之說，故亦更不立宗敎之名。然其所承，固出於梵天之遺也。佛敎由釋迦牟尼佛刱之，而印度實先有婆羅門敎，婆羅門爲多神敎，直接梵天。釋迦氏一廓而淸之，惟佛是崇，正如耶穌敎之代天主而興，似爲一神矣。然仍立無量數之佛號，乃至韋陀金剛閻羅及護法諸神，依然不脫梵天詭異之體制。惟以佛統諸神，以一尊統羣祀而已。道敎則本主淸淨無爲，獨修潛鍊。然自漢張道陵以來，已立神祇之名，爲多神之敎，迨元代邱眞人處機西游而後，所受於西藏印度之梵天遺制，熏而陶之者日深，則其所立之神道，亦日以繁衍，不可勝數，其經典則亦多竄取佛敎之輪廓，從而增損之，於是益超於梵天多神之途。試檢封神傳西游記兩說部，均爲元代以後之撰述，其所涉道敎諸神，多有與藏敎所流傳者相同，可以知其相互之跡矣。外此卽至今日雲貴之苗猺，亦各有所信仰，而所祀有大神，有小神，難於遍考，要亦均爲梵天之遺。至於西方，自以巴比崙埃及爲文化最早之區，然其直接之於梵天之拜火拜生殖諸端，固在流傳，而卽人首獅身之金字塔大神，亦何嘗不與中國之饕餮窮奇，爲梵天所同衍。卽天主敎樹立偶像，設造天造地之奇談，像有飛天者，有裸身者，而統之於天主聖母，則仍自梵天以一尊而統多神之所出。迨其後耶穌敎起，更革天主敎之制度，不立偶像，然仍不廢其造天造地亞當夏娃之遺言，正如中國孔子之於夏商，因革增損其名物，略而不談。而其學術思想上之系統，固明明出於夏商之遺，依然其同爲梵天一脉。卽晚出之回敎，摩罕謨德爲一神敎矣，然所言者仍有死而復生之托詞。凡玆神話之自來，卽爲梵天宗敎之遺緒。至西藏則以地近高原，本與中亞細亞相接壤，而民智較遜，故步自封，故所遺傳於宗敎上之威儀名號像塑，尙處處留其梵天之本迹，而絕少進化。牛首人身之武士，光怪陸離之神像，乃至歡喜佛等等，一因舊貫。惟是唐代貞觀間，藏王又遣使至北印度

求法，歸而又參以印度之佛教，於是爲西藏立正式之豨叭教，亦卽今日藏密之淵泉。夫立如來佛爲教中初祖，卽不廢多神，則是政教合流之際，雄主以兼併爭長自況也。尊如來而不廢梵天之舊，光怪陸離之諸神，則是民之所好好之，不欲遽爲更張，以失人民向有之信仰也。迨元季明初，聖僧宗喀巴氏出，復因舊制而立黃教，正卽如乘大主教之疲而有改立之耶穌，曾起而代之。然宗喀巴氏亦知率廢舊章，必爲人民所不悅服，亦僅可因勢以爲利導於是嚴僧侶之制，廣教義之深，只能因革其間，而未容改絃易轍。然豨叭之習慣，已少加糾正，未始非進化之一徵。其最顯而易見者，莫如班禪達賴之二大弟子，統緒相承，以免本教道統之相互侵殺。後來立宗喀巴氏像於諸寺，像飾金身，圓姿滿月，不更爲詭怪之態，以絕世而駭俗，庶幾少進於文明矣。至於宗教之以金爲莊嚴之飾，蓋亦有故。本來中亞細亞高原，爲文明導源之地，一切政治宗教建築器用，由之以興。分而四衍，次之卽爲埃及，埃及之文化，發達於早世紀時，亦固人之所共知。埃及瀕尼羅河，尼羅河產金，因之埃及神祀乃至器用之屬，多以金製。迨後交通頻繁，東西人民之智識，相互共進，於是埃及金飾之制，又流入於印度。印度佛教，正在廓揥婆羅門之詭異，遂專以金色表示佛教之璀璨莊嚴，統於一尊。其後西藏求法於印度，佛教又流傳至於中土，而金色幾專以指示佛教。迄於今日，然佛教固仍未能盡廢護法諸神之異容怪態，以獨異於梵天派之婆羅門之陋習也。

西藏宗教，既直承梵天，而又參以印度之佛教，迨西藏併於中國，（唐代卽有公主下嫁藏王，清代西藏更列入版圖無論矣。）又轉而受中國之熏習。（如雍和宮爲藏教，然又祀關聖，謂其爲護法神。）故藏教中所包括者，至爲繁富。而宗喀巴氏以還，叛立密乘，更見其精深博大，此則非凡夫淺人如不才者，所得而縷述之。所幸今茲交通便利，藏地大師，輒來內地傳法，而吾國人士之潛心於此者亦日多，有志研討者，可得問津之所。余茲篇所述，則不過追溯其淵源，初非細研其教義，乞讀者恕其疏陋，少寬時日，當別舉所知，用爲諸君子陳之耳。

二四一〇六四

桂林山水紀（三續）

俞心敬

桂山之奇，宜爲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嘗圖其眞形，寄吳中故人，蓋無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爭也。　桂海虞衡志

（九）花橋

出水東門，渡浮橋，橋之東曰東洲，與城垣隔一衣帶水。在昔市廛殷闐，商賈輻輳，羣治所需，半多取給。今已衰替，蕭條無生氣。唐曹鄴咏東洲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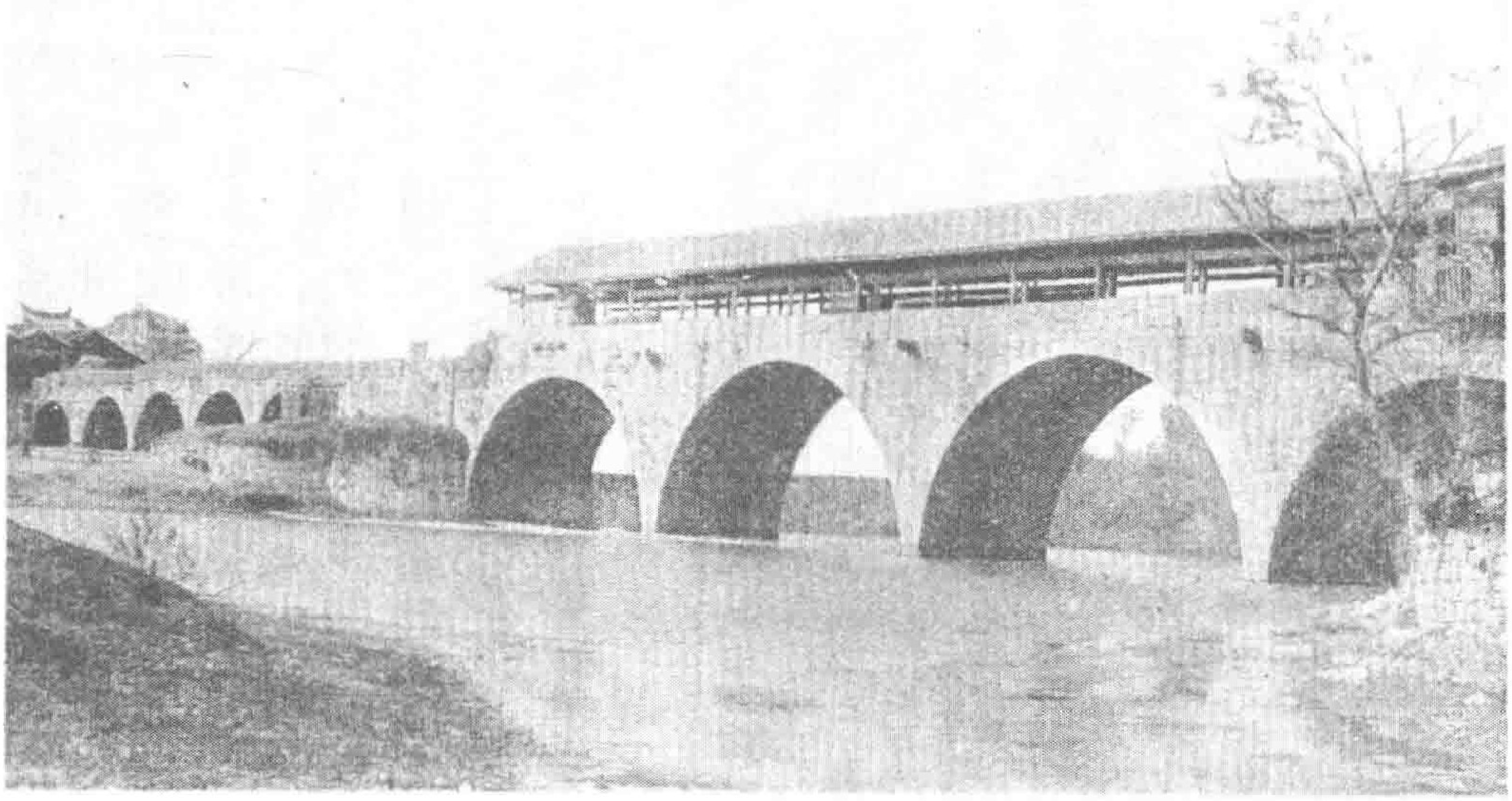
『江城隔水是東洲，渾似金鼇水上浮；萬頃頹波分瀉去，一洲千古砥中流。』

循水東街東行，可里許，有灕江支流，縈週七星山前；石樑架其上，曰嘉熙，俗名花橋。明景泰間知府何永全建，初名天柱，以橋之東堍，有石平坡突起，高約五六丈，大可五十圍，形如礎柱，故以天柱名橋。明清二代，屢有修葺，延袤約二十尋，曲檻周市，履道平坦，人行橋上，則見七星諸峯，近在咫尺，綠松翠壁，片片撲人眉宇。邑閨秀朱鎮花橋詩曰：

『石橋東郭外，近市轉淸幽；樹影分樵路，山光壓酒樓；幾村臨岸見，一水抱城流；花事今消歇，春波泛白鷗。』

花橋及七星岩〔劉體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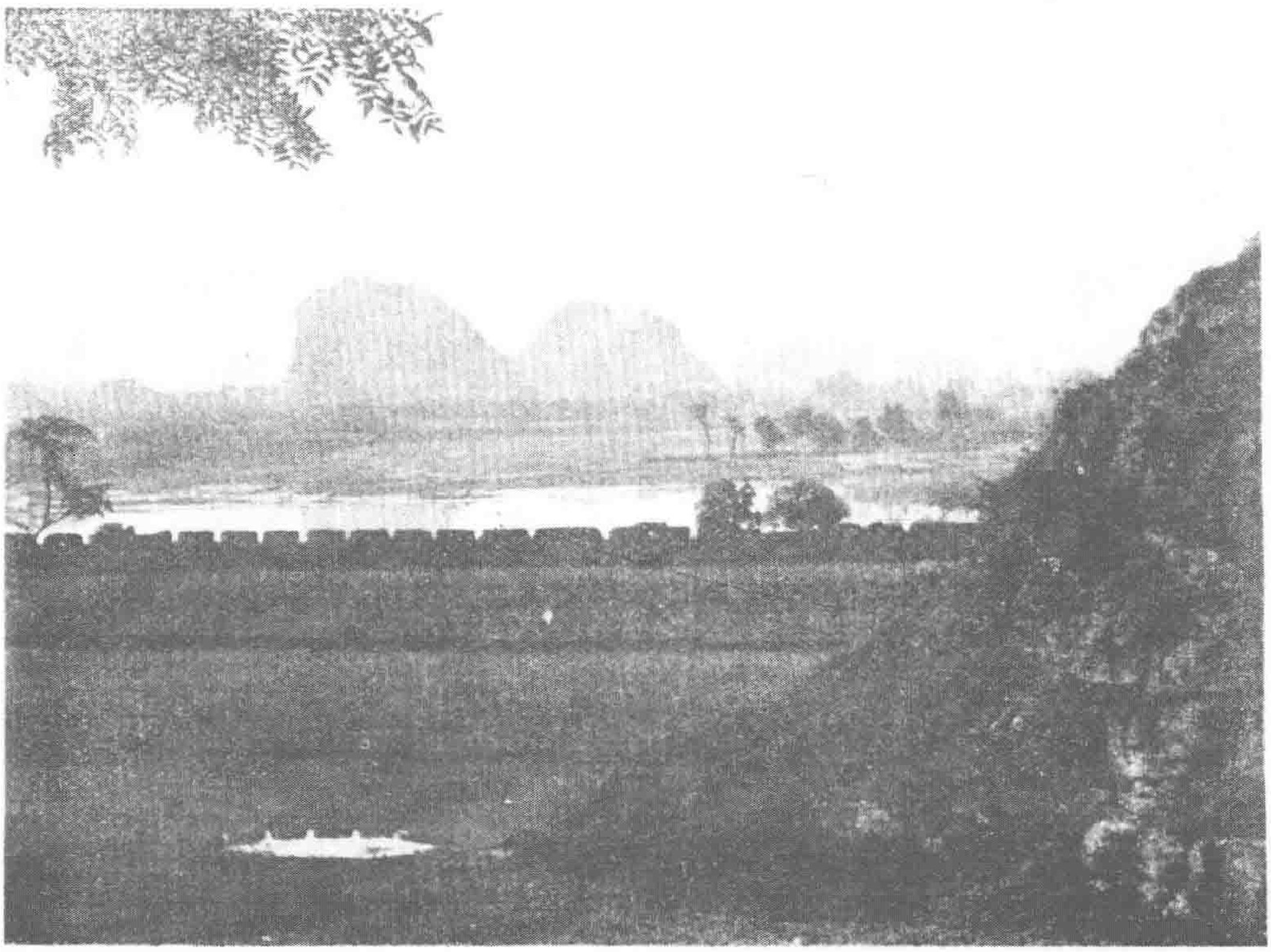
棲霞幽徑



（十）七星巖　普陀山　棲霞洞　祝聖寺　曾公岩

過花橋未數武，右轉入小巷有環闕，顏曰「峯迴路轉。」由此直達七星巖，兩旁疎竹掩映，茂樹勻綿，如另闢一寰界，夙爲唐宋以來，游客催詩覓句之地。

七星巖，一名棲霞，山；亦曰七星山，桂林八景之一，曰棲霞眞境。在城東三里；七峯高列，狀如北斗，登城望之，七星落落可數。三峯相次在花橋南側，如斗柄，一小峯若輔星然，北折四峯，邐迤花橋之北，方列如斗，高可千丈，周五里許，石色青碧，上如玉屏，下如旋螺，中多巖穴，窈杳幽奇；煙堂霧室，多半出空中，道絕不可攀登，昔霞凌客絕險阻，游七星諸巖最暢，俱詳粤西游日



桂林東城望訾洲諸峯〔劉體志作〕

記中。

從幽徑北行，瞬抵普陀山，爲斗杓之一。半山有寺，曰棲霞。門前一亭，植立危崖上；登亭振衣，西望城堞差池，茂林映帶；麗澤門外，諸峯合沓，朵朵可摘，自昔爲一府勝游之地。寺爲順治間楚僧渾融所建；光緒十八年，巡撫張聯桂重修，有碑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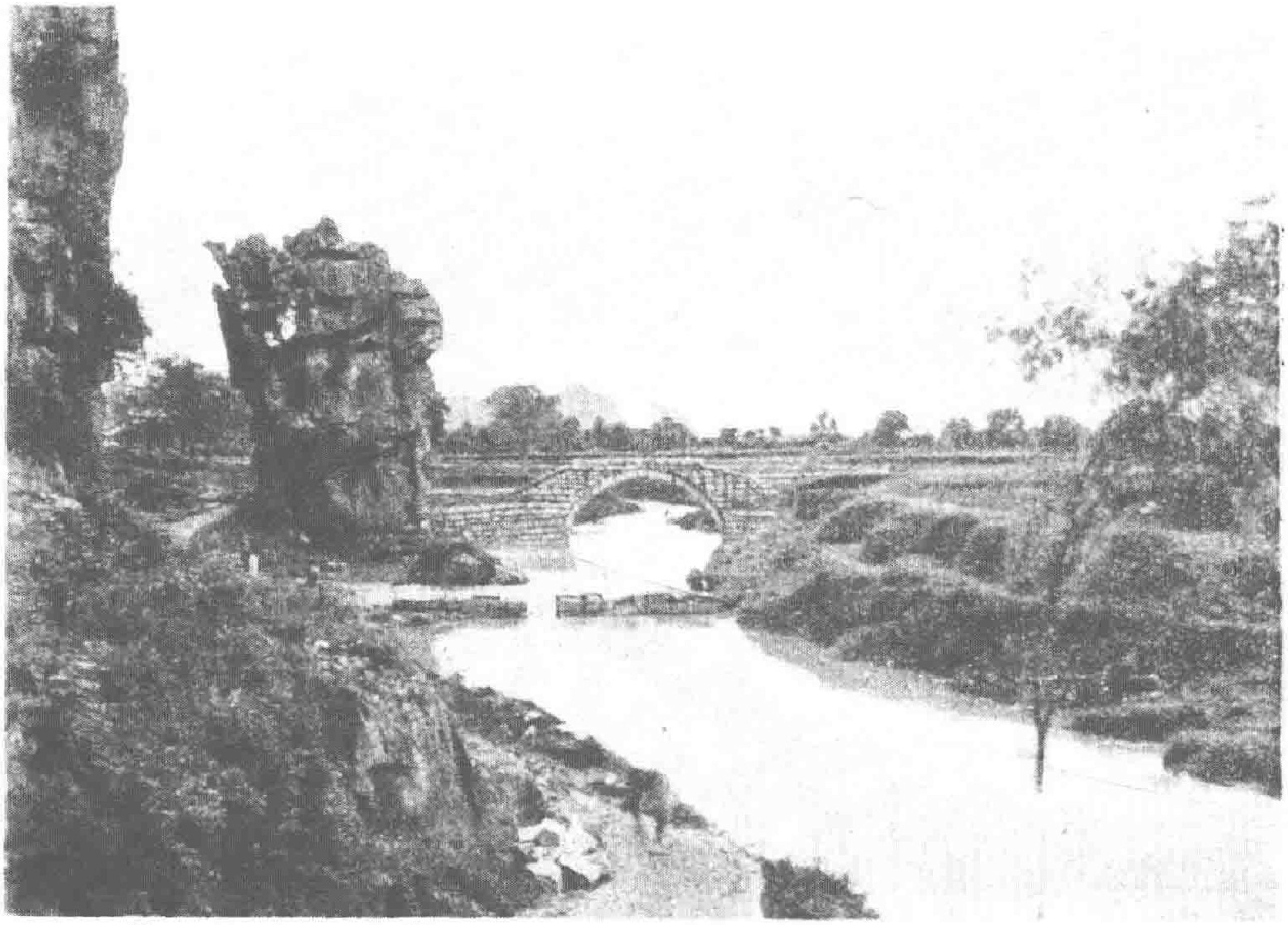
『桂林七星山之西麓，有棲霞寺；去城約三里，明僧渾融所建也。渾融和尚，湖廣沅州人；弱冠能文，不喜帖括；讀史，慕宗慤風；會世運已移，削髮游粵，止於桂林之善明庵；復仗劍從戎，所至皆捷；時有髡將軍之號。及衡峯失守，乃振錫於七星之壽佛庵；庵故隘，且陋，渾融恢基爲殿，增建堂宇，雜蒔花木，遂成名刹。以舊有棲霞洞，因題其額曰「棲霞寺」；此寺名之所由昉也。渾融蓋世之有道君子，雖遁跡方外，而能以風誼自期者；故一時名公鉅卿，多樂與之游。志中載其交遊姓氏，題詠篇什甚富；其最著者，莫如瞿忠宣，張忠烈二公；別錄二公之作，編爲一冊，名爲浩氣吟；一片血誠，溢於簡外，讀之者可以發奮而興起矣。當明之末造，瞿公推戴桂王，稱號肇慶，奉命以相國督師，規劃戰守；厥後桂王播遷，公爲桂林留守；城垂破，張公督師靈川，兵潰，紆道入桂，相約共死封疆；及城陷，同爲定南王所

執，幽之民舍；二公日賦詩唱和，得百餘首，瞿公方就刑，天大雷電，空中震擊者三，遠近稱異；遂與張公並死。張公屍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旁觀辟易；嗚呼！二公之殺身成仁，舍身取義，推其慷慨激烈之心，但知終於所事，以求無負於社稷而已，其他又何所計及哉！乾隆四十一年，瞿公賜諡忠宣；張公賜諡忠烈；並允大學士九卿所議，令原籍有司，設牌入祠，忠義祠；其授命之所，並得附祀；凡茲褒忠盛典，實曠古所未聞者。二公與渾融相友善，寺


普陀山棲霞寺

為遊習之地，迄今二百餘年，舊日琳宮，鞠為茂草；而二公之英風偉烈，縉紳先生，猶嘖嘖稱道之。寺之右有亭翼然相對者，曰雙忠亭；奉二公禋祠；因歲久傾圮，已葺而新之；寺則以公費鉅，邦人欲重建，而力有未逮，余惟修廢舉墜，地方有司之事也，乃發公帑，鳩工庀材，亘月而蕆事；寺中為堂三楹，前楹關帝殿，中楹佛殿，皆舊所

曾公巖內景

祝聖橋

有；後楹以祀二公，而寺僧渾融，及茅坪庵僧性因，臨桂縣生員楊藝，皆設牌而祀於其側；至於僧房庖湢靡不備具；又有樓可致賓客，可供觴詠，堂之左，則有聽月亭，志稱吳太史光命米錡書額，今亦就故址復建，並取舊額懸之，風清月朗，萬籟俱寂，小憩亭中，翛然有塵外想也。性因者，原名金堡，明末授兵科給事，以直言得罪，遣戍貴州；後爲僧而止桂林，上書定南王，請爲二公殮葬，許之；瞿公之歸櫬故里，張公之葬於城東唐家里，皆性因與渾融經紀其事；而當日具棺以殮張公者，實爲生員楊藝，其義皆不可泯，所當附祀以隆肸蠁也。余讀趙鶴齋所爲渾融和尙傳，稱其對士大夫好談忠孝大節，日誦二公浩氣吟，至拍案起舞，遇同輩則勉以內典，人有急，必赴；又讀性因上定南王書，謂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此其卓識偉論，豈尋常披緇茹素者所可同日而語邪！今日者，梵宇重新，其視曩日結構，未知何如，而都人士以春秋佳日，俯仰流連，緬忠魂之英靈，憬高僧之仗義，知必有慨然於正氣之常伸，而爲之低佪不置者；人不因寺而傳，寺實因人而重，非徒以山水奇秀巖洞幽曲足當目前勝景也！寺既落成，乃爲文勒石，以紀其事。」

寺後有巖，橫通棲霞洞。洞中景物，迥異塵寰；石乳凝成種種狀態，



龍隱巖前之溪澗

肖人肖物，詭巧百出；或上或下，或亘或纖，或直或欹，左右展顧，步步入勝，盡天下之奇觀。昔子原攬永州泉石之奇，歎曰：吾疑造物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我遊斯巖，直與同一慨念焉！桂海志續記云：

洞石倒掛峻嶒，予手捫壁，走闇中，百餘武，已復大明，猶然上洞也。下洞更在其下，下數十級，更益宏朗如堂皇，仰首見鯉魚躍洞頂，正視之，忘其非眞也；已過三天門，每過，則石楹垂立，僅度單人，第乏扃鐍耳！過已，則又黝黑深黑，目力不能窮；高二千尋，闊二百尺，束炬照之，旁列萬形，黃冠一一指之，此爲象，則捲鼻而臥；此爲獅，則抱球而弄；此爲駱駝，則長頸而鞍背；此爲湘山佛，則合掌立；此爲布袋和尚，則側坐開口而胡盧，半爲石乳；萬古滴瀝自成，巧於雕刻，半乃眞石，想其初亦乳結也，誰爲爲此？眞造物之奇哉！其他如牀如几，如曬網，如奕棋。如魚如鳥，如佛手足，顧此失彼，不得盡矚，亦不得盡名之。』

袁枚乾隆甲辰十月，遊七星巖，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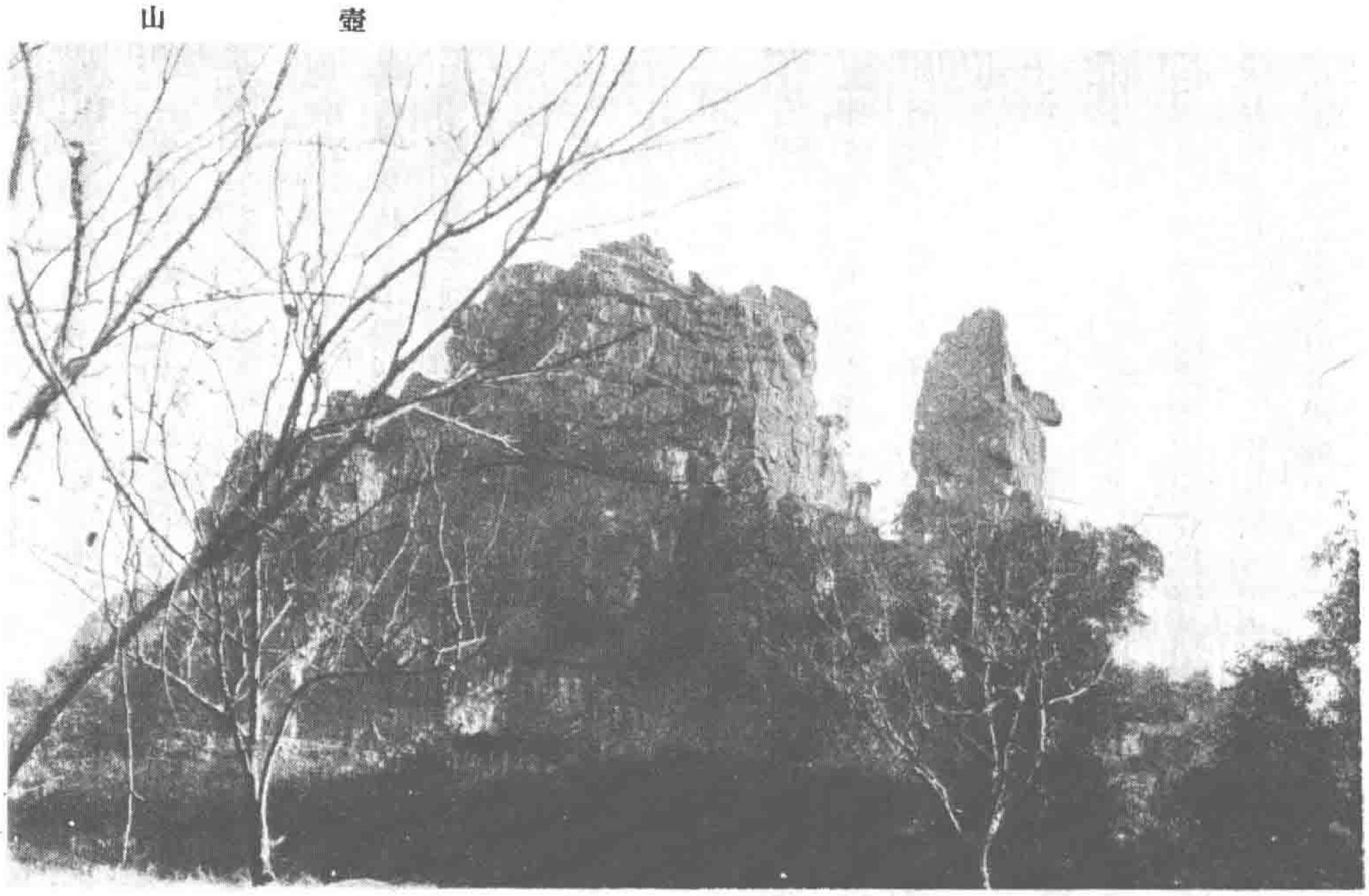
『山外看青山，如把人皮相，入洞看青山，如扶人五臟；桂林諸洞皆呤岈，就中奇絕稱棲霞；窊隆三里皆縣延，以雲作地石作天，萬怪惶惑藏其間；晉文請隧從此入，良夫執火誰爭先？道人持搧杵，賈勇作前導，指示淨瓶柳，羣蜂來作鬧；指示金鯉魚，龍門如欲跳；忽然老衲曬袈裟，忽然漁翁挂箬帽；仙人牀冷覓忘歸，石柱擎

空吹不倒；紂絕陰天既可疑，五公鑿谷猶堪笑。其他獅駝蛇鳥可千餘，一一像形誰所造？我道諸名皆强呼，並非山靈有意相描摹。萬物有單複，山川甯獨無？此是石婆石丈之心腹臂腸耳，遊人搜剔作巧屠。奇章雖愛那能輦，王宰善畫或可圖，但恐一燈吹滅薪不繼，從此我輩幽宮永閉胡爲乎！納手捫心方自怖，隱隱東方一白露；雖然報曉少鷄鳴，漸有微光開覺路；洞中久行目盡昏，侊侊爭往明處奔，誰知返射斜陽影，還是懸崖不是門。」

循七星山麓，東北行，出萊畦麥塍間，羊腸小道，曲折有致；過山村三四竹影當前，犬聲出戶；山麓澗水潺潺，峭壁皆叢石聳壘，無纖土蒙翳其間；山花嫣紫，落英繽紛，武陵漁所見，當亦如是。澗盡則路右山屏若負扆行，二里許，鐘磬聲響傳空谷，祝聖寺在望焉。桂省淫祀早廢，城隍土地財火痘瘟諸神，擲毀無餘，該寺爲佛教會保留碩果僅存。寺院二座，均憑巖結閣，拾階而上，寺前壘石爲臺，可資縱眺，迤東一帶羣峯摩霄插雲，爭競莫肯相下，此桂林東郊山水之一角也。祝聖寺半爲新建，髹漆一新，十數僧徒，正踞蒲禮懺，殿上佈置整潔，方丈趣客入瀹茗，談有頃，辭出，登祝聖橋橋堍一石怒立，玲瓏如几上物，再前行，炊許，路右一巖，如耳之附顱，是爲會公巖，通七星諸隧洞頂，石乳幻出欲墮未墮，席地片刻，鼓勇復前，繞出七星諸山之背，經壺山之側，其勝另節述之。

（十一）月牙山　龍隱巖　元佑黨籍碑

壺山



月牙山，位於七星之柄，在東洲正街南首。石巖一峯，端直峭拔，若劍狀，目爲劍山；半山之間，有招提石磴數十級，曲折以升，崖室半懸，石壁三面，瓊花四出，如屏之列，如帷之張，如新月初升，廣容千百人。高覆浮圖七級；下臨潭水，烟樹迷離，碧光耀映，夏日祛暑勝地也。寺僧善製荳腐羹，春秋佳日，邑人恆攜榼來山澆愁滌襟焉。龍隱巖，在月牙山之南壁，昔時山脚沒江水中，遊者須泛舟而往；今循山麓，可達洞側，自東洲來，如不經行花橋，自橋堍南行，有捷徑，跨澗水，可通龍隱巖。洞中左右，皆石刻；頂有龍跡，長可竟洞，若印泥然。宋新安朱晞題曰：桂林巖洞，龍隱其最也。下有潭泓澄縈紆，貫於巖腹，世傳有龍蟠伏其間，因以名焉。

龍隱巖，俯江瞰城，後壁稍左，有宋刻蔡京元祐黨籍碑，上刊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諸君子凡三百餘人。

按蔡京籍元祐諸賢爲姦黨，請帝（徽宗）書之，立碑端禮門；復頒之州縣，令長吏皆刻石；惟桂林勒之崖壁，至今獨存。復攷宋史元祐五年，以星變從劉逵之請，夜擊碎端禮門碑。次晨，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噫！名信不可滅，小人之用心拙矣。

清陳元龍詠龍隱巖詩曰：

『看山如觀畫，遊山如讀史；桂州巖穴奇，石刻窮祕詭，豈惟攷歲月，直可補紀載。龍隱一拳石，聳倚江之沚，筇屐久已荒，虛竇滴古水；宋人題識偏，蘚花蝕成痏；中有元祐碑，所謂黨人是；低徊駐遊驂，循環讀終始。起自溫與潞，訖止王化臣，三百有九人，一一皆君子；宋史或未詳，茲焉炳名氏；摩崖故不朽，光焰射灘水，諸公千載靈，呵護洞門裏，遂使小邱壑，重與嵩岱比，流連不能去，落日促旋軌。』

龍隱巖右側，有狄靑平蠻碑，高四五丈，字體瑰瑋，八百載來，無絲毫漫滅，洵可寶也。以石刻過巨，無碑拓可購焉。

（十二）壺山

桂林東洲有壺山，余出遊，頻過其側，未之異也；後披臨桂縣志，知其有詩話存焉，因錄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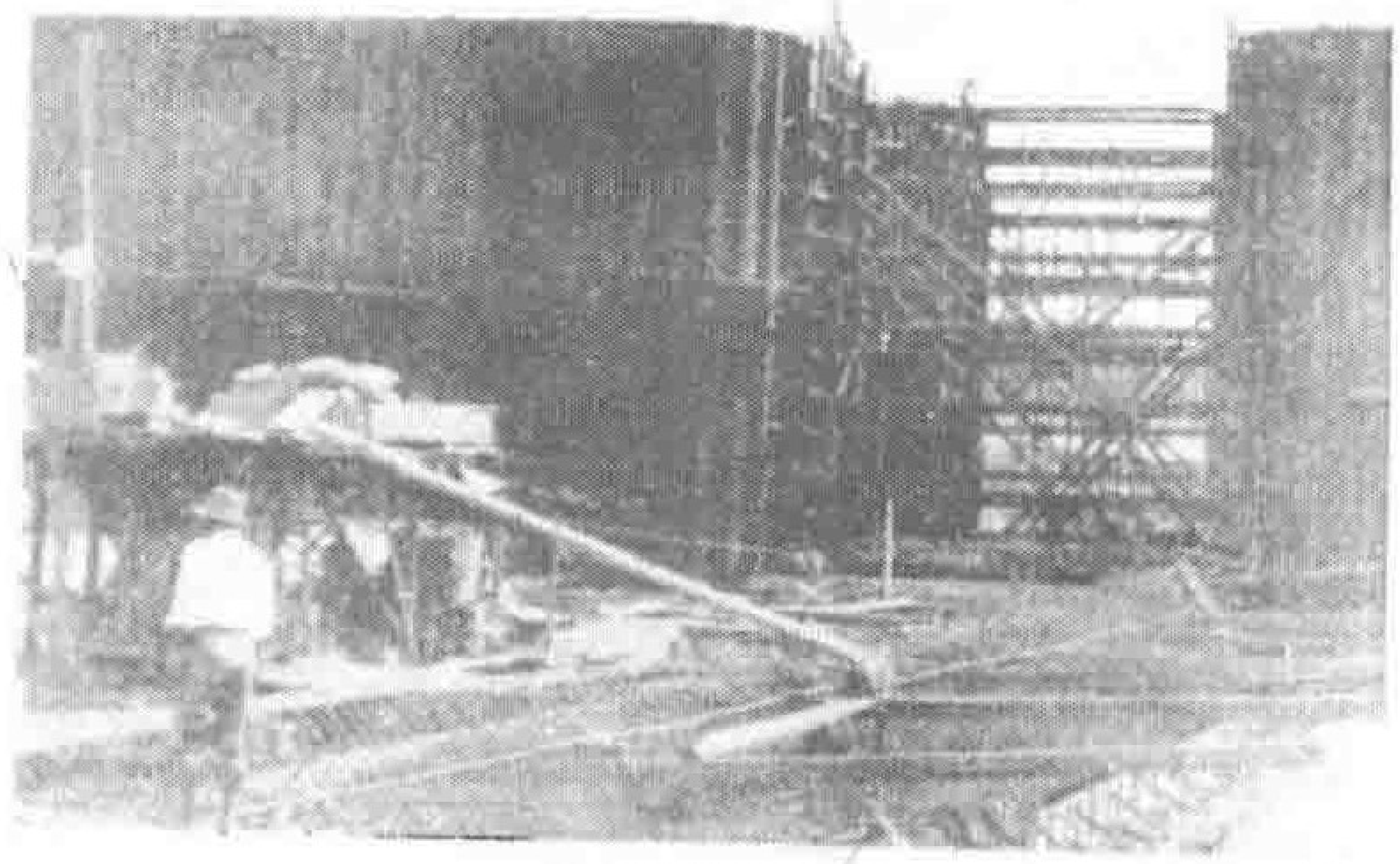
『雷鳴春，字亮工；前明諸生；國變後，隱於酒。邑有壺山，亮工常清曉躋其巓，作長嘯，聞者盡驚；久始知其爲亮工。嘯時與故人飲醉，輒曰：「我死當葬此。」至今山下有雷酒人墓。所著桂林田海記，及唱酬詩文，歲久多佚不存。臨川李秉禮，壺山看桃花，經雷酒人墓，賦詩吊之曰：

『壺山有酒人，姓雷名亮工；生前嗜酒死不泯，吟魂來往隨飄風；誰與種桃千萬樹，郤傍酒人埋骨處。花開亦作醉顏酡，疑有精靈暗相附；香風蕩漾花欲顚，鶯歌蝶舞爭春妍；地下酒人呼不起，醉倒長向花底眠。人生及時且行樂，對酒萬事俱可捐；花枝照眼杯在手，形骸放浪壺中天。吁嗟乎，繁華一瞥成今古，畢竟山林是誰主，年年歲歲看花人，有酒空澆墳上土。』

導淮工程一瞥

顧濟之攝

〔參閱本期〔江北沿運七縣視察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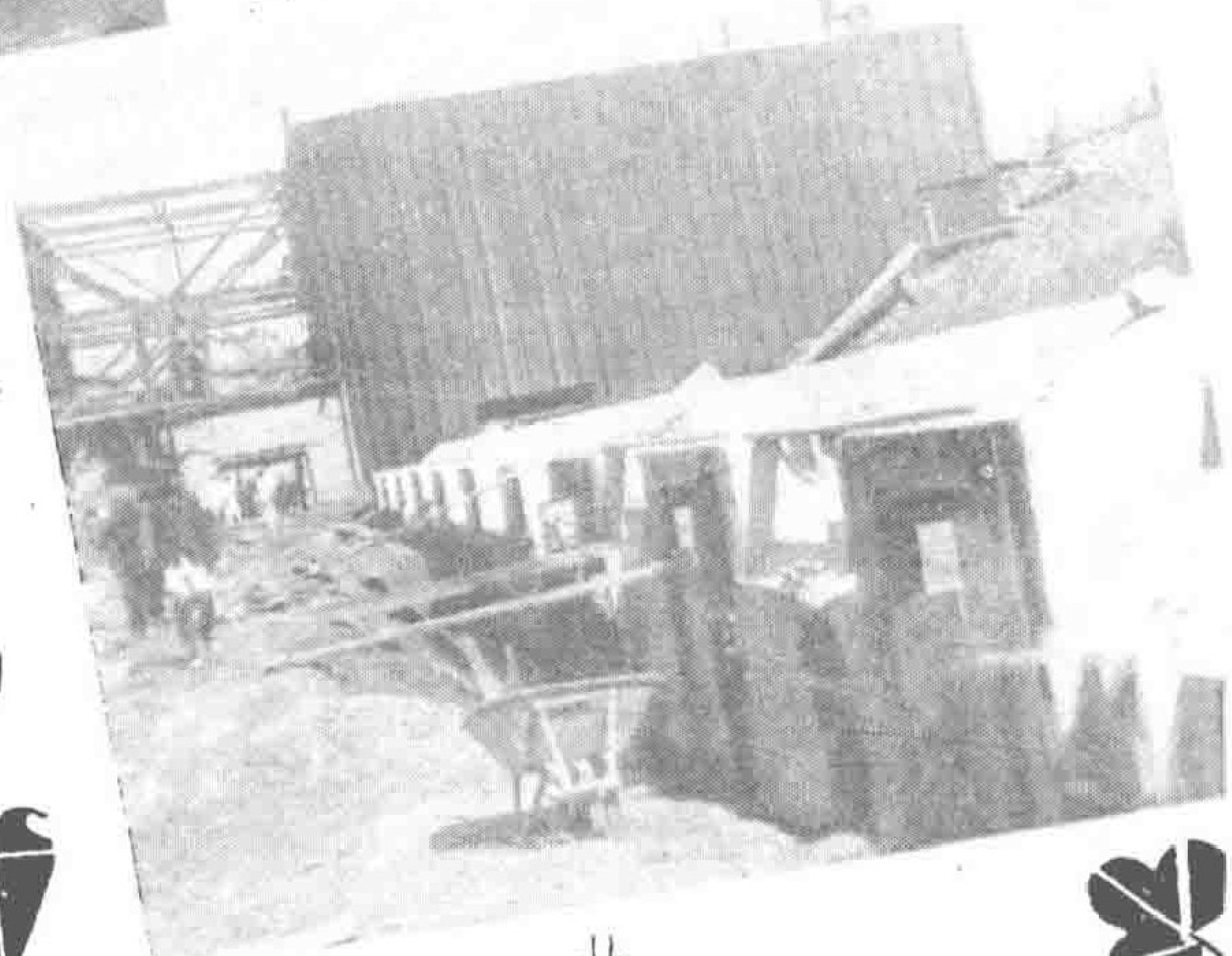


↑邵伯船閘之下閘門



↑邵北船閘之工作瞭望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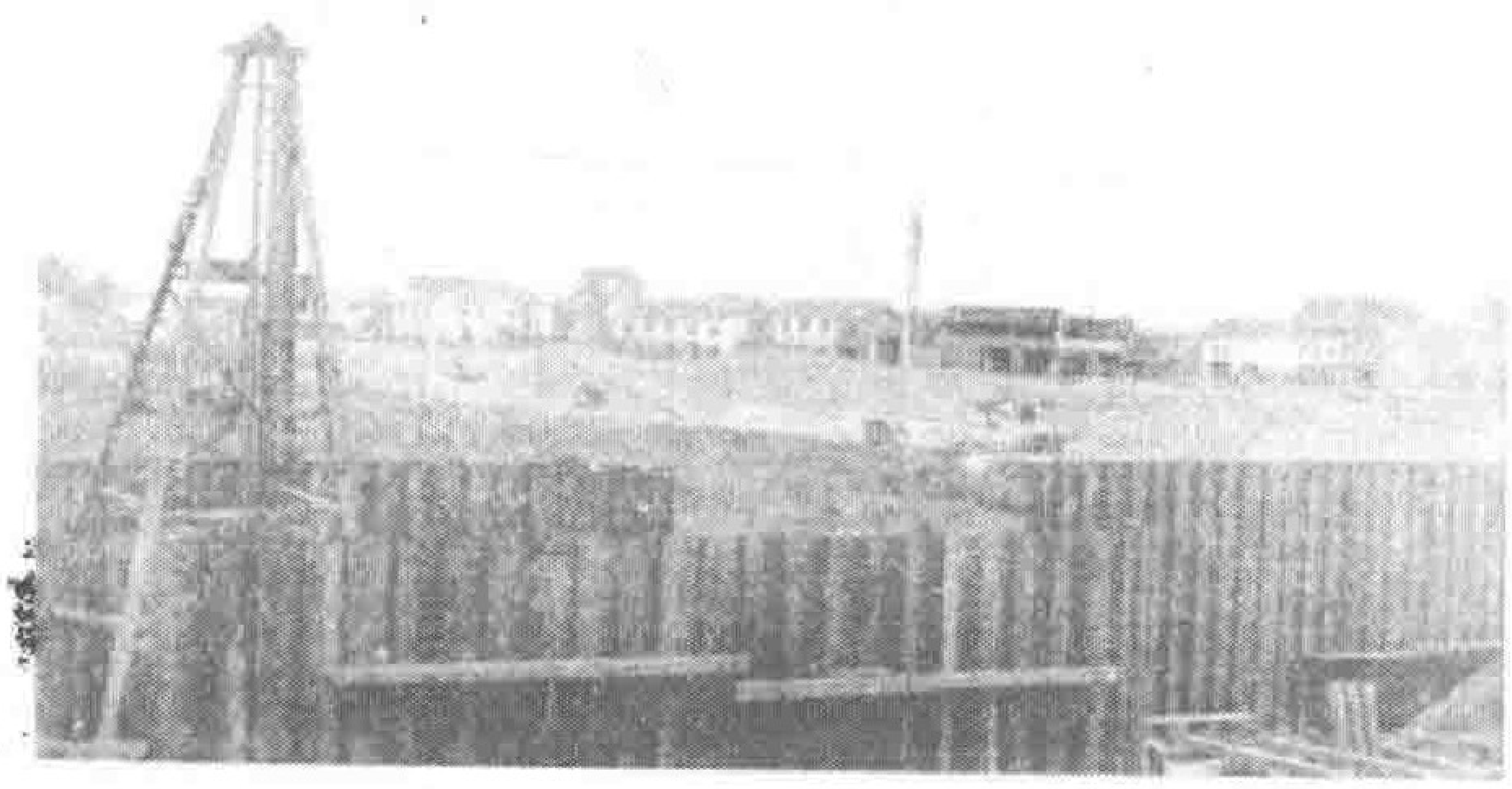
↓淮陰船閘之通水渠



↓高郵小船閘之鋼板樁

↓運河堤上之三角測量高台





包頭風物

趙叔雍贈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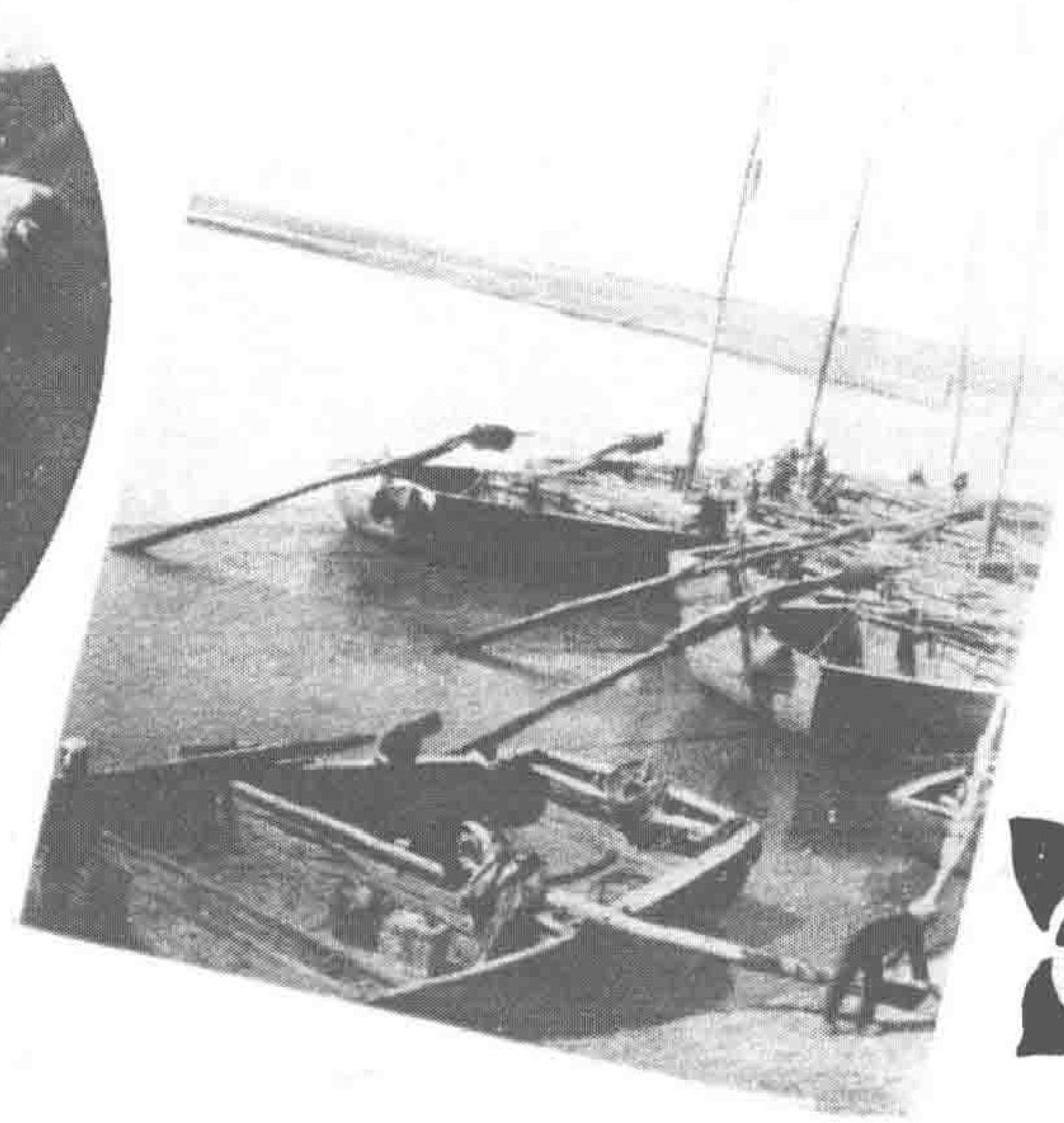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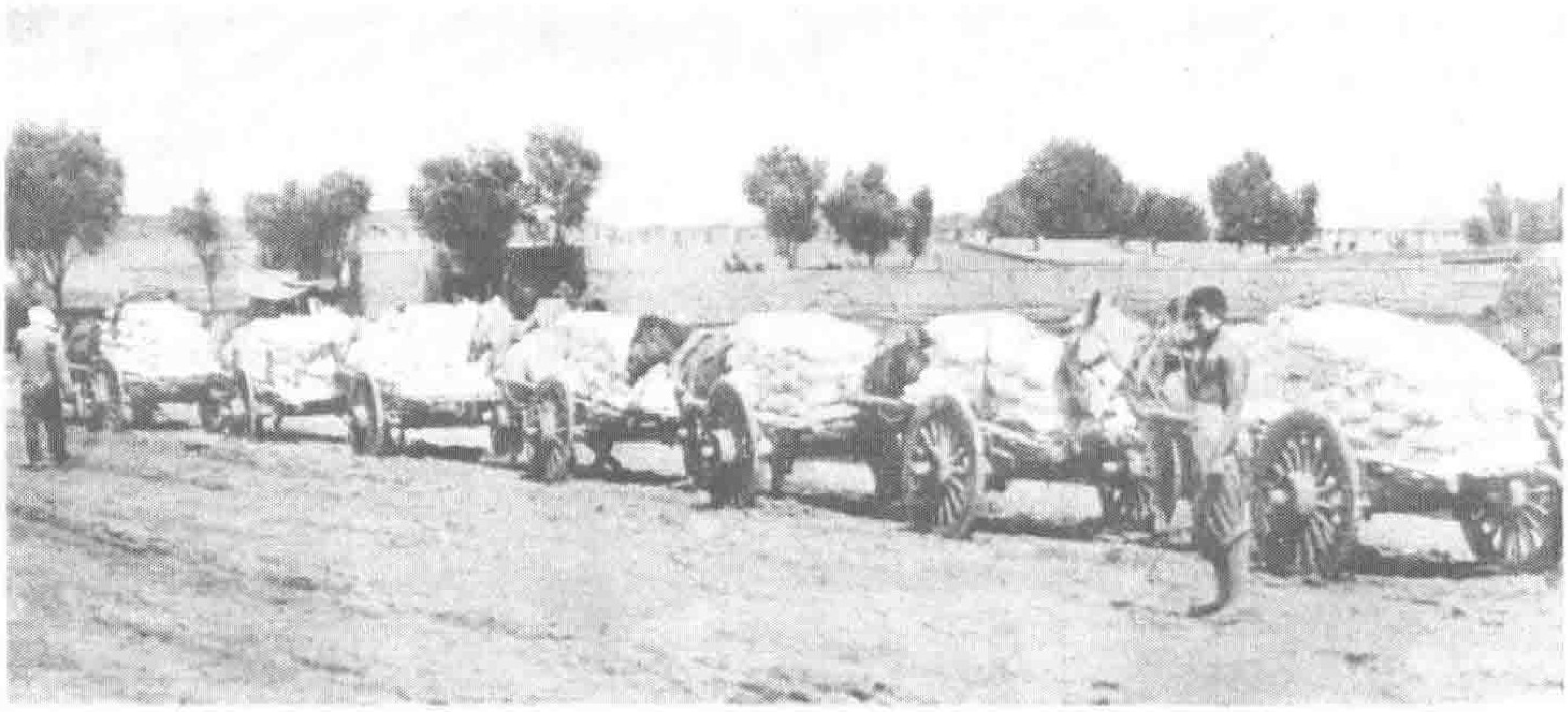
包頭黃河落日

包頭黃河渡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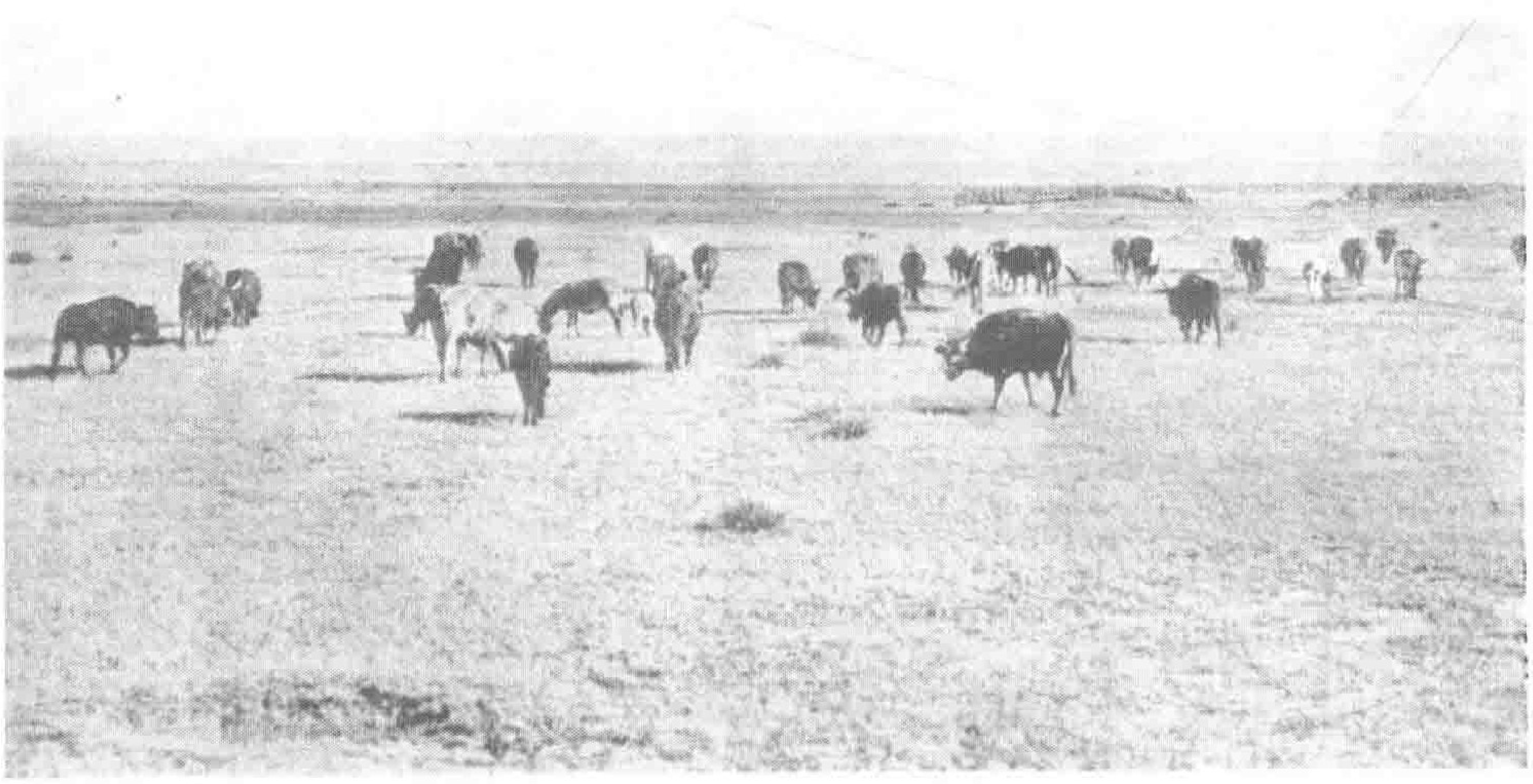


包頭黃河鯉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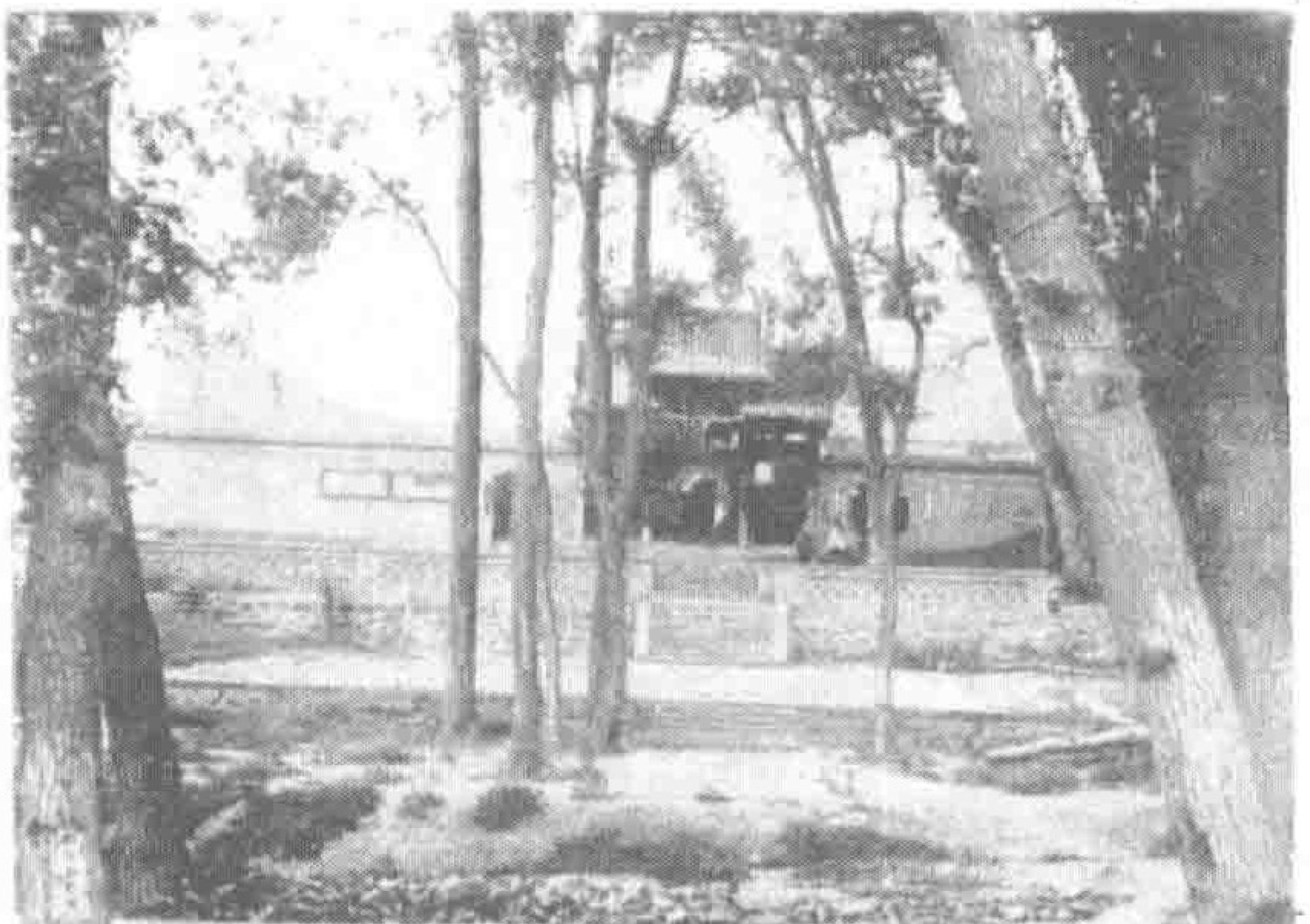
包頭麵粉



包頭羊羣



包頭轉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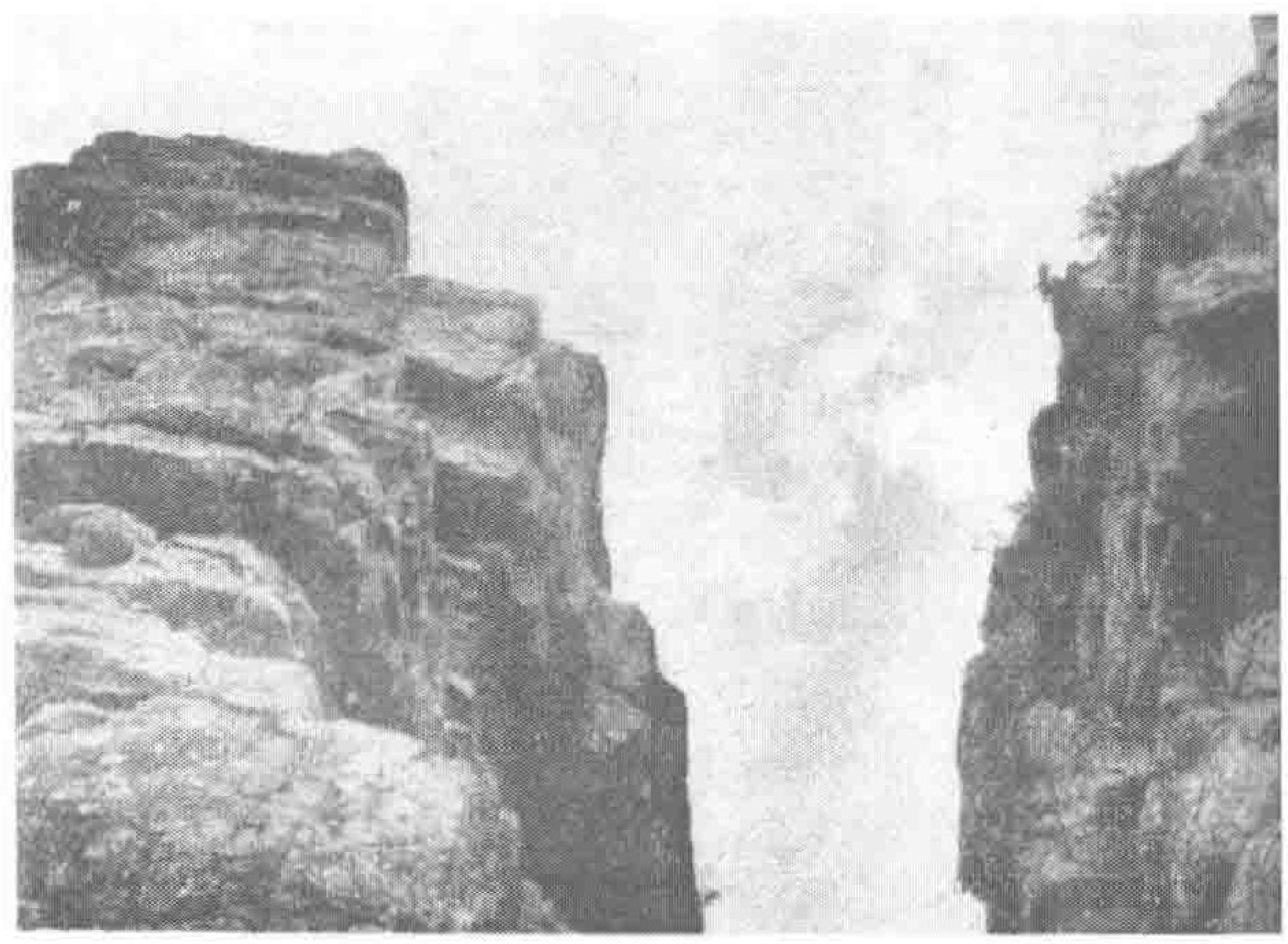


包頭龍泉寺

琴川秋色

王勞生攝

劍門爲常熟虞山最雄奇處石壁砑然中開如劈





方塔在常熟城內

言子墓在城北清權坊即虞山麓也



從劍門盤旋出巖頂佇立遙望胸襟爲之一暢



虞山游侶如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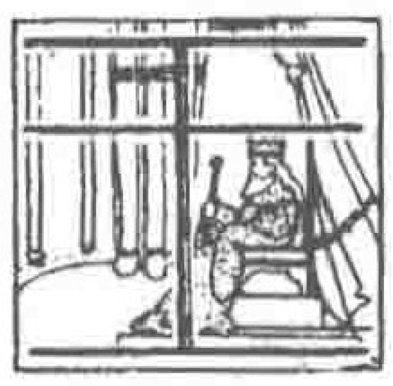


旅行講座

九六叟相伯

王儒堂先生訪問記

趙君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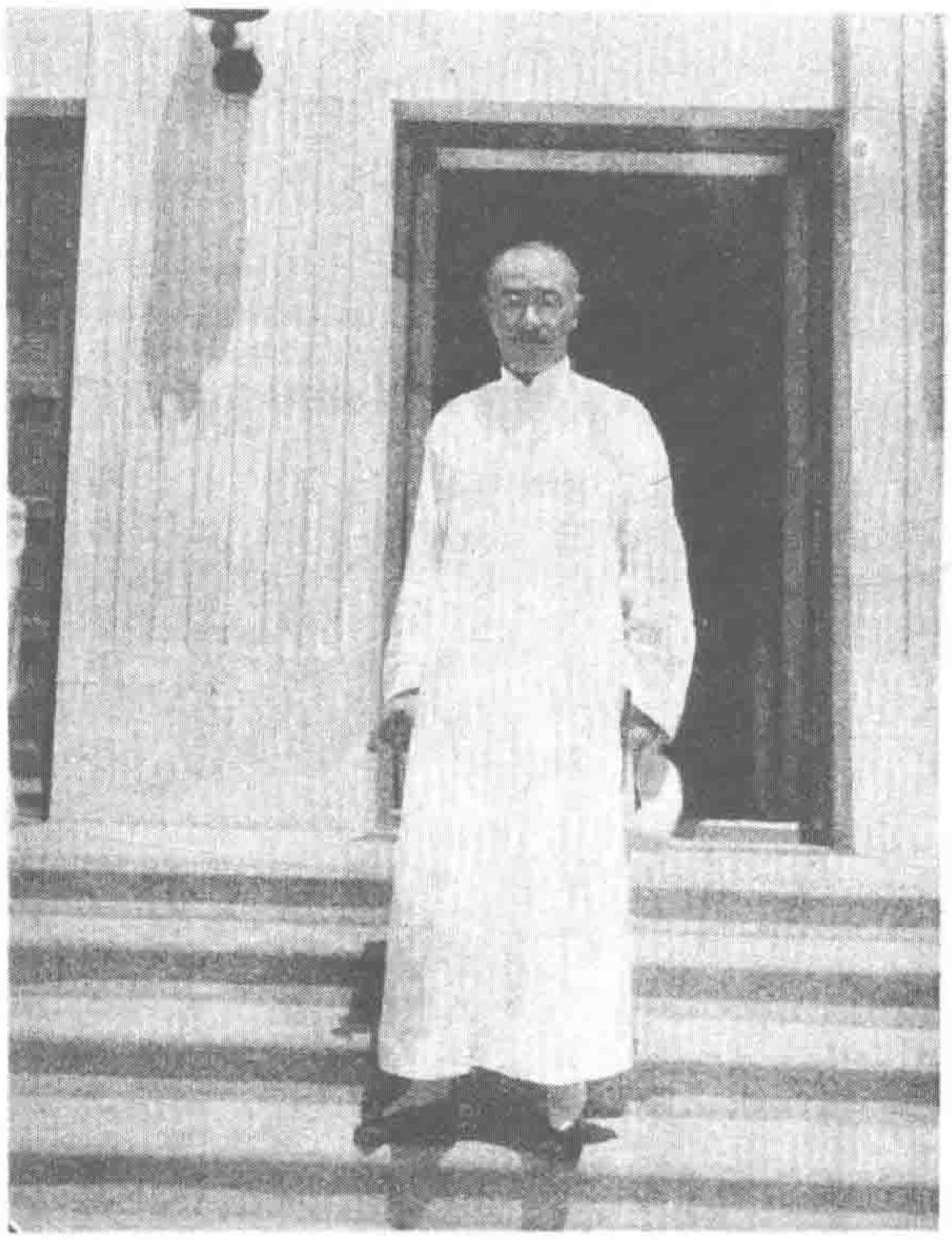


儒堂先生是一位旅行家，不僅是在國外遊歷了許多國家，便是在國內也到過很多很多的地方。王先生的公私事件非常忙迫，可是在百忙中，仍應允記者作了下面片段的談話。

王先生的口才，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接見記者時，第一句就很鄭重的說：「旅行是有益的。旅行就是讀書。俗語說百聞不如一見，我們仔細研究這一句話，覺得一點兒都不錯。」

「旅行就是讀書，真是至理名言。讀書而不旅行，所得一定不廣。」我繼續說着。

「不錯，尤其是年紀較高的人，根本沒有機會去讀書，要增加智識，非出去旅行不可，你要知道，我們所化的旅費，就是學費，旅行的人，一方面固然是遊水玩山，另一方面，應該注意風土人情，經濟狀況，教育情形等等，各人就各人思想所到，或者歡喜研究的各點，分別去看，仔細研究，所獲得的材料，一定不少。近來各地旅行的風氣，已經漸漸地普遍了，從前到各地去旅行，交通不方便，食宿不完美，所以比較起來，是一件苦事。現在政府極力提倡建設公路，開闢風景區，已漸有成效，貴社也在各處辦招待所，為旅客謀便利，所以旅行事業的發展，一日千里，前途希望無盡。」



旅行中之王正廷博士

「近來旅行的人，多主張到歐洲去；因為歐洲所看見的，都是古色古香，無論什麼東西，好像有深長意味似的。美國所有的，是現代物質文明，所見到的是高聳入雲的建築，同樣是旅行，到美洲還不如上歐洲，先生的意見如何？」

「此言誠是。不過我以為旅行的目的，不

僅在乎看山遊水，專門側重美麗悅目的景色；卻也當注意所到地方的其他各方面。類如地方上的人情風俗，甚至交通事業的發展情形，都應該加以觀察與研究。從古色古香方面說，美洲誠然不如歐洲，但是從科學文明上着想，旅行美洲也有旅行美洲所得到的妙處。若單就航空旅行說，那麼歐洲旅行，也可以到處看到飛機。不過從建築上觀察歐洲美洲，確乎有不同的地方很多。」

「有人說，西湖山水明媚，果然比得上瑞士，但是西湖總覺得太小。如果把太湖闢 National Park，則所有太湖左近的地方，像無錫，蘇州，湖州附近的名勝，包括在內，就可以與瑞士媲美，先生之意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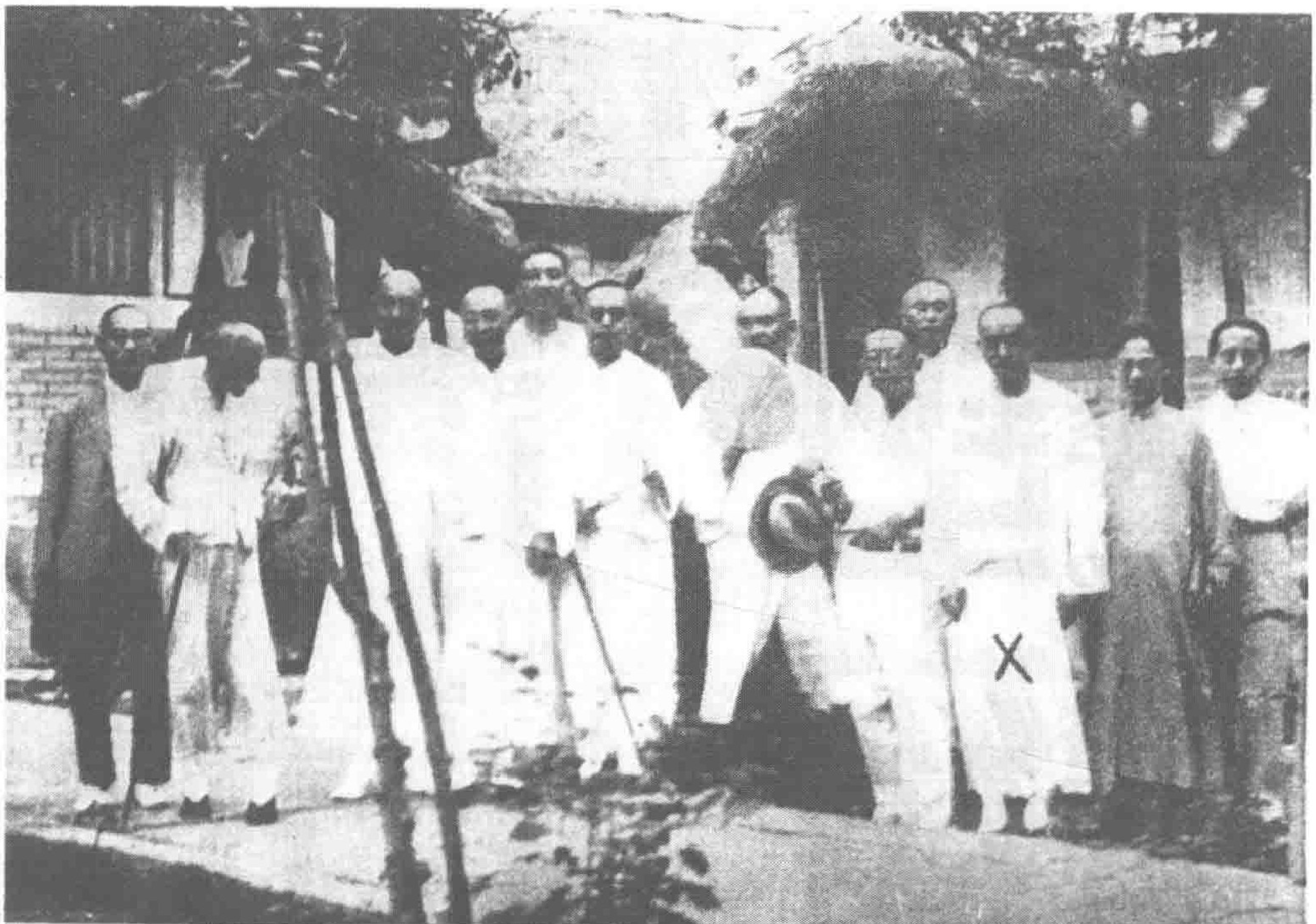
「西湖當然算得是中國最美麗的遊地，範圍確乎不大，但是要把西湖四週的鄰近山水，整個的劃成游覽區，也足夠十天八天的游覽。若把太湖區域闢為游覽之地，美麗或許不如瑞士，範圍或比瑞士為廣。無錫蘇州湖州附近的名勝，固然可以包括在內，但予以為宜興一帶風景足為太湖生色不少。宜興風景，在江南一帶，可算得很奇偉的。」

「吸引游客，可以使得外人明瞭中國實在情況，同時可以提高中國在國際的地位麼？」

「吸引游客，當然可以使得外人明瞭中國實在情形，不過同時要因此提高中國在國際的地位，那是很難說了。誠然，北平的故宮建築，西湖的明媚山水，揚子上游之偉大風景，以至牯嶺，青島，莫干山之消夏勝地，當然早在外人欣羨之中，每每留連忘返。但是中國各地的名勝，往往任其荒蕪廢杞不加整理，更無建設，若盡使外人一一觀光，殊不能博得良好的印象，可以斷言。希望國內足資遊覽之各處名勝，逐次加以整理建設，並當發展交通，如最近政府對於黃山之建設與交通之開闢，便是正當的辦法。」



王正廷博士為本誌題字



圖中有×者為王正廷博士游覽青島嶗山時留影王氏左首第一人為青島市長沈鴻烈執芭蕉扇者為王曉籟君右首二人為潘公展劉雲舫二君

「我們到陌生的地方去要觀察一些眞相，用什麼方法入手？」

「第一，自當充分明瞭這一地方的地理人情風俗。其次自當設法請由當地人士代爲嚮導。即使不能，至少也得覓着熟悉該地情形的人士，做你嚮導，然後按圖索驥，不難收事半功倍之效。」

「先生最近有南洋羣島之行，印象如何？」

「予前次出席國際扶輪會遠東大會，首至菲列賓，繼遊南洋一帶，如新嘉坡，爪哇，越南等處，亦均到過，所得印象甚佳。深覺南洋一帶人民，多能刻苦耐勞，更覺地方物產豐富，人民體格强健。各地僑民，多具愛國熱忱，若與祖國切實合作，非但在生產上可穫佳果，即從民族上言，亦足爲祖國增光不少。因爲南洋一帶的僑民，頗不乏運動能手，足以代表我國强健的種族。」

「先生歡喜看山麼？瑞士的山和中國的山作一比較如何？」

「予生平頗喜看山，但是我以爲瑞士的山不能和中國的山放在一堆裏比擬。因爲瑞士的山，都是聚在一處，宛成了一個園景似的山景。中國的山，却是散在各省，到處皆有，範圍之廣，無以復加。中國的山各有其美。中國一句老話說：『五岳歸來不看山，』這當然是指五岳的奇偉，但是桂林的山和西湖的山，那又各極其秀麗，或許在瑞士山景

之上了。」

「旅行是人人應有的享樂，但是在中國，有錢的人纔可以出外遊覽，我們要旅行大衆化，有什麼方法呢？」

「予以爲要使旅行能夠大衆化，第一要義是要發展交通，發展交通，當然是多修良好的道路。道路而外，更須多設公共汽車，車費價格尤須低廉，如此而後一般民衆可以不必耗費多量的金錢，同樣可以享受旅行的便利與快樂了。第二也得要喚起羣衆對於旅行的興趣，假令鄉曲之士，仍然抱着『老死不相往來』的政策，那即便有很好的交通，也不能使旅行羣衆化啊。」

「美國現在盛行 Stream line 火車，中國有此需要麼？」

「美國的流線火車，在眼前的中國，還不需要。因爲流線火車的速度，當然比尋常火車爲高，但是目前中國鐵道，還不如美國大陸路線之長，並且不是雙軌，即便有了流線火車，也不能與尋常火車同時並用的。現在的唯一需要，還是要多造鐵路，流線火車之採用，還在其次。」

都錦生絲織禮品
美麗綢傘　絲織風景　檀香絹扇
發行所
杭州花市路
上海北四川路
上海三馬路
廣州永漢北路
廣州十八甫
南京门东桥
漢口江漢路
北平前门外廊房頭條

如火如荼的

紐約週末遊覽旅客

沛甘



美國紐約地方，星期中無論那一個早晨，從禮拜一到禮拜五那幾天，第五愛文義和四十二條街的馬路上，行人接踵，車水馬龍，川流不息地，來來往往，是一個世界上最熱鬧的街市。可是一到夏季，禮拜天九點鐘左右，無論何處馬路上，就很難得見有行人了。清冷的公共汽車，在多數紅綠交通燈閃鑠之下，曳過了空寂的街道。顚盪着的電車，經過四十二條街時，破空激起了回聲，車子裏面坐着一兩個日暮窮途的搭客，趕着到渡頭去；馬路上還有幾個做禮拜的人，步行着到教堂裏去做早禱；一個孤零的警察，站在階下，手裏舞弄着警棍，翹首朝天打呵欠。他心裏明白這又是一個焦燥不耐煩的光景。

那邊來了一家，老小在城裏祇有一天躭擱的，一大早就跑起來，從大中央站，向西閒步徘徊，到了馬路轉角，便竚立着向帝國大厦的高塔，飽看了一陣子。這眞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整個的街道，都屬於他們的了。

紐約的人都到鄉間去作週末旅行，因之馬路上就有這種淸寂寡歡的景象。這種情況，在別的城市裏，雖然未始沒有，可是水陸雙方來去自如的便捷，各種設備總及不到紐約。尤其是因爲居民的習俗蔓延開來，這種光景也隨着增長。十年以前，離城作週末休假的，祇限於少數人的豪舉；現在紐約人都視以爲理所當然了。這種週末旅行，一天發達似一天，形成了城市生活上的一種特殊景象，在揮汗如雨的七月天氣中尤爲顯着。

週末游歷的習慣，其造成的原因不一，除了最近五天一星期制的實行外，交通上的便捷，公園和海濱游息區的建設及擴展，也有同等的重要性。從此紐約人既有充裕的時間玩，又有更多的地方去；至於代步致遠工具的便捷舒適，又其餘事了。據地方設計會宣稱，不問商業如何不景氣，在紐約出出進進的種種便利，却增進改革了不少。即以該會成立以來的六年間而說，關於行旅有關係的建設，像喬治華盛頓橋，吉爾萬固橋，大中央園道，目下正在拓展到康納克德干，劃爲茂立公路的赫慶生河園路；沙米河園道已築至却伯蒯，還有布朗克司河園道的一部拓展段，和東州園路，把乘汽車的旅客載運到城北四十五哩的熊山，布克歇司等地。長島和紐裘賽，都有新的州築園道和公路。這些交通公路一經築好通車，週末旅行的便趨之若鶩。自從星期五下午起，坐汽車的人蜂湧出城，分別到康納德干，惠司脫吉斯脫，裘賽，長島等處，垂釣，游泳，駕舟，騎馬，打球等，做着各種的運動；或者到別墅村舍和野營裏去游息，或者到山上海濱朋友家裏

和客舍去小住，管敎身心舒泰，樂趣盎然。

無論什麼人只要到車站輪埠幾過出口的所在去看一看，就可以曉得紐約人週末旅行的擁擠情形。在禮拜五下午那時起，住在公寓裏的女太太們，便忙着通知電話生，留字條給送牛乳人看察門窗有沒有關閉妥當，託鄰居或管門人，照呼他們的猫或金魚。同時還要整理着行裝，預備裝上汽車或火車。到了四點半鐘時候，女太太便率領子女，押着行李，直奔大中央車站而去。「好罷，我們就等在這裏，回頭爸爸來的時候，能夠找到我們，」他們心裏這樣打算着。一敲五點鐘，人像潮水般的從地道和街車中湧進來。這班週末旅行者，和普通搭客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隨身都帶着包囊，網球拍，哥而夫棍，和釣魚竿等東西。爸爸也來了，把手帕子塞領口裏，帽子推上了淌着着汗的額角。「噓！」他吐着氣道「一切都齊備了麼？」他便趕到售票窗口去買票。這時候不計其數的旅客們都慌忙地跑進車站來，各自找他們的家庭小隊伍去了。

這班週末旅行的人，對於行車時刻，車行方向，心裏都很了了，所以行動儘管慌忙急遽，弄錯的事情倒也不多。至於怎樣節省時間，計劃游息地區，他們都打算得很經濟。不多一刻，便依着所取的路線，到各個柵門口等待着。霎時間，鐵門開了，大衆便一擁而入，有幾個遲到的搭客，還氣急慌忙的趕上來。客人走光了，站台上的職員，便打着記號將柵門關閉，又上別的門口去做着同樣的工作。幾會一來，紐約人便在短時間中跑光了。

這種情景，在本雪文尼亞車站中，同樣的複演着，並且繼續地直到星期五午夜爲止。一到星期六午，除了幾個無家可歸的外，幾乎看不見人了。「所有的週末旅行人到那里去了？」有人問着車守說，「禮拜五都走光了，」他道，隨便什麼人現在都在禮拜五動身。」

公路上的情形，與上面所說也相彷彿。除了較長的週末期之外，路上總是車輛絡繹，熱鬧非常。據地方設計會的估計，公路上交通最擁擠的時候，是在一天來回游客最多的辰光。他們大多在星期日早上動身，當天晚上便回來了。「我們不能在星期日駕車外出，」一個住在郊外的人說，「因爲路上沒有地方可以走動。」

假日消遣的人，對於各種行旅上有關的事，都做得很週到。路中間縱長裏劃了一條白線，寫着警告的字樣道，「靠線走。」各式各樣的汽車，各鄰近市城的人，都在路上趕着走。車子的式樣愈老，年代愈久的，裏面坐的人也愈多。那個開車的，很鎭定的把着駕駛舵，眼睜睜的望着一輛新式的流線型車，鳴着喇叭，在他的車旁飛掠過去了。風馳電掣的車子，從城市裏出來，一直到星期日中午沒有停歇。

游覽船河艇，公共汽車和渡輪等，游客的

數目也非常可觀。卽使在沒有汽車，坐不起火車或輪船的人，還有游藝什耍場等來救濟，至於五分洋錢一次的渡輪，也很可借以舒息一下。在極熱天氣的星期日，那些祇能出一個鎳幣的人們，都整千纍百的，坐着渡輪，去享受江上清風哩。

究經有多少人出門去？除了約略推測之外，沒有人說得出來。這個數目也許是一百萬，也許是三百萬，有誰能指出他的確數呢？紐約港埠當局確曉得這個數目，譬如在今年六月最末一個星期日，有十一萬八千九百五十七輛汽車經過赫特森河。他們爲什麽能知道呢？因爲他是數過的。這個計數中細算起來，大約有四〇・〇〇〇輛過喬治華盛頓橋，四二・〇〇〇輛經過荷蘭隧道，三七・〇〇〇輛經過十六個渡頭。照正式的統計，每輛汽車以搭乘兩個半人算——一個最底限度，那沒其人數單就這一方面說，就達三〇〇・〇〇〇了。此外像瓊斯海濱和拉埃等地，還各有七五・〇〇〇人不等。依照了橋頭和渡口的收稅數，海濱野宴地的停車費計數等也可以獲得一些人數的統計，不過照這種方法去計算，結果所得的不過是些零頭。再沒有比計算週末出游的所去的地方，他們所取的途徑爲難的了。這些坐汽車的人，一經在隧道中隱沒不見之後，也許這個禮拜日取道渡口而下星期日却又走橋，眞是捉摸不定的。

幾年以來，鐵道遭遇了許多公路汽車的競爭，因之有週末游覽票的發售，以資吹引旅客。紐約中央火車裝載星期五到星期一的搭客到尼加拉瀑布，阿迪龍達克，千島，和聖勞倫斯的遊息區，布克歇士及赫上遊森特各地，遠近支配得宜，遊客可各就所好，自爲擇定。據紐海文地方的報告，今年七月十四日有一〇・〇〇〇多人，帶了行李坐火車到海濱各地旅行，最遠的直到普羅維騰司地方。夏季平均一個週末，搭客乘本雷文尼亞火車出去遊覽的，人數約有八千，節假日像七月四日，或勞働週末假日等，最多時可到二〇・〇〇〇人。大多數的票子多買到費拉特爾費亞，巴爾的摩和大西洋城等處。

還有好幾千的紐約人，利用一天來囘的途程到海濱或山區去。道鐵的宣傳語，像「留你的汽車在家裏，坐火車出去旅行，」「火車價廉，快速，舒適」等等，打動了許多人的心坎。有時候在天氣惡劣的雨天，也有許多人出門去玩。像有一個下雨天，六七・〇〇〇紐約人坐了遊覽火車到洛克格惠士和朗海濱區去。朗島鐵道公司報告，七月十四日那天，比了平常夏季星期日的遊客還多，人數不下一〇三・〇〇〇人。溷海水浴的上沙灘去，野宴的到海濱去，釣魚的到蒙托克去。同在這一天上，又有五・〇〇〇人到畢茨鉢，勃爾的摩，和華盛頓去，這些人都是當天來囘的。

借重航空坐飛機的，這些遊客所走的途程當然最遠了。「是的，」問事處的職員說，「在週末坐飛機出去遊覽的，比較的很少，有許多人上甘薩斯城去。我自已上星期日曾去過，有一個人到沿海地帶去，不過不是經直去的。他約在下午五點鐘左右離開紐約，在星期六停留在甘薩斯城裏，那天晚上又上樂士安極立斯去，禮拜日就在那里玩上一天，到星期一早上便回紐約照常工作。」

所以紐約人一到週末便看不見了。汽車，火車，輪船，飛機，一古攏兒把他們帶了出去，到了星期一，便原班回件似的，有回上都市裏來了。不得已拋棄了青山綠水，帶着嵐光山色的印象，重返熱烘烘的街市，透不過氣來的屋子裏，大人小孩倦遊歸來，都免不了一種疲乏樣子，而且被太陽晒炙得皮膚起了泡栗，被小蟲咬傷，青籐割破，又不一而足，都要加以治理，所以回來之後，大家又是免不了一層子忙碌。

紐約人回來的這一晚，路上轆轆不已，終夜不歇。有這人直等到星期一早上纔返城市，趕上九點鐘的辦公時間。不過大多數的人是在前一晚便回來了。火車一到站，大家便又蜂湧出來，一時汽車喇叭聲，車輛開動聲，加着汽油殘燒臭味，接連着一連串的嘈雜。

在海灘上，旅館裏，和舉行闢克匿克的地方，侍役們正在忙着收拾撕碎的報紙，空瓶，和菓瓜皮殼等。又是一個星期日過去了，不過這班人下星期又得回來哩。

中孚銀行
儲蓄部
活期儲蓄存款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
整存零付儲蓄存款
支息儲蓄存款
志願儲蓄存款
禮券
（詳章承索即奉）
滬行一仁記路二十七號
支行一靜安寺路慕爾鳴路西首
一西門和平路口

大陸銀行儲蓄部
地址 南京路大陸商場
積土可成泰山
涓滴匯爲江河
零存整付↓到期取洋壹萬元
十年期每月存洋五十元三角六分
十五年期每月存洋廿四元三角七分
廿年期每月存洋十三元四角一分
日積月累小數便成鉅款

歐遊散記〔譯〕（二）

Sir Phillip Gibb 著　周・新・

四



着碼頭，我接觸到了法國的智識份子。這時那位藝術家已經描完了他的聖母院的速寫，正在一些舊書和舊書堆裏隨便翻着。很久以前，他曾在這些書攤子裏找到許多好東西的，——福蘭和斯丹侖的手稿，從幾個法郎買了來，現在却已變成無價之寶了。

我和其中的一個書攤主人談着話，他一面在整理着他的書堆。

『你曾目睹着二月六日所發生的事情嗎？』

是的，他曾目睹了這大部的所遇。這並不是怎樣有趣的。

他是一個退伍軍人。他不再希望聽到有另一次的鎗聲，尤其是在他自己的人民之間。

他是一個中年的男子，一張臉因爲從這在碼頭上的露天的生活而使他蒼老的皮膚轉成了褐色。他的眼睛之中有着一種正直的光茫，他的鼻子帶着一種挪威的血統。當我向他問起巴黎的情緒，以及青年的思想時，這使他沉思了一回。一個人不經過了一番思索，他是不能把一個民族或是一個城市裏的精神歸納起來的，但現在也許並不如此。

『百分之九十九的法國人全都是穩健派的，』他說。『這就是我的意見。這就是我的經驗。危機的發生是在於極端的兩派，他們雖祇占據了極少的人數，但他們却造成了極大的不安。可是，在我的意思，法國是還將在中間的地位，維持很久的。人們的說話往往終超過了他們所表示的意思的。說話是不值錢的。社會主義在法國並不怎樣狂熱。這是並不能釀成革命的。這祇表現出是一種略微左傾，而並不怎樣十分左傾的大多數人的緩和的心志。共產黨是有的，在巴黎，他們的人數很多，但他們的說話也是大半沒有什麼意義的。』

『法西斯主義究竟怎樣呢？』我問他。『我聽說在巴黎許多青年人確實都是法西斯黨人，雖然他們用着一些像尊王派和青年愛國黨之類的不同的名稱。』

他揩去了他的一本書上的灰塵，重又小心地把牠放了在原來的位置上。

『青年們預備起來反抗了，』他說。『他們希望從老年人的手裏把權力爭來。他們是忍耐不住了。你能想得到嗎？青年人在目下的日子裏是非常的難過了。許多人失了業。高貴的生活所費使他們變得貧困，再沒有多餘的金錢可以化費在娛樂之上了。他們有着極大的憂慮，有時還有一種忿怒的感覺。那邊——』他指着拉丁區說，『——那裏有着許多年青的人，他們刻苦地勤讀着，可是却也沒有怎麼大的希望。他們是不常有得吃飽的。這是我知道的。我常和他們談着話。』

他告訴我賣書的生意也是非常的滲落了。許多人瞧着他的書籍，翻折了書角，却並不把牠買去。他的美國人的主顧也絕跡了。

『終有一天他們會得回來的。』他懷着希望地說。

他沉默了幾分鐘，來去地整理着另一堆的書籍。突然的他走了回來，就像是他正想再要說一些別的說話。

『生活的問題一直都是非常難解決的，先生。無疑的，在每一個時他都是如此的。世界上一直都在變動着，這就產生了不安。一個人要能適應於這種變動，這是非常困難的。一切的東西都因此破毀了。有時候心也碎裂了。但人生是不會停留不動的。一個人必然的會得變動的，除非是達到了死的地位。青年人朝前走向一些新的道路上去。我們年老的人便不喜歡如此。也許我們是膽怯。我們便受着痛苦。然而這就是人生，不是嗎？所以現在在法國會得有逢自變動。但我得確實的對你說，我們是一

個性格穩健的民族。我們希望和平與秩序。我們並不是狂暴的再會先生。」

我把他的談話恰恰的依照着他所說的記了下來。我覺得他的說話的非常聰敏而又非常確切的。他在這塞納河邊的地方表現出一種在中年的巴黎中產階級的法國人的普通的思想。我尊敬他。

五

『La vie coûte cher（生活所費貴啦）』法國的主婦法國的旅店主以及法國的農夫全都這樣地說着。那是確實的尤其是在一個英國人他得把他的錢從一個高昂的貼現率兌換法郎。

在那梅特蘭尼教堂後面的旅館裏，那樣一個小的地方，却也是那樣貴的。至少每天一磅的房金是不能算便宜了。並且人們在一個綠 Cheval Pie 或是 Restaurant de pere Loiuge——這是一個諾爾曼人的廚房現在在巴黎是很有名的——的地方吃一頓早飯或中飯終得化上二十五個法郎，約合六個仙令左右。但人們在巴黎也依舊可以吃到一些極便宜的東西的，如果他們能在左堤的地方找到一個這樣的店家，那裏全是一些學生們解決他們身體的飢餓如果不是靈魂的地方。我和那位藝術家在聖約克路找到了這樣的一個店家。這家鋪子的名字叫做 La Belle Étoile（好運道）——一個動人的名字——那裏掛出了非常易於引動過路人看到的顯明的廣告寫着早餐每客五·七五法郎，每客連葡萄酒共計三色。

『一仙令四個半辨士。這還算並不超出了我們的範圍啊。』那藝術家說他做一切事情終是揀着便宜行的，他常過着一種簡單的生活。

在這飯店外面下首的一張桌子上坐着一羣學生。這些女孩子都已餓了，她們仔細地讀着菜單，研究着她們化了五·七五法郎可以吃到一點什麼東西。我們也這樣的做着。這是一個極精美的菜單有着極豐富的滋養料的。但這裏好像不免有着一點缺陷的地方。從那張女學生的桌子上，我們聽到那一個用着一條不很潔白的幃裙罩着他的黑色衣服的溫和的侍者在他的說話中間說出了一個刺耳的字眼。

『Supplément, mademoiselle！這是額外的小姐！』

『Mais, comment donc!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dire avec ce sacré supplément?（啊，什麼！你的意思這也算那可咒咀的額外的嗎？）』

最初我們也時常的遇到了這種缺陷的地方。我的朋友點了一樣小荳這是他所非常愛吃的。

『Supplément, monsieur,（這是額外的先生，）』侍者說。

一樣小荳須額外加添二個半辨士。同樣的一樣卷心菜，和冰凍蘋菓都是這個價錢。

『把所有這些額外的東西全都放開去，』我的那位有着一個藝術家的靈魂而沒有一個藝術家的心的朋友說。『我祇要吃那五·七五法郎的東西就夠了。』

我們祇是儘着在當天的菜目單裏揀着，這就得到了極好的結果。這是一頓極滿人意的飯食，其中我們每人還有一咵特的葡萄酒，這酒我敢說嚐去味道是像葡萄酒的。這一頓飯和我們以後在一個非常奢侈的飯店裏所吃的東西正也不相上下，然而那一次却使我們浪費地化了許多錢，差不多就打破了我們的金融計劃哩。並且這次我們還曾和那侍者有着一個極滿意的談話。他是一個滑稽溫和並且有着極健全的思想的人兒。當我們把他叫了來給我那斷了臂的朋友切肉時，他立刻充滿了同情和深思的態度說：

『那麼你是在歐戰裏傷了的嗎？先生。我也傷了的。不過比較輕點。那次戰爭眞是並不十分有味的啊！』

『唔，我倒不得覺如此，』那藝術家說他以前也是一

個兵士。『這是有他的時機的。這並不是一個不好的戰爭啊！你覺得還有一個另一次戰爭的機會嗎？』

他川英語講着話，他有着一種理論認爲任何外國人都能懂得他的說話的。那侍者熱烈地笑着，從他顧客的幽默的目光裏，他是誤認他在替他開着玩笑啦。我解釋着這個問題，這使那侍者感到了興奮起來，他的說話就多了。一個學生正在等着他的白燒牛肉，這不免就使他感着煩惱了。

『先生，另一次的戰爭嗎？別這樣地想吧！如果你問一個法國人，那麼另一次的戰爭便是沒有的事。讓我把我所相信的我所知道的告訴你。我並不祇是以一個在一家飯店裏的侍者來對你說話，我是以一個歐戰退伍軍人而有着許多同志的人告訴你這一切。如果現在舉行起一次投票時——所謂的平民公決——我希望你明白，因爲某種的原因，法國整個的勞働階級是投着反戰爭的票的。我所說的某種原因，那便是先有一次革命……

……抱歉得很，先生，請略等一下。』

他是給那正等着他的白燒牛肉等得不耐煩了的青年人叫了去了。其中一個女學生在菜目單上指着一樣東西問着他，這他還是用了他的那句常用的話回答着：

『Supplément, mademoiselle.（這是額外的，小姐。）』

他退了回來，整理了一下他的不很潔白的幃裙，隨着我便問他在巴黎的勞働階級和工廠之中是否有着很多共產黨的。在那康加廣場的慘殺案發生之後，那裏是接着有過一次共產黨的暴動的。

『那是不足重視的！』他回答說。『法國的共產主義是沒有危險的。那完全祇是在嘴脣上的。當然也有一些人和警察衝突着，搶奪了一些店鋪。那祇是他們的一種娛樂的方法，正像你們英國人的玩足球一樣。當然所有的法國人都會批評着政府。那是我們的特權。那是一種傳統的習慣。我自己本身便是一個喜歡談論和批評政府的人。我們讀得太多了的報紙。這是一種惡劣的習慣，因爲報紙是把一切的事情都說得過分了的。那些新聞記者，先生，神聖不可侵犯的人物哪！那些新聞記者，他們製造謊話，他們激起忿怨，他們創造起虛僞的人生觀。他們是世界上許多罪惡的根源。沒有他們，我們便不會那樣時常的聽到關於戰爭的說話，而在他們却是那樣地盡着他們的力量把牠張大起來的。』

那藝術家熱切地同情着這侍者的說話。他贊成大批的殺死了所有在各國挑動是非的新聞記者。

我們的侍者大部談着的關於生活的問題，還有在這聖約克路上的生活，就像我們坐在這好運道的一張小桌子上的這種生活。一個擴聲機放出了一陣嘈聲——一個高音歌者的刺耳的聲音——這也是巴黎生活的一種邪惡的變革。有些尼姑正伴着一羣穿着百色衣服的年青女孩子的隊伍，參加他們初次的聖餐禮。我看到有多少有色的人在我們的桌子前面謾步地走過。每一二秒鐘裏面總有着一個這種黑人在這裏經過。法國已經打破了色別的分界，北非洲人是侵入巴黎來了——這在德國人便將成爲了是一種恐懼，他們是相信以諸爾曼人統制歐洲的……

我們愉快地吃完了飯——沒有化着額外的錢。這是值得一仙令四個半辨士的。

六

那天下午，我們趁了地下火車到曉蒙小丘，這個地方在英國遊歷家是不大知道的，但却是極有趣味的。牠的地位是在好鑌和辣維伊——這兩處都是工人區——的附近。曉蒙小丘是一個小小的公園，裏面有着幾座圓錐形的小山，人們站在上面便可以看到巴黎的全景。從前福爾和斯丹侖那些大藝術家是時常到這裏來找尋他們工人的狀態和窮人區的精緻的喜劇的材料的。在他們的一些速寫中他們出了一些醜陋的女人在她們

的懷裏餵着她們嬰兒吃乳，還有一些窮苦的孩子隨處的玩着表現出了整個窮苦人羣的生活。在這些短樹的下面，一些從辣維伊的廚房裏出來的衣服不整的少女愛撫着她們從肉市或擁滿蚤虱的房屋裏出來的情人。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的朋友有着一些這種眞蹟的現在他便是來尋找一些這種材料了。但他們已經消失了。這裏已經有了變遷了。有些東西在這法國工人區的生活中已經提去了——牠的污穢不潔，牠的貧困醜陋。如今在曉蒙小丘的們也和人人們在麵醬海公園 (Battersea Park) 所看到的一樣的。那裏沒有襤褸的孩子。那些抱着她們的嬰兒的母親們也都是服飾整潔的，穿着假絲襪。福爾是不會得認她們了。

我們走過了好鎮。從前在歐戰以前，人們步行走過好鎮往往是不很安全的，這是巴黎街道上强徒們的聚藪。現在這却就像在黎伏里路上一樣地安全而高尚的了。舊時街道上有着巨大裂痕的破牆都已拆毁了，造起了一些新的屋子。隨時的我看到了一些歐戰前的舊好鎮的遺跡——一些十七世紀的屋子，有着一些污黑的牆垣，天井中長滿了野草或是散亂了廢物，一些破毁了的不很可靠的木樓梯引進了一些房間裏去，在那裏一些骯髒的襯墊晾出在他們的窗口上，透著空氣。在好鎮路上有些老店鋪依舊還開在那裏。一些猶太人在販賣着舊衣服，可是巴黎的勞働階級就像在倫敦的一樣，雖然在這世界經濟恐慌，失業，生活所費那樣高貴的時候，但都已達到了一種較高的生活程度了。

七

我們給了黃靴夫婦和他們的女兒小瑪維娜一個不意的訪問。黃靴，他有着另一個俄國的名字。他的所以被如此稱呼着的是因爲他的出現正常在一次革命戰爭中的可怕的遭遇之後，他穿着一雙那種觸目動人的顏色的靴。他的一套衣服那樣寬鬆地掛在他的身體上。這身體因爲屢次的遭受窮困和危難，變成了那樣地乾癟，可是這並不減低了他的詼諧的天性和一個藝術家的靈魂。他也是那些在巴黎成立了一個家而有着一些工作的幾千個俄國流亡者中的一個。他的妻，她也是一個有着極大天才的藝術家。她看到了我們非常的高興。小瑪維娜用着一種疑惑的眼光仔視着我們，一雙含着微笑光芒的眼睛張大了傾聽着我們的說話。黃靴後來纔到，他是從電話裏通知了我們的到臨的。在他的臂彎裏他帶同來了一瓶葡萄酒，那是預備用作款待我們的。但當他歡呼着擁抱着我那朋友，接連地吻着他的兩頰時，那瓶酒差一點就給悴碎了。

『別再那樣地親暱了，』我的朋友叫着說，他裝出了一種不高興的樣子，但在他內心對於這種親暱的歡迎感着高興。

我們舉起了杯，說過了祝福後，我們喝着酒。我們爬着跪着，仔細地欣賞着黃靴的傑作，那些他所設計的一些綢緞和別種織物的絕妙的圖案。黃靴時常突然的偷吻了我那朋友哈叭狗式的臉，我們大笑着毫無意識地除了是因爲這次友誼的重聚。隨後，在晚上，黃靴非常認眞地談起了法國——他的繼承國的現狀。他感得非常憂愁。他不大滿意於這種現狀。那次在康加廣場發生的慘案便是一個絕大的震動。那裏有些力量在活躍着，在向衝突的方向接近去了。他已經經過了一次革命。……

八

我訪晤了一個法國的朋友，他是一個著名的作家，他用着非常美麗的風格和極審慎的學問，並且加上了他的幽默和剛毅寫出了許多書籍的。我是預先從電話裏已經通知了他我的訪問的，當我要求他告訴我他對於法國現狀的見解時，這却使他感到了極大的吃驚。當他伸出了他的纖弱精美的小手時，他自認了他的吃驚。

『我不是一個政治家，』他說。『我絕不懂得政治，』我四圍望了一下這精雅的房間，向他解釋着。

「你是一個哲學家，」我對他說。「你是懂得在男女人們心裏所發生的變化的。告訴我法國人的心裏是有着什麼變化的。」

他略微的偏了一下頭，感到了興味，隨着又嘆息起來。

「這裏是有着許多種類的心理的。」他回答說。「沒有一個人想着他們是相同的。誰也不能說法國人想這樣——法國人想那樣。」

他遞給了我一枝紙煙，他自己便彎曲着埋進了一張深陷的皮椅裏。一隻手——那樣纖弱那樣精美的小手——伸出了擱在扶手上。

「這是實在的，」他突然的說，「在法國人的心裏，特別是在年青人的心裏是有着一些變化的。」這是不能避免的，年青人對於這種國會制度是會感到了不能忍耐的。他們接觸到了這種同樣的不耐，在別個國家那是曾經引上了一些法西斯的組織上去的。他們不贊成在希特勒之下的德國，或是墨索里尼之下的意大利所有的狀態，但在這裏巴黎，他們是傾向着要採取這同樣的行動的，他們要用棍子代替投票以獲得最後的掃除這種政治的腐敗。每個人都認為這是應該有一次極大的掃除了！」

我讓他有着時間把一些事情想出來。他慢慢地更深地陷入了他的那張皮椅子裏。我差不多已經看不見他的人了。

「巴黎往往終是傾向於獨裁的，」他靜默了一回說。「你還記得布耶旋將軍的事件嗎？現在的時候正是實現獨裁的時機了——可是却並沒有一個獨裁的人物的存在。法國現在非常的缺乏着一些領袖的人才，這無疑地是因爲在歐戰之中犧牲了。這在英國也正相同，是不是？」

他講出了一些法國議會所以受人輕視的原因。這種團體的制度既然專門斷斷於政治的論價以決定對於一個政府的擁護或反對，這自然就使國家陷入了永遠的恐慌之中，而國家的政策也就不能安定了。他認爲議員的權力是太大了。結果他們便可以依着他們自己的意思行着事，事情就給他們弄糟了。

「總統的權力應該擡高，」他說，「這樣才可以限制了議員的獨立以及他們所造成的政治上的腐敗，這種制度根本是錯的。弛就是腐敗的根原。」

他把他的一條長腿伸出了在他的椅子上的扶手上。

「這也不一定法國的議員比了英國國會中的分子更爲腐敗，」他說。「但法國的國會是不能像英國那樣實行解散的，他們的席位是不能取消的，並且他們的任期還有一定的保有權的。在他們的掌握中還有着更多的保護者。一個地方的議員終是生活在一種謀尋職業和權勢的繼續的壓迫之下的。他是地方社會的一個重大的要人。他常給一些食客包圍住了，熱切地要他給他們的兒子，他們的姪兒，或是他們的業務上的朋友謀着職業。他在咖啡店裏吃着東西，別的顧客會用着左手和他熱烈地握手——貼近了胸口，——湊近了他的耳朵和他說話。女人們會爲了她們的丈夫，兒子，或是情人賣弄風情地包圍着他。他的保護者散遍了直到地方上的一些最小的職位裏，他希望對於那些擁護他的人湊着他們的高興。因爲所有權力的集中在巴黎，各地的議員便變成了地方和京城中間的介系官，所以在農村中的法國人全都信仰着議會主義的，並且當一個議員回轉來報告着他所對於本地的利益已經幹了的，或是假定要做的事情時，他們便感覺到他們是和中央政府互相接觸了。」

「現在的尊王運動有一些眞正的意義嗎？」我問。

我的朋友在椅子的底裏笑了出來。

「那也許是一種沒有君主的尊王主義吧。」他回答說。

他認爲在中產階級的青年中，特別是在巴黎，無疑的

是有着一種右傾的運動的。他們對於在最高當局屢次暴露出來的腐敗劣跡表示着不滿。斯太維司基事件便是這種劣跡的最昭彰的。在這以前他們就曾輕視着議會制度的——就像歐洲許多青年一樣的。他們不想採用法西斯的制度或名字，但他們却加入了愛國青年團，火炬等等的團體，這些團體，他們都是以在這國民精神分裂之中，維持紀律和秩序自任的。

「這種情形是非常嚴重的，」我的朋友說。「目今在法國人的心中都有着一種激怒和迷亂。這裏終該有着一些變化了的。」

九

在我們駕駛汽車環遊法國以及其他幾個國家之前，留在巴黎最後一天的晚上，我和那藝術家一同趕到華蓋咖啡室（Dôme），在這裏，我們與黃靴和他的妻瑪維娜有着一個約會。那預備加入我們一同作汽車的旅行的小說家同着他的幾個朋友也在那裏。還在蒙脫巴那斯的華蓋咖啡室是我這個朋友的一個常臨之地。他曾認得凱凱和許多其他的模特兒，這些可憐的人兒，她們在這裏喝得太多了的苦艾酒，人們是可以非常容易地和她們發生戀愛的。他曾認得許多像他這一類藝術的同道，他們都是在歐戰之前，來到這裏帶了包着他們的天才結晶的紙夾，向着市場裏去兜售，值至現在一些顧主和進款都已消失了。他曾和一些英國和美國的藝術學生一同喝着酒，他們都稱呼他做「爺爺。」他以嚴正的眼光瞧着這些未來藝術家的趣劇，他們全都養着一堆長長的頭髮，打着伐里哀式的領帶，有着骯髒的指甲，他曾嗤笑着來到這裏觀察婆溪迷生活的這些愚蠢的旅客們，他認爲這些誇大的人是古怪的。我也曾認得那些在歐戰之前以及歐戰之後在這華蓋咖啡室裏的羣衆，我得承認，圍坐在這些桌子旁邊的，我曾看到了在任何城市中所能發現了的最有害的墮落者的結合。

那是一個美麗的黃昏，和暖而明亮的。春天已經到了，除去了包裹的樹枝上都已長起了樹葉，在這巴黎的空氣中使人產生了一種迷惑的感覺，當春天到了的時候，除了一個羅馬之外，巴迷是世界最迷人的城市了。車輛打從密凱爾大道的方向而來，洶湧地經過了拉斯巴依大道。許多桌子全都安放在咖啡室的外面。但我立刻發覺了一些變遷。以前這裏的大多數人所說的話都是法國話，而並不是美國話的。如今在巴黎誰要是聽到有人講法國話，那就會覺得是刺耳的了。並且那些誇大的人——那些養着長頭髮的裝腔作態的人——都已不見了，可憐的兒，他們都已給一次經濟恐慌無力掃光了。他們中大牛的人也許都已餓得半死，有的便在辣變意圖畫展覽室裏找到了一些職業——在那裏當着雜差而並不是鑑賞所謂的藝術了。也許他們還曾戳短了他們的頭髮，修光了他們的指甲呢。現在這裏不再有年幼的男孩子在兜賣一些美國太太們——她們是有能力化五塊錢來買這樣一個沒有脊骨的動物的。——修飾坐墊用的軟脚軟臂的洋囡囡，侍者現在有了透氣的時候，後到的客人也有着空餘的座位了。

那位小說家到了，想起了卽將舉行的旅行使他高興地興奮起來。他和那位藝術家交換着他們視線，就像兩把劍接觸着，試着各人的鋼鋒。我們替黃靴夫婦一一的介紹了，隨着我突然覺得我的手給那小說家的一個朋友緊緊地握住了，他是一個法國人，以前我就曾認識了他的。他對於英國有着一種熱烈的愛好。他喜歡英國的人民，英國的花園，以及英國的季候——這些可以證明他是一種非常例外的法國人，那小說家伸起了他的手，在桌子的對面發着笑，在他的一雙眼睛裏，我能夠看到有着一種前進的閃光。他有着另一個朋友，那是一個英國人，我第一眼看到他時就知道了的，他有着一副體育家的體格，一雙鐵青的眼睛，一張修光的臉頰。以前我曾聽到過他的名字的。現在他在巴黎管理着一個極大的

工廠。他是歐戰中的一個空軍軍官，現在他仍駕駛着他自己的飛機。

我坐在他和黃靴的中間。在我們的四周有着一簇談話的嘈雜的聲息，玻璃杯的交響，以及巴黎的交通的錯亂。顏色的燈光從街道的對面照耀過來。街車在雜亂的漩渦裏互相地繞着圈。一個擴聲機在一些什麼地方爆炸出了一陣爵士樂曲。這裏自然還有着一羣人叢的行列。在巴黎，你坐在任何一條街道上任何一家咖啡店的外面，在一個半鐘點裏，你終能看到了這樣的一種行列的。人們趕到街上來瞧着街上所發生的事件。他們常插進了干涉着一些激烈的爭執。一些純粹局外的人激昂地辯論着這事件的是非屈直，有時還不惜求之於爭鬥。這一次所發生的是一個拘捕的事件；有一個醉漢醉了不安分起來，辱罵了一個探員。他抵敵住了六個探員。有些人是庇護着他這方面的。至少我是這樣地猜想着的，因爲現在對於這個事件的眞相還沒有什麼充分的證據。所有這一切全是非常有趣的！據說人們坐在倫敦的旅店外面是不能消磨着他的生活的。在巴黎，你瞧着在你面前經過的一個個人的臉，你就可以不用再去找着旁的娛樂了；這些臉有時候就像福蘭所速寫的一樣地非常怪誕的有時候却很動人，就像這天晚上在華蓋咖啡室前面經過的，那個年青人一樣。他正獨自一個人地在發着笑。一盞街燈在他走過的時候映出了他的側面的輪廓。他有着一小簇黑色的鬍子，還有一雙加斯康式的眼睛。我認得他。他便是達他格農同轉巴黎來了。一個牧師披了他的長大的袈裟在前面經過，絕沒有轉動一下眼球地望了一下我們這裏的一隊人羣。一個黑人跨着闊大的步伐很快的走去。一對情人互相把手臂彎住各人的腰在前面經過——一個商店夥計和一個女店員——就好像他們正在亞加狄散着步樣的，雖然這裏却是街車叫囂的夜的巴黎。一個穿着藍色衣服的青年——一個法國兵——呼嘯着向前開步走着，他們這樣地走過了，老的，少的，愁臉的，歡容的，消瘦的，急忙的，醜惡的，平庸的，或是漂亮的——各樣的巴黎的臉。

黃靴和我談着天。我們談着直至到了睡覺的時候。他所講的說話是非常値得注意的。當我在這餘着厚厚的掛氈，還有着幾張鍍金椅子的小旅館裏還沒睡進那黃緞的棉被中之前，我把牠記了下來。

「法國現在正籠罩了在恐怖之中，」他用着法國話說這是他的繼承的語言。「這表現出了他們所有的政治活動，他們擔憂着一次新的戰爭的到臨，他們相信這是已經漸漸的接近他們了。這種思想使他們充滿了恐怖。他們是在這個世界上最愛和平的民族，但因爲在他們的心中占據了這種可怕的恐怖，於是就使他們把什麼事情都做錯了。這正像是婚姻一樣的。如果在夫婦之間沒有一點信任的話，那麼什麼事情都不能幹了，除了爭吵，把事情弄得格外的糟了。這足以陷害了所有他們的交情。這在法德之間也正如此。法國和德國本該是互相聯絡起來的。在他們中間實在沒有什麼可以爭執的成分。德國已經放棄了阿爾薩斯洛蘭。薩爾本該是歸與德國的。但法國人竟不相信他們和這個隣國聯絡起來的可能性，而偏要使這種戰爭必然的爆發起來，這眞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現象——一個悲劇。這並不是因爲他們是一種黷武主義者。法國人是沒有一種黷武主義的精神的。你是絕對不會看到法國的孩子扮着兵士或是幹着戰爭的遊戲的。他們的父母禁止他們這樣玩着的。任何人經歷過了一次的戰爭，他們想着了另一次戰爭時終會絕大地恐懼起來的。他們的心中便是給這種恐懼占有着的。他們看到德國又在强盛起來了，活潑地比法國更强了。他們已經完備地組織起來了。他們的人口也加多了。每一個法國人在他的心中都相信有一天德國便將預備反攻起來了。同時法國因爲國內的不安而虛弱了。法國的一些政黨——可怕地互相敵視着的——

——都在强固起來了。青年人都加入了政黨。所有右派的青年武裝地反對着社會主義黨和共產黨，而社會主義黨和共產黨却也完備地組織了起來預備應戰了。如果有一次革命產生了時，這就將是有着極大流血的。在巴黎又將斷絕交通了。」

有人遞給了我一杯柯因酒。隣座上的一羣學生爭吵了起來。一輛街車祇差一髮的距離避去了互相的衝撞。藝術家正和黃靴夫人在說笑着。那位法國青年舉起了酒杯向着我微笑着。

坐在我右首的那個英國人向我說出了他的意見。黃靴剛纔所說的話他是並沒有聽到了的。

「失業的問題在法國越弄越糟了。」他告訴我說。「他們計算已經超過一百萬的人數了。這是因爲通貨緊縮的緣故，正像我們在沒有取消金本位以前的英國一樣。他們應該把法郎降到一九四的比例。他們用着他們所有的存金，他們就能把一切的事情非常容易地幹去，他們用着全力管理着他，這樣他們就可以不致讓牠們流出了。那就將重新激起商業的活躍來，把旅客的交通引了回來，沒有他們，一些大旅舘和大商業就將破產了。」

我告訴了他我在曉蒙小丘所看到的狀態，他也同意着認爲勞働階級的生活程度現在也極大的提高了。

「他們設法地在使牠降低下來，」他說。「那祇有引到不安的路上去了。」

他並不知道黃靴曾說了什麼，他說出了一些意見正足以確定了我那一位朋友所講了的說話。巴黎是在一種情緒緊張的狀態裏了，年青人買着價廉的手鎗。如果杜美格制馭不了他的掌握時，這裏就會有什麼事件發生了。

「他們都在擔憂着世界大戰，」他說。「他們相信這是就會產生了。」

「你也相信嗎？」我問。

他思索着，過了一回他回答說：

「我不相信德國人是希望着戰爭的。我相信希特勒當他談着和平要求和法國結好時，他是完全出之眞摯的。這便是我從德國帶回來的一個深刻的印象。可是有一個國社黨的青年告訴我說他們要爲一種理想——例如平等——而奮鬥，但絕不是在侵占土地。自然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在他們認爲是對於他們的榮譽和民族不敬的，那也就極容易改變道路，走上戰爭的方向裏去了。一個不意的事件就會發生了。」

他有着一個是我所不曾知道的理論。

「第二次的大戰如果產生了時，那是在一個天空之中的戰爭，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認爲這在德國是不可能的。」

他看到我升起了我的眉毛。

「他們還沒有得到在現代的空中戰爭所需要的煤油。」

他說出了這個議論後略微退縮了一下說。

「自然這是一種急速的事件。誰也不能知道一次的襲擊將會造成怎樣的結果，一次對於巴黎的大襲擊時會毀去了這整個的都市。他們將會不能支持得來。他們將會呼號着要求和平。……我們也將這樣！天空是一個計算不來的東西。」

我的藝術家的朋友緊拉住了我的手臂。

「是睡覺的時分了。明天得趕早出發呢！」

那小說家答應九點鐘的時候在我們的旅舘外面和我們聚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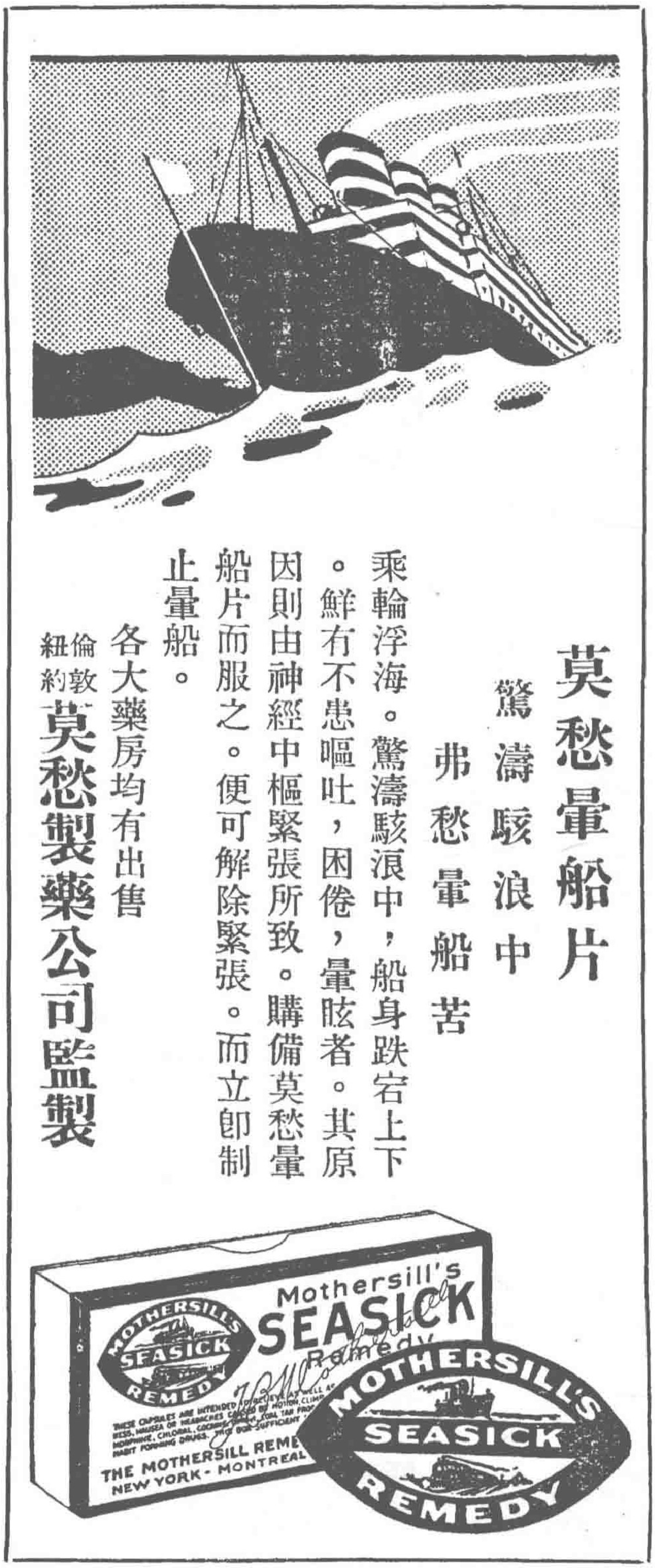
黃靴吻着藝術家的兩頰。他們在咖啡店旁的街沿石上愉快地親切地大聲笑着。

「Bon voyage！（祝你們旅途平安！）」黃靴夫人說。

我和藝術家徒步朝向在梅特爾尼教堂後面我們的

旅舘中走去。左堤的街道全都靜靜的，巴黎這一部分的地方都已入睡了，除了隨時的有一個燈光在一些頂閣上的百葉窗裏射出，那裏正有着一個學生深夜地用功。

我回想着在華盞咖啡室裏的談話，以及在巴黎所聽到的許多事情。他們告訴我巴黎是籠罩了在恐怖之中。青年們都在武裝着。前途正有着許多不安。這個城市的靈魂是充滿了的憔慮，緊張不安，並且是因爲感情而分裂了。在我們所走過的這些寂靜的街道上卻沒有一點這樣的標記。



京都風景線〔譯〕

北尾鐐之助原著　陳心純

桂川閒步



桂橋橋脚下向北轉折，寬廣的路便馬上沿着桂離宮的柴垣，在不知什麽時候在這個沿着川的柴垣中，新的出入口的枝折門是現了出來。從御苑中間，頻頻聽到丁丁的鍬子的聲音。這時是六月末的左右，淅淅瀝瀝降着雨的日子，我於一邊張起了傘一邊獨個子站立在川岸上，傾耳而聽那鍬子的聲音。

大概是在掘筍吧！

我這樣想。

一看到了這裏的幽婉的林泉的巧緻，那些喧擾的自動車所馳騁的道路，便不知不覺在我頭腦中忘懷盡淨了。

我一邊在林泉的靜寂之中綏綏步行，一邊留神地聽着不知從什麽地方傳來的流泉的響聲。僅僅這個流水的音聲，是唯一的動的東西，而使這個名苑現出一些生氣來的。樹木的生態，假山的色澤，建築的結構，這一切恐怕己不是當年建造時的原來狀態了吧！而唯有這個清婉的流泉的音響，却是從造園的當時起，便作為點綴這個靜寂的境地的一種律調的吧！

但是，池水却不流動，水是死的。

一邊這樣想，我一邊在八窗的茶席之北，眺望那池水。

——在以前，池水也是漫漫澄清的，而現在桂川之水的枯瘦，是使御苑的池水也趨於停滯了。

引導者對我這樣說明。

沿着御苑的籬，向西迴旋時，蘿蔔的花開得正盛。姿態秀逸的松，以及很綺麗地掃淨了的離宮門前的道路，都和這蘿蔔花很調和。

關於桂離宮的建築乃至林泉，自昔便有種種不同的議論。一說，天正末年，豐臣秀吉請於正親町天皇的皇子陽光院的第六子智仁親王，在這裏營造別墅，其中的書院林泉等等，都是出於遠州小堀政一的意匠。又據稱當時遠州對秀吉以三事相約：（一）不吝勞費，（二）勿急於成工，（三）在成工之前，勿莅臨觀看。秀吉對這三約都慨然允諾，於是遠州便督率他的徒弟出納大藏大輔，山科出雲寺，倉光日向守，玉淵坊等，營造數年然後竣工。

關於遠州的造園技術，世上有種種的喧傳。據傳曾有人以關於造園的技術質問遠州時，遠州答以茶庭囿苑的營造藝術，以深邃不盡為極品，而切忌一覽無餘云云。誠然，桂離宮的林泉，牠園中所設置的各種建築物，亭閣假山等等，都是被巧妙地置配着，使人在

每個觀點方面看到牠們的一鱗一爪而玩賞不盡。一種曲折纖巧的精緻感是充滿在園內。

而另一說，則稱桂離宮並非遠州及其徒弟們所營造，遠州不過在後年加以一番修理能了。根據這一說，在天正末年遠州祗十三歲，而豐臣秀吉歿年的慶長三年，遠州還祗二十歲，決無設計造園之事。外山英策氏引證此說，謂在京都，並沒有一個庭園是出於遠州之手的。細川三齋氏並且嘲笑遠州的造園技術，德川家光也厭惡遠州的造園術，特地將江戶城西丸山里遠州所造的庭園破壞了而命阿部豐後守忠秋加以改造。

據外山英策氏之說，我們如果要了解桂宮的林泉藝術，那麽不得不先一覽『源氏物語』以及作爲源氏物語的背景的『白氏文集』牠的構造術的一切，全都是平安朝文學的表現。

桂離宮總面積一萬三千餘坪，但僅就外部巡視牠的周圍一周，那麽總覺得規模並不十分大。

向南渡過了桂橋便是河原町。從這附近的工場的烟囱裏面，黑烟是乘着東風向着御苑內飄吹去。在昔，這裏是名爲桂之里，是一個和都城相離很遠的山陰道方面的沿着川流的靜的村子，而到了如今，則被編入了京都市中，和御苑相接近，摩登的桂會館的跳舞廳也開設出來了，每晚上年青的男女是狂亂地跳着爵士舞和狐步舞。

在堤上，有一隊乘在救火車上的消防隊淋着雨而通過了，有一個藉好像放着什麽道具的白木箱而遮着雨的男子走過了，有一個穿着十德（日本古代衣服之一種）的老人，敞着傘而行近前來了。在這個堤防方面天氣晴明的日子，雖然白色的砂塵使人眼睛都睜不開來，而在下雨的日子，則一草一木都被淨洗了一番，呈示出欣欣向榮的潤澤來。

這附近的灘磧，如在天氣晴和的日子，則穿着麗服的遊人到處都是，而今天，除了寥寥幾個垂釣鮎魚者外，祗是一條寂寞的沿川的道路能了。

※　※　※

越過了新京阪電車的鐵橋綫路而少少行進時，在左面的隄防下俯視古神社所在的德大寺。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在堤防上面，櫻樹是很多地被種植起來了。從這附近向北展開的桂川是頗爲寬廣的川床之中似乎很久沒有水了，廣闊的麥畑和茶畑是被作成了，豌豆和蘿蔔花是盛開着。天氣是向晴了，雨，在不知什麽時候霽止了，這裏那裏，飛雀的聲音可以聽到。在沙磧上面車軌是敷設着，似乎是藉以運輸載積砂礫的車子的。被雨所濡濕的笊（籠之一種）是到處被捨棄着。在川原上，似乎有着通道，可以看到似是魚

屋一般的屋子很遼遠地蜿蜒過去。

時時有搬運車揚起了白色的砂塵而馳過。我沿着竹籬而行走了些時，便到了上野部落的上野橋的西端。

對於這個上野的景色，我略略駐足觀賞了一回。這雖是一個並沒有多大風情的鋼骨的細長的橋，但是牠的次第登陡上去的道路的屈曲，在那裏聳然孤立着的一株青色的亞卡希亞樹，白色的橋柱的瓦斯燈，以及作爲橋的背景的比叡山，都使我感到相當的興趣。一個穿着純白的衣服的朝鮮女子，在頭上披着一塊包袱布，渡過了橋而走來了。這種情景，無論如何都會給我以一種現代京都桂川的感覺的。

在這川的兩岸信步閒覽，最使人感到驚異的，是朝鮮人部落之多。東京的美麗的友仙染（日婦人所穿之絹帛）目下也大半是經由這附近的朝鮮人而用桂川之水加以洗滌的。而這種民族，喜歡在近水之處作巢而居，例如大阪附近的淀川附近，兵庫縣的武庫川附近，都有他們的聚落。他們並且都是很裕適地穿着那種足以使人聯想起飛鳥朝時代的秦一族的白色的固有服。發見了這種部落之後，更使我驚異的是他們繁殖力的旺盛，到處充滿着小孩子。我國智識階級的夫人們提出人口問題優生問題而從事產兒限制運動，而一方面，這種自昔相傳的高麗新羅氏族，却以非常之勢陸續充滿了日本的內地。

我一邊思考着這種事情，一邊通過了橋堍時，原來向北指着的堤防，現在是突然沿着川流，向西大屈曲而行進了。

一通過了令人不快的垃圾燒攤場，川幅便急勢地狹隘起來。在縱直地眺望川流的所在，愛宕山是聳峙着。那個山頂上面的有如鷄冠那樣的杉樹，對於京都不啻是一種重要的標識。嵐山最高峯的烏嶽峯頭，岡巒重疊。由此再往右眺望，小倉山的上部，還全部被煙雨所包圍着。

桂川的隄防，在松尾之東，是因着西來的細川而中斷了。在彼方的堤防上面有一株櫨木。釣客很多。

我站立在這方的堤防的草上面，惘然眺望着四處。時時有大點子的雨降落下來，在叢生水草的河面上像跳珠般的發出聲音來。在正西看到的四條街道的松尾橋，以愛宕爲背景，很美麗地暈霞着。

渡過了細流，我依舊沿着河信步行去。道路是突然成爲了栽有櫻和楓的美麗的草原，但馬上又入於竹林中，而無從展望了。從這裏一直到松尾橋爲止，因爲採伐竹林之故，沿河不能通行，因此我無奈何便由此向松尾神社前的嵐山線的電車線那方行去。

松尾神社背後的山巒葱的新綠之色，像海那樣蜿蜒起伏着，又

像炎火那樣蒸騰着。自松尾神社起以迄嵐山爲止的沿川道路，現在已經全部改修一過，呈示出了有如公園的散步道那樣的美來。尤其因爲川流遼遠地向西迫近去而和山相接近，所以附近的景情，成爲非常和東京的西山相似，尤其當秋日的薄暮，試從嵐山的中島附近循着這個沿川道路而向松尾橋步行去的時候。

從松尾遼遠地向西北蜿蜒的嵐山連峯，赤松林是在美麗的山肌上而一根一根地矗突着。由山的形狀而言，牠固然是會令人聯想起和歌浦的名草山來，但具山的大小且不論，在這山中具有一種微細的精緻味，遠非名草山的荒削可比，並且呈示出一種經過洗鍊之後的技巧的色染。

秋日是無限好的。在松尾附近，秋日是描出了一種在嵐峽所看不到的色彩來。

某日的晚秋，我在從北嵯峨散步歸來的途中，佇立在這裏的堤防上面，一邊眺望四周的秋之色彩，一邊等待着日之向暮。

在桂川的堤防上面，芒草是非常多。在下降至磧灘的石道上面，這種芒草的穗波是輝耀着銀鼠色的光。白色的川瀨發出了聲音。在對過岸上，青色的竹籬和白壁是被暮色所籠罩。在無風的空中，夕烟是冉冉上升。這種烟，和從川流中蒸蔚出來的夕靄相和合了而連續到空中。不知在什麼時候，遠山是模糊了，山波是漸漸被一種有如繪畫那樣的淡靄所朦蔽了。愛宕山，小倉山，嵐山，嵯峨野之丘，

完全成爲暗黑了。

巡視四周時，在近處，有的是低低軀幹的綠松，力强的有如金針一般的柿之枝，成熟了的黃稻，以及楓的紅葉。

有些東西紛紛掉落在我的膝前，仰視，乃是櫻的落葉。風是稍稍吹起來了。蟲是鳴起來了。

菊花的黃色已經成爲黑暗了，白色的野菜花是在夕闇之中無聲地開着。不知在什麼地方，在落日之中百舌鳥是宛轉地囀其歌喉了。

砂磧之流是白色地光亮着，夕闇是漸漸漸漸地迫來了。

秋已經逝去了嗎?

我在寒意襲人的風中，拉攏了衣襟，凝神聽唧唧的蟲聲。

西芳寺暮雨

從早晨起，淅淅瀝瀝地下着雨。

正在眺望着那沾濡發光的庭前綠色時，我猛然想起西芳寺的苔庭，在這種日子是一定格外美觀，於是我急急走出了家門，乘着黃昏的電車抵達上桂，再由此在薄暮的道上疾步向洛西西芳寺的門前走去。

和這個環境不調和的自動車，今天也有兩三輛停止在門前。似乎還有一些遊覽人留着未歸呢。我沒奈何只得眺望着那條在前面流着的西芳寺川，靜待雜音的退散。寺內的遊覽雖以六時爲限，但是我今宵打算和寺內的人員商量想獨個子在寺庭內靜靜地遊覽一宵。

西芳寺，在二三年前，我也曾於冬季一度來到過。但是後來在別的地方看過了很多庭苑之後，我又想再一度前來這裏看一回了。在這裏，如果下雪，便有雪的景色，如果秋風吹了，便有楓葉的景色，如果降雨，便有黃昏的苔之色。在很多很多的京洛有名的林泉之中，像西芳寺的庭苑那樣程度足以撩起人們的特殊感情的是少有的。

我在雜音漸漸退去的夕暮的雨中，隻手敞起了傘，獨自一人繞着池濱，向着目下作爲這裏的唯一特別建築的茶亭湘南亭那方走去。

在庭院中，樹下的陰暗已經滿滿地擴展開了。我向寺中的人員請求在寺內逗留一晚時，寺中人很客氣地應允了，並且吩咐我說：『側門是開着的，如果你回去時，便請閉上了。』寺內並且打算給我一個引導的，我却謝絕了，我是滿想獨自一個試吟味一下美妙的寂寞味。

從陰暗的叢樹之中，池面是形成微白的一片，浮在水上的蓮葉，被雨所潤澤而發着晶瑩的光，在敷滿了的苔草之中，好像觸出來那樣的南天的紅實，是圓轉光滑地爲露水所沾濡。我在茶亭的邊欄旁坐了下來，有如染色那樣的綠波是一直浸潤到我的腹內。

——究竟，這個叫做西芳寺的庭院，應當加以怎樣程度的觀察纔好呢！

有人將下面的黃金池的庭院與上面的洪隱山的庭院互相對照，而稱之爲禪家築庭的二段構。這個黃金池的構築，便是夢窗國師所謂禪觀行樂的境地，自昔被譽爲『天開圖畫之極致，』爲『天下之絕景』的。

但是，現在，曾使這個林泉成爲有名的櫻花是沒有了。並且，在昔日，池也是非常大非常深的吧！賞花的遊船曾好幾次地行幸前來，風流將軍足利義政也曾將這裏作爲京洛唯一的遊船之所的。但是現在，池的大小深淺已不足容納遊船了。在昔日，環繞着池的，有琉璃殿，無縫閣，西來堂，釣寂菴等各式各樣的建築相望着，而康正六年以來因寬永元祿等數度的大洪水，以及應仁以來頻發的兵火，這些樓閣殿臺的點綴，都被摧毀得形跡全無了。甚至現在的湘南亭以及潭北亭（新築）的位置，據說也已不復是原來的樣子了。因此，不論由那一點而論，從現在的這個庭苑上面，是無從追認

出當年夢窗國師的雄大豪壯的面影來的。

但是，現在的我，却並不想從這種史實的觀點方面來衡論這個庭園的價值的。我是僅僅想從如實地呈現在我眼前的這個林泉所具有的寂寞味，質樸味，以及特殊的色彩分量之中，體味我的感興罷了。比較了其他的庭苑，我覺得西芳寺是格外具有一種令人難捨的魅力的。

雨是暫時停止了，我乘着沒有全黑的當兒，又沿着繞池的細細的苔道而走去。

池水很淺，佇立窺視時，在水底有緋鯉沈潛在，像一件放置着的東西那樣一動都不動。在被稱爲模擬虎谿的中島之中，現在有一叢不開花的菖蒲。春天來到，便現出紫色來的躑躅花的樹頂，還是枯禿着。岸邊的高高的赤松的影子映在水面。

沙——，這種音響在每一棵樹的葉子上發了出來，大點子的雨是降落下來了。

雨脚一强，赤松的影子便和騷然的音聲同時消滅。水面的蓮葉搖曳起來，風是吹過了。

在苔上通過的小徑，因着每天很多遊人的足的踐踩，是變成了像水門汀那樣凝固。樹木的根，被踏磨成了白色。

蛙是鳴着，使人毛骨悚然地鳴着。

一聽到了這種鳴聲時，黃昏時分的苔之色是無端引起了一種可恐的感情來，在這種悄寂淒幽的時分，穿着蘚苔之衣的地面，會不會突然掀動起來呢？

繞着池，更潛入了書院橫側的『向上關』的門，向着山的高處走去。

雨是一回兒降下，一回兒停止。踏着濡濕的山石，我攀援着峻急的山阪而登陟上去。

由上向下俯瞰，風致又全然變了一個模樣。在樹樹之間毫無罅隙地敷滿着的苔蘚，令人感到一種拙樸古幽的美感，和那種在高爾夫球場所看到的，具有一種舶來臭味的明滑之感的芝草，眞是雅俗大異其趣了。隨從着地面的起伏，無數複雜的陰陽之波是縱橫馳走着。因着這種波紋的厚薄，色彩和光澤也隨之而各各相異。在凸起作山丘形的所在，苔蘚光澤作白色，而在陷凹作谿谷形的所在，苔蘚則描出了蒼黯的暗影。因爲前者承受陽光，後者則陽光所不屆之故。薄暮的微光映着雨滴，像滿地是水那樣，漸漸向着蒼茫的夜色而行去。

我在山上指東菴的廊下坐了下來，巡視那暗黑的四邊的寂寞境。

雨又如注地降下了。不知怎麼，發出了一種好像森林在向我講

話的聲響來。

滲透了這種樣子的靜寂境，我是不知其然而然地沈入了忘我三昧中去。

我拱着腕，凝視着在前面構築着的不可思議的石堆。

夢窗國師在這裏構築起這樣的石組，是在延元四年（曆應二年，）國師六十四歲身心兩者俱已徹於煙霞禪寂中的他的晚年。縱橫構組起來的大小數十個石頭，經過七百年的長期的歲月，是在這地方一動都不動地兀峙着。也許今後幾千年幾萬年，或者竟永刼不動着的吧！在這期間，樹木是被斫伐了，家屋是被燒燬了，人是不知幾度地新陳代謝了。我們試一摩撫這些蒼苔剝落的石面，則可以感到無限的詩意和感情，並且可以感到國師的生命現在還躍動着。

我因爲鄉里接近的關係，曾經兩三度遊覽過東美濃多治見的虎溪山永保寺，但是當時還沒有存深刻地考察庭苑的那種念頭，不過是一種遠足性質罷了。夢窗國師的造起那永保寺的幽致的禪庭來，據說是在正和二年，所以比較了西芳寺的庭苑，這是較早十五六年的構築。

國師的一生，完全是以無窮盡的自然愛，以及閑寂修禪的一念爲始終的。他的足跡，幾遍全國，到處遺留下修禪的行跡。與追懷國師同時，我在相同的意味上，是聯想起了芭蕉的自然愛。在他的喜愛孤獨的藝術家底的心境裏面，一種和國師一脈相通的信念是流貫着的。

我一邊沈思着這種事情，一邊也像那些頑石那樣成爲一動都不動了。四邊漸趨黑暗，被雨濡濕了的石組，以及坐禪石的黑白都漸漸分辨不出來了。

不知在什麼地方夕鴉是長鳴而過。

看到了被雨淨洗過的這些石組，便覺得附近伸展滋長着的那些樹木，給予我以一種不調和的纖細之感。在現在，雖在西芳寺的庭苑中也唯有這個山上的石組，作爲室町時代的禪庭的模範物，是在日本碩果僅存的了。從這個石組上面，我們還約略可以看出國師的豪放的手法來。

『枯山水』和這個名字同程度地切合着禪寂的行跡的東西是沒有的。在這裏的每一塊小小的石頭上面，都憑臨着國師的可尊的呼吸。國師當日大概是親自站起了身子，懷着滿腔深摯的慈愛和喜悅，像畫圖那樣，將這些石頭堆置成各式各樣的形狀的吧！

雨是力強地點滴在七百年前的石面上。

我雖已在嶒嶝峻險的山道上行走，但仍鼓着勇氣，一步一步向更高處登陟上去。背景的山，從蒼苔盡處，突然落葉成堆，牽礙着我

的行脚的前進。據傳說，在更高之處，當年夢窗國師爲了要屏絕一切雜念起見，時時於此坐禪的三疊左右大小的石龕是在着。但是因爲已經找不到道路，我無奈何便下山折向書院方面走去。

我獨自一個躡足潛入了書院的側門，試向廚房中喚喊，但大概是晚膳時分，並沒有回答聲。我踏着長長的廊道的黑暗，向山門走去。

在山門上揭櫫着的『西芳精舍』的文字上面，電燈是光亮地輝煌着。被雨所濡濕的蜘蛛的巢，是在美麗的銀色之中顫搖着。

廣澤池之秋

秋天漸漸向暮了，我在高雄口的平岡附近步行，又越過了長刀坂。

登上了山岡的頂，從嵯峨野方面，冷風是吹了上來。鐘聲是聽到了。火車的汽笛，鴉的噪聲，小孩子的喧譁聲，在竹林中尋覓巢塒的雀的啾啾聲，使薄暮的時分騷擾着。留神聽時，在脚下又有草蟲呻吟着。竹林的上面是赤松林，牠們的根，是完全被美麗的草紅葉所染了。

一羣做完了工，越山歸去的木匠是登上來了。其中的一人，一走進了竹林之中，便急就地製成了一根輕重合度的竹杖，一邊揮舞着，一邊挑起了道具箱，疾急地下阪去了。四周，夕闇是迫近來。

在正下面，廣澤池是光亮地顯現着。在山坂下降到行將終盡之處，竹林和赤松的布置是非常有趣的。這個赤松林，是位置在從廣澤池的正面所看到的遍上寺山的西側。

我每次在嵯峨野步行，總感到在這方面應該多修幾條步行道纔是。至於自動車，則不妨使用特別專用的車行道，而不准在人行道上馳走。據我的舊的記憶，廣澤池原本是一個與都會懸殊的淒寂的幽翠的角色，而到了現在，則也播揚着白色的自動車的砂埃了。我因爲這附近的雨之景色非常好，打算加以攝取，但是當我選擇適當的角度時，自動車過處，泥濘的飛沫便濺在我的額上。

在這一帶，竹林非常衆多。

從向北連亙的山側方面下降來時，通到了一條暗黑的有如隧道那樣的竹林的細道。我一邊抬頭觀看那些嫩竹的細葉的重疊，一邊從暗的細的山徑的高處，漸向着低的廣的明亮的田原那方行去。沿着竹籬，呈示出美麗的紅色來的梶之紅葉，在金黃色的夕陽返照之中，實在足以使我的眼睛格外豁醒起來的。

在有如波浪的起伏那樣垂着嫩穗的稻田的彼方，到處是小小的丘陵。這些丘陵，全都由赤松和紅葉染着顏色，此外還有灣曲的柿木，下面則有茶畑青蒼地平鋪着。

在對面很遠之處，有一個馳着馬的男子。不論眺望那一方面的

山脚，都引曳着低低的長長的竹林之幕。以崇高的嵐山連峯爲背景，細軟的夕烟是從這裏那裏升颺起來。

不知從什麽所在，鐘聲又聽到了。

在稻的屏風的背後，似乎還有人在勞動，不時看到蠕動的黑的頭。

我在畑中走去，在寬廣的白色的道上踽踽向着廣澤池那方走去。

※ ※ ※

廣澤池，一到了秋末，蓮花都全部枯萎了，細莖都折着腰垂着頭而掉入淺水裏面。

從正面觀看遍上寺山的形態實是非常美麗。當我對着那映現在水中的牠的影子站立着時，我覺得這種景色實在是一種繪畫底的，雖不具有近代底的力，但總有一種令人依戀不忍遽去的魅力。在無風的日子，水面些微的波紋都沒有，完全像張開了一面巨大的玻璃那樣沈靜。

至於下雨的日子，則景色又完全不同了。山巒的重重疊疊，從眼前的遍上寺山起，一直遼遠地奔赴到小倉山爲止，像屏風那樣引曳着五個山脈的尾根。當天氣陰變的時分，從岫谷之中，白雲是一陣陣地湧上來。附近的大澤池的杜若，被紅葉和松的顏色青紅相映地暈射着，溶入於沈靜的空氣之中。不論遠近，調子都是同樣地沈着，一切都成爲了淡淡的柔弱的如夢般的景色。

其次，枯了的蓮，是在枯蘆的彼方描出了一條濃濃的焦茶色的線來，和沈着深遠的晚秋之色相調勻。雖然是枯蓮，但既如此多，又如此大，則仍不失其美妙的顏色的。

復次，池中是游泳着魚。遍上寺山的影子是倒映水中。據傳，在往昔，作爲眞言宗廣澤派的興隆地的遍上寺便在這山麓；並且從這寺，有一條橋是直架到觀音島的。但是現在，兩者的遺蹟都已不存在了。

某日，我曾繞着池，越山向東，由福王寺一直向鳴瀧，御室的那方走去。又某日，我從池的背面南下，橫斷過中野，更向鳴瀧那方登陡前去。從廣澤以至鳴瀧，到處都是花房，不論什麽時季前來，都可以看到一切的花木之盛。南天的赤實哪，紫色的葉牡丹哪，如果在冬季，那麽可以看到乙女椿的淡紅色的美麗的花被雨沾淋而鮮紅地散落着的情形。

※ ※ ※

鳴瀧是由土地會社開鑿的，是全部被文化住宅所占滿了的。

原來，鳴瀧川從平岡的後方沿着高雄街道而流貫着。流到了這裏，因爲山是急遽地開豁了，奔落到雙岡的低地，所以川流的水勢

也隨着湍急起來，騷亂起來，發出轟轟然的鳴聲來，因此便被名爲鳴瀧。但是在現在，則僅僅在福王寺的西端通到廣澤去的街道上所架的高橋的附近，還能夠依稀辨認出昔日的面影來罷了。

現在的鳴瀧，有很多華美的軒宇櫛比着。不論那一家，門口都有華美的大石構組着。行人過處，到處都有犬吠。道路是折迴而接連到山的高處。在那樣的高處，似乎也有別墅在。一個穿着這附近稀見的狐皮披肩的美麗的女郎走下坂道來了。山上有被斧削的痕跡，大概是因劚取砥石吧。

雨是降下來了。

一個乘着脚踏車的女郎，利用坂路的下傾，在頻頻降落的雨銜馳前進。當我在途中發見了一爿古舊的餛飩店時，我深切地感到時代錯誤的感覺。

這裏因爲接近嵐山電車的鳴瀧停留場，並且又便於脚踏車的行駛，所以從這裏以迄仁和寺，土地會社是銳意加以開築的。

我信步向着仁和寺那方走去。

雙岡巡視

雙岡，因爲是南北很長地蜿蜒着的，所以從在牠西麓馳走着的嵐山電車的窗際，或者從東方的妙心寺方面加以觀察時，可以看到二丘相並的名符其實的雙岡。

走出了妙心寺的北面的後門，向仁和寺那方行去的道路，現在是成爲一條很像樣的新開的街道，一直向高處通上去，有很多理髮店，冰店，餛飩店等等新設在。從這所在向稍稍西方所看到的雙岡的形態是非常美麗。道路是具有約五六米突左右的水準點的，但是在南方，却大大的低陷下去。在正面，兩叢鬱葱地簇峙着的赤松林，很開展地並列在眼前。

一到達了仁和寺，雙岡是成爲了一種渾圓的圓錐型。曾有一次從嵐山電車的高雄口邊眺望這座山的山腰，欣賞在那峻削的丘上觸出來的赤松林，以及那細長的坂道蜿蜒曲折地連續到南瓜畑中去的薄暮的景色而神往不止。

沿着仁和寺前的松嶺向南行去，道路是寂寞的新開地。從築有杉垣的坂道那邊，現出了一個非常秀麗的姑娘來，一邊嬌羞地向我打了一個招呼，一邊向道的旁側走去了。

不知在什麽地方彈着上唄的三味線的聲音是聽到了。

在山岡的轉角處，有一個向左方折去的細徑。有一個裸着身子在灌園的人。以狹道爲出口的路徑，向着青翠的山而建築着的家宅是有四五椽。住在這種屋子內，自夏徂秋，將不斷地聽到凄瑟的蟲聲的吧！當年的兼好法師，也是過着和這同樣的生活的吧！

從這些家宅之前，我登上山去。

全山都是赤松林，野草和低低的雜木是滋茂着。這些野草上面，幾乎沒有被踐踏的痕跡，大概是沒有遊人登上來吧。約十五分鐘之內，我登上了北面一個山岡的頂上，但是上面並不利於眺望。一一六米突的三角點的最高點，是用鐵條網包圍着，禁止遊人入內。這是在天長年間，在這山麓構有別墅，被呼為雙岡大臣，右大臣清原夏野公卜葬所在的塋域。

書寫徒然草的吉田兼好所曾居住的所在，據傳是在岡的西麓，沿着御室川，但現在在那裏已找不到遺蹟了。在東麓的長泉寺境內，他的墓，他的木像，以及他親筆書寫的和歌等等是在着，寶曆九年左右的供養碑也殘留在。這個木像，是冠戴着當時的風折烏帽子，端坐讀着書。這木像是什麼時候的作品雖不可知，但是細看這像的臉，和我理想中的兼好法師大異其趣，而是一個俗世的卑野的臉。

雙岡，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沒有人登臨的山了。但是在這附近，有土地會社的經營地，並且連『雙和鄉』的名稱都已選定了。所以在此後，在夏野公的墓前，難保沒有連冰店都開設出來的一天的。

※ ※ ※

今年，我曾三度潛入了仁和寺的山門。一度是在紅葉之秋，一度是在櫻花爛熳之春，一度是青葉鬱茂之夏。夏季前來的時候，我感到像這個山門那樣程度涼風習習的所在是沒有了。

像仁和寺這樣程度因着季節而變異其環境的地方是稀有的。在仁和寺，當春季與夏季，全然是像變了一個世界那樣，不僅欣賞櫻花，並且境內全部不啻成為了一個開放的園遊會場那樣了。喧騷的聲音擁擠在宇多野御陵的山上而在雙岡發出反響。除了櫻花之外，近年並且種植了很多的躑躅花，因此寺境內的化粧便益發美麗了。載酒看花的是不必說了，在這些遊山客人中，在幾無寸隙的寺境內的一隅，我並且發見了一對挈帶着掛着涎巾的孫兒的老夫婦。在這一隅，既沒有花，又沒有什麼景物可以眺望，而在道旁通過的羣衆的塵埃則直撲在臉上。這老夫婦倆偏偏選取了這樣一個所在而拿出乾點心來哺啜的心理，實在是不可解的。此外，既不看花，又不看山，祇是一邊笑一邊走着的人羣，是像織梭那樣絡繹不絕。

御室的櫻雖是很著名的名木，但是對於我，却無論如何都引不起一種春之玲瓏的感情來。原來御室的櫻，除了具有一種其他花木所無的珍重味之外，不論色彩，不論形態，都太嫌機構化，缺少一種潑溂的自由味。但看牠花時一過，為了要加以保存起見，在牠的根邊堆盛起肥料，以致地面都給蝕壞，不啻農家栽培的櫻畑一樣，

實在是相當可憎的。

仁和寺的南大門是很大的。由此進入門內，以迄中門爲止的境內，確是很開敞；但一入了種有櫻樹的地域便比較狹小了。在這裏面，有金堂，五重塔，御影堂等等特殊建築物，但是爲了種有櫻樹之故，那種宏大莊嚴之感却大大地減色了。

這裏的殿堂，在明治二十年五月，已全部燒燬。現在的建築，乃是大正三年再建的。但是宸殿，靈明殿，書院，勅使門等等，却仍能保持昔日御室御所的尊嚴神聖。

尤其宸殿廣闊的廊下，以及幽邃的築庭的結構，實在是極盡幽邃雄大之致的。我巡視京都的各個寺院時所時常感到的，是歷代朝廷對於布敎的不一其方的手段，尤其是法親王在寺院中莊嚴肅穆的生活。而仁和寺，是宇多法皇以來歷代帝皇所駐在的寺院，現在雖僅瞻仰着新的殿舍，也不由得感到一種森嚴之感。今年夏季我前來的時候，宸殿的池中蓮花盛放，左近的橘也開着白的花。在庭苑的砂埃之中，灼熱的陽光雖然蒸騰着，但是繞着廣殿行走，却有涼風一陣陣吹來。

在這裏的靈寶館中，足以令人想像法親王殿下的寺院生活的工藝品是保藏得很多，例如堆朱的香盒哪，乾漆的硯箱哪，唐桑的書架哪，茶袋哪，水壺哪等等。又在這個靈寶館中，我看到了很多名陶工仁清的精緻絕倫的作品。天皇使用的茶碗也保存在這裏面。

※ ※ ※

從仁和寺一來到了妙心寺，我感到一種好像看過了豪華的時代劇之後，又看到狂言（日本古代的趣劇）開幕那樣的心境。我從北門走進了寺境內，那條拉着長長的石子鋪道，並列在兩側的西塔頭（隸屬於本寺的大寺院名爲塔頭）的道路是非常有趣的。寺境內的塔頭，據說現在有四十三個，那麼試想像牠的僧侶之數，也堪吃驚了。從這些塔頭的建築以及庭園之中，各各可以看出禪刹底的枯淡的風格來。譬如說，在大門之前，設置着古舊的腰行燈哪，在轉角處鎖閉着古舊彫刻的門扉哪，在殿堂前有一所小小的自然石的石庭哪，都是富有枯寂清淡的禪刹味的。到處都生長着蒼蒼的蘚苔，四邊是非常沈靜。石鋪的兩旁是深溝，初夏時分，低低的霧島躑躅是在牆垣下開着鮮紅的花。太陽一沈落下去，從黃昏以迄入夜，時時有老婆子看護着孫子前來到這裏遊散。很多脚踏車是不作聲地在石鋪道上面滑走。

在本寺的廚房的附近，據傳當年山內一豐夫妻所建立的大通院是在着。有一次我走進了門，向着那揭有『御廟道』的指示牌的方向走去時，在那裏，有如下的揭示書寫在門的左右：

——凡不知國王，父母，衆生之恩者，以及不存敬神奉佛之念者，

不得入內。

進入之後，直到正面的廟爲止，滿長着青草，一塵不染。廟裏供祀在正面。

山內一豐的妻，拿出了積蓄的金供給她丈夫買馬的事實，是一段有名的軼話。其後一豐因着軍功被封爲土佐之後，這一座廟也就集注了高知縣人的崇拜了。

妙心寺內富有興味的東西，是相傳當年大龍院的開山祖師密宗和尙爲了祈求光秀的冥福起見而特地建築起來的浴室，以及和這浴室比鄰的，當年山名豐義的女兒爲了祈求春日局的冥福起見而建立起來的鐘樓。浴室的建立是在明曆二年，鐘樓的建立則在寬永十年，鐘樓比較早十四五年，但到了現在，兩者都成爲了寺內的特別建築物了。

此外，在方丈的牆壁上面寫貼着的全國的末寺三千八百餘的名牌，以及那廚房的雄大，都是在他處所看不到的。我兀立在這個有似一大岩窟那樣的廚房的正中央，一邊仰望着天花板，一邊試將手叉在腰中從事深呼吸。

引導我的少年，是一個腺病質的柔弱的瘦長漢。他一邊喋喋不休，一邊舒緩地舒緩地拖着脚步在我前面走去。我跟隨在他後面走時，眞有些像狂言中的主角那樣。他時時立停了脚步，指點着這裏那裏，對我喋喋不休。

在暗黑的法堂之中，太陽光反照在窗的檐木上面，每走一步，五彩的美麗的暈輪是閃閃射耀我的眼睛。

在妙心寺內，最最引起人們尊崇之念的玉鳳院，是東塔頭中的寺院之一，是當年花園天皇駐蹕之所，因此又被稱爲花園御殿或麟德殿。看到了織田信長，信忠，武田信玄，勝賴，信勝，信豐等人的墓都在這裏時，我感到一種好像逢到了意想不到的很多人的心理。

和春季不同，現在夏季，完全沒有參觀的人。那引導的少年，是僅僅爲了我一個人而在暑熱的陽光中當着差使。

寶庫前面的池中，蓮花是開放着。

我信步向山門那方走出去。山門的柱子，非常雄大。我站立在放生池的旁邊，獨個子耽想着關於古來禪刹形式的事情。

金閣和銀閣巡禮

隨從着夕陽的西迴，水面的反射，是在金閣上層的房櫳的金色中閃閃輝煌地描出了一個美的波紋。當我站立在池畔而仰望時，比較了對於當年義滿建造這個時的驕奢和豪華之感，更加打動我的心坎的，是對於這個樓閣直到如今還遺留在的牠的年月的尊崇之感。

過去，我雖曾兩度來到這裏，但就金閣本身而言，牠實在不使我

感到和其他寺院同樣大的感興。何以故，因爲這裏面的庭苑的布置，在明治二十年左右已經施行了一度大改築。據說築造當時，環着池之四周的低低的山，是種植很多的楓葉而被呼爲紅葉山的。而現在，這些楓葉都已幾乎沒有了。況且金閣的建築，因爲是以池爲基調而建築起來的，所以如果不在池畔步行，從各方面觀察牠的輕快的形態，那麼是看不出牠的眞正的好處來的。而偏偏在走向那方去的通道上，揭出了『禁止通行』的告示牌，並且被竹垣所遮塞，全然不能進入去了。這眞是一件極大的憾事。

我不得已便站立在垣脚邊而窺眺，除了稍稍從東方欹斜地觀察那金閣的屋頂上面的鳳凰之外，別無他法了。

這個屋頂上面的鳳凰，據說是模擬宇治的平等院屋頂上面的鳳凰而製成的。牠的腰腹是那樣低，足是那樣短，姿形奇特，恰和金閣全體構造的輕快味相稱。

因爲池水不流，呈示出污濁的黃色，有時偶而有緋鯉的姿態出現在水面，但又馬上倏然消失了。庭苑的掃除工作很繁重，在松林的一隅，構築了一所有如夜警的看守屋那樣的房子。裏面坐着一個穿着白鞋子的老婆子。今天雖然是日曜日，但因爲是寒冷的冬之日，所以遊覽人很少。連那引導者都在池殿的附近搬置了一隻椅子坐下，向着太陽，惘然向水面眺望了。但是當我把靴一脫掉，他便急忙地站立起來，開始他的對於四周景物的說明。

憑臨着池的金閣的下層的室，名爲法水院，據說大概是當時充義滿居住所在的。在這裏，義滿的木像是供祀在。我對於這位露骨地表現着人間慾的義滿這人物，雖然並不十分具有好感，但是對於這個木像所表現出來的線條和姿態的沈着感，却表示相當好意。從這個木像上面，充分流露出了一種悠閒的人間底的安定味。

沿着勾欄向西行盡處，向着池，有一座懸造（懸空架跨着池溪或川流而構造的屋名爲懸造）建造着。據『山川名跡志』所載，這便是名叫漱清的屋子，是當年義滿氏洗臉漱口之所。現在，爲了遊人起見，池中的鯽魚都做成了餌而售賣。這大概是義滿所料想不到的吧。

思想起來，當年義滿權勢達到了極度，贏得了太政大臣的職位，蔑視皇室，在這個金閣的構域之中建造起了一個模擬皇居的紫宸殿，自己穿着金襴（綢緞的一種）的袈裟，和橫被的僧侶服，掛着水晶的念珠，與天皇抗顏地居住在這裏面。但是，雖然傲慢跋扈，而在他的任性恣意作威作福的舉措之中，也有他的天才的創造力活動着。卽如我們觀察這金閣的建築，可以很充分地看出當時工匠的技術的精巧。而在各種藝術方面幾可謂具有天稟的義滿，對於這種建築術，當然沒有不運用匠心參加壁畫的道理的。

譬如說，在庭園裏面全部都種植着細長的松哪；建築的各層的勾欄的形式全然相異，一層，二層，三層越上一層裝飾便越多哪；柱的粗細，下層六寸角，二層五寸角，三層四寸角，越高越細，將當時一切建築都用八寸角的習慣打破哪；頂壁的高度也從當時寢殿的十五尺，驟然減低至八尺哪，這些，都是義滿在建築術方面運用他的英斷，表現出他的獨特好奇的風格來的地方。

金閣的最下一層是法水院，是作爲住宅的；二層爲潮音閣，作爲遊宴之所的；三層是究竟頂，似乎是當時的佛殿。又金閣這個建築，比較了實用價值，實在是更以美的價值爲本位而建造起來的。

我環繞着金閣的周圍，獨個子走到背後的庭中。

在青苔面上像靜脈那樣露出來的蟠曲的松根是非常偉大，表現出牠的莽蒼的生命力來。苔的靑，飄散在這上面的枯松葉的萎黃，楓樹的落葉，以及縱橫屈曲地爬在地面上的松根，都象徵着自然的「時」之力。

我暫時站立在金閣寺牆的牆脚邊，佇待從雲間漏洩出來的日光。牆的影子，在細長曲折的石坂上面，描出了一種什麼樣的影子來呢？風吹拂過來，櫧樹的果實是發出了剝落的聲音而掉了下來。隔了一回兒，在狹隘的道上，一羣大學生是擁了上來，

在下面，池是可以看到。這個池的調子，非常具有冬枯的氣分。我們如果看到了金閣的池，那麽雖然不是冬季，而牠的四周的落葉哪，黃色的枯蘆哪，汙濁的水哪，都叫人想起這是冬季的情景。

有一尾犬在池畔向着陽光遊戲。

走到了據傳寬文年中後水尾帝曾一度臨幸的夕佳亭的茶席前面而立停看時，突然在牆壁蔭處聽到如下的聲音：

——攜有白劵的諸位請上來。

原來攜帶着白劵的，可以走上裏面去渴茶。我偷偷向裏面瞧時，看到一個男子，端端正正地蟠膝坐在蓆上，戴着眼鏡讀報；一聽到了人的足音，便說出了上面的這句話來。偏偏我不持有白劵，沒奈何便在這面前通過了，向出口的小門處走去。

☆　☆　☆

從金閣，現在是來到了銀閣。

從義滿的全盛時代，降而至義政的悲觀時代，風氣是變質了許多。雖然是同樣的豪奢，但其中多少有一些思想，有一些反省，有一些生活存在着。

義政憧憬着義滿的豪奢，最初也想在這裏建造起另一金閣來和義滿頡頏。但是因爲繼續不斷的應仁之亂，貧財困乏，便不得已而思其次，打算用銀片砌貼而作爲銀閣（金閣是用金片砌貼的。）但是，終於連這個『銀』都供應不出來。因此，『銀閣寺』這個

名稱，並不是因爲牠是由銀片砌貼而成，僅僅因爲義政在起初曾經如此打算，因此得名能了。

這個庭苑，是被目爲室町時代迴遊式的庭苑的代表作的。牠並不像金閣寺那樣禁止出入，而是全部開放，在春秋之際，呈示出有如園遊會那樣的熱鬧的。這種迴遊式的庭苑，在不論什麼所在都沒有一個中心點。這固然也許就是牠的特長之處，但是如果拆開了一部分一部分而加以觀察，那麼總覺得線條太弱，太形式化，而缺少吸引的力量。卽如那個建築在本殿前面的有名的向月臺，銀砂灘，在現在看起來總覺得有些突如其來，無論如何都理會不出這是由山水畫的疏密法中揣摩而來的一種構設了。向月臺的築成，是爲了要迎迓在對面的月待山上升出來的月光之故。我們如果坐在那本殿上面，想起了電燈也沒有，汽油燈也沒有，端居在可怖的靜寂之中，聆着凄幽的蟲聲的古昔的生活時，那麼我們覺得這裏的景物，並不是爲了白晝而設，乃是純粹的夜之林泉的景物。

這個庭苑，據説是所謂禪庭的『眞之山水』，是由金閣寺中浮着龍頭鷁首的遊船的豪華時代轉變到閑雅幽邃的池邊逍遙趣味的最初的設計。在這裏，是從水面的利用變而爲自然橋的利用了。因此在必要上，這個庭苑的構造方式也不得不是四方正面的，不論走到那裏都沒有叫做背面這個東西的了。我們祗要升上銀閣一望，便可以在整齊統一的形態之中想見當時的設計。

但是，從我個人的趣味而言，那麼比較了這種四方正面的情致，無寧站立在那個東求堂的同仁齋的邊緣，眺望那東方山際的疏林的自然美，更足以使我神往。

向左向右地登上了這個山腰之後，在那裏有一個新被發掘出來的石庭。

是某個夏季的薄暮時分，我獨自一個一邊坐在這個山腰的石頭上面，一邊俯瞰下方的東求堂的建築。從那裏傳來的引導者的聲音，以及在庭中步行着的木屐的聲音，是好像在很遠很遠的下界響着那樣。登陟到這裏來的人幾乎是很少很少，而這個古庭的發掘，在各種的意味方面，都是給予銀閣寺的研究以一種新的思考方法的。來到了這裏，義政時代的慈照寺，有展開了種種聯想之幕。

在上方的很寬廣的山的斜面，很多像羅漢那樣並列着的巨石是累累相續，粗看時，似乎是自然石，但仔細一看，纔知道全部是人工的石組。在這斜坡面的偏於左面的所在，有一道滾滾湧出的清水的井泉。牠的形式，分明是模倣洛西西芳寺的龍淵水。登上了山的絕頂，有一隻亭子構築在山畔，又有一菴。這個古庭，的確是模擬西芳寺的庭園而構成的。

近來，當局將這個山上的平面加以整理，新架起了石橋，使流水的模樣也略略可以分辨出來。又在這裏面在約一疊大小的地面上，有一個用青竹圍繞起來的所在。我試向其中窺視，看見在地面上有小小的石現出來，似乎是在以前敷砌着什麼小石的遺跡。後來據說這便是『霞澪之敷石』的遺跡。

所謂『霞澪之敷石』的來歷是如此的；據說當年義政在這裏建造寺菴的時候，將茶室的砌石工事委托細川采女正勝之。而在他的從者之中，有一個名叫中西道與，對於茶道極有心得的老人，搬運小石前來時，一失足老軀蹎仆在地上，而肩負着的小石也就紛紛落散。義政看到了這個，便吩咐任憑那些石子照着原樣棄置着而勿加收拾，並且特地命名這小小的一方地面為道與的『霞澪之敷石』（意謂石子像雨霞那樣零落在地上。）

這個傳說，雖然未必可靠，但是義政這個人物，大概是確乎具有這種樣子的風流氣的吧！義政這個人的存在，對於足利家也許是一種不祥，而對於我國藝術的發達，尤其在趣味的學藝這方面，却是一種非常的貢獻。從這一點意味上而言，比較了義滿，我對於義政的東求堂是表示更大的興味與尊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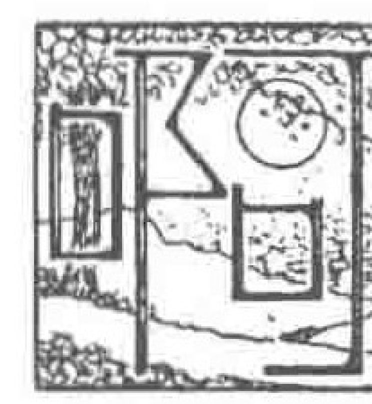
我雖然還未曾欣賞過月夜的金閣和銀閣，但是此後如有機會，我一定想獨個子坐在那堂中面對着望月臺而佇待月光的照來。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
各種儲蓄
活期儲蓄 特別儲蓄 零存整付
整存零付 整存付息 整存整付
特別零存整付 特別整存整付 禮券
總行 上海 北京路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平 南京 鄭州

中南銀行儲蓄部
詳章函索即寄
各種儲蓄存款
甲種活期 乙種活期 定期儲蓄
零存整付 整存零付 整存整付
存本付息 禮券
總行 上海漢口路
分行 南京 杭州 天津 北平 漢口 蘇州 廈門
支行 虹口 八仙橋

旅館之祕密

瞿強立譯



第二十三章

爸爸，你幾乎給我的肩骨弄斷了！」海倫說罷不斷地用手揉搓肩膀。衣服染了不少的灰塵。

「晚安，羅小姐。我眞未想到會在這裏遇見你。」

「你怎麽到這裏來的？」羅克莎又驚又怒地說。

「剛才我在我的房裏看書。看得很晚，一直聽見打十二點半。我就把書抛在一邊，開開窗戶，吸些新鮮空氣，預備睡覺。我輕輕靠在窗口。你知道，我是住在三層樓上。從上面可以看見旅館的牆，和沙利司勃街間的深院。我看見一個人爬進院來。我知道那院裏是沒有門可通這個旅館的，並且離街只有二十尺左右，所以我就注意了。那人走向牆去就不看見，不過聲音我却聽得見。」

「聽見甚麽？」

「一種鋸聲。差不多有一刻鐘之久。鋸一種東西的聲音。」

「你爲甚麽不來告訴我或別人呢？」

「我不知道。我對此事極感興趣，我想自己一人來幹。那聲音經過許久才停，那個人在牆下又出現了。穿過深院，不知用甚麽東西爬過牆，到沙利司勃街去了。一個警察正走過來，我還聽見那人向他打了一個招呼，並且要一根火柴。那個人點了一根香烟，穿過河壩，靠在牆下，好像是和一個人說話。他又沿着河壩向西明特去。就看不見了。我等了一兩分鐘，他還不囘來。於是我趕快下樓，出了旅館的門，一直到沙利司勃街。果然有一個梯子豎在那裏。我爬進院內，却正好在我的窗下。那裏只有一個鐵柵欄，我想那個怪客剛才一定會鋸這個鐵柵欄。我隨手一搖，已經有一塊在我手中了，露出一塊剛剛容一個人的洞。於是我決定爬進來。我穿着裙子，我的裙子被柵欄夾着，費了許多力氣才能進來。進來之後，我却不知要作甚麽了。我想還是應該等他囘來，爬過洞口的時候我用口袋裏的剪刀威嚇他？還是即刻叫喊。頭一件，我先把那段鐵柵欄放在原處。我的口袋只剩一根火柴。劃着了一看，却是無數的酒瓶子。火柴燒完之後，我正坐在這個角落裏想。我剛剛決定在這裏等那個人囘來就聽見脚步聲音你們來了。」

海倫說完之後暫時有一陣小休息。

「好的，」羅克莎說，「現在我想你頂好去休息睡覺了，以後還有更麻煩的事就要來了。我一定要和他拚一下。」

「爸爸，這大概是一個偷東西的小賊。」

「決不是的！這比偷盜還要利害得多。」

「那麽是什麽唎？謀殺？放火？」

二四—一二一

「巴比倫先生告訴我，若爾斯還在倫敦。」

「若爾斯！」她驚叫了起來，飛跳過去將電燈關掉。

「作甚麼？」羅克莎問道。

「如果他囘來看見這盞燈，一定要嚇走的。」

「聽海倫。」羅克莎說着將她拖到酒窖的暗處「我們想，若爾斯或者來將會送到友金大公那裏去的酒內置些毒。現在你想一想，剛才你看見的那個人是否若爾斯？

「我並沒有想到他是若爾斯，不過他也許是的。不錯，他一定是若爾斯，一定是若爾斯，我敢說！」

「好，現在注意，時機不可失去。如果他囘來，他一定要就到這裏來。」羅克莎說「如果若爾斯囘來，你們只在玻璃門後守着。」

「你要生擒若爾斯麽？」巴比倫問。

「當然，我們把他捉着交給警察，不亦妙乎？以後的事就交給他們去辦好了。我們不假手警察之力已經到這步田地，我要獨自捕獲這匪徒。我現在要離開你和海倫站在玻璃門的那面。在大酒窖那裏你可以看得見這里，我却避開。你們的工作只在監視他作甚麽。如果他有同黨，要看清他的同黨是誰！」

羅克莎燃了一根火柴，指示他們離開這個小酒窖，說道：「現在如果你在外面鎖着那扇玻璃門，他那邊就逃不脫了。那塊玻璃很小，而且那木板也很厚。所以如果他來到這個陷阱，你們兩人可以在裏面看，毫無危險。不過頂好不要讓他看見。」

過了一會，海倫和巴比倫已經躲在暗處了。聽見羅克莎的脚步聲，但是這脚步聲還沒有完，鐵栅欄上又有聲音了。

「我希望你的父親已經預備好了。」巴比倫輕輕耳語。

「不要說話！」他們倆都站起來偷看。

一個人很小心地爬進栅欄。他們二人只能在暗中看見他的形狀。那人走進來，毫不遲疑地開開電燈。那人果然是若爾斯。他對於這酒窖很熟。若爾斯走到十七號小櫃前，拿了那最上面的一瓶。

「友金大公常飲的法國康地香檳！」巴比倫這句話低得幾乎海倫都聽不清了。

若爾斯不知用一個甚麽東西，很敏捷的除去瓶上的戳記；又從口袋中拿出一個小盒子，好像裝軟膏用的一般。他用手指抹了一點藥膏塗在瓶口軟塞下，又將戳記裝好，放在原來的地方。然後關了燈，走向洞去。剛鑽出半個身子，海倫急道：「他要逃走了，爸爸沒有準備好。我們一定要攔住他！」

但是巴比倫却爲極端小心起見，攔着海倫。等她掙扎開時，若爾斯已不見了。

第二十四章

至於羅克莎，他本是想在酒窖外捉住若爾斯的。他儘其速力奔到第一層出旅館門外，經過方場，到沙利司勃街的盡頭，巴比倫飯店的建築眞夠偉大的了。雖然只有五百碼的路程，然而要經過二十幾個灣，無數的階梯。黑暗之中，羅克莎要想在五分鐘之內將這段路程跑完眞不容易。加之一個喝醉了的客人在迴廊中走不出來，拖着羅克莎問路。所以他還沒有到沙利司勃街時，已經耗去了六分鐘。他用全速度跑到沙利司勃街的轉灣處，却被剛才借火柴給若爾斯的警察攔着了。這個警察看見這個戴眼鏡，穿夜禮服的紳士這樣匆忙地跑過來，便喊道：「喂，喂，甚麼事？」

「現在，我有要緊的事，一秒鐘都不能耽擱。」

「對不起，先生。」警察說時抱着懷疑的態度。羅克莎又繼續向前跑。他本打算用那梯子跑到深院裏去。等若爾斯進去之後，就藏在甚麼隱僻的地方。羅克莎越過他自己旅館的柵欄；正要下梯子去時，背後一隻手抓着他的領子。原來那警察見他形跡可疑，便悄悄跟着他來。見他要踰垣而入，便將他捉着不放。羅克莎雖然用盡方法來解釋，都歸無效。結果羅克莎被那警察拖着一起走到巴比倫飯店去。證明了他的確是這個飯店的主人。那警察覺得非常抱歉。這一來又耽誤了幾分鐘，羅克莎趕忙跑回那柵欄去。

正在這時我們的朋友若爾斯在裏面工作，並不知道外面的事。羅克莎第一次到柵欄時，他已進去。可是若爾斯工作完畢出來的時候，正是羅克莎和那警察去到旅館對質的時候。等羅克莎第二次到柵欄時，已經太晚了。他看見前面五十碼外有一個人走向河邊去。星光之下，那人好像是若爾斯，他便用力地向前跑。若爾斯聽見後面的聲音也跑。前面那人跑到盡頭，爬過牆去。等到羅克莎爬上牆時，只見一個汽船剛剛開向倫敦橋去。

一次是盧科，一次是若爾斯。兩次羅克莎都沒有戰勝。他仍不灰心，他也不因此事而躭擱他的睡眠。第二天他來看亞力伯親王。他將昨晚的事告訴親王，尤其將那瓶康地香檳酒的事說得最清楚。

「我想，你昨晚是和友金公爵一同吃的晚飯吧？」羅克莎問。

「不錯，我們還飲了一瓶康地酒，友金很喜歡喝呢。」

「你們今晚還在一道吃麼？」

「我想是的。我恐怕今天是我們在這裏的第末一天了。友金想明天早上回博森去。」

「是不是你被若爾斯弄怕了？你怕他來毒你麼？」

「那倒也不是。我們在這裏反正是不安的。不過昨晚的事却沒有什麼可怕，反正那瓶酒你已認識，現在就可以將牠打碎。」

「可是我倒並不想將牠打碎。」羅克莎很安詳地說，「我想，今晚如果友金公爵要喝康地酒，那瓶有毒的酒就可以拿來給你

們。」

「怎講?」

「我是想藉此偵察這旅館裏他還有什麼同黨。我已經問過這個酒窖管理員海伯了。你覺得奇怪麼?在這一天,海伯會病了躺在床上。有人告訴我,那晚上海伯的胃壞了。他說他也不知道究竟如何病的。今天他的職務是由一個青年助理代替。我想這個助理沒有甚麼可注意的。」

「我不懂你說的這個置毒,是怎樣的實行?」

「我想是他將瓶口塗些强烈的毒藥。那酒倒在杯中的時候,一定會沾些毒。」

「但是僕人開瓶子的時候,一定會要擦瓶口的。」

「那只是隨意一擦而已,決不會將牠擦得週到。並且一定有些毒從瓶塞子的邊緣滲進去的。再說,假設忘記擦瓶子又該怎麼辦呢?」

「友金每次吃飯都是由漢斯伺候的。」

「但是,假設漢斯——」羅克莎忽然不說下去了。

「漢斯——也是同黨?羅克莎先生,這個假設太不可能了!」

當晚亞力伯親王和友金大公一同吃晚飯。別的僕役送菜到門口,再由漢斯端進來。亞力伯親王發覺友金毫無神志灰心喪氣的樣子。在前一天的晚上,就是和列維會面的那天,友金大公已經十分消極,想要自殺。不過亞力伯却極力勸他不要如此。

「公爵今天用什麼酒?」漢斯上完湯時問。

「西班牙車厘酒。」友金有聲無氣地說。

「還要康地酒嗎?」

親王聽了忽然一驚。

「不,今天不要了。」友金低聲地說。

「漢斯,我要康地酒。」亞力伯親王說,「我覺得這種酒好喝些。」

酒拿來之後,老漢斯用鑽子將塞子拔出。友金點了點頭,叫他放下。亞力伯在一旁用心觀察,覺得羅克莎的話似乎不無根據。漢斯今日的情形,的確有點可疑。這時友金大公嘴裏哼着,圍着桌子轉。

亞力伯眼睛望着漢斯。這個白髮老僕握着瓶子,倒在一個杯子裏。亞力伯從頭至足都戰慄了。

友金大公拿起杯子向亮光照了一下,舉起便要喝。

「不要喝!」亞力伯大聲地說,「這酒有毒!」

「有毒?」友金驚呼着。

「有毒?」漢斯眼看酒杯驚呼,「不可能的。我開的這個瓶子,並且這個塞子還是完整的。」

「我告訴你這是有毒的。」

「如果說這酒有毒就是說我是謀殺人。我要證明這個酒沒有毒，我先來喝這杯！」

漢斯說能舉起杯子到他戰慄的嘴唇去。這時亞力伯親王證明了他實在不是若爾斯的黨羽。便一躍而起，將他手中的酒杯打落地上。漢斯驚望着親王，說不出話來。忽然聽背後一個聲音，亞力伯回過頭來。只見友金大公從椅子上跌倒在地下，雙眼閉着，已失去知覺。

「漢斯，這是怎麼回事。」

第二十五章

若爾斯從巴比倫飯店，用小汽船逃走的這個法子很妙；不過羅克莎相信他決不會跑得很遠。他雖對於倫敦的碼頭不大熟悉，他總覺得搜尋傑克生，——若爾斯的船，不會有甚麼困難。然而事實上卻不然；他記得若爾斯的船，是一艘六十尺長，很低的黑色汽船。他個人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叫另一個人來，替他專門注意在上流去的船。他這種方法，至終是失敗了。下午和亞力伯親王談過話之後，羅克莎僱了一隻小船往稅關去，拜訪一個高級職員，——只比督辦低一級的高級職員。他和羅克莎曾在紐約認識，這次在倫敦也曾因商務見過面的。他們見面之後，羅克莎用他的辯才，終於將他的朋友說得允許了他的要求。於是他的朋友便按了一下鈴，叫進一個僕役道：「請三百三十二號的海查先生來。」他又轉過身來對羅克莎道：

「羅克莎先生，這個實在不是一件公事，你明白麼？」

「當然。」

海察進來了。他年約三十，穿着制服，面孔略帶灰色，留着一點八字鬍子。

「海察君，讓我來給你介紹，這位是羅克莎先生。我想你總聽見過這個名子的。」那位高級職員說到這裏，又轉過身對羅克莎說道：「這位海察君是在外勤班值夜。他在泰晤士河上有一條船，及兩個夥計。他們可以隨便搜查那一條船。他們對於河上的事是非常熟悉的。」

羅克莎走了過來和海察握了握手。

「現在，海察，」那位高級職員又說下去，「羅克莎先生想要你個人方面在泰晤士河幫一點忙。我可以給你一晚的假，我想你一定可以勝任愉快的。不過，這不是公事，你不能夠告訴別人的，明白麼？」

「知道的」海察回答時帶着一笑。

「然而這雖不是公事，你也須穿着制服的。」

「曉得。」

「那麼海察君，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一同去吃些點心去好麼。」羅克莎很客氣地說。

「好的。」

他們吃完點心，從一家小飯店裏走出來，又跨進一家紙烟店，買了一盒香烟又走出來。

「闊人們的生活眞是舒服。」

「那我恐怕你作了我，就知道沒有甚麼可羨慕的了。」

「你們大富翁是不是都有自己的鐵路游船等物?」

「我在紐約中央綫上有包車，並且有一個二千噸的游艇，我的別墅裏還有一個大理石砌的馬廄。」

「啊!我現在眞相信我是和一個百萬大富翁在一起了，眞是作夢也沒有想到的。羅克莎先生，你把你的事告訴了我，我也可以告訴你我的生活。我現在一年賺三百鎊。額外的工作，或者還有六十鎊。我在買斯干路，一人住兩間房。現在自食其力，倒也足夠我一人的生活。」

羅克莎微哂道:「閑話先不要說了，你今天下午能夠出來嗎?」

「當然，我可以叫我的同事照顧一下就行了。」

「那麼我想你和我一同到我的飯店去，我可以把這事詳細地對你講一遍。我還想坐你的小船去，我要見一見你的伙計。」

「很好，我那兩個伙計，眞是世上最懶的人了。飯量極大，並且又好飲啤酒。不過他們對泰晤士河上的事很熟悉，他們爲人也很好。只要是不違法的事他們都肯幫忙。不過不喜歡人催促他們。」

那天黃昏之後，羅克莎和他的新朋友海察上了一個稅關上的快艇。那兩個伙計已先他們在船上了。這晚天上有雲，一顆星也看不見。許多大汽船都拋錨停在水中。兩旁岸上棧房灰色的牆，就好像峭壁一般地立着。不時有一兩隻拖輪拖着運貨船向下流駛去。昏沉的夜色，顯出一種很神祕的空氣。羅克莎幾乎不相信，他現在是在倫敦的中心——全世界最無精打彩的城市。他相信不到二哩外就有許多人坐在戲院中拍手喝彩。附近炮台街車站也必有許多人出出進進。他這時覺得他是在另外一個世界似的。他被人們的呼叫，火車的開動，汽笛的鬼嘷等各雜亂聲音，弄得有些心神不安。這時只有他衣袋中的手鎗，稍能安慰他一點。

此時船向塔橋行去。司船的兩個伙計本不知此行之目的，現在才由海察略告知他們一點大概。「我的朋友要找一條汽船，不過找到之後，並沒有一定的計劃要怎樣作。」

「是一條甚麼樣子的船?」一個圓面的伙計問。

「我也不知道，我只記得是黑顏色的。大約六十呎長，我想我看

見時總能認得。哦！還有一件我沒有告訴你們。海察君，那船開行時發出一種不規則的鼓動聲。暗輪好像有點壞了。」

這兩個船員忽然同時大笑。那個圓面的道：「我知道了，先生，那是傑克的船，平常就叫作司克林號。那船有一個四葉暗輪，有一葉已經缺去半邊。」另外一個道：「一點不錯，正是她。如果你要找她，今天早上我還看見她停在櫻桃花園碼頭旁邊呢。」

「那我們趕快到櫻桃花園碼頭去，越快越好！」羅克莎說。

他們將船沿右岸向下駛去。沿途經過許多的碼頭，都是擠着無數的人。這兩個伙計在退潮上、駕着快艇。海察便向羅克莎說明，司克林號在這河上是有許多人知道的；租價也不貴。警察屢次覺得這船可疑。以前有好幾個租這船的人被抓去坐在監牢裏。這個船的暗輪有點損壞，傑克因爲捨不得錢修理，所以別人一看這個船就認識

「你的朋友僱了這條船，眞是太粗心了。」海察對羅克莎說，「他沒有想到這船容易認識，我想你一定可以找着的。」

在這時，他們的船正來到櫻桃花園碼頭。但不幸河面上起了一層薄霧，三十碼之外就看不清東西了。快艇過碼頭時，他們的目的物，却並不見，於是這船又無精打彩地向下流飄去。羅克莎最爲失望。他們轉過一條很大的挪威船時；却發現挪威船與河岸之間，還藏着一條船，正是他們尋找的司克林號。羅克莎這一喜，眞非同小可。連忙吩咐將快艇駛近那船去。

交通銀行

總行

上海黄浦灘路十四號

電話一二八二八 轉接各部處

電報掛號 中文六六三九 英文 Chiaotung

國民政府特定為發展全國實業之銀行

主旨

服務社會
扶助工商

業務

存款 放款 押匯
承兑貼現 國內外匯
兑 儲蓄 信託 經
付債券本息一切事宜

分支行處

上海支行 南京路 民國路 提籃橋 界路
南京 下關 鎮江 泰興 黄橋 丹陽
武進 金壇 無錫 溧陽 蘇州 常熟
太倉 揚州 高郵 泰縣 東台 鹽城
南通 溱潼 姜堰 清江浦 淮安 寶應
如皋 徐州 蚌埠 新浦 板浦 青口
蕪湖 宣城 漢口 武昌 長沙 南昌
九江 沙市 宜昌 杭州 寧波 鎮海
臨浦 沈家門 紹興 衢州 餘姚 定海
蘭溪 溫州 金華 天津 北平 保定
唐山 石家莊 太原 開封 鄭州 陝州
靈寶 濟南 棗莊 濰縣 青島 烟台
威海衛 龍口 瀋陽 南滿站 大連 營口
孫家台 四平街 洮南 哈爾濱 長春 吉林
黑龍江 張家口 大同 宣化 歸綏 包頭鎮
香港 廣州 廈門 鼓浪嶼 福州 漳州
西安 渭南 咸陽

平滬通車

張·恨·水·



第十章　小醉了一場

言道得好，爛肉偏遭碰。好像說一個人身上，那裏有了潰爛的所在，一定會遭意外的碰撞。其實那也不然，是人疑心所致的。人身並不潰爛的所在，那天不和金木水火土碰衝？只是碰撞了並不痛，所以不介意。繫春這次在火車上，不免有點心事，偏是碰到了那牽狗少年，他說一句話，或者多看一眼，都覺他有什麼用意，心裏很不自安總是見了他就紅着臉，或者低了頭。子雲也是討厭這個牽狗少年的。看到繫春見了他，就有些躲閃的樣子，心裏很不痛快，料着繫春多少有些認得他，只是交情不深而已。這時繫春在過道裏向外看風景，那少年也在看風景。雖是隔着一些路的，可是看那少年，他是存心搗亂。她正不知道要打發這個魔鬼，恰好子雲將烟斗烟啣在口裏，慢慢的走來，也就和繫春並排站着。而且斜釘了那少年一眼。這女人是有主兒的，你少作非分之想。不料繫春看到他來了，倒有些不知所可，兩腮的紅暈直通透到耳朵邊下去。將手隔了玻璃，向外指着道：你看外邊天氣多冷呵！子雲却也沒有想到天氣是否可以看得出來，自是隨了他的手指看去。可是那少年却把這意思看透了，將腳在車板上點着，撮了嘴吹氣，唱着璇宮豔史裏的一段歌譜。繫春想出了一句話，問道：前面是

走到了自己的房間窗戶邊向裏面張望張望



那一站了？子雲道：是兗州吧？繫春道：那是一個大站嗎？子雲道：是大站，車停了，我們可以下車去溜溜，終日的在車上，我也感覺到有些悶人。繫春笑道：不是進房去躺一會兒，站在這裏，我是顯得更發昏。說着，便走進房去。在這時，那少年更變了一個態度，用手亂搔頭髮，在那裏躊躇的想着。子雲也並不理他，自進房去，把門拉上了。見繫春架了腿在鋪上躺着，便道：我以為你睡着了，不敢打擾你，帶上門就走了。繫春笑道：正是你拉門响，把我驚醒了。我坐在這裏也怪沒有意思的，所以到外面站站去。你怎麼又回來了呢？子雲道：我去看李先生，他也睡了。我想到屋子裏來拿一點烟到飯車上去坐着。繫春道：為什麼不在屋子裏坐呢？子雲笑道：我雖傻，你那聰明人說出來的話，我多少也懂得一點。你不是希望我出去多坐一會子，好讓你一個人在屋子裏嗎？繫春臉上的紅暈，已是剛剛收起，聽了這話，復又紅了起來，而且連正眼也不敢向子雲看着。子雲實在不知道這話有什麼嚴重之處，又追問着一句道：我猜的對嗎？繫春低了頭，偷着看了他一眼，見他還是笑嘻嘻的，便道：你這話怎麼講？難道我要你離開這裏，我好作什麼弊病嗎？子雲呵呵笑道：若是這樣說，那就見外了。我想讓你好好的安歇一會，不攪亂你。猜你也總是這意思，所以我就出去。說到這裏，將手指反指指隔壁屋子，低聲道：那一個牽狗的，他雖然注意你，我早知道你躲他還來不及，那裏還會疑心到這上面去。子雲這樣的把話一轉，倒給繫春打開了一條路，便笑道：他老釘着我，我真沒法子。以後你別離開這房，要走也同走，免得你疑心。子雲又呵呵大笑起來道：我向來怕酸，是不吃醋的。繫春道：你覺得我疑心你吃醋好呢？還是我不疑心你吃醋好呢？說着，斜瞅了子雲，只管抿嘴微笑。子雲笑道：男女之間，必須有了愛情，才會吃醋的。越是愛情專一，那醋味越濃。繫春道：却又來。我說你吃醋，這是好意，豈不樂得而受之？子雲連連的點着頭道：好好，我受了。繫春笑道：你既是受了，這就好說，自今以後，你就在這屋子裏，不用出去。子雲笑道：難道上廁所也不許去嗎？繫春笑道：那自然是例外。可是最好廁所也不必上。子雲笑道：你若是肯這樣和我訂約，我願意把這盟約時間展長，直展長到一百歲。繫春閉了眼道：不說了。我真要休息一會子。於是她兩手交叉，放在腹上，一點不動，彷彿是睡過去。這時，車子到了兗州站，在窗子裏，可以看到幾個外國人，在站台上走來走去。子雲加上了外衣，也就輕輕的開了門走出去。明知道繫春是不會睡着，却偏不去驚動她。走下車來，首就碰到那個牽狗的少年。另有一個穿西服的人，在和他說話。笑道：每到一站，你必得下車來一趟，百不失一。他笑答道：就為了我這條狗。牠並不會在車上大小便，不能不牽了牠下來。說着，他將手上牽狗的皮帶拉了一拉，那狗就直跳起來，兩隻前腿爬在他身上，伸了尖嘴，就聞他的臉。

旁人看到，都笑。他見子雲正走過來，便笑道：這不算什麽，人各有所好。反正被它迷着也不過鬧鬧笑話而已，也決不會有什麽大損失。子雲料着他或者是有點譏諷，這是醋勁，那就不睬他了。走到了自己的房間窗戶邊，向裏面張望張望，要看繫春在作什麽呢，她正也坐起來向外面張望。看到了子雲，可就向他亂招着手。子雲將嘴貼近了玻璃，笑問道：怎麽樣？又沒睡着嗎？繫春鼓了嘴，微瞪着眼睛，好像很生氣的樣子。子雲只好笑着上車來。繫春道：你怎麽這樣不顧信用。說了不許你一個人走開，你怎麽還是走開了呢？說着，又撅了嘴，把臉偏到一邊去。子雲兩手操了大衣的衣襟，就要脫下。她又笑起來，搶着按住了他的手，因道：別，你剛由外面進來，仔細招了涼。於是拉着他同在鋪上坐下。子雲笑道：你這樣顧全信用，我非常高興，以後我不離開你就是了。繫春道：應該這樣。說着，她斟了一杯熱茶給子雲喝過，才和他脫下大衣來。子雲笑道：你真給了我不少的安慰。有你陪伴着，你叫我實在任何地方都不想去了。他說着，果然和她坐在屋子裏閑談。直待到了徐州，還是繫春她說起來，笑道：火車停在這裏，時間是很久的，我們也該下車去活動活動了。他說着，就取過了子雲的大衣，提着衣領和他穿上。這樣一來，就教子雲失了主宰，不能不和她一同下車。這個車站上的旅客，是特別的現着擁擠，只見那成串的旅客，在橫跨站台的高大天橋上，隨了背箱子網籃的人走。站台上也是穿梭織網似的人走着，走得那水泥的站台面，沙沙作响。這雖然也是在露天下，可是寒風吹到臉上，也並不是那樣割人。在站台外，還可以看到那凋零的柳樹，掛着淡黃的葉子。繫春和子雲並排的走着，只挑那人稀鬆些的地方走。好在徐州的車站，是特別的大，容許着他們任意的徘徊。子雲深深的吸了幾下空氣，笑道：車子裏的溫度，實在太高，熱得人頭腦發脹。到了這露天裏面，清涼的空氣一吹，人就舒服多了。繫春道：其實這也是地勢關係。過了黃河，就覺的暖和得多，你看，站外的樹，還有青葉子的。我也不懂什麽原故，精神是特別的好，你一說，我倒有點感覺了，必是空氣清新的原故。子雲笑着搖搖頭道：那還不盡然，假如我是一個人出門的話，就算空氣二十四分的好，依然還覺得心裏十分寂寞的。繫春緊緊的靠了他走，那一頭蓬鬆香透的烏髮，本來也就靠在他懷裏。兩個人說着話走路的時候，更是偎貼得成了一個。她聽了子雲那種有意思的話，便扭轉頭來，向她瞅着笑道：哼！你這又是一碗很濃的米湯。子雲道：這是實情，你不也是和我這一樣嗎？繫春將頭在他懷裏輕輕的擂了兩下道，這是真的，我也不明白是什麽緣故，我這一顆心，是很不容易搖動的，現在可讓你搖動着不知怎麽好了。兩個人只管說着這樣知心的話，順了步子向前走。不想無意之中，卻走到了站台的盡頭。於是兩個人都突然的站住了。繫春笑道：

若不是站台完了，恐怕我們要走到浦口爲止了。這才拉了他向來路走了囘去。遠遠的却看到余太太也下了車，在站台上散步。正打算上前去招呼呢，余太太可也就迎上前來了。她笑道：你兩家頭眞寫意呵！繁春道：下車走着也好，運動運動筋血。余太太道：我就不大敢下車來。因爲四個人共一個屋子，房門是無法去關的。我的行李，帶的又不少，零零碎碎，丟了一兩件，還沒地方找去。繁春道：喲！你這一句話，把我提醒了。我們隨隨便便的下車，也沒有招呼茶房鎖房門，可不大妥當。我要上車去看看。余太太笑道：我請你二位吃午飯，囘頭到飯車上來相會罷。她口裏答應着，已是丟下子雲走去。這事自然是子雲贊成的，却也不來攔住她。余太太這就站在站台上，和子雲談話，笑道：你這位太太，是原配的嗎？子雲笑了一笑。余太太道：我看她的年歲，和胡先生差遠了。又年輕，又漂亮，你眞有福氣。子雲笑道：余太太和你余先生，不也是相差的很大嗎？余太太道：是的，差到二十多歲呢。這層我倒不在乎。夫妻只要愛情好，什麼都可以隨便。再說一句粗話能。丈夫年紀越大越會疼人。子雲笑道：那末，余先生一定很疼愛余太太的了。不然，你不會說這話。余太太也笑道：這個你自己心裏明白，還用問我嗎？子雲道：這話可又說轉來了。自己比太太年紀大上許多，若再不疼愛太太，那年輕的人，圖着什麼來？余太太點着頭道：你這是良心話。我看你這位太太，似乎還是個女學生出身吧？子雲笑道：你怎麼知道？余太太道：她那態度上，自帶了一種文墨樣子。說話很文雅，不像我們這一字不識的。子雲很有得色，笑道：她不但國文很好，外國文也很好呢。帶她出來交際，那是在什麼地方，都可以說得過去的。余太太笑道：你眞是有福氣。站台上冷，我們到飯車上去談談罷。她說着，已是向前走。子雲想着，自己不應當那樣不識抬舉，人家女太太請吃飯倒是不去。於是隨着余太太上了飯車，正好也是開飯的時候。兩個找個座頭，對面坐了。茶房走過來，問是兩位嗎？子雲道：三個人。不過你這車子上的西餐，我實在沒有法子吃。昨天我看到有人吃中餐，你給預備三客中餐罷。茶房笑道：中餐要事先招呼，現在來不及。子雲道：那末，我們現在招呼，等吃西餐的客人都吃完了，我們再來吃中餐，可以嗎？茶房躊躇着，手按了桌子，低頭向他笑道：這裏中餐不好吃。余太太道：中餐他們賣一塊錢一客，西餐賣一塊五毛錢一客，他們當然不願意客人吃中餐好，我們就吃西餐能。茶房聽了，這就由別人桌上拿了一張紙殼菜單子，遞給了子雲。看時，上面彎彎曲曲，全是英文。子雲雖認得幾個英文單字，那程度是太有限。看了許久，只第一行的一個湯，第末行一個咖啡，勉強可以估量得出來，至於其中是些什麼菜，却完全不認得。又不便叫茶房翻譯，便沉吟着道：我幾乎沒有一樣愛吃。等一等罷，我們還有一個人沒來。茶房去了，子雲也將菜單放下。余

太太看到，便道：中國人，是什麼道理？自己人和自己人說話，要說外國話。自己人和自己人開單子，要寫外國字。子雲笑道：這是練習作亡國奴。將來亡了國，不許說中國話，寫中國字，不要緊，我們老早就預備好了的。所以中國人坐中國火車，在中國旅行，得吃外國飯。余太太道：所以在上海，什麼都是外國東西值錢。早幾年，我也喜歡洋貨，到了現在，上了年紀了，我就不那樣時髦了，穿衣服，總是中國料子的。正說到這裏，繁春眉飛色舞，笑嘻嘻的來了。余太太老遠的看到她，就向她丟了一個眼色。她笑着向子雲身邊坐下。笑道：余太太看我作什麼？我身上也沒有什麼洋貨。余太太笑道：其實你這樣年輕輕兒的，應當穿些時髦衣服的。繁春笑道：是呵！年輕一點的人，免不了將來做亡國奴，現在應當練習一下呵！余太太笑道：怎麼你夫妻兩口子說一樣的話，眞是一床被，蓋不了兩種人。繁春聽了這話，却在桌子下面碰了子雲兩下腿，子雲微笑。繁春道：剛才你們說什麼了，子雲道：我們談到火車上賣西餐，菜單子上寫外國字，覺得這是亡國之兆。繁春道：到了上海，這樣的事就太多了，發牢騷還有完嗎？說着，拿過菜單子，眼裏看着英文口裏可就念着國語，掛麵湯炸桂魚，烟牛舌，鐵扒鷄，補丁，咖啡。他並不翻譯給子雲聽，子雲是了然了。便道：這幾樣東西，賣我們一塊五毛錢。余太太笑道：據茶房的口氣，中餐不能吃，大概這西餐一定是很好的了。我想要掉換也掉換不出什麼好東西來，倒不如就着他預備的吃，還圖個新鮮。子雲說是，依了余太太的話，吩咐照開三分飯來。茶房問要汽水嗎？子雲道：來兩瓶。繁春又碰了他兩下腿，眼睛可不望着他只當沒事。子雲道：冷天喝汽水能了。余太太要不要喝一點酒。這句話，似乎說得余太太最為動心，不由得立刻向繁春打了一個照面。繁春笑道：我看余太太這個樣子就會喝酒，余太太請我們吃飯，我們請余太太喝酒。來一點白蘭地能。余太太搖着手道：在火車上喝白蘭地，那是北京人說的話，有點兒寬大頭。子雲還不會答言哩。繁春笑道：難得相遇的，就算是貴，反正不能要十塊錢一瓶吧？喂！茶房，拿一瓶白蘭地來。茶房走過來笑問道：要三杯嗎？我們零的也賣。繁春杏目圓睜，板了臉道：難道我們就喝不起一瓶酒嗎？說着，就由身上掏一出張十元的鈔票，向桌上一抛，淡笑道：你先拿錢去，後拿酒來，總也可以吧？子雲看了，却不好說什麼，只有聽之。一會兒茶房拿了一瓶酒來，在三人面前，斟了三杯。余太太先端起杯子來，一口就喝了大半杯，向繁春笑道：胡太太怎麼樣？繁春笑道：我是點酒不嘗的人。不過余太太是客，我陪你喝半杯。余太太笑道：至少你也應當陪一杯，怎麼陪半杯呢？繁春且不答復她，向子雲望了笑道：你看怎麼樣？子雲笑道：余太太也知道我是不會喝酒的，我們兩個人共陪一杯能。余太太笑道：你兩口子合作起來，還是這樣不行，根本就不該要這瓶酒。繁春

笑道：好在是火車上，無事可作，醉了無非是睡覺，不醉也是睡覺，我就奉陪一杯罷。余太太笑道：好！這話痛快，我先乾這一杯了。說着，再端起那半杯酒，一飲而盡。子雲笑道：多年不見，余太太的酒量，還是這樣的好。那麼，我慢慢的奉陪罷。於是三個人吃着西餐，慢慢的喝酒。但是這火車上的西餐，另外是一種口味。第一盤子湯送上來，就是稀薄的漿糊，裏面有七八根一寸長的麵條。第二盤炸桂魚，魚有一些臭味。第三盤燜牛舌，只是那番茄的紅顏色好看。牛舌瘟腥，另外一撮清水白菜，還是幫幫硬的。第五盤鐵扒鷄，是不愧於那個鐵字，刀叉切着盤子叮噹亂響。菜不過如此，便提不起人家的酒興。偏是余太太毫不覺得，喝了一杯，又是一杯，接連的喝了三杯之多。飯吃完，子雲面前一高脚杯子白蘭地，總算喝完。繁春的杯子裏，却還有大半杯在裏面。余太太笑道：胡太太說話，有些個前後不應典。你自己說了陪我一杯，到了現在，你是半杯都沒有喝下去。繁春笑道：這樣罷，晚上還有一餐，我留着晚上喝罷。余太太道：那不成！你既是喝不下去，就叫你老爺代勞。繁春笑道，他的酒量，余太太是知道的，何必把他灌醉了。余太太道：醉了也不要緊，有太太在身邊伺候着呢。不能你兩個人彼此推諉，把酒賴了。胡太太要心疼老爺，自己就該把酒喝了下去。繁春笑道：那末着，我就勉强喝下去罷。手裏扶着杯子，可向子雲睃了一眼。子雲立刻搶過杯子來，笑道：瞧我能。一伸脖子，搶着喝乾了。余太太向四週看看，低聲道：太太心疼老爺，老爺又心疼太太，你兩個人的作法，真有點意思。子雲笑道：余太太醉了，說酒話了。於是笑着走出了飯車，各回車房。繁春却把那瓶白蘭地酒，帶到屋子裏來，笑道：留着晚上，還要灌余太太一灌，我倒猜不到她酒量這樣的好。子雲喝了兩杯酒，到底有點不支，只覺臉上熱烘烘的，頭上有點發昏。躺在鋪上，笑道：晚上還鬧嗎？連你也要醉了。可笑她左一聲胡太太，右一聲胡太太，叫的真熱鬧。繁春坐在他身邊，手握了他的手道：她叫我胡太太，你有些不願意嗎？子雲笑道：你豈不是把話倒來說着？繁春將手摸摸子雲的臉，因道：你真喝醉了，我剝兩個橘子你吃罷。子雲道：好的，只是不敢當。繁春瞅了他一眼道：敢當的事，你就多着呢，這又胡客氣了。子雲聽說，只是微笑。繁春就爬到上面車頂棚下，在蒲苞裏面，取出幾個橘子，放到茶几上，然後自己緊傍了子雲坐着，將橘子剝着，撕出橘瓣上的細筋，一瓣一瓣的，向子雲嘴裏送着。把茶几上的橘子都已吃光，子雲心裏頭一陣舒適，也就昏昏的睡了過去了。繁春雖不睡，却也不離開他身邊，取過一分火車開行時刻表，自己看着，口中似乎念念有詞，在估量着時間似的。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火車又停在一個車站上了。偶然抬頭，就看到車站月台上，歇有兩挑賣糖稀飯的担子。凡是老走津浦鐵路的，這就知道到了蚌埠，因爲只有蚌埠車站上，才有這

種東西。繁春心裏一動，頗想到站台上去看看。不想剛站起來，便看到那牽狗少年，已經引狗上站放屎放尿去了。咬了牙向外面呆看一陣，自言自語的道：這小子眞有耐心，到站必下。難道到了晚上，也整宿的不睡嗎？正呆想着，回頭看到門外有個人影子一閃。看時，正是余太太。她手扶了門，伸頭向裏面看了一看，微笑了一笑，低聲問道：眞醉了嗎？繁春且不作聲，向鋪上睡的子雲，努了一努嘴。余太太道：胡太太出來溜溜好不好？繁春道：這一站只停十分鐘，不下去也罷。下了車，火車開了，那可是件笑話。余太太道：那末，我們到飯車上喝一杯汽水去。你也忌生冷嗎？繁春笑道：我百無禁忌。說着，握了余太太的手，走出房去，輕輕的將房門給拉上了。子雲很睡了一會子，睜眼醒來，不見了繁春，料着她又是到三等車上去看她的那個女同學了。照各方面看起來，這個女人實在是多情，她的那個年輕丈夫，竟是沒有福氣享受這個女人，怪也不怪？什麼事情，都是個緣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紅鸞星照命，會在火車上遇到這樣一個可心的人兒。想到了這裏，情不自禁的，也就嘻嘻的笑了起來。這個滋味，那是很夠咀嚼的，所以也就坐了起來，點了一枝烟捲，吸着慢慢的去細想。這就看到下鋪頭邊，她的小手提箱子，還不曾關閉，隨手在裏面翻弄着，只把兩件綢衣一掀，就現出了裏面一大疊鈔票，全是十元一張的，估量着約莫有二三百元。拿在手裏顛了兩顛，依然給她放到箱子裏去。心裏這就想着，這個女子，也實在大意，這麼些個錢，隨便扔着，幸而遇到我這個有錢的人，絕不會沾人的便宜，假如遇到了一個拆白黨，那包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嗎？這女人對於銀錢太不在乎了，將來我一定要勸勸她。年輕的人，那總是要老於世故的人去領導的。子雲想着，他是個老於世故的人，然而他究竟是不是個老於世故的人，這實在要等事實來證明了。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代君解決「住的問題」如承垂詢請向上海江西路三六一號本行地產部接洽

北夢錄〔一六〕

銖庵

再記酒事

天咫偶聞云：京師酒肆有三種，酒品亦最繁。一種為南酒店，所售者女貞花雕紹興竹葉清之屬，肴品則火腿糟魚蟹松花蛋蜜糕之屬。一種為京酒店，則山左人所設，所售則雪酒冬酒淶酒木瓜乾榨之屬，而又各分清濁，清者鄭康成所謂一夕酒也。又有良鄉酒，出良鄉縣，都中亦能造，止冬月有之，入春則酸，即煮為乾榨矣。其肴品則煮鹹栗肉乾落花生核桃榛仁蜜棗山查鴨蛋酥魚兎脯之屬，夏則鮮蓮藕榛菱杏仁核桃，佐以冰，謂之冰盌。別有一種藥酒店，則為燒酒，以花蒸成，其名極繁，如玫瑰露茵陳露蘋果露山查露葡萄露五加皮蓮花白之屬，凡有花果皆可名露，售此者並無肴核，又須自買於肆，而諸市向不賣菜，飲畢亦須向他食肆另買也。凡京酒店飲酒以半盌為程，而實四兩，若一盌則半斤矣，疑宋人所謂一角者即此。又宋酒庫四月造酒九月出賣，謂之開清，今猶沿此稱，蓋此等酒店其初必是金人由汴遷至者。余嘗曰於京酒店飲酒，自謂置身唐宋以上，以其伺應規例彷彿夢華錄所云也。此一段紀載當為酒人所豔說者。

又昔酒為今所無者又有薏酒。五雜組：京師有薏酒，用薏苡實釀之，淡而有風致，然不足快酒人之吸也。易州酒勝之，而淡愈甚。又鳳洲筆記：薊州薏苡仁酒，周氏第一，成氏次之，三屯營所造更勝，清冽秀美，有出色香味之表者。

太常仙蝶

往時士大夫好風雅者，莫不喜談太常仙蝶事。太常仙蝶者，一種關於蝶之傳說也。莫知其所自始，昔人記其來歷者，有滿洲斌良抱冲齋詩集注云：『乾隆戊甲冬，有黃蝶飛於太常寺中，樂工以帚撲之，頃刻化黃蝶數百，飛繞庭宇，時大宗伯德明管太常寺事，後一日召對，奏之，高廟命取蝶進呈，宗伯虔心致禱，倏有蝶降於寺，因以黃袱藉盤，進呈御覽，時值隆冬，忽覩肖翲仙質，上大悅，賜名吉祥仙蝶，並御製五律一首，刊諸寺壁，徧賜諸臣，命送蝶至方澤靜室，作香龕供奉，每逢上祀壇日仙蝶輒至。』其說最詳而未及其形狀也。撿考功光隙亭雜識云：太常寺公署垂花門之上有蛺蝶子二枚，黃質而黑章，鬚之末有如珠者二，常以夏至來集，每祭方澤，各官齋戒，蝶輒先至，其所祭畢則翩翩而逝，或以帛及扇承之，呼曰老道，便飛而下集，似有知者。』若吳振棫以為始見嘉靖間（見養吉齋叢錄）他書或傅會為某某之神，似尤夸誕。清末長沙徐樹銘繪圖徵詩，鋪張尤盛，自是以後闃無嗣響矣。其實黃質黑章，冬暖偶出，不過蝶之一種，余即曾見之。承平士大夫悠游無事，弄此狡獪耳。今日追紀之，亦夢華錄中一節也。

趣味

程志政譯

一吼之代價二十五美金

紐約某廣播無線電台，近以二十五美金之代價，請一從業員於某重要節目中作一「獅子吼」。從業員初不善獸鳴，乃造一馬戲團坐獸苑而靜聆焉。守候多時，獸殊黠，一似知其來意者，默然不作一聲。於是從業員復以一元之酬金授獸役，請爲協助，獸役百端挑獅怒，然終無「吼聲」可聞。從業員於失望之餘，又至一音樂教練所請爲指導，所員以粗繩往來擦跋上，其聲與獅吼相彷彿，乃就而學習多時，已可畢肖，屆時參加正式表演成績頁佳，遂取得金洋二十五元之厚酬云。

鞋匠之報復惡劇

一面目姣好之年輕女郎，服飾麗都，綏步於斯可勃爾 (Skcplje) 大街，路人驚其艷，無不注視。

驟然間，一男子自店內奔出，疾趨女前，力舉其玉足，强去其履，然後從容懷履入店而去。女郎驚號，路人畢集，爭爲不平。詢其事，則知彼男子者，實當地著名之鞋匠也。據其自述，謂顧客之中，往往購鞋以後，避不見面，延不付款，因之彼之經濟日窘，不得不採取斷然手段，規定凡一星期內不付鞋款，如値于途，概以武力强將原件取回，不稍通融，以示報復云云。

當地報章揭載其事甚詳，引爲趣談，並附以幽默之建議，希望縫衣匠及服裝公司萬勿倣行云。

奔牛之紛擾

倫敦消息：蘭薩斯脫 (Leicester) 某日有一奔牛出柙，直入市街，疾走一英里牛，三路人幾爲所傷，路盡遇河，卽入水，又泅行四分之一英里，登岸闖入一煤氣公司，工人悉被驚走，崗警圍捕，當者辟易，又狂奔至蘭薩斯脫第四聯隊軍營，無有能制止者。

奔馳既久，該牛見路旁停有一裝牛之汽車，始從容登車小憩，騷動之一幕遂告終。

肥人俱樂部年會趣屑

美國麻省威爾明登地方，最近舉行美國肥人俱樂部年會，全體會員一百六十人，共重十七噸，最奇者，卽若輩于紋餐大嚼之後，個人覆秤之結果，反遜于離家以前，殆亦舟車勞頓所致也。

肥人俱樂部之各種比賽甚多，各會員雖踴躍參加，但天氣酷熱，肥人汗出如瀋，亦云苦矣。

俱樂部祕書戴倫納（Johu Delaney），亦爲肥人，體重爲一六〇磅，得吃物比賽第一名，計吃火鷄五磅，橄欖二十五枚，芹菜兩紮，冰淇淋四升，飲咖啡一加侖，啤酒十二瓶。經此大嚼，戴倫納已不復能參加比賽，卽踞榻休息，並批評羅斯福總統對于處置農產品過剩應如何改善之意見，語畢，酣然入夢，鼾聲大作矣。

吞彈怪事

巴黎梅娜夫人 (Madam V. Maillard) 某日覓得家藏舊槍一支，方從事揩拭，以其中並無子彈，戲瞄準伊友茄克馬丁 (Jacques Matin) 之面曰：「吾欲殺爾」，槍機既撥，巨聲突起，馬丁面頰，血涔涔流不止，梅娜夫人大驚，究不知此餘彈何由而來也。

馬丁赴醫院療治，醫士檢驗之結果，見在頰爲彈擊一洞，右顎失齒一枚，遍覓子彈，已不知去向，蓋右頰未穿，彈必未出。經詳細研究之結果，乃知彈由右頰穿入，遇右齒反擊後而被吞入腹中，實亦空前創聞也。

馬丁竟無恙。

炸妻

巴拉圭農民愛羅斯丹納（Alois Stanek）與其妻齟齬時起，情感至劣，雙方積不相能，勢若冰炭，其妻以夫也不良，雖偕白首，告其夫謂伊即將赴法庭請求離異，其夫閒語，意頗悻悻。

越日之晨，愛羅夫人下樓至廚房，其夫已外出，第見爐中柴炭齊備，似其夫所預遺者，夫人驚喜，以爲愛羅之態度，殆已轉趨良善矣，因以火柴入爐燃之。

詎知火甫入爐，一刹那間，轟然之聲突作，全屋被炸傾地，愛羅夫人被烈焰所傷，幸速脫，得不死。

案發，愛羅被逮，鞫之，直認預置炸藥于爐，謀殺其妻不諱，遂判如律。

多子王

美國肯薩斯城耆老萊凱（J. J. Leiker）現年七十九齡，最近逝世，計子孫多至一百七十四人，按萊凱共生子女十八人，現存者十二人，孫輩一〇二人，曾孫六十人，查萊凱于一八五五年八月十八日，生于俄國，爲彼邦望族云。

電車中之整容鏡

電車中男子讓座，殆已爲普遍之禮貌，惟巴拉圭之電車女乘客，對於讓座之男子，輒微笑婉却。考其原因，乃電車公司近于電車兩旁支設小鏡，其高度適與女子之身裁相合，婦女登車，多利用之以爲整容之需，顧盼生姿，亦列開生面者也。

失而復得

柏林居民某氏，于六年前沐浴于温沙避暑山區，遺失日記簿一册，內中置有鈔幣四十馬克（彼時約值兩鎊），不數日，日記簿由一不知姓名者自郵局遞到，惟四十馬克，則付闕如，當時渠亦淡然置之。

時歷六載，氏忽于某日得一函，內附四十馬克，函末亦無署名，僅有字條云：「奉還君之招尋失物賞金」，究不知何人弄此玄虛也。

全世界之啤酒飲量

日內瓦消息，國際聯盟會統計處最近發表一驚人之統計，蓋一九三四年世界人民飲啤酒之量數，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品脫（Piut）之驚人數字，一九二三年僅爲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品脫，此次激增之原因，殆由于美國酒禁廢止之故。至於各國出產啤酒之數量，以美國爲最多，德國次之，英國又次之。

五千年前之謀殺案

德國中部威蓀斐爾（Weissenfels）最近修築汽車路，忽發現一五千年前之謀殺案，緣路工于掘土至三十英寸時，見一骷髏，其頭骨已爲一石斧所破，石斧尚夾于頭骨之中，想係當年殺害後所埋棄者，據專家研究，石斧時代，遠在五千年以前，實爲近年所罕見之古跡云。

汽車肇禍處極刑

俄國政府當局，近爲防止汽車肇禍起見，特嚴定刑律，凡汽車駕駛人如因過失而致傷人或殺人者，即處死刑。蓋鑒于近來各大城市，汽車肇禍之事端層出不窮也。

查五年以前，蘇俄全國汽車甚少，故傷人肇禍，不爲當局注所意。近頃高爾基城汽車工廠出品日多，此項問題，日趨嚴重，閩此項刑律，對于因飲酒而肇禍者，决殺無赦云。

神祕莫測之吸引力

南美納斯爾（Nusle）村某別墅之女主人，新雇一女僕名瑪麗（Marie），某日瑪麗持盤入室，主人見其兩手攜物，不便啓門，因曰：「吾爲若啓門。」第瑪麗近門時，門忽自動訝然而開，主人甚異，遍詢諸人，皆謂瑪麗確能使門自啓云。并據廚司所述，渠常囑瑪麗至地害取蕃薯，以蕃薯見瑪麗，即自動滾滾而來也。

瑪麗本人亦不知何以有此偉大之吸引力，事聞于心理研究會，特提出以供曾

員研究云。

電椅行刑難

紐約監獄執行死刑之電椅，係以電流通至罪犯之右足，而使受刑人失其知覺，歷年如此，已成定例。近有被判死刑之殺人犯約翰斯密司者，其人本屬殘廢，已失其右足甚久，職是執行死刑，極感困難，行刑員伊利安氏（R. Elliot）正在研究如何改善現有之電椅，以期適合斯密司之用，惟迄今尚無决定云。

襪展覽

德國愛拍爾達（Apolda）城，不日將舉行一空前未有之展覽會，即搜羅近三百五十年來之長襪，以供市民之參觀，地點已擇定一舊教堂，不日揭幕，想屆時形形色色，當可轟動遐邇也。

大情人之小訟案

影壇名姝珍妮麥唐納，有世界大情人之譽，近忽被影國名演員葛雷菲司小姐（Miss Croinne Griffith）所控，其訴狀略謂珍妮租賃其屋，內部受損甚多，計須賠償洋一千〇七十元，內中九百五十元為幃幔云，其餘各件如下：

橋椅兩只……已破
銀濾茶器……遺失
墨西哥瓶兩只……已破
碗一只……已破
琥珀玻璃杯四只…已破
牆壁……破四孔

關于破壞之牆壁，葛雷菲司要求賠償二十元，區區之數，乃竟訴之於法，亦影國之隽聞也。

厄運

農民白朗（Nathan Bsown）某日于田間工作，為一毒蜂所螫，痛苦殊甚，即奔至家，途中值一青蛇，匆促中誤踐踏之，致被蛇嚙，鄉間無處可供療治，急赴鎮，行未幾，一猛犬直撲而來，白朗不及避，于是又被犬咬，勢更劇，一日而三受創，白朗可謂厄運矣。



二四一一四一

中華國有鐵路

國內旅客聯絡運輸

公里里程單程票價及來回遊覽票價表

由蘇州站 (1)

所至各車站	距離公里（揚子江里程除外）	單程票價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I	II	III	單程票價 普通車由舊輪渡 I	II	III	來回票價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I	II	III	來回票價 普通車由舊輪渡 I	II	III
津浦綫 Tientsin-Pukow Line													
取道南京 Via Nanking													
天津東站 Tientsin East	1239	67.05	43.40	21.70	58.80	39.20	19.60	104.80	67.25	37.60	88.20	58.80	33.40
天津總站 Tientsin Central	1235	66.90	43.30	21.65	58.65	39.10	19.55	104.55	67.10	37.50	88.00	58.65	33.30
天津西站 Tientsin West	1229	66.60	43.10	21.55	58.35	38.90	19.45						
唐官屯 Tangkuantun	1163	62.55	40.50	20.25	54.90	36.60	18.30						
滄洲 Tsangchow	1114	60.15	38.90	19.45	52.50	35.00	17.50						
泊頭鎮 Patoucheng	1075	57.45	37.20	18.60	50.40	33.60	16.80						
連鎮 Lienchen	1044	55.95	36.20	18.10	48.90	32.60	16.30						
桑園 Sangyuan	1022	54.75	35.40	17.70	47.70	31.80	15.90						
德州 Techow	1001	53.70	34.70	17.35	46.65	31.10	15.55						
禹城縣 Yuchenghsien	934	49.80	32.20	16.10	43.35	28.90	14.45						
濟南府 Tsinanfu	883	46.50	30.10	15.05	40.65	27.10	13.55	72.75	46.70	26.10	61.00	40.65	23.10
泰安府 Taianfu	811	42.90	27.70	13.85	37.05	24.70	12.35	67.35	43.10	24.05	55.60	37.05	21.05
大汶口 Tawenkow	783	40.80	26.40	13.20	35.55	23.70	11.85						
曲阜 Chufou	744	38.85	25.10	12.55	33.60	22.40	11.20	61.00	39.05	21.80	50.40	33.60	19.10
兗州府 Yenchowfu	727	37.95	24.50	12.25	32.70	21.80	10.90	59.65	38.15	21.30	49.05	32.70	18.60
濟寧州 Tsiningchow	758	39.60	25.60	12.80	34.35	22.90	11.45						
鄒縣 Tsowhsien	707	36.90	23.80	11.90	31.65	21.10	10.55						
滕縣 Tenghsien	666	34.20	22.10	11.05	29.55	19.70	9.85						
棗莊 Tsaochuang	664	34.20	22.10	11.05	29.55	19.70	9.85						
臨城 Lincheng	633	32.55	21.00	10.50	27.90	18.60	9.30						
徐州府 Hsuchowfu	566	28.50	18.40	9.20	24.45	16.30	8.15						
福履集 Fulichi	504	25.35	16.30	8.15	21.30	14.20	7.10						
南宿州 Nanhsuchow	491	24.15	15.60	7.80	20.70	13.80	6.90						
蚌埠 Pengpu	401	19.50	12.50	6.25	16.05	10.70	5.35						
臨淮關 Linhuaikuan	376	17.70	11.40	5.70	14.85	9.90	4.95						
明光 Mingkuang	340	15.90	10.20	5.10	13.05	8.70	4.35						
滁州 Chuchow	275	11.85	7.60	3.80	9.60	6.40	3.20	19.00	12.05	6.70	14.40	9.60	5.50
東葛 Tungko	249	10.65	6.80	3.40	8.40	5.60	2.80	17.20	10.85	6.05	12.60	8.40	4.80
浦口 Pukow	225	9.30	5.90	2.95	7.05	4.70	2.35						
北寧綫 Peiping-Liaoning Line													
取道天津 Via Tientsin.													
北平 Peiping	1375	73.80	47.80	23.90	64.95	43.30	21.65	115.20	74.00	41.40	97.45	64.95	36.90
豐台 Fengtai	1356	73.05	47.30	23.65	64.20	42.80	21.40						
廊坊 Langfang	1301	[illegible]	45.60	22.80	61.65	41.10	20.55						
塘沽 Tangku	1283	69.15	44.80	22.40	60.90	40.60	20.30						
唐山 Tangshan	1370	73.65	47.70	23.85	64.80	43.20	21.60						
古冶 Kuyeh	1394	74.70	48.40	24.20	65.85	43.90	21.95						
灤縣 Lanhsien	1424	76.65	49.60	24.80	67.20	44.80	22.40						
昌黎 Changli	1459	78.15	50.60	25.30	68.70	45.80	22.90						
北戴河 Peitaiho	1487	79.50	51.50	25.75	70.05	46.70	23.35						
北戴河海濱 Peitaiho Beach	1503	81.00	52.40	26.20	70.95	47.30	23.65	126.65	81.20	45.40	106.45	70.95	40.30
秦皇島 Chinwangtao	1505	80.85	52.30	26.15	70.80	47.20	23.60	126.40	81.05	45.30	105.20	70.80	40.20
山海關 Shanhaikuan	1522	81.60	52.80	26.40	71.55	47.70	23.85	127.55	81.80	45.75	107.35	71.55	40.65
綏中縣 Suichunghsien	[illegible]	84.60	54.80	27.40	74.55	49.70	24.85						
興城 Hsingcheng	1635	87.30	56.50	23.25	76.65	51.10	25.55						
連山 Lienshan	1656	88.35	57.20	28.60	77.70	51.80	25.90						
錦縣 Chinhsien	1706	91.20	59.00	29.50	79.95	53.30	26.65						
北票 Peipiao	1818	96.90	62.70	31.35	85.05	56.70	23.35						

中華國有鐵路

國內旅客聯絡運輸

公里里程單程票價及來回遊覽票價表

由蘇州站 (2)

所至各車站	距離公里 揚子江里程除外	單程票價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單程票價 普通車由舊輪渡			來回票價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來回票價 普通車由舊輪渡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北甯綫(續) Peiping-Liaoning Line (Continued)													
溝幫子 Koupantzu	1770	94.05	60.90	30.45	82.80	55.20	27.60						
營口 Yingkou	1861	98.85	64.00	32.00	87.00	58.00	29.00						
大虎山 Tahushan	1812	96.45	62.40	31.20	84.60	56.40	28.20						
彰武縣 Changwuhsien	1924	102.15	66.10	33.05	89.70	59.80	29.90						
通遼縣 Tungliaohsien	2063	109.05	70.60	35.30	96.00	64.00	32.00						
新民 Hsinmin	1882	99.60	64.50	32.25	87.75	53.50	29.25						
皇姑屯 Hwangkutun	1939	102.90	66.60	33.30	90.45	60.30	30.15						
遼寧南滿站/總站 Liaoning S. M. R./Central	1942	102.90	66.60	33.30	90.45	60.30	30.15						
隴海綫 Lunghai Line													
取道徐州府 Via Hsuchowfu													
西安 Sian	1395	75.75	49.10	24.55	66.90	44.60	22.30						
渭南 Weinan	1337	72.90	47.20	23.60	64.05	42.70	21.85						
潼關 Tungkwan	1264	68.40	44.30	22.15	60.15	40.10	20.05						
靈寶 Lingpao	1194	64.35	41.70	20.85	55.70	37.80	18.90						
陝州 Shanchow	1168	63.00	40.80	20.40	55.35	36.90	18.45						
會興鎮 Hweihingchen	1158	62.25	40.30	20.15	54.60	36.40	18.20						
洛陽東站 Loyang East	1027	55.35	35.80	17.90	48.30	32.20	16.10	86.65	55.55	31.10	72.50	48.30	27.45
偃師 Yensze	998	53.10	34.40	17.20	46.65	31.10	15.55	82.95	53.30	29.85	70.00	46.65	26.50
孝義 Siaoyi	978	52.20	33.80	16.90	45.75	30.50	15.25						
汜水 Szeshui	950	50.55	32.70	16.35	44.10	29.40	14.70						
鄭州 Chengchow	903	48.60	31.40	15.70	42.15	28.10	14.05	76.20	48.80	27.30	63.25	42.15	23.95
開封 Kaifeng	843	44.70	28.90	14.45	38.85	25.90	12.95	70.05	44.90	25.15	58.30	38.85	22.10
蘭封 Lanfeng	800	41.70	27.00	13.50	36.45	24.30	12.15						
新浦鎮 Sinpuchen	757	39.75	25.70	12.85	34.50	23.00	11.50						
柳河 Liuho	747	39.15	25.30	12.65	33.90	22.60	11.30						
商邱縣 Shangkiuhsien	712	37.35	24.10	12.05	32.10	21.40	10.70						
碭山 Tangshan	649	33.45	21.60	10.80	28.80	19.20	9.60						
運河 Yunho	639	33.00	21.30	10.65	28.35	18.90	9.45						
膠濟綫 Kiaochow-Tsinan Line													
取道濟南府 Via Tsinanfu													
青島 Tsingtao	1295	68.25	44.20	22.10	60.00	40.00	20.00	106.60	68.45	33.30	90.05	60.00	34.10
四方 Ssufang	1287	67.80	43.90	21.95	59.55	39.70	19.85						
滄口 Tsangkou	1277	67.35	43.60	21.80	59.10	39.40	19.70						
城陽 Chengyang	1262	66.60	43.10	21.55	58.35	38.90	19.45						
藍村 Lantsun	1240	65.55	42.40	21.20	57.30	38.20	19.10						
膠州 Kiaochow	1217	64.50	41.70	20.85	56.25	37.50	18.75						
高密 Kaomi	1191	62.70	40.60	20.30	55.05	36.70	18.35						
岞山 Tsoshan	1147	60.60	39.20	19.60	52.95	35.30	17.65						
蝦蟆屯 Hamatun	1124	59.55	38.50	19.25	51.90	34.60	17.30						
坊子 Fangtzu	1114	59.10	38.20	19.10	51.45	34.30	17.15						
廿里堡 EmLlpu	1106	58.80	38.00	19.00	51.15	34.10	17.05						
濰縣 Weihsien	1101	58.50	37.80	18.90	50.85	33.90	16.95						
朱劉店 Chuliutien	1086	57.15	37.00	18.50	50.10	33.40	16.70						
昌樂 Changlo	1077	56.85	36.80	18.40	49.80	33.20	16.60						
青州 Tsingchow	1042	55.20	35.70	17.85	43.15	32.10	16.05						
博山 Poshan	1040	55.05	35.60	17.80	48.00	32.00	16.00						
大崑崙 Takunlun	1030	54.60	35.30	17.65	47.55	31.70	15.85						
黌山 Hungshan	1026	54.45	35.20	17.60	47.40	31.60	15.80						

中華國有鐵路

國內旅客聯絡運輸

公里里程單程票價及來回遊覽票價表

由蘇州站 (3)

所至各車站	距離公里 揚子江里程除外	單程票價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I	II	III	普通車由舊輪渡 I	II	III	來回票價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I	II	III	普通車由舊輪渡 I	II	III
膠濟綫(續) Kiaochow-Tsinan Line (Continued)													
辛店 Hsintien	1019	54.00	34.90	17.45	46.95	31.30	15.65						
淄川 Tzuchuan	1019	54.00	34.90	17.45	46.95	31.30	15.65						
張店 Changtien	997	52.50	34.00	17.00	46.05	30.70	15.35						
周村 Chowtsun	979	51.60	33.40	16.70	45.15	30.10	15.05						
普集 Puchi	950	50.25	32.50	16.25	43.80	29.20	14.60						
棗園莊 Tsaoyuanchuang	932	49.35	31.90	15.95	42.90	28.60	14.30						
黃台 Huangtai	893	46.95	30.40	15.20	41.10	27.40	13.70						
平漢綫 Peiping-Hankow Line													
取道徐州府鄭州 Via Hsuchowfu-Chengchow													
漢口大智門 Hankow, Tachimen	1422	77.85	50.40	25.20	68.40	45.60	22.80						
漢口江岸 Hankow, Kiangan	1418	77.70	50.30	25.15	68.25	45.50	22.75						
橫店 Hengtien	1396	75.90	49.20	24.60	67.05	44.70	22.35						
孝感 Siaokan	1354	73.80	47.80	23.90	64.95	43.30	21.65						
花園 Hwayuan	1320	72.15	46.70	23.35	63.30	42.20	21.10						
廣水 Kwangshui	1275	69.15	44.80	22.40	60.90	40.60	20.30						
新店 Sintien	1248	67.80	43.90	21.95	59.55	39.70	19.85						
信陽 Sinyangchow	1210	65.85	42.60	21.30	57.60	38.40	19.20						
明港 Mingkiang	1171	63.30	41.00	20.50	55.65	37.10	18.55						
確山 Kiaoshan	1134	61.35	39.70	19.85	53.70	35.80	17.90						
駐馬店 Chumatien	1114	60.45	39.10	19.55	52.80	35.20	17.60						
遂平 Suiping	1096	58.80	38.10	19.05	51.75	34.50	17.25						
西平 Siping	1070	57.60	37.30	18.65	50.55	33.70	16.85						
郾城 Yencheng	1048	56.40	36.50	18.25	49.35	32.90	16.45						
臨穎 Linyin	1020	55.05	35.60	17.80	48.00	32.00	16.00						
許州 Hsuchow	994	53.10	34.40	17.20	46.65	31.10	15.55						
新鄭 Sincheng	954	51.00	33.00	16.50	44.55	29.70	14.85						
黃河北岸 Hwanghonan	938	50.25	32.50	16.25	43.80	29.20	14.60						
新鄉 Sinsiang	988	52.80	34.20	17.10	46.35	30.90	15.45	82.50	53.00	29.70	69.55	46.35	26.35
衛輝 Weihwei	1013	54.60	35.30	17.65	47.55	31.70	15.85						
彰德府 Changte Ho	1094	58.80	38.10	19.05	51.75	34.50	17.25						
豐樂鎮 Fenglochen	1109	60.15	38.90	19.45	52.50	35.00	17.50						
磁州 Tzechow	1129	61.20	39.60	19.80	53.55	35.70	17.85						
邯鄲 Hantan	1160	62.70	40.60	20.30	55.05	36.70	18.35						
順德府 Shuntehfu	1212	66.00	42.70	21.35	57.75	38.50	19.25						
高邑縣 Kaoyihsien	1275	69.15	44.80	22.40	60.90	40.60	20.30						
元氏 Yuanshih	1293	70.05	45.40	22.70	61.80	41.20	20.60						
石家莊 Shihkiachwang	1325	72.30	46.80	23.40	63.45	42.30	21.15	112.95	72.50	40.60	95.20	63.45	36.05
正定府 Chengtingfu	1339	73.05	47.30	23.65	64.20	42.80	21.40						
定州 Tingchow	1396	75.90	49.20	24.60	67.05	44.70	22.35						
保定府 Paotingfu	1456	79.65	51.60	25.80	70.20	46.80	23.40						
梁格莊 Liangkochwang	1561	85.65	55.50	27.75	75.60	50.40	25.20	133.60	85.85	48.10	113.45	75.60	42.95
高碑店 Kaopeitien	1518	83.40	54.00	27.00	73.35	48.90	24.45						
涿州 Chochow	1538	84.45	54.70	27.35	74.40	49.60	24.80						
琉璃河 Liuliho	1552	85.05	55.10	27.55	75.00	50.00	25.00						
坨里 Toli	1582	87.00	56.40	28.20	76.95	51.30	25.65						
長辛店 Changsintien	1581	86.55	56.10	28.05	76.50	51.00	25.50						
豐台 Fengtai	1591	87.15	56.50	28.25	77.10	51.40	25.70						
北平(前門) Peiping(Chienmen)	1602	88.20	57.10	28.55	77.55	51.70	25.85	137.70	88.40	49.50	116.35	77.55	44.05

中華國有鐵路

國內旅客聯絡運輸

公里里程單程票價及來回遊覽票價表

由蘇州站 (4)

所至各車站	距離公里 揚子江里程除外	單程票價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I	II	III	普通車由舊輪渡 I	II	III	來回票價 特快車由鐵路輪渡 I	II	III	普通車由舊輪渡 I	II	III
平綏綫 Peiping-Suiyuan Line													
取道 天津總站 豐台 Via Tientsin Central-Fengtai													
包頭 Paotao	2173	114.75	75.10	37.55	105.90	70.60	35.30						
薩拉齊 Saratsihsien	2129	112.50	73.60	36.80	103.65	69.10	34.55						
綏遠 Suiyuan	2025	107.25	70.10	35.05	98.40	65.60	32.80						
平地泉 Pingtiehuan	1867	99.15	64.70	32.35	90.30	60.20	30.10						
豐鎮 Fengchen	1785	95.10	62.00	31.00	86.25	57.50	28.75						
大同府 Tatungfu	1740	92.70	60.40	30.20	83.85	55.90	27.95	143.60	92.90	52.10	125.85	83.85	47.60
陽高 Yangkao	1683	89.85	58.50	29.25	81.00	54.00	27.00						
柴溝堡 Chaikowpu	1605	85.65	55.70	27.85	76.80	51.20	25.60						
張家口 Kalgan	1558	83.40	54.20	27.10	74.55	49.70	24.85	129.65	83.60	46.85	111.90	74.55	42.35
宣化府 Suanhwafu	1525	81.75	53.10	26.55	72.90	48.60	24.30						
下花園 Siahwayuan	1500	80.40	52.20	26.10	71.55	47.70	23.85						
新保安 Hsinpaoan	1484	79.65	51.70	25.85	70.80	47.20	23.60						
康莊 Kangchuang	1441	77.40	50.20	25.10	68.55	45.70	22.85						
青龍橋 Chinglungchiao	1429	76.80	49.80	24.90	67.95	45.30	22.65						
南口 Nankow	1411	75.90	49.20	24.60	67.05	44.70	22.35	128.40	76.10	42.60	100.65	67.05	38.10
清華園 Tsinghwayuan	1377	74.10	48.00	24.00	65.25	43.50	21.75						
平綏綫不收特快車加價費					No express extra charges on Peiping-Suiyuan Line.								
正太綫 Chengtingfou-T'Ai Iuen Fou Line													
取道 徐州府 鄭州 石家莊 Via Hsuchowfu-Chengchow-Shihkiachwang.													
太谷縣 Tai Ko Hien	1579	85 35	55 50	27.75	76.50	51.00	25.50						
太原府 T'ai Iuen Fou	1568	84.75	55 10	27.55	75.90	50.60	25.30	131.65	84.95	47.70	113.90	75.90	43.15
榆次縣 Iu Tzeu Hien	1543	83.55	54 30	27.15	74.70	49.80	24.90						
壽陽縣 Chesu Yang Hieu	1486	80.55	52 30	26.15	71.70	47.80	23.90						
陽泉 Iang Ts'iuen	1446	78.60	51 00	25.50	69.75	46.50	23.25						
娘子關 GuiangTzeu Kouan	1399	76.20	49.40	24.70	67.35	44.90	22.45						
正太綫不收特快車加價費					No express extra charges on Chen-Tai Line								
道清綫 Taokow-Chinghua Line													
取道 徐州府 鄭州 新鄉 Via Hsuchowfu-Chengchow-Sinsiang													
清化 Chinghua	1069	57.30	37.20	18.60	50.85	33.90	16.95						
焦作 Chiaotso	1051	56.25	36.50	18.25	49.80	33.20	16.60						
道口 Taokou	1061	56.75	36.85	18.40	50.30	33.55	16.75						
陳莊 Chenchuang	1082	58.05	37.70	18.85	51.60	34.40	17.20						
道清綫不收特快車加價費					No express extra charges on Tao-Ching Line								
粵漢綫(湘鄂段) Canton-Hankow Li e													
取道 徐州府 鄭州 漢口大智門 Via Hsuchowfu-Chengchow-Hankow													
徐家棚 Hsukiapang	1432	78.00	50.50	25.25	68.55	45.70	22.85						
蒲圻 Puchi	1563	x.65 84.15	x.40 54.40	x.20 27.20	x.65 74.70	x.40 49.60	x.20 24.80						
岳州 Yochow	1658	x1.05 88.30	x.70 57.05	x.35 23.55	x1.05 78.85	x.70 52.25	x.35 26.15	13).90	89.60	50.10	120.95	79.95	45.25
長沙東 Changsha East	1797	x1.65 94.10	x1.05 60.85	x.55 30.45	x1.65 84.65	x1.05 56.05	x.55 28.05	149.80	96.05	53.75	130.85	86.40	48.90
醴陵 Liling								155.10	99.70	56.20	136.15	90.05	51.35
安源 Anyuan								157.05	101.20	57.30	138.10	91.55	52.45

附註 (一)湘鄂路祇特快車聯運上列票價均係特快車票價 (二)有X記號之票價各客票代售機關不准扣除佣金

1. Only express trains on Canton-Hankow Line connect with domestic through service and their share of the above fares are express fares.
2. Tourist agencies not to deduct commission on the fares marked "x".